武俠世界



鬼鎮羣英會（民間俠情倫理故事）隆中客・著

本故事是以一批愛國志士在敵區出生入死的活動爲經，一位敵方女間諜的離奇身世爲緯，所交織成的巨構，集離奇、香艷、緊張、刺激於一爐，本刊保証，是一篇少見的消閑佳作。

第26年

1

編者話 今期是本刋出版邁進第廿六年的開始，過去廿五年來，我們不斷爲讀者盡量搜羅名家佳作迎合讀者閱讀興趣，已不遺餘力了，但仍恐有美中不足處，希望讀者多多賜教指評。今後，我們會再接再厲，務求做到本刋爲一部盡善盡美的周刋。希望各位多多捧場，並介紹親友閱讀。

＊＊　＊＊　＊＊

隆中客今期的巨型小說「鬼鎮羣英會」，是一部俠情倫理的感人故事，內容講述一個光怪陸離、燈紅酒綠的小鎮上，龍蛇混雜，互顯機謀，他們包括了一批愛國志士，敵方間諜，有熱血奔騰的氣勢磅礴場面，也有令人不齒的禍國殃民勾當頻現，閱讀之下，發人深省，蕩氣廻腸，感慨萬千。

＊＊　＊＊　＊＊

一部新派長篇武俠故事「十君子」下期開始刋出，是名作家白羽先生的作品，故事內容結構嚴整，題材新穎，行文流暢，敬請下期留意購閱。

龍乘風在下期的巨型小說裡破天荒撰寫一部現代科幻探險故事——「隔代戰爭」。這是他首部爲讀者貢獻的科幻傳奇性故事，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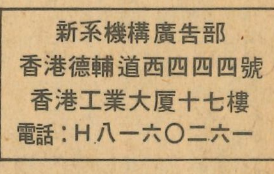
第26年

第 1 期

（總號128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間俠情倫理故事

鬼鎮羣英會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鬼鎮中的銷金窩

對于瓜州週圍百里範圍以內的人來說，鬼鎮是一個令人心神嚮往的地方。

鬼鎮，不是陰曹地府的鎮甸，而是一個位于長江北岸，有着千戶以上人家的大鎮甸。

這兒，本來是一個只有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落，自從高宗南渡，大宋偏安于臨安（今之杭州）之後，由于這兒地點適中，各路英雄好漢，不約而同地向這兒集中，于是時勢造「英雄」，短短地二十多年中，這個本來只有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落，就擴展成爲現在的規模了。

所謂各路英雄好漢，包括宋、金雙方的地下工作人員，武林豪俠，江湖宵小，以及唯利是圖的奸商，私梟等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長江以北，是金人的天下，但身爲侵略者的金人的勢力在「點」而不在「面」，所以，對于鬼鎮，想管也有心餘力絀之感。

而且，站在金人的立場，對于已經漸成氣候的鬼鎮，認爲對他們是利多于害，于是，就眼開眼閉，乾脆放縱不管了。

金人不管，大江遠隔的宋廷，更是鞭長莫及，想管也管不了。

于是，鬼鎮成爲三不管地區，也成爲亡命之徒和冒險家的樂園。

鬼鎮這名稱的由來，已無從攷據。

明明是樂園而偏被稱爲鬼鎮，不但是匪夷所思，也够得上稱爲神來之筆。

試想，像這樣一個只有暴力、罪惡，而沒有王法的所在，名之爲鬼鎮，誰曰不宜。

× × ×

醉仙君，是鬼鎮中首屈一指的豪華大酒樓，這兒不但有來自金國各地的名酒和山珍海味，也還有綺年玉貌的江南佳麗和北地胭脂慇懃伺候。

醉仙居雖然是有錢的大爺們的銷金窩，安樂窩，但想到這兒逍遙一番的人，除了要準備大把的銀子之外，還得先行衡量一下，自己的胳臂和拳頭是否够粗、够大，否則，不但很可能會乘興而至，敗興而返，更可能會送掉老命。

在鬼鎮中，送掉老命，是沒人替他伸冤的。

× × ×

華燈初上。

醉仙居酒樓的樓上樓下，早已高朋滿座，猜拳喝令、笑語喧嘩聲，遠達戶外。

二樓上，一個臨窗座位中，一對年輕男女，正互相依偎着，淺酌低斟，喁喁細語，有如一對在熱戀中的情侶。

那男的約莫二十三四歲，面貌平凡，是屬于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的那種大衆臉，但平凡中却透出幾分頗不平凡的氣質，襯托上那一襲青衫，倒也顯得有帥勁。

那女的約莫雙十年華，論姿色，最多只能評個八分，但却具有十二分的媚勁——是那種媚在骨子裏，令人心癢難搔的媚勁。

她，就是醉仙居酒樓的首席紅牌女侍，風靡整個鬼鎮的名女人水仙姑娘。

今宵，她穿着一身剪裁得最合身的紫色衫裙，薄施脂粉，淡掃蛾眉，眞箇是名符其實，有如一枝清麗脫俗的水仙花，顯得格外地淡雅宜人。

尤其是她此刻喁喁細語，淺笑輕顰，看來令人如沐春風，如飲醇醪，不自覺地陶醉其中。

不錯，目前，陪着她的這位青衫客，就已經醉了。

當然，青衫客醉的不是酒。

只見他，臉上透着幸福的光彩，目光癡迷地凝注着水仙的俏臉，好像已經忘記了今日何世，今夕何夕。

緊隣這一桌的，是一位身着白衫的年輕人，他的年紀跟青衫客不相上下，但面孔比較俊秀，膚色也很白皙，而且，溫文儒雅，風度翩翩，算得上是一個標準美男子。

但，這位美男子却打單，他的桌面上，除了四色小菜，一壺美酒之外，身邊並無女侍陪伴。

而且，四色小菜不曾動箸，酒也是淺嚐即止。

他，大部份的時間是雙手環抱在胸前，漫無目的地遊目四顧，偶而也向他的芳隣——青衫客跟水仙姑娘那一對兒瞟上一兩眼，好像是衆人皆醉我獨醒，特別到這個燈紅酒綠的場所來，冷眼觀察一下人間百態。

× × ×

一個酒樓管事快步走向青衫客身邊，含笑躬身，道：「公子爺，很抱歉，水仙姑娘必須……必須……」

那青衫客很不耐煩地截口說道：「有話直說！」

「是是……」那管事苦笑着接道：「公子爺，水仙姑娘必須……離開一下。」

那青衫客臉色一沉，喝問道：「爲甚麼？」

「因爲……因爲……有位貴客也要叫水仙……」

「那個人的銀子比我的銀子大？」

「那當然不是。」

「那個人沒有看到水仙正在我的身邊嗎？」

「這個……」

「那個人不懂得先來後到的規矩？」

由于青衫客的辭鋒咄咄逼人，那管事招架不住，只好搓手苦笑道：「公子爺請多多包涵，小的實在……實在……」

青衫客冷然截斷對方的話，道：「實

在怎樣？」

那管事神色一正，說道：「公子爺如果不能通融，出了痲煩，小的我可担待不起。」

「你這算是威脅？」

「公子爺言重，公子爺，小的我……我……可是爲您好。」

「好意心領，你回去告訴那個人，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青衫客這一發橫，逼得那位管事只好苦笑着走近兩步，俯身貼近青衫客的耳邊，悄聲說道：「公子爺，他們是鬼鎭上勢力最大的帮會首領之一的呂三爺。」

青衫客「哦」了一聲，然後平靜地問道：「是飛虎帮的呂老三呂大成？」

「正是，正是。」那管事連連點首諂笑道：「公子爺認識呂三爺？」

青衫客搖搖頭，披唇微哂，道：「不認識，現在，我再說一遍，就算是天王老子要叫水仙，也是不行。」

一隻紮着御腿，着多耳蔴鞋的巨足，忽然踏上青衫客所坐的椅子邊上，並發出一聲冷哼。

那管事臉色爲之大變，駭然退了三大步。

青衫客却是神態自若，眼皮都沒有抬一下，只是斜睨着那隻巨足，淡淡地一笑，道：「瞧這條尊腿，倒是滿有點兒武士的味道，不過……」

依偎在他身邊的水仙，一臉惶恐神色地拉了一下他的衣袖。

也可能是由于水仙的這一拉，使得青衫客沒有繼續說下去。

那位以右足踏在青衫客座椅邊上的不速之客，是一個年約三十出頭，身材高大，滿臉橫肉，着黑色勁裝，左頰上還有一道刀疤的彪形大漢。

這長相，這裝束，和那一副德性，有經驗的人一眼就能斷定他不是好路道。

他，以右手肘撐在膝蓋上，托住自己的下顎，皮笑肉不笑地道：「不過怎麼樣呀？」

青衫客仍然是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也仍然連眼皮都沒抬一下，淡笑如故地道：「不過，狗腿子畢竟地是狗腿子……」

他的話聲未落，那刀疤大漢已揮拳猛擊，並怒叱一聲：「小子找死！」

拳影幌處，發出了一聲殺豬也似的慘號。

同時，並傳出青衫客的一聲勁喝：「水仙，退到一旁去。」

原來發出慘號聲的，竟然是首先出手揍人的刀疤大漢。

他那勢沉勁猛的一拳，不但沒打到青衫客，反而被青衫客將他的拳頭揑住。

別瞧那青衫客個兒比刀疤大漢小，但他的五指，却是長而有勁。

那刀疤大漢的拳頭，就像是被鐵鉗鉗住，痛入心脾，難以挪動分毫。

由于那刀疤大漢的一聲凄厲慘號，樓廳中所有猜拳喝令、笑語喧嘩，和打情駡俏聲，都像刀切似地戛然而止。

隣近座位上的男男女女，更是滿臉驚惶，紛紛起立退了開去。

原先緊隣着青衫客的那位白衫客，也已退立二丈之外，剛好跟水仙姑娘並肩站在一起。

那位管事滿臉惶急，又是打拱，又是作揖地，連聲央求道：「二位大爺，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可千萬別……別……動手……」

「沒你的事。」那青衫客向那管事投過冷厲的一瞥之後，才轉向那滿臉痛楚的刀疤大漢沉聲喝道：「叫呂大成來！」

一串沙啞語聲由一旁傳來，道：「三爺已經來了，還不放手！」

青衫客循聲投注，只見五個彪形大漢，簇擁着一個五短身材，年約五旬上下，蓄着兩絡八字鬍的灰衣漢子，緩步而來。

這一行六人，個個衣履光鮮，意氣風發，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態。

當然，那被簇擁着的灰衫漢子，也就是飛虎帮中坐第三把交椅的呂大成。

青衣客目光向那行人一掃，冷笑一聲，道：「沒這麼簡單。」

呂大成那一行人在青衫客面前八尺處停了下來。

其中一個勁裝大漢沉聲叱道：「小子吃了熊心豹胆，敢在鬼鎭撒野！」

這當口，呂大成精目中神光如電，凝住那青衫客，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沒吭氣。

這位呂三爺的涵養功夫，倒像是很不錯的。

青衫客左手眞力微凝，那被他揑住拳頭的勁裝大漢，又一聲慘呼，當場矮了半截。

青衫客却沒事人一樣，爽朗地一笑，道：「別行大禮，老子身上沒帶紅包。」

不等有人接腔，又冷笑一聲，道：「老子已經在這兒撒野了，誰還能將老子的鳥兒咬去。」

青衫客這一副目無餘子的狂態，是任何人都沒法忍受的。

俗語說得好，狂人也有三分土氣。

何況，他的對手不是泥人，更不是普通人，而是在鬼鎭中炙手可熱的飛虎帮中的呂三爺。

因此，本已震懾得鴉雀無聲的樓廳中，更是寂靜得落針可聞。

人人都在靜待好戲上演。

但，出人意外的是：呂大成還是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並未震怒。

呂大成不但沒生氣，反而制止即將發作的手下們，向那青衫客含笑說道：「請教閣下尊姓大名，仙鄉可處？」

青衫客也笑容可掬地答道：「在下敝姓牛，草字一心，小地方臨安。」

「臨安是京都重地，大地方，也是好地方。」

「好說，好說！」

「牛朋友此行，該不是冲着本帮而來吧？」呂大成精目深注，好像想看透對方的五臟六腑。

牛一心淡淡地一笑，說道：「三爺，咱們不是朋友，我牛一心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卒，那有資格跟你呂三爺高攀。」

他話鋒略頓，又道：「至于這趟鬼鎭之行，完全是遊覽性質，沒有任何目的，但在下並不諱言，在下固然沒有冒犯貴帮的企圖，却也不容許任何人冒犯在下。」

呂大成打了一個哈哈，道：「牛老弟，請恕我托大，如此稱呼你，牛老弟，憑你這一份高明身手，即使有人要冒犯你也不行呀！」

牛一心冷冷地一笑，道：「少裝馬虎，牛某人不吃這一套。」

呂大成碰了一鼻子灰之後，苦笑着問道：「那麼，尊意是——」

「你的手下，橫蠻無禮，出手揍人，你這個作頭頭的，至少也該擺句話過來才對。」

「哦……牛老弟是要我先行道歉，才肯放人？」

「不錯。」牛一心昂着頭，雙目注視着天花板，侃侃地說道：「誰也別想橫刀奪愛。」

「小子放肆。」

這位半途插口怒叱的，是呂大成身邊的另一個勁裝大漢。

也不知是呂大成來不及阻止，還是有意縱容再秤秤牛一心的斤兩？

只見那勁裝大漢叱聲出口，人也跟着飛撲過來。

牛一心順手將被他制住的刀疤大漢向前一送，但聽「砰」地一聲，刀疤大漢被他的同伴一拳揍得一聲慘呼，雙手撫胸，踉蹌後退。

那出手揍人的勁裝大漢，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呆立當場，作聲不得。

牛一心却强忍着笑意，道：「幹嘛打起自己的同伴來……」

他的話聲未落，又有三個勁裝大漢虎吼着撲了過來。

牛一心視若未見，一直到對方的拳頭將着體的刹那之間，才滑如泥鰍似地，由對方三人的空隙間一閃而出，並朗聲笑道：「當心，別傷了自己人。」

但事實上，對方那三人還是傷了自己人。

朏三個勁裝大漢，不但各自挨了自己同伴的一記狠擊，而且由于去勢太急，一時之間，沒法控制，而互相撞在一起，滾作一團。

牛一心目注鐵青着臉的呂大成，笑意盎然地道：「呂三爺，貴屬這種壯烈自殺的打法，一定費了不少的調教工夫。」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本已怒火高漲的呂大成，更是火上加油，揮手勁喝：「再上四個！」

如响斯應，立即又有四個勁裝大漢撲向牛一心，展開一場無比激烈的惡鬥。

這後來的四個，顯然比以前的幾個要高明得多，儘管是四對一也還是不會佔到上風，但却已能拳來脚往地，打得有聲有色。

「砰，砰！」不絕的拳擊聲，混和着桌椅倒塌，杯盤碎裂的「唏里嘩啦」聲，使得旁觀者驚心動魄，目瞪口呆，也使得酒樓的老闆哭喪着臉，搓手頓足，連連叫苦不已。

牛一心却在對方四人的圍攻中，從容揮洒，顯得游刄有餘地，笑着說道：「呂三爺，如果你身邊還有像樣一點的角色，最好是叫他們一起上，咱們可以盡情地玩玩。」

呂大成冷笑一聲，道：「好，老夫成全你。」

舉手一揮，沉聲喝道：「來！再上四個。」

又有四兩勁裝漢子撲了上去，形成八對一。

這新增的四個漢子，屬於短小精悍型，身手矯捷，攻守騰挪之間，顯得非常靈活。

而且，這四個的手中，都握着一支雪亮的匕首，更使其威力倍增。

由於增援的人一批强過一批，又動用上了兵刄，因此牛一心儘管仍是有如生龍活虎似地有攻有守，但是臉色却凝重得多了。

但呂大威的神態，却也並不輕鬆。

因爲，飛虎帮不但在鬼鎭中氣焰萬丈，即使是鬼鎭週圍三幾百里地區的道上人物，對於「飛虎帮」三字，也都是如雷灌耳。

像這樣的一個帮會，此刻，出動了十個以上的高手，去對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不但不曾將對方擺平，反而給自己弄得灰頭土臉，這消息如果傳開去，可絕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因此，目前的呂大成，其心中的沉重感，是不難想見的。

也就當呂大成心情沉重，臉色陰晴不定之間，只聽「叭」地一聲，牛一心已將一個徒手的勁裝大漢，踢得飛射丈外。

緊接着，又一個勁裝漢子被牛一心抓住，當做盾牌，而挨了同伴的匕首，慘號連聲。

牛一心連克强敵，不由精神大振地拳脚兼施，將其餘的六個對手，逼得連連後退。

呂大成入目之下，氣得鬍子都翹了起來，頓足怒叱：「都是飯桶！」

六個圍攻大漢中，有人苦笑道：「三爺，您已經親自看到了，這小子實在太扎手了，恐怕得請三爺親自下場才行。」

呂大成怒聲道：「憑這小子也配。」

朏漢子又道：「三爺如果不肯下場，咱們的弟兄中，一定還有人要受傷……」

牛一心截口朗笑道：「呂三爺畢竟是聰明人，憑你的身份地位，親自對付我這個無名小卒，勝之不武，敗了可就臉上無光啦！」

「叭！」地一聲，又一個勁裝大漢被他踢飛丈外，並連聲歉笑道：「失禮，失禮……」

牛一心得意忘形地「失禮」聲中，忽然一股無比强勁的潛勁，逼得他外圍的五個對手踉蹌後退。

同時但覺背脊骨一涼，一支匕首已抵上他背後的「靈台」大穴，並傳出呂大成的陰冷語聲，叫道：「小子，乖乖地跟我走。」

是呂大成親自下場了。

呂大成同意他手下們的說法——必須他下場才行。

所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運用本身內力，逼退五個手下，並奪下一個手下手中的匕首，制住正在得意忘形的牛一心。

這一手，够得上稱爲乾凈俐落，既快又準，不愧爲飛虎帮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人

物。

如果要作求全之責，說甚麼美中不足的話，那就是不够光明磊落。

因爲，他不曾出聲招呼，形同偷襲。

× × ×

這下子，牛一心可傻眼了。

但，就當牛一心「傻眼」的同時，另一串清朗語聲，又使目前局勢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三爺，對不起，請將七首丢下。」

這位「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是那位白衫客，也就是原先緊隣牛一心、水仙二人的座位，那位打單的白衫客。

也許是所有在場的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激烈的惡鬥場面上，也可能是這位白衫客的行動太快速了。

因此，誰也沒看到他是如何欺近呂大成身邊去的，即使是一直站在他身邊的水仙姑娘，也不例外。

妙的是，他制住呂大成時，左手中還居然持着一隻盛有大半杯美酒的酒杯。

現在，他左手持着酒杯，右手搭在呂大成的左肩上，一臉的笑意，顯得既安詳，又瀟洒。

呂大成的七首仍然抵着牛一心背後的「靈台」大穴之上，口中漫應道：「憑甚麼？」

那白衫客答得很輕鬆，也很含蓄：「三爺應該心中有數，是不是？」

不錯，對目前的呂大成來說，眞有如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因爲，對方搭在他肩頭上的手掌，已經眞力漸增，就像是被扣上了一隻鋼爪！痛入心脾，連手中的七首也幾乎把握不住了。

但呂大成畢竟是老江湖，儘管已經受制於人，他的外表上却依然鎮定如恆，並冷然一哂，道：「形同偷襲，算甚麼英雄好漢。」

那白衫客一口喝乾杯中美酒，洒脫地一笑道：「三爺，在下本來就不是甚麼英雄好漢，也不相信世間眞有甚麼英雄好漢，至於目前這形同偷襲的行動，也還是由三爺你方才的行動中偷學到的，現買現賣，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呂大成本來是由於自己受制於白衫客，才說對方形同偷襲，替自己遮羞。

沒想到白衫客不但身手奇高，咀皮子的功夫也不賴，三言兩語的反唇相識，使得呂大成求榮反辱，一下子僵在那兒，作聲不得。

少頃過後，那白衫客又平靜地說道：「我說三爺，你該丢下像伙了。」

呂大成色厲內荏地，冷笑一聲，說道：「至少，你得先拿一點兒像樣的東西出來。」

「三爺認爲，在下現在露的這一手還不够？」

「是還不够。」

「三爺，在下不能不提醒你一聲，在下已經給你很大的面子了。」

由表面上看來，白衫客這幾句話，也算是對呂大成的冷嘲熱諷。

毫無疑問，像白衫客這種「給很大面子」的方式，絕對不可能有人樂意接受。

但，仔細想想，白衫客却的確是給了呂大成很大的面子。

因爲，只要白衫客左手中的眞力再增加那麼一點兒，呂大成手中的七首，就絕對把持不住。

但白衫客並沒有這麼做，而只不過是叫呂大成「丢下像伙」。

屈從對方「丢下像伙」，固然是沒面子，但比起由對方眞力微增之下「像伙自動掉下來」，却是比較有面子得多了。

這道理，呂大成自然懂得，所以，他沒接腔，也沒丢下像伙。

白衫客也沒說話，但他左手中的酒杯，却發出輕微的碎裂聲。

接着，一蓬白色「細沙」由白衫客左手的指縫中瀉落地面。

於漫不經意之中，將一隻細磁酒杯握成一蓬細砂，這一份精湛的內家眞力，不但使呂大成臉色爲之大變，連那位在呂大成七首脅制下的牛一心，也不由爲之悚然動容。

「三爺，我不相信，人類的肩頭骨比這隻磁杯更爲堅硬。」白衫客的語氣還是那麼平和得不帶一絲火氣，但他的右掌上，却又增加了少許眞力。

呂大成强忍着逐漸加强的劇痛，也很平靜地問道：「朋友，我可以問你幾句話嗎？」

「可以。」

「閣下跟這位牛朋友是一夥？」

「不是。」

「跟本帮有仇？」

「沒有。」

「有怨？」

「也沒有。」

「那你爲何要涔這淌渾水？」

「這叫做不平則鳴。」

「有甚麼不平？」

白衫客淡淡地一笑道：「三爺，你想想看，方才對牛朋友的情形，能算是公平嗎？」

這時，呂大成的手下人中，已經有三支長劍，兩把鬼頭刀對準白衫客躍躍欲試，並有人沉聲喝道：「小子，放開咱們三爺！」

白衫客似笑非笑地向呂大成問道：「三爺，你說呢？」

呂大成苦笑着左手一揮，道：「這兒沒你們的事，退下去。」

「是。」呂大成的手下同聲恭應，退了開去。

白衫客含笑點首，收回搭在呂大成肩頭上的右掌，道：「三爺，你手中的像伙，也該收回了。」

「丢下」改爲「收回」，並自動收回控制對方的右掌，白衫客對呂大成該算是給足了面子了。

呂大成是聰明人，自然懂得見好就收。他收回抵住牛一心背後「靈台」大穴的七首，也向白衫客含笑說道：「朋友，能否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在下杜子文，够了嗎？」

「够了，二位請。」

牛一心三步併作兩步地走近杜子文身邊，但杜子文却搶先笑道：「牛兄，現在，甚麼都不必問，也不必說，咱們先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再說……」

× × ×

現在，牛一心已是杜子文那豪華寓所的座上客，兩人各自擎着一隻斟滿美酒的酒杯，杜子文並含笑說道：「牛兄，爲我們的結識乾杯。」

兩人乾了一杯之後，牛一心却苦笑道：「杜兄，到目前爲止，我除了知道你叫杜子文，並救過我一次之外，其餘却是一無所知。」

杜子文含笑注目着說道：「聽牛兄這語氣，好像認爲我對你的一切，知道得很多？」

「至少，我有這樣的預感。」

「你的預感很靈光。不錯，我的確知道你不少的秘密，比方說，你來自臨安，此行目的，是找飛虎帮的老大湔雪奪妻之恨。至於方才的那一場打鬥，也是你要故意激怒對方，藉以試探對方的深淺。」

「杜兄怎會知道得這麼詳細？」牛一心顯得不勝駭異。

「因爲，我也是拜倒水仙石榴裙下的不貳之臣。」

牛一心「哦」了一聲，啞然失笑道：「那就怪不得啦！」

杜子文顯得很神秘地一笑，道：「牛兄，我已經知道你不少的秘密，而你對我却一無所知，你，是否覺得不公平？」

「不錯，我的確有這種感覺。」

「很抱歉，這種不公平的情況，目前，還得繼續維持下去。」

「你是封我的嘴？」

「可以這麼說，現在，你只有聽我的安排，一到適當時機，我會自動將有關於我的一切告訴你。」

牛一心似笑非笑地注目問道：「杜兄認爲，我，一定會聽你的安排？」

杜子文神秘地一笑，道：「是的，關於這一點，我自信有絕對的把握，因爲，你我合則兩利，除非你不想湔雪你那奪妻之恨。」

牛一心楞了一下，才苦笑道：「看情形，我只好聽你的了。」

「這才是最明智的抉擇。」

「哦……對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幾乎忘記加以說明。」

「現在說明，也不算晚。」

「方才，杜兄雖然救了我，却也等於是破壞了我所預定的計劃。」

「這是說，你本來是打算借此機會，混入飛虎帮？」

「是啊！這雖然是一個笨法子，但我自信，憑我方才所表現的身手，他們一定會設法吸收的。」

「牛兄，你想得過於一廂情願了。」杜子文拍拍對方的肩膀，神色一正，道：「不錯，飛虎帮需要人才，像你這樣具有高明身手的年輕人，也正是他們吸收的對象，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飛虎帮幹的都是見不得天日的非法勾當，如果對於像你這樣來歷不明的人，也隨便加以吸收，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成就，更可能早就冰消瓦解了。」

牛一心顯得很失望地，頹然一嘆，道：「那……豈非是一切都成夢幻泡影。」

「那也不盡然，辦法是想出來的。」

「那……杜兄何以教我？」牛一心的目光中，有着太多的期待。

杜子文沉思着，徐徐地說道：「牛兄，請絕對相信我，聽我的安排，雖然有關我的一切，目前不便說明，但我可以先行透露一點：你我是同仇敵愾。」

牛一心精神爲之一振，道：「杜兄的仇家，也是飛虎帮的老大？」

「是的，」杜子文一挫鋼牙，道：「我跟那老賊，是殺父奪產之仇。」

牛一心禁不住歡呼出聲，道：「那眞是太好了，你有殺父之仇，我有奪妻之恨，咱們這一對難兄難弟，今後，眞該好好合作才對。」

杜子文却意味深長地一嘆，道：「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固然應該湔雪，但是，牛兄，如今神州板蕩，異族橫行，你我都該爲……爲……唉，暫時不談也罷！」

牛一心精目一轉，聲容俱莊地說道：「杜兄，雖然你欲言又止，但我自信也已經明白你的心意，請放心，我牛一心絕對不會由於私仇私恨而忘記自己所負的時代使命，今後，一切都聽杜兄安排，一切也都唯杜兄馬首是瞻。」

杜子文緊握對方的健腕，搖撼着，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牛一心沉思着接問：「杜兄是否已知道那老賊的住處？」

杜子文苦笑着一嘆，道：「到目前爲止，我還不知道，那老賊自知樹敵太多，所以，他的行踪特別詭秘，就是他的高級頭目要跟他聯絡，也只能找他的代理人，也就是飛虎帮坐第二把交椅的劉二爺劉有恆，飛虎帮中，上上下下，都只管稱他們的帮主爲大爺，却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大爺的姓甚名誰，也很少有人見過這位大爺的廬山眞面目。」

牛一心怔了一下，道：「這麼說來，只有找到劉有恆，才能找到那老賊了。」

「沒那麼簡單，據我所知，那老賊跟劉有恆見面，也是事先由老賊指定時間和地點，而且，每次所指定的時間和地點都不同，所以，劉有恆也不可能知道那老賊的住址。」

「那老賊竟然如此神秘？」

「我說的一點都沒誇張。」

「那……」牛一心滿臉失望神色，欲言又止。

「牛兄放心，儘管那老賊的住址難以查明，但我對他的行踪，却有着相當的了解……」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本來，我早該採取復仇行動，但由於問題牽涉太廣，又缺少一位像你這樣的得力助手，所以……」

牛一心含笑截斷他的話，道：「所以，你才要我跟你合作？」

「可以這麼說。」

「杜兄注意我，大概已有不少日子了吧？」

「不錯，當你第一次替水仙捧場時，我就注意上了。」

「看情形，水仙早就被你收買了。」

杜子文精目深注，微笑着說道：「風月場中的人，只認識孔方兄，牛兄江湖閱歷還不够，今後，可要特別當心。」

「多謝杜兄提醒。」

「至於水仙這個小娘們，可能大有來頭，今後，牛兄與她打交道時，也要特別小心。」

「一個出賣色相的女侍，也可能會大有來頭？」看神情，聽語氣，牛一心顯然是不以爲然。

「牛兄，你一心只想湔雪你的奪妻之恨，也可曾想過，這鬼鎭是怎樣的一個環境？」

「這個……我只知道，這兒沒有王法，誰的胳臂粗，拳頭大，誰就是老大。」

「還有呢？」

「還有……這兒，每天都有人發財，也每天都有人傾家蕩產，甚至每天被殺死一兩個人，也不是奇聞。」

「還有沒有？」

「我所知道的，都抖出來了。」牛一心是老實人說老實話。

「那我可以告訴你，這兒還是宋金兩國的地下工作人員勾心鬥角的場所。」

「哦！我有點明白了。」

「說說看？」

「杜兄認爲，水仙也可能負有甚麼特殊任務？」

「不錯，因爲，像水仙這樣的紅女侍，正是地下工作人員最好利用的人物，不過，到目前爲止，我還不能肯定她究竟是在替誰工作。」

「杜兄對這方面，好像很內行，莫非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是嗎！」杜子文似笑非笑地說道：「牛兄，別尋我開心，現在，言歸正傳，在目前這樣的環境裏，咱們一切言行都得格外小心，否則，可能丟了老命，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是是……今後，我會隨時隨地，都格外小心。」

經過這一番懇談之後，兩人已由陌生人而成爲肝胆相照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了，當下互敍年庚之下，決定結爲異姓兄弟，杜子文現年二十四，大牛一心一歲，成了大哥。

接着，兩人又密商了一陣子之後，牛一心才含笑問道：「大哥，小弟是否該告辭了？」

「不忙。」杜子文神秘地一笑道：「現在還不到子夜，早得很哩！」

「已經快到子夜了，還算『早得很』？」牛一心不勝訝異，雙目睜得大大地。

「老弟，你忘了，這兒是鬼鎭。」

「大哥，鬼鎭可不是眞正的陰曹地府呀！」

「鬼鎭雖然不是眞正的陰曹地府，但鬼鎭的豪華夜生活，却是從子夜才開始，待會，我帶你去見識見識。」

「不！那一定要花很多的銀子……」

「我請客，記着，從現在起，今後，凡是大哥我所有的，也必然有你一份，甘苦共嘗，生死與共。」

「多謝大哥！」牛一心游目四顧，打量着房間中的一切豪華陳設，並正容說道：「大哥，我有幾句很冒昧的話，說出來，你可別見怪啊！」

杜子文一本正經地說道：「既然是很冒昧的話，最好是不說，否則，惹惱了我，我會打你的屁股……」

牛一心忍不住「噗哧」一笑道：「打屁股，我也認了。大哥，你能住這樣的豪華寓所，家裏一定很有錢，但我總覺得，未免太浪費了。」

他的話沒說完，杜子文的臉色已變得非常難看。

牛一心顯得很不安地問道：「大哥，你生氣了？」

杜子文搖搖頭，輕輕一嘆，道：「兄弟，我不是生你的氣，是由於你提到我家很有錢的問題，引起我的傷心回憶。」

牛一心尷尬地一笑道：「那我就更加感到不安了……」

杜子文擺手截斷他的話，並長嘆一聲，道：「是的，我家是很有錢，但大部份的錢，都被上官老賊有計劃的搶走，還賠上先父的老命，如今，剩下的這點錢，實在算不了甚麼，所以，我才根本不將它當一回事。」

杜子文口中的「上官老賊」，也就是飛虎帮的帮主上官華。

牛一心輕輕一嘆，沒接腔。

杜子文探懷取出一大叠銀票，隨手分出一半塞入牛一心懷中，洒脫地一笑道：「兄弟，現在咱們好好地逍遙一番去。」

牛一心約略估計了一下杜子文塞給他的銀票，縱然不超過萬兩，總也有七八千兩，不由地伸了一下舌頭道：「大哥，這是幹嘛？」

「你忘了，方才我說過，要帶你去見識一下鬼鎭的豪華夜生活，也是鬼鎭中最糜爛的一面。」

「用得着帶這麼多的銀子？」

「在那樣的場所，再多的銀子，也可以輕易花掉的，走！打道十九層地獄。」

「怎麼？十九層地獄？」牛一心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

「你忘了，這兒是鬼鎭？」

温柔鄉中尋敵踪

十九層地獄的名字很恐怖，但內涵却完全相反——是鬼鎭中比醉仙居酒樓更高級的溫柔鄉，銷金窟。

凡是醉仙居酒樓有的，這兒都有，而且，都是絕對比醉仙居更高級。

這兒，還設有醉仙居所沒有的豪華賭場，所謂一夕之間發財，一夕之間傾家蕩產的奇跡，都是發生在這豪華賭場中。

進入十九層地獄，必須先以萬兩銀子購買一面刻有鬼頭標幟的號牌，成爲會員才行，進入時，認牌不認人。

非會員如有會員携帶，也可以進入，但一個會員最多只能携帶非會員兩人。

杜子文是會員，牛一心這個非會員，就是由杜子文携帶進去的。

杜子文是識途老馬，但牛一心對於眼前這種既豪華，又熱鬧的場面，却是「大姑娘上花轎」——還是第一次。

就像是進入大觀園中的劉姥姥，一切都是那麼新奇刺激，念玆在玆，無時或忘的奪妻之恨，也被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杜子文輕車熟路地巡遊着，一面扭頭向牛一心笑問道：「兄弟，怎麼樣啊？」

「甚麼怎麼樣呀？」牛一心好像有點茫然不知所措。

「我說的是這兒的情調。」

「情調？唔……很好，有錢人眞舒服，怪不得芸芸衆生中，有那麼多的人，不擇手段的弄錢。」

「是的，世間一切都是假，只有錢才是眞的。」

「不錯，只有錢才是眞的。」

「兄弟，是先喝酒，還是先去賭場碰碰運氣？」

「大哥，我是一切都聽你的……」

一串銀鈴似的嬌笑聲，打斷了牛一心的話：「喲！杜公子、牛公子，二位也被打入第十九層地獄來了。」

說話的是醉仙居的紅女侍水仙。

此刻的水仙，已換上一身玫瑰紅的短袖緊身褻袴，襯托得她那豪乳、柳腰、豐臂，曲綫分明，格外引人遐思。

醉仙居的紅女侍會到十九層地獄來，已是令人意外，但更令人意外的是，水仙姑娘那豐腴雪白的手臂，竟然挽在呂大成呂三爺的臂彎中，而呂大成也好像毫無敵意。

牛一心入目之下，臉色微變，但杜子文却不着痕跡地碰了他一下，搶先笑道：「只要能跟像水仙姑娘這樣天仙化人的美人一親香澤，就算是被打入第三十六層地獄，咱們哥兒倆也會甘之如飴。」

水仙笑得花枝亂顫地，道：「杜公子眞會說話，奴家快要昏倒了哩！」

呂大成却向他們二人含笑點首說道：「想不到二位也是這兒的會員，咱們算是不打不相識，來來來，今宵由在下做東，共謀一醉，也算是爲醉仙居的失禮，聊致歉意。」

杜子文微笑着說道：「三爺何前倨而後恭？」

杜子文的話雖然不太好聽，但語氣神情之間，却不帶一絲敵意。

「不是呂某人前倨而後恭，只因二位弟台藝高、多金，才不得不藉機拍拍馬屁。」呂大成打了一個哈哈，道：「二位弟台，待會呂某自罰三杯，如何？」

杜子文也順風轉舵，爽朗地一笑道：「三爺言重，方才，我這位把弟，也有不是之處。」

呂大成飛快地接口笑問道：「哦……二位已經結拜爲兄弟了？」

杜子文道：「是的，也就是方才的事，我這位兄弟，自以爲學了點防身功夫，想到鬼鎭來闖闖天下……」

呂大成又截口笑着說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就憑牛老弟的高明身手，我敢保證，短時期內就一定可以出人頭地。」

杜子文打蛇隨棍上地道：「莫非三爺有意提拔一番？」

「提拔二字是不敢當。」呂大成抬手摸摸他的八字鬍，含笑接道：「不過，如果二位肯屈就的話，眼前就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杜子文道：「三爺好厲害，居然連我也給拉上啦！」

「好說，好說，」呂大成爽朗地笑道：「咱們到裏面去共謀一醉，一方面慶賀二位老弟義結金蘭，另方面爲方才的事向二位老弟致歉，同時也順便談談二位老弟在這兒開創一番事業的問題。」

杜子文扭頭望向牛一心，笑笑道：「兄弟，三爺盛情可感，咱們就叨擾三爺一頓吧！」

牛一心也含笑接道：「我一切聽大哥的。」

在呂大成、水仙二人的前導下，進入一間頗爲特別的餐廳中。

這所謂「特別」，是指設備和燈光方面。

它的燈光都籠以半透明的彩紙，使得整個餐廳形成了一股既神秘，又令人興奮的氣氛。

至於設備方面，每一副座位，都以屏風隔離，酒酣耳熱之際，上下其手，放蕩形骸，也不虞春光外洩。

當然，這兒也有女侍陪坐，而且，這兒的女侍，由外表看來，每一個都不比醉仙居的首席紅牌女侍水仙遜色。

更特別的是餐廳正中，有一個高達五尺的平台，在彩色燈光的照映下，目前正有一個據說是來自高麗國的、幾乎是全裸的健美女郎，在表演肚皮艷舞。

由於那表演的平台高達五尺，所以，坐在隔離雅座中的人，全都看得很清楚。

呂大成够闊氣，所點的酒菜也名貴，約略估計，所費足够一個普通的八口之家半年的生活所需。

桌上有美酒佳餚，身旁有美人如玉，平台上還有幾乎是全裸的美女在表演銷魂艷舞。

在這樣的場合之中，當然是「言不及義」。

幾句客套話一過，呂大成目注那平台上的美女，口中却悄聲問道：「二位老弟，那個表演的小妞，還不錯吧？」

杜子文搶先接着說道：「是很不錯，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够得上稱爲天生尤物。」

呂大成連連點首道：「對對對……杜老弟不愧是大行家，也是大玩家。」

水仙插口嬌笑道：「三爺，據說這兒有兩個外國美女？」

呂大成道：「是的，目前這個正在表演的，就是其中之一，她叫金姬，是高麗人。」

「還有一個扶桑人？」

「是的，那個扶桑妞叫和子，跟金姬一樣的美而艷。」

呂大成目光轉向水仙瞟了一眼，然後向杜、牛二人笑着問道：「有人說：『天下女人皆禍水也』，二位老弟是否也有同感？」

水仙搶先向呂大成投過一個嫵媚的白眼，嬌嗔地道：「三爺，幹嘛跟我過不去呀？」

「這話可不是我說的呀！何況……」

「何況怎樣？」

「方才在醉仙居，就是爲了妳，幾乎使我和二位老弟傷了和氣。」

「三爺，不是『幾乎』吧！事實上，你們不但已經傷過和氣，而且，還曾經打得頭破血流了哩！」

呂大成打了一個哈哈道：「那我說妳是禍水，可一點也不算寃枉呀！」

水仙接着媚笑道：「如果沒有我這個

禍水，諸位又怎能言笑晏晏地歡敍在一起哩！」

「對對對……」呂大成連連點首，道：「這麼說來，我該首先敬妳一杯。」接着，舉杯一本正經地道：「好，敬咱們的禍水一杯！」

一旁伺候的女侍正待離去，呂大成連忙以手勢止住，一面却向牛一心說道：「牛老弟，由現在起，這個『禍水』，完全由你獨享。」

水仙給了他一個白眼，道：「三爺，甚麼叫獨享呀？」

「這個嘛！只能意會，不可言宣。」

呂大成曖昧地笑着，話鋒轉向杜子文說道：「杜老弟對于扶桑姑娘，有沒有興趣？」

杜子文笑笑道：「我是『博愛』的實行家，有『愛』無類，一視同仁。」

「那好極了！」呂大成扭頭向那女侍道：「叫和子和金姬來。」

「是。」女侍行禮過去。

杜子文神秘地一笑道：「三爺對高麗女人也有興趣？」

呂大成曖昧地笑道：「談不上甚麼興趣，只是，吃膩了中國菜，偶而換換口味，不也很有意思嗎！」

水仙披唇一哂，嬌哼一聲，嗲嗲地道：「你們男人呀！一個個都是餵不飽的饞貓……」

呂大成含笑接道：「彼此，彼此。」

「哈哈哈……」

杜子文爽朗地笑了，牛一心却强忍着，沒笑出聲來。

水仙嬌嗔地道：「有甚麼好笑的！」

杜子文含笑接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水仙擂了他一記粉拳，道：「你們這些男人，一個個都壞死了。」

呂大成意味深長地說道：「據我所知，絕大多數的女人，都是喜歡壞男人，所以，木訥型的老實男人，大都娶不到老婆的……」

笑謔間，和子、金姬都嬝嬝婷婷地走了過來。

和子身材嬌小如香扇墜，不但美，而且柔媚可人。

金姬則豐滿而高挑，屬于高頭大馬型，儘管她方才在平台上表演銷魂艷舞時，顯得柔若無骨，但目前，却特別顯出一股子野性的媚勁。

這兩人，不但外型與性格不一樣，連衣衫的顏色也不一樣。

和子是一身綠，金姬是一身火紅。

相同的是，兩人都是一身裁剪合身的緊身襖袴，將她們那最好的身材襯托得曲綫分明。

還有，她們兩人也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年紀也都在二十上下。

杜子文是這兒的常客，自然早就認識和子和金姬。

但牛一心是生客，而且還是第一次到這等場合來，因而不但應對之間顯得蹩扭，也有點兒侷促不安。

因此，一番客套之後，牛一心首先岔開話題，道：「三爺，咱們先談點正經的可好？」

「好，好，」呂大成連連點首，道：「本來，這兒是只談風月的場所，但我先將工作的性質說明一下，是可以的。」

話鋒一頓，舉杯喝了一口酒之後，才輕嘆一聲，道：「不瞞二位老弟說，最近，咱們飛虎帮，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杜子文搶先問道：「那是屬于哪一方面的？」

呂大成苦笑了一下，不答反問道：「杜老弟在鬼鎭有多久了？」

杜子文沉思着，道：「雖然我不是經常住在這兒，但進進出出，總有二年以上了吧！」

「那麼，兩個月以前，轟動鬼鎭的那宗綁票案，杜老弟當已聽說過？」

「就是那勒索白銀十萬兩的案子？」

「正是，正是……」

「聽是聽說過，不過，傳說中人言言殊，誰也弄不清眞相。」杜子文忽地「哦」了一聲，道：「難道說，那個案子跟貴帮有關？」

「豈僅是跟本帮有關而已。」呂大成苦笑着道：「那個肉票，就是咱們老大的長公子。」

呂大成的話聲未落，同座的男女五人，都一齊驚「啊」出聲。

少頃之後，杜子文才接問道：「那個案子，結果如何？」

「結果？」呂大成苦笑了一下，道：「十萬兩贖金照付，但贖回來的，却只不過是一具屍體。」

杜子文哼了一聲，道：「這太不應該了，既要錢，又要撕票。」

牛一心也蹙眉接問道：「按說，盗亦有道，拿了錢，就不該撕票，那批人既要錢，又要撕票，那是爲甚麼？」

呂大成苦笑了一下，道：「沒有人知道是爲甚麼。」

杜子文也苦笑道：「這簡直是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的，還不止這一點兒哩！」呂大成那紅潤的臉上充滿了憂憤地，長嘆一聲，道：「三天之前，咱們老大的二公子又被綁走了，這次勒索的是白銀二十萬兩。」

水仙伸了一下舌頭，搖搖頭，道：「好大的胃口。」

杜子文注目接問：「這次，好像沒聽到傳說？」

呂大成又長嘆一聲，道：「是對方要求，不許散佈消息。」

「那是爲甚麼？」

「誰知道呢？」

「那批人究竟是甚麼來頭，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不知道，到目前爲止，我們只知道對方的首領叫『蝙蝠』。」

「蝙蝠？」杜子文禁不住啞然失笑，道：「蝙蝠似禽非禽，似獸非獸，這倒是一個很別緻的綽號。」

呂大成却是聲容俱莊地，向水仙、和子、金姬等三人說道：「三位姑娘，我沒把你們當作外人，可是，這案子攸關咱們二公子的生命，你們三位，可千萬不能隨便亂說。」

三位美姑娘同聲答道：「三爺請放心

，我不會亂說的。」

「任何人面前都不許說。」

「好的……」

牛一心沉思着道：「三爺，按常情來說，貴帮既然受過一次慘痛教訓，就該格外當心才對，那麼，爲甚麼不對二公子特加保護呢？」

「誰說我們沒有特加保護？」呂大成苦笑着一嘆道：「那位被慘殺的大公子，身邊經常有兩個保鏢，至于二公子，則已經增加到六個保鏢了，兩個明的，四個暗的。」

「那些保鏢，身手都很高明？」

「那還用說，那些保鏢，比起方才在醉仙居對付二位老弟的人來，至少要高明一倍。」

「那麼，當綁票案進行時，那些保鏢，難道都睡覺了？」

「睡覺了？是的，他們永遠不會醒過來了。」呂大成一臉的苦笑。

牛一心也苦笑道：「那是說，人家是先殺了保鏢，才綁票的？」

「唔……」

杜子文忍不住插口笑道：「兄弟，你問的簡直是廢話嘛！」

牛一心尷尬地一笑道：「大哥，我本來的意思不是這樣的，但由我這張笨嘴中說出來，就走了樣了！」

杜子文搖手制止牛一心說下去，却是目注呂大成正容說道：「三爺，據我所知，飛虎帮的勢力，遍及鬼鎭的每一個角落，貴帮既然吃過那麼大的虧，爲甚麼不全力追查，而居然又受到第二次的綁票？」

「本帮當然會全力追查，而且，也可能曾經發現過一些綫索，可是……」呂大成長嘆着接道：「那些可能發現過一些綫索的人，一個也沒有活着回來。」

杜子文也不禁苦笑道：「這可的確是一宗令人頭痛的案子。」

「所以。」呂大成含笑接道：「當我在醉仙居發現二位老弟的高明身手之後，就有借重二位之意，總算天從人願，咱們又在這兒不期而遇。」

杜子文謙笑道：「三爺盛情可感，只是這麼重大責任，恐怕我們担當不起。」

呂大成神色一正，道：「杜老弟毋須忩謙，我呂大成老眼未花，深信二位老弟有這個能力。」

「何以見得？」

「就是憑二位老弟方才在醉仙居的表現。」

杜子文目光深注地，正容問道：「三爺已經決定要我們效勞？」

「是的，現在，就等二位老弟的一句話。」呂大成笑意盎然地接着道：「二位老弟，俗語說得好：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目前，宋金對峙，正是時勢造英雄的大好時機，二位老弟何不先在本帮開創一番事業出來，然後，再伺機替朝廷效力哩！」

杜子文沉思着說道：「三爺說得有理，我杜子文不過是一個游手好閑的敗家子，我這位把弟，更是特別趕到這兒來闖天下的，現在，能承三爺靑睞，還盛意提拔，一般說來，這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只是……」

「老弟的『只是』，何其多耶？」

「三爺，有道是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

「有道理，請說下去。」

「三爺，您是一番好意，但咱們萍水相逢，我却不能不有所顧慮。」

「是哪一方面的顧慮？」

「第一，這案子太嚴重了，不但攸關二公子的生命安全，我深恐能力經驗不够，有負三爺的期望。」

呂大成含笑說道：「杜老弟，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我的意思是：二位老弟能盡力就行了，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不要緊。」

「不要緊？」杜子文的眼睛睜得大大地。

是啊！人命關天，怎能說「不成功也不要緊」呢？

呂大成笑笑道：「我的意思是說，只要是二位老弟盡了心，盡了力，即使不成功，也不能怪你們，是不是？」

「三爺這樣說，我好像是不好意思再推辭了，但我還有第二項顧慮。」

「請說。」

「第二，貴帮是一個江湖組織，對貴帮來說，在下兄弟都是來歷不明的人，甚至也可能就是蝙蝠的一夥，對于這一點，三爺能不加以攷慮嗎？」

「這一問，問得好，」呂大成正容說道：「你老弟所攷慮的，我當然也攷慮過了，本帮用人，也當然有一定的原則，現在，我正告二位，我能重用二位，但目前只限于財力人力方面，可以無限制支援，至于名義方面，二位老弟暫時是我呂大成的私人保鏢，還不能算是本帮的一份子，如果二位老弟能替本帮解決目前的難題，則以後的好處，可就大啦！」

「我希望先知道一些以後的好處？」

呂大成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接道：「以後，二位老弟很可能成爲飛虎帮的四爺和五爺。」

杜子文目光一亮，雙眉一揚地扭頭向牛一心笑問道：「兄弟，這賞格太具誘惑力了。」

牛一心笑笑，沒接腔，杜子文又笑問道：「兄弟，咱們試試如何？」

牛一心嘻着一張大嘴，笑道：「我一切都聽大哥的。」

呂大成雙手分握杜子文、牛一心二人的健腕，注目正容問道：「二位老弟都答應了？」

「答應了。」杜、牛二人都正容點首道。

「好！咱們一言爲定。」呂大成神彩飛揚地含笑舉杯，道：「來，爲咱們的合作乾杯。」

三人乾了一杯之後，呂大成目光一掃三位美姑娘，笑道：「你們三位，還不乘機拍拍我們那未來的四爺五爺的馬屁。」

和子搶先舉杯向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嬌笑道：「我先敬四爺和五爺一杯。」

緊接着，水仙、金姬也相繼跟進。

「這四爺和五爺，可叫得早了一點吧！」杜子文含笑說道：「不過，俗語說得好，最難消受美人恩，所以，這一杯，咱們兄弟還是敬領了。」

說完，和牛一心同時舉杯一飲而盡。

呂大成爽朗地一笑道：「雖然四爺五爺叫得早了一點，但却是一個好預兆，好了，正經事巳經說好，咱們該各盡自己所好，盡情一樂才對！」

接着，特別貼着杜子文的耳朵，悄聲地說道：「老弟，方才進來時，我巳經吩咐侍者開了三個房間，今宵一切都由我做東。」

杜子文滿臉堆笑道：「三爺盛意，我先謝了。」

「自己人嘛！還用謝。」

「這叫做禮多人不怪呀……」

和子貼着杜子文的耳根，媚笑道：「杜公子，我要說幾句悄悄話！」

呂大成附和着笑道：「對了，二位老弟，可別冷落了身邊的美人兒。」說着，他自己先來一個示範動作，緊摟着金姬，並在她的俏臉上，「嘖」地親了一下。

金姬的連聲媚笑中，水仙也對牛一心採取主動，自動將嬌軀偎了過去。

儘管巳經有過這一陣子的緩衝時間，但牛一心却還沒法適應目前這種情況，所以，水仙才不得不採取主動。

和子却向杜子文開始說悄悄話了：「杜公子，怪不得好久沒到這兒來，原來是醉仙居的水仙姑娘給迷住啦。」

雖然說的是悄悄話，但事實上，同座的人却都聽得很清楚。

杜子文緊摟伊人纖腰，含笑反問道：「誰說的？」

「這還用誰說，不久之前，你們不是為了水仙姑娘而爭風吃醋，打得一塌糊塗嗎？」

「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

「哎呀！我是老實人，說的也是老實話，說實在的，水仙姑娘的確有她的迷人之處，如果我是男人，也會給她迷得七葷八素的。」

「可是，最使我着迷的還是你。」

「公子爺，我的頭腦還清醒得很。」

「妳以為我是在灌迷湯？」

「難道不是？」

杜子文神色一正，一本正經地說道：「現在，我要對天發誓，如果我說的不是眞話，不但以後當不成飛虎帮的四爺，而且……」

一隻溫軟的手掌，將杜子文的話給封住了，並給了他一個嬌嗔的白眼，道：「誰要你發甚麼誓。」

「誰教妳不相信我的話。」

「好啦！現在，我相信，可是，今後，你要常來，別教人望穿秋水。」語聲膩膩地，粘粘地，即使是不解風情的魯男子，也會給這極富磁性的嬌語，挑逗得意亂情迷。

這時，一個勁裝漢子匆匆進入雅座，俯身向呂大成耳邊低語了幾句。

呂大成立即向杜子文、牛一心二人歉笑道：「二位老弟，很抱歉，咱們必須要走了。」

和子搶先嘟着小咀，嗔道：「三爺，方才才說得好好的，你怎麼一下子又變卦了？」

呂大成緊摟着金姬的腰肢，口中却苦笑道：「和子，我也不想離去，但大爺有緊急要事相召，可不能不走。」

和子仍然長嘟着小咀，說道：「大爺請的是三爺您，可不是請杜公子和牛公子呀。」

水仙也附和着嬌笑道：「是啊！二位公子爺沒有理由要去呀。」

呂大成苦笑如故地道：「你們忘了，他們二位，現在是我的私人保鏢！」

「那麼，明晚來！」和子那滿含柔情蜜意的目光，凝注着杜子文。

呂大成連忙接口道：「明晚還不行，後天晚上一定來。」

和子無可奈何地一嘆，道：「好，後天就後天吧……」

× × ×

午夜後的鬼鎭，絕大多數的人都巳進入夢鄉。

鵝卵石鋪成的街道上，一片寂靜。

呂大成偕同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在寂靜的街道上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行進着。

呂大成一臉肅容，濃眉緊蹙。

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左右護衛，亦步亦趨，倒是滿像一個保鏢的樣子。

少頃過後，呂大成才輕嘆一聲，緩緩地道：「二位老弟，明晚的任務，可艱難得很哩。」

這沒頭腦的話，使得杜、牛二人一楞之後，才由杜子文發問道：「三爺，明晚是甚麼任務。」

「還不是二公子那個案子。」

「噢……」

「方才，大爺的口信中說，一切跟前次一樣。」

「可是，三爺，前一次的經過詳情，我還沒聽說過哩！」

「他們規定，由我方派出四人，不許帶兵刃，用紙袋盛着銀票，前往指定的地點贖票，他們先檢驗銀票無誤之後，然後才『銀貨兩訖』。」

「這不是很公平嗎？」

「公平？可是，在『銀貨兩訖』之後，他們却突然以亂刀將我方人員和大公子全殺死。」

「啊……」

「這一次，他們也是指定明晚子正，在老地方碰頭。所以，今宵，我才不讓二位老弟荒唐，必須養精蓄銳，以應付明晚的行動。」

杜子文沉思着道：「所謂『老地方』，是甚麼地方？」

呂大成道：「就是本鎭東南，約莫五里處，那一片廣袤的棗林中。」

「那地方，我去過。」

呂大成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在這種不公平條件下，這任務，等於是玩命，老弟，我現在突然後悔起來。」

杜子文一怔之下，訝問道：「三爺，此話怎講？」

「我眞後悔不該把二位老弟拉下水，所以，如果二位老弟要退出，現在還不算遲。」

「三爺是在激我？」

「我是由衷之言。」

「是嗎？」

「當然！」呂大成正容接道：「二位老弟都是太陽剛出山的人，如果就這麼擱在這兒，可實在太可惜了。」

杜子文苦笑着問道：「三爺，您好像對在下兄弟，失去了信心？」

「杜老弟，話可不是這麼說，」呂大成也苦笑了一下，才正容接着說道：「二位老弟都明白，像咱們目前所遭遇的情況，要想保全二公子的安全，可實在太困難了。」

杜子文聲容俱莊地說道：「三爺，不管有多少困難，既然接下了這任務，就決無反悔之理。」

呂大成扭頭向一直沉默着的牛一心問道：「牛老弟，你呢？」

牛一心微微一怔，說道：「我怎麼樣啊？」

呂大成沉聲接問道：「你是否也決不反悔。」

牛一心裂咀傻笑道：「三爺，我還是那句話，一切都聽杜大哥的。」

「好，」呂大成分握兩人的健腕，用力搖撼着，道：「這千斤重担，就交給二位了。」

「在下兄弟自是義不容辭，不過……」杜子文正容接道：「三爺，有幾句話，我必須先說明白。」

呂大成笑笑道：「老弟有話，請儘管說。」

「三爺，我們兄弟，將盡一切力量，將二公子救出虎口，但三爺也明白，這是一件非常危險，也非常艱難的任務，我們兄弟雖然有信心可以完成任務，但却不能說有絕對的把握。」

「是的，這情形，我了解。」

「所以，萬一不能完成任務時，我們兄弟也不能受過，醜話說在前頭，這是所謂先小人，後君子。」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呂大成連連點着頭，並苦笑道：「這也算是死馬當作活馬醫，能醫好，是二位老弟的技術高超，也是咱們二公子福大命大，如果醫不好，也只能歸之于在刦難逃。」

杜子文含笑說道：「有三爺這幾句話，我就完全放心了。」

× × ×

鬼鎭東南五里處的棗林。

時正三更。

雖然是黑夜，但近距離內，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結實纍纍的棗子。

由於目前正是棗子成熟期，所以，一接近棗林，便即感覺到清香沁人，食指大動。

棗林邊緣的官道路旁，停着一輛華麗的雙套馬車。

車廂內外，不見一絲燈光，也聽不到一絲人聲。

約莫盞茶工夫過後，棗林深處，傳來一陣「沙沙」的脚步聲，並有人沉聲喝問道：「飛虎帮來的是誰？」

馬車車廂中傳出一串清朗語聲，道：「在下杜子文，牛一心。」

棗林內的人在低聲商量着：「這兩個人，沒聽說過。」

「管他是誰？只要他把銀子帶來就行了。」

「話可不能這麼說，至少要弄清對方的身份才行，否則，上頭查問起來，如何交代。」

接着，又揚聲問道：「二位在飛虎帮中，是甚麼身份？」

車廂中傳出杜子文的語聲，道：「咱們兄弟倆是呂三爺的私人保鏢。」

「哦，眞是失敬得很。」話，聽起來好像很客氣，但語氣中却顯然含有太多的揶揄意味。

而且，另一個又接着問道：「你們應該來的四個人的，你忘了。」

杜子文的語聲笑道：「咱們來的是兩雙，可以嗎？」

「那麼，另兩個是誰？」

「另外二位是邱七、王五。」

「唔……刀疤邱七、痲子王五，算得上是飛虎帮的高人。」

「多謝誇獎。」

「點燃車廂燈。」語氣是命令式的。

杜子文沒答話，火光一閃，車廂前的一盞氣死風燈給點燃了。

燈光雖然微弱，但在四週一片漆黑中，却也顯得視界大開，車廂中四人的輪廓，也看得相當清楚。

由外面看，一目了然，車廂中一共是四個人——杜子文、牛一心、痲子王五，刀疤邱七。

棗林中人又沉聲喝問道：「哪一位是杜朋友。」

「就是區區在下。」杜子文揮動了一下右臂，左手却向口中投入一粒棗子。

棗林中人笑道：「杜朋友很懂得利用機會。」

「此話怎講？」

「在下的意思是說吃棗子的問題。」

「哦……人在『瓜田李下』，不吃也免不了有嫌疑，何不索性樂得大快朶頤一番哩！」說完，他又向口中投入了一粒棗子。

「好像這也算是英雄所見略同。」

「這是說，閣下也正在吃棗子？」

「是的，今宵，是你杜朋友負責？」

「不錯。」

「我們的約定，杜朋友都記得？」

「當然。」

「那麼，在下要開始檢查了，希望諸位能合作。」

「可以，請吧。」

四個勁裝漢子，由棗林中快步走向車廂。

四人中，兩人持鐵尺，兩人持雁翎刀，而且，四人都戴着黑布套，只有耳、目露在外面。

那四個人到達車廂前時，為首一人沉聲喝問：「是誰帶着錢袋？」

「在下我。」牛一心說着，並將盛着銀票的紙袋揚了一下。

「請出來。」

牛一心表現得很合作，帶着紙袋走出車廂。

那為首的蒙面漢子示意他的同伴搜查過牛一心的週身上下，證明沒帶任何兵刃之後，才向刀疤邱七笑道：「邱七，輪到你了。」

刀疤邱七，痲子王五都相繼通過檢查，杜子文是最後被搜查的一個。

當搜查完畢，證明杜子文等四人都沒

帶兵刃之後，杜子文才笑問道：「在下手中，還有幾粒棗子，不碍事吧?」

「不碍事，不碍事……」那爲首蒙面漢子連聲笑應着，開始檢查銀票。

銀票是用紙袋套着，但紙袋內却還有一個牛皮袋。

那爲首蒙面漢子檢查過後，才將銀票重行納入牛皮袋中，並笑道：「不錯，是白銀二十萬兩，看情形，你們的大爺是很乖……」

杜子文一把奪過牛皮袋，踏入足下，道：「朋友，你呢?」

那爲首漢子一怔，道：「我怎樣?」

「現在，是你乖的時候了。」

那爲首蒙面人啞然失笑道：「杜朋友連口頭上也不肯吃一點兒虧。」

杜子文咀唇微披，沒接腔。

那爲首蒙面人扭頭沉喝道：「將貴客送過來。」

一聲暴喏，棗林中又走出兩個持刀的蒙面人，抬着一個大布袋，飛奔而來。

「砰」地一聲，大布袋摔落在杜子文身前。

在杜子文的示意下，刀疤邱七將大布袋打了開來。

這位被綁架的二公子，年紀約莫十五六歲。

由於環境好，一向養尊處優，長得倒也頗爲俊秀。

當然，像這麼嬌貴的公子哥兒，在匪巢中折磨了一段長時間後，那一副狼狽相，是不難想見的。

杜子文目注正在替二公子鬆綁的邱七，沉聲問道：「邱兄，沒錯吧?」

刀疤邱七連連點首，道：「沒錯。」

那爲首的蒙面人又陰笑道：「到現在爲止，也還是活的。」

由於前次的經驗，目前這爲首蒙面人的話中涵意，已至爲明顯。

因此，本來就暗中揑着一把冷汗的邱七、王五二人，聞言之後，不禁臉色爲之大變。

杜子文入目之下，沉聲喝道：「二位沉住氣。」

那爲首蒙面人笑道：「杜朋友好一份沉着功夫。」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道：「朋友，咱們的肉票已經交出，你是否也該抬抬尊足了?」

杜子文的右足，還是踏在那皮袋上，只是冷冷地一笑道：「不忙，我要先問你幾句話。」

那爲首蒙面人似乎楞了一下，道：「行，冲着你杜朋友這一份豪情，有甚麼話，請儘管問。」

杜子文精目深注，冷然地問道：「今宵，你們還是打算拿到銀子之後，還要撕票?」

「杜朋友這一問，太多餘了。」

「你們也是江湖組織，爲何不講江湖規矩?」

那爲首蒙面人呵呵一笑道：「這一問，問得好，本來，我是奉命行事，沒理由要回答你的問題，不過，還是方才那句老話，冲着你杜朋友這份豪情，我願意告訴你……」

「要不要我先行致謝?」

「那倒不必，杜朋友對于飛虎帮的所做所爲，應該很清楚吧?」

「在下不過是呂三爺新僱用的私人保鏢，還不能算是飛虎帮中的一份子，而且，對於鬼鎭又是新來乍到，所以，閣下的問題，我沒法答覆。」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你有興趣聽嗎?」

杜子文冷冷地一笑道：「只要你不怕夜長夢多，我倒是滿有興趣的。」

那爲首蒙面人也冷笑道：「姓杜的，別虛聲恫嚇，你要明白，目前，你們這些人，還都在我的掌握中。」

杜子文淡然一笑，道：「既然閣下如此自信，那就快點說吧!」

「好!」那爲首蒙面人傲然一笑之後，才沉聲說道：「請聽着：飛虎帮的所做所爲，大至走私、違禁、明搶、暗綁、小至包娼、包賭，魚肉良民……總而言之一句話，『飛虎帮』三字，代表了鬼鎭上的一切罪惡，所以，他們才積聚無法計數的造孽錢。」

杜子文「唔」了一聲，道：「其實，這也算不了甚麼，作爲一個江湖組織，不用這些手段去弄錢，又如何生存。」

「你說得多輕鬆。」那爲首蒙面人冷笑着接道：「姓杜的，對於你方才所問的問題，現在，我可以回答你：那就是對付一個罪惡滔天的江湖帮會，用不着講甚麼江湖規矩，也可以不擇一切手段。」

杜子文冷哼一聲，說道：「理由好像都給你佔盡了，可是，你可曾想到，你們這種拿到錢以後再撕票的行爲，是有多殘忍?」

「對付飛虎帮的頭頭們，這點手段，實在算不了甚麼。」那爲首蒙面人冷然一哂之後，又注目問道：「姓杜的，你的話問完了沒有?」

「暫時是問完了。」

「那麼，咱們開始交換。」

「可以。」杜子文聲容俱莊地接道：「不過，我要特別提醒你一聲，有我杜子文在，可別再想玩甚麼花槍。」

「咱們走着瞧吧!」那爲首蒙面人命手下人將二公子向杜子文身前一推，道：「肉票先還給你。」

杜子文順手將二公子向背後一送，同時，他那踏在皮袋上的右足巧妙地一挑，那隻盛着銀票的皮袋，竟然「呼」地一聲，向那爲首的蒙面人砸了過去，口中並朗笑一聲，道：「好好接着。」

誰也不會想到，手中沒有兵刃的杜子文，居然會以踏在足下的皮袋做爲兵刃首先發難，而且，那去勢之勁急，並具有令人驚心動魄的威勢。

當然，那爲首蒙面人也決非庸手，那皮袋的意外攻勢雖然使他吃了一驚，却一點也不肯示弱地，一把將那皮袋抄住。

那皮袋是給他抄住了，但却由於他過於自信，也低估了杜子文的功力，而被那皮袋的衝力帶動得接連退了五大步才拿樁站穩。

也就由於這片刻之間的躭延，杜子文等人已護着二公子退出了五丈之外。

那爲首蒙面人怒喝一聲道：「留下命來!」

事實上，不等那爲首的人追上來，棗林中已奔出十多個勁裝漢子，將杜子文等人的退路截住。

那爲首蒙面人不由得意地笑道：「姓杜的，爲甚麼不衝呀?」

杜子文顯得神態自若地，披唇一哂，道：「你以爲，你已將我們困住了?」

那爲首蒙面人撥弄着手中的鋼刀，淡然一笑道：「我想，除非你們有飛天入地的本領，否則……」

杜子文截口冷笑道：「我不須飛天入地的本領，就憑我這雙肉掌，必然可以殺出重圍。」

說話間，同時向一旁的牛一心使了一個眼色，並微微點了一下頭。

他的話聲一落，右手隨之一揚，兩綫黑影由他手中疾射而出。

如响斯應，兩聲痛呼同時傳出，「噹噹」兩聲，兩個持刀漢子鋼刀掉落地上，人也抱腕蹲了下去。

也幾乎是那兩把鋼刀落地的同時，牛一心像離弦急矢似地射落當場。

那批蒙面人也不弱，儘管目前情况是變生意外，使他們有驚惶失措之感，但當牛一心射落那兩把鋼刀旁時，只見寒芒一閃，另兩把鋼刀成交剪狀，向牛一心橫掃過來了。

此刻的牛一心，發揮了他那超絕的身手。

只聽他冷笑一聲：「找死!」

冷笑聲中，一式「旱地拔葱」，騰昇丈餘，以尺許之差，避過對方那兩把鋼刀，同時，半空中雙腿分踢，「叭!叭!」兩聲，那兩個刀手分別被踢得跌出二丈開外。

這端口，那兩個已被杜子文暗器所傷，蹲在一旁的刀手，正在掙扎着，想將墜地的鋼刀拾起。

不料牛一心有如天神下降地疾瀉而下，仍然是雙足分踢，口中並怒叱一聲：「滾!」

那兩個刀手可眞聽話，隨着牛一心的那一聲「滾」，就像滾元寶似地，滾出二丈七八。

牛一心俯身拾刀時，又兩個刀手揮刀撲了過來。

但目前這兩個的情形，也並不比他們的同伴强，同樣地被牛一心的一記掃堂腿，雙雙被掃踢八尺之外，痛得「哎喲」連聲。

兩把鋼刀已到了牛一心手中。

牛一心手持鋼刀，精目環掃，凜若天神地喝道：「還有哪位朋友有興趣的，上啊!」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是實際上，却不過是雙方交換時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由於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太快，也由於牛一心所顯示的非凡身手起了鎭懾作用，因而使得現場之中，一時之間靜得鴉雀無聲。

少頃過後，杜子文才向那爲首蒙面人淡然一笑道：「朋友，你也是一條好漢，俗語說得好，好漢做事好漢當，我也不爲已甚，叫他們放下兵刃，跟我走吧!」

那爲首蒙面人冷笑道：「姓杜的，你以爲，你已經勝利在握了?」

杜子文笑笑道：「方才，當我們手無寸鐵時，你都奈何不了我們，現在時移勢易，我可實在想不出來，你還有甚麼辦法可以扭回劣勢。」

是的，現在，杜子文等四人，手中都有了鋼刀。

杜子文手中的鋼刀，是由牛一心分給他的。

至於刀疤邱七，麻子王五的鋼刀，却是由於方才的混戰中拾獲的。

「待會，你就可以見到的。」那爲首蒙面人冷笑着接道：「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

杜子文含笑答道：「當然可以，你問吧!」

那爲首蒙面人注目問道：「方才，你擊傷我手下兩個刀手，用的到底是甚麼暗器?」

那兩個受傷刀手之一，苦笑着搶先代答道：「那是兩粒棗核。」

那爲首蒙面人臉色爲之一變，道：「高明!」

在對方不許携帶任何兵刃的要求之下，以兩粒棗核制敵，這「高明」二字，杜子文的確是當之無愧。

牛一心插口笑道：「告訴你們頭兒，下次作案時，一定要規定贖票的人，連棗子也不准吃。」

杜子文接口笑道：「可惜他們已經沒有下次了。」

那爲首蒙面人冷笑道：「這機會一定有的，這裏，我得多謝這位牛朋友的好建議。」

杜子文飛快地接口道：「朋友，別廢話了，咱們走吧!」

那「吧」字的尾音未落，棗林中忽然傳出一聲厲叱，道：「姓杜的，統統舉起手來!」

隨着話聲，棗林邊緣，已出現八個短裝漢子。

那八個短裝漢子，雖然沒蒙面，每人手中却端着一枝鳥槍。

鳥槍是獵鳥用的，儘管不能一下子打死人，但在八槍齊發之下，决不是任何武功高强的血肉之軀所能抵擋的。

由於牛一心背向棗林，杜子文深恐他不明敵情而逞血氣之勇，因而立即沉聲喝道：「兄弟，丟下鋼刀，咱們認了。」

那爲首蒙面人呵呵大笑，道：「杜朋友，現在，該相信我的話了吧?」

牛一心忽地轉身，向棗林中匆匆一瞥之後，抗聲說道：「大哥，我不同意。」

杜子文苦笑一聲，道：「兄弟，形勢不饒人，我們不能不認輸。」

牛一心堅決地道：「大哥，憑咱們四人的身手，全力一拚之下，八個鳥槍手，絕對可以教他們倒下四雙。」

「但我們必然會受重傷，也逃不過其餘刀手的毒手。」

「至少我們還有餘力一拚，拚一個夠本，將兩個就有賺頭。」

以當前情況來說，牛一心說的話，應該都是實情。

也許是牛一心這一個「走極端」的主

意，發生了嚇阻的作用，使得那爲首蒙面人疾聲說道：「不可以，牛朋友請聽我一言。」

牛一心冷笑道：「沒甚麼可談的，我牛一心天生的牛脾氣，寧可不要命，也不能接受威脅。」

那爲首的蒙面人苦笑道：「牛朋友，人，只能死一次啊！」

「是的，人只能死一次。」牛一心冷笑着接道：「我怎麼也不相信，你們這批人，可以死兩次。」

「如果我們雙方都可以不死，那又何苦拚個兩敗俱傷哩！」

那爲首蒙面人的語氣，已經軟化了。

牛一心口中「唔」了一聲，應道：「是嗎？」

「我說的，絕對是言出由衷。」

「言出由衷又怎樣？」

「這個嘛！」那爲首蒙面人沉思着，說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們的目的是救人，而我們的目的是要銀子，對不對？」

「唔……」

「現在，咱們雙方的目的，都算是已經達到了，是不是？」

「唔……」

「那麼，我們雙方到此爲止，不必節外生枝，行嗎？」

牛一心轉向杜子文問道：「大哥之意如何？」

杜子文目注那爲首蒙面人道：「朋友，節外生枝的不是我們，是你們拿到銀子之後，還要殺人。」

那爲首蒙面人道：「現在，我已經改變主意了。」

杜子文目光深注地問道：「朋友之所以改變主意，除了是不願意拚個兩敗俱傷之外，是否也還有別的原因？」

「有。」

「說說看。」

「我照實說出來，你可不要生氣。」

「說吧！我不生氣就是。」

那爲首蒙面人冷冷地一笑道：「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讓你們的二公子多活幾天，我們可以多弄一筆銀子，你我之間，也可以是一個再度較量的機會。」

杜子文呵呵一笑道：「你打得好如意算盤。」

「杜朋友已經答應了？」

「答應了，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好！」那爲首蒙面人舉手向棗林邊一揮，道：「火槍手退回去！」

「好！夠爽快。」杜子文朗聲接道：「告辭。」

接着，沉喝一聲，道：「咱們走！」

「走」字聲中，一行人登上馬車上，疾馳而去。

× × ×

能由虎口中將二公子救回，而本身却毫髮無損，這在飛虎帮的首腦人物的心目中，實在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奇跡。

因爲，鑑于第一次的慘痛教訓，他們對於這一次行動，是並未抱多大希望的。

也由于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初來乍到，立即建此不世奇功，因而當他們回到呂大成的豪華住宅時，立即受到英雄式的盛大歡迎。

尤其，由刀疤邱七，痲子王五口中所描繪的現場中的驚險刺激情況，更獲得所有歡迎的人的由衷的欽佩。

不過，儘管歡迎的場面非常熱鬧，飛虎帮的大爺、二爺却並未出面，只是呂大成轉達大爺的意旨——杜子文、牛一心二人被聘爲飛虎帮的護法，每人犒賞白銀五萬兩，並分配駿馬一匹，還在醉仙居酒樓開好兩間豪華上房，以供兩人居住。

至于隨行的刀疤邱七、痲子王五二人，也各自獲得五千兩銀子的獎金。

當慶功盛宴接近尾聲時，呂大成向杜、牛二人含笑說道：「二位老弟，天都快亮了，二位辛苦了一夜，也該早點兒歇息吧，現在，用我的馬車送二位去醉仙居酒樓吧。」

這，對杜子文、牛一心二人來說，又是一項罕見的殊榮。

因爲，飛虎帮中的人都知道，呂三爺的那輛雙套馬車，其寵愛的程度，就像是他的愛妻一樣，除了他本人之外，不曾有讓別人乘坐過的紀錄。

當然，那輛馬車陳設的豪華，固然是不在話下，不論任何時間，它的裏裏外外，也都保持着纖塵不染。

所以，說它像呂大成的愛妾，一點也不算誇張。

也所以，目前呂大成要用自己的馬車送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去醉仙居酒樓，不但是殊榮，也是異數。

當呂大成親自送杜子文、牛一心二人上車時，不知道吸引了多少既羨且妒的目光。

目送那輛豪華的馬車疾馳而去之後，一個勁裝漢子匆匆趕了過來，雙手送上一封信函，道：「三爺，是大爺派人送來的信。」

「噢……」

呂大成看過信件內容之後，禁不住長嘆一聲，說道：「眞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三爺，又出了甚麼紕漏？」

問話的是一名身着青布長衫，顯得一派斯文的中年文士。

此人的皮膚白淨細嫩，有如婦人女子，但雙目中却是滿佈着紅絲，顯得很不調和。

呂大成含笑說道：「老弟來得正好，來，咱們去裏面談。」

那中年文士淡淡地一笑道：「三爺，我想先知道，又發生了甚麼事情？」

呂大成苦笑了一下，道：「蝙蝠的箭頭，已指向咱們老大的六夫人。」

「六夫人？那可是咱們大爺的命根子啊！」

「是啊！所以，咱們老大不但非常震怒，也非常焦急，因爲，以往的事實證明，蝙蝠那個人，他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三爺是說，這一次是先行通知，還沒下手？」

「不錯。」

那中年文士冷冷地一笑道：「作案還事先來一個通知，那個自稱蝙蝠的人，倒是够狂的。」

呂大成憤然地道：「那簡直是欺人太甚。」

那中年文士眉峯緊蹙地，注目問道：「三爺，你不覺得這事情，太不近人情理了嗎？」

「是的，我也深感困惑。」

「三爺，你是否知道咱們大爺那位夫人的住處？」

「不知道啊！」

「連三爺你都不知道，那麼，蝙蝠又怎能知道六夫人的香巢，而想加以綁架呢？」

呂大成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道：「老弟的意思，是認爲他們在使『投石問路』的絕計？」

「三爺能有更好的解釋嗎？」那中年文士淡淡地一笑之後，又神色一正，道：「三爺，現在，如果咱們立即調兵遣將，去保護六夫人的安全，對蝙蝠來說，這可是正中下懷哩！」

呂大成點頭如搗蒜地，道：「對對對……老弟眞不愧是我的智多星。」

那中年文士却是意味深長地一嘆，說道：「三爺，請不要給我戴高帽子，讓我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也許能替三爺多出一些主意。」

呂大成微微一怔之間，那中年文士又道：「三爺，現在，大家都在興頭上，說得嚴重一點，也可以說是被勝利冲昏了頭腦，如果我也給三爺的高帽子弄得渾淘淘的，那就……」

呂大成臉色微變地截口注目問道：「難道說，老弟對那新來的二位，發現有甚麼不妥之處？」

「我可不曾這麼說過呀！」那中年文士含笑接道：「三爺，人家又不曾請求投效，是三爺你自己去請他們來的啊！」

呂大成聲容俱莊地，道：「老弟別賣關子，要是發現有甚麼不妥之處，可得趕快告訴我。」

那中年文士神秘地一笑，道：「三爺以爲我是由于他們的平步青雲，而有點兒酸素作用？」

呂大成苦笑了一下道：「我不會那麼糊塗，也相信你老弟的身手，决不比那二位差……」

那中年文士飛快地接口道：「三爺，請愼防隔牆有耳。」

「老弟放心，這兒都是我的心腹。」

「三爺，人心隔肚皮，這年頭，可不能不防着一點，尤其是有關我的一切，是只能容許你一個人知道的。」

呂大成連連點首，道：「老弟說得對，咱們去裏面談談吧！」

說完，兩人相偕進入一間廂房中。

門兒關上了，呂大成和那中年文士在裏面談了些甚麼沒法知道。

當他們兩人走出廂房時，已經是頓飯工夫之後了。

由他們兩人的神色上，看不出甚麼異樣。

× × ×

日正當中。

住在醉仙居豪華上房中的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却仍然酣臥未醒。

他們兩人是否仍在「夢見周公」，或者是早已醒了而在閉目養神？那就只有他們心中有數了。

杜子文床頭的牆壁上，傳來輕微的「剝啄」一聲。

然後，傳來輕悄的語聲，道：「杜公子，猜猜看，我是誰？」

語聲既嗲且膩，聽在杜子文耳中，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如果他還有睡意，當然也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杜子文扭頭一瞧，只見靠近他枕頭的牆壁上，被人以利刃開了一個約莫一寸見方的方洞。

不過，由週邊的痕跡判斷，那方洞不是新開的。

這也就是說，以前，有人曾經利用這小方洞有所圖謀過，然後，又用同色的木料塞住了。

現在，又有人拔去堵塞的木料，跟杜子文通話。由于小方洞太小，只能聽聲而沒法看到甚麼。

杜子文一怔之下，儘管一時之間想不起來對方是誰，却以調侃的語氣悄聲說道：「我想，妳一定是王母娘娘身邊的小仙女。」

「別貧咀，聽我說正經事。」

「好的，我洗耳恭聽。」

「你剛剛睜開眼睛，臉都不曾洗，幾時又說過洗過耳朶的。」

雖然語音輕微而又快速，但經過較多的接觸之後，杜子文已經能分辨出對方是誰了，因而歡呼一聲，道：「我已經聽出妳是誰了。」

「知道就行了，不必說出來。」

「是……」

「記着，在這一個對時之內，不論遇上任何意外的事，或者是任何意外的人，都必須保持鎭靜，尤其要特別交代你那位把弟牛公子。」

「能不能請說得更明白一點？」

「我已經說得够明白啦！」對方的語氣一頓，又道：「如果你們二位想保住老命，並在鬼鎭上開創一番事業出來，就不可將我的話，當作馬耳東風。」

接着，那個小方洞又堵死了，而且，如非是有心人，也看不出牆壁上有甚麼痕跡。

杜子文眉峯緊蹙，低聲自語道：「我的判斷沒錯，這妞兒果然不簡單。」

然後，他抬手敲敲左邊隔間的牆壁，揚聲問道：「兄弟，起來沒有？」

左邊隔壁住的是牛一心，只聽牛一心的語聲答道：「大哥，我早就起來啦！」

「起來了就請過來一下，我們一起去用早餐。」

「好的，我馬上過來。」

× × ×

約莫盞茶工夫過後，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容光煥發地進入餐廳中。

現在是午餐時間，但對杜子文、牛一心二人而言，却是早餐。

早餐後回到杜子文的房間時，已有人在等候着。

那是呂大成、刀疤邱七、痲子王五等三人。

一見面，呂大成就呵呵大笑，道：「我還以爲來得太早了，叨擾了二位的好夢

，想不到二位早就起來啦！」

杜子文不自然地一笑道：「不怕三爺笑話，我們兄弟有生以來，口袋中就不曾裝過這麼多的錢……」

牛一心接着說道：「口袋中錢一多，連睡覺都不安穩，所以，乾脆就早點起來了。」

「其實，按照正常情形來說，已經算是起得很晚了。」杜子文訕然一笑之後，又道：「對了，三爺和邱兄、王兄要不要喝一杯？」

呂大成連忙搖手笑道：「老弟盛情心領，我是特地給二位送馬來的，走！現在就下去瞧瞧。」

呂大成口中的「馬」，就是飛虎帮的大爺贈送給杜子文、牛一心的坐騎。

那是一黃一白兩匹非常神駿的蒙古馬，一看就教人由心底發出由衷的喜愛。

呂大成手撫八字鬍，一臉的笑意道：「二位老弟還滿意嗎？」

牛一心一臉的傻笑，道：「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杜子文也附和着笑道：「三爺太寵我們兄弟了。」

「不！」呂大成連連搖手，道：「這是咱們大爺的賞賜，也是二位老弟的殊榮，我可不敢掠人之美。」話鋒略爲一頓，又道：「我還有事情，必須要走了，二位老弟，現在可以去試試坐騎，晚上上燈時分，大爺可能要親自跟二位談談。」

杜子文一怔之下，目光一亮，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杜老弟可能是中了謠傳的毒了，認爲咱們大爺是不肯輕易見人的，其實……」呂大成神秘地一笑，道：「咱們大爺經常在外面走動，本帮中重要人員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洞察之中，但由于他化身千萬，即使是當面碰上他，也認不出來而已。」

杜子文故意裝出一副諂笑狀道：「咱們大爺可眞够英明，也够神秘。」

「這倒是很中肯的話。」

「晚間，是不是去大爺公館晉見？」

「不，是在第十九層地獄，到時候，我會派專人前來通知，」呂大成一頓話鋒之後，又道：「在這一兩個時辰之內，二位老弟最好是養足精神，說不定大爺會臨時分派很煩重的任務哩！」

杜子文連連點首，道：「好的，我們試過坐騎之後，就在房間中休息，恭候三爺的通知。」

「好！咱們晚上見！」

「晚上見！」

會見鬼鎭土皇帝

上燈時分。

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分乘他們那神駿的坐騎，到達第十九層地獄前。

一進大門，就感到情況不對。

院落中，到處都是三三兩兩的，跨刀佩劍的勁裝大漢。

不過，這情形，可並未嚇倒杜子文、牛一心二人。

因爲，他們有他們的想法——飛虎帮雖然是一個江湖組織，却是鬼鎭事實上的統治者，做爲飛虎帮老大的上官華，也就成了鬼鎭的土皇帝。

像這樣的黑道大亨要到這兒來，派一批的嘍囉來擺擺威風，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杜子文、牛一心二人一下馬，立即被呂大成派在大廳門口恭候的專人導引着，進入一間非常豪華的密室中。

不過，當杜子文、牛一心二人進入密室時，室內却只有呂大成和那位中年文士，顯得靜悄悄地。

呂大成很熱情地替三人介紹，道：「這是本帮新聘的護法杜子文、牛一心，這是我的私人文案刁拱北。」

初識的三位客套一番之後，杜子文悄聲問道：「三爺，大爺幾時才來？」

呂大成神秘地一笑，道：「快了，就在裏面房間中。」

杜子文暗道一聲慚愧，原來呂大成所說的「裏面房間」，是被一幅錦帳所隔開的。

由于錦帳跟其他三面的牆壁同一顏色，初來乍到之下，很不容易注意到。

杜子文本來不是粗心大意的人，却居然沒注意到這一點，所以，他除了暗道一聲慚愧之外，也更加暗中提高了警惕。

這時，他「哦」了一聲之後，冷靜地打量着，室內的圓桌上，已備好五副精緻的杯筷。

這是說，除了目前的四人之外，這位大爺並未請別的客人。

此刻，他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因爲，這位即將見到的大爺，也就是他向牛一心所說的「仇深似海，恨比天高」的强仇大敵。

但遺憾的是，這位即將和他見面的强仇大敵，却是以主子的身份和他見面。

那麼，他是否該立即採取復仇的行動呢？

如果立即採取復仇行動，他自信成功的希望很大。

但他也了解，復仇行動不論成功與否，他和牛一心二人安全脫困的希望都不大。復仇固然重要，但自已的生命却更爲重要。

他們兩人都這麼年輕，又都有着一身不平凡的藝業，無論如何，都應該珍惜此身。除非有絕對的一擊成功的機會，決不貿然出手……

這也就是說，今宵，不是他雪恥復仇的最佳時機。

當他的內心正在天人交戰之間，乍間那一串隔壁傳來的嬌語聲，也重新在他的腦海中起了作用：「記着，在這一個對時之內，不論是遇上任何意外的事，和任何意外的人，都必須保持鎭靜，尤其要特別交代你的把弟……」

心念及此，忍不住地向一旁的牛一心瞟了一眼。

其實，牛一心的心情，也跟他大致相同。

當杜子文向他飛快地一瞥之間，他也正向杜子文投過飛快地一瞥。

儘管只是那麼快地一瞥，但他們兩人之間的心意，却好像已經溝通了。

其實，他們于出發之前，就協調好了

的，不過，事到臨頭，又忍不住內心的激動，而不得不以那匆匆一瞥，作爲互勉而已。

當他們二人心念電轉之間，錦帳後傳出一串環珮「叮噹」聲。

接着，錦帳一掀，一位着粉紅宮裝的麗人緩步而出。

那是一位約莫花信年華，艷如桃李，却是冷若冰霜的少婦。

儘管她穿的是宮裝，遮住了她那美妙的曲綫，但她胸前那高聳的雙峯的輪廓，却仍然隱約可見，配合着頭上的金步搖，同時一步一震顫，震顫得令人目眩神迷。

這又是一個天生尤物。

論姿色、水仙、和子、金姬，都不比她差到哪兒去。

但相較之下，水仙、和子、金姬等三人却都好像缺少了一點甚麼。對了，那是氣質。

氣質是由于天賦和優良的環境所陶冶而成，是沒法假裝的。

像這樣的尤物，對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心中的震撼，是不難想見的。

尤其是牛一心，乍見之下，幾乎要脫口驚呼出聲。

因爲，這位美艷無雙的少婦，就是牛一心被上官華横刀奪愛的未婚妻文勝勇。

總算他還牢記着臨出門之前，杜子文對他所提出的警告。

因此，他仍能控制住內心的激動，即使是臉上的表情，也不容易看出甚麼破綻來。

即使是神情之間，有着太多的驚訝，也容易被另一種想法所沖淡。

這一種想法，就是「驚艷」。

試想，像文勝勇這樣的大美人，凡是一個心理，生理都正常的男人，在初逢乍見之下，而現出驚訝的表情來，那不是很平常，也很自然的事嗎？

「驚艷」中，四個大男人都已站了起來。

文勝男人如其名，頗有男人氣概。

她落落大方地擺手，淡然一笑道：「諸位請坐，我叫文勝男，人家都叫我六夫人。」

說着，她自己在主位上坐了下來。

其餘四人也相繼落座，呂大成並溫笑道：「二位老弟，其實，六夫人就是咱們大爺的靈魂，裏裏外外的事，她都可以替大爺作主。」

接着，他又分別向文勝勇介紹杜子文、牛一心二人。

杜子文、牛一心都欠了欠身，顯得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六夫人您好。」

文勝勇嫣然一笑，道：「好，大家都好。」

別瞧她方才進入時，是一副冷冰冰的神態，目前這一笑，却有如百花盛放，令人意志飛揚。

尤其是她那嚦嚦鶯聲，令人如飲醇醪，如聞天籟，有一股子說不出的舒服。

■她，雖然說的是「大家都好」，但那雙足能勾魂攝魄的妙目，却一直在杜子文、牛一心二人的俊臉上來回掃視着。

那神情，好像是對于以往的未婚夫牛一心，根本不認識似地。

這情形，使得牛一心在心底咒罵着：「無恥賤人！總有一天，教妳知道我的厲害。」

這時，女侍上了酒菜，也斟好了酒。

文勝男含笑舉杯，道：「杜公子，牛公子，我先敬二位一杯。」

「謝謝！」

「來，爲咱們飛虎帮兩位新聘的護法，也是咱們未來的四爺、五爺乾杯。」

「謝謝！」

「……」

文勝男酒量很好，一陣觥籌交錯之後，她至少乾了十杯，居然面不改色。

同時，她的談鋒也很健，在這短時間內，以她說的話最多。

可惜的是，那位神秘的「大爺」還沒來。

文勝男也沒說明「大爺」爲何還沒來的原因。

當然，此情此景之下，杜子文、牛一心二人也不便發問。

至於可以方便發問的呂大成，却好像是在故意裝迷糊，也沒發問。

因此，儘管表面上觥籌交錯，談笑風生，但却有一股無形的沉悶氣氛，使得杜子文、牛一心二人，感覺到很不是味道。

終於，文勝勇忽然想到了似地，「哦」了一聲，道：「杜公子，牛公子，大爺臨時有要事，不能來，他要我轉告二位，安心地好好幹，儘量發揮一身所學，他不會虧待二位的。」

牛一心强忍着心頭的怒火，沒接腔，也沒讓那股心頭的怒火形諸於色。

杜子文却含笑說道：「多謝大爺！也多謝六夫人！」

牛一心也勉强裝出一副笑容，道：「以後，還得請六夫人多多栽培、提拔。」

文勝男妙目流盼，掩口媚笑道：「杜公子、牛公子不但一表人才，武功出衆，咀也滿甜的嘛！」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栽培、提拔是不敢當，不過，目前，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麻煩二位。」

杜子文好像精神一振，注目笑問道：「請問六夫人，是哪一方面的任務？」

文勝勇俏臉一正地說道：「還是這鬼鎭中，帮會與帮會之間，互相爭權奪利的事。」

「噢……」

「二位雖然是才加盟本帮，但我相信，有些事，二位必然都早已有過耳聞。」

「……」杜、牛二人都沒接腔。

「我說的是，本帮是鬼鎭中最大的帮會，却不是唯一的帮會。」

「是的，這些，我們都聽說過。」

「其他的帮會暫且不說，但對於新近一再跟本帮爲敵的蝙蝠，却必須儘快找出來，加以剷除才行。」

「唔……」

「大爺的意思是，一客不煩二主，這千斤重担，仍交由二位承担。」

「這任務，我們兄弟當全力以赴。」

杜子文神色一正，道：「不過，由于我們兄弟以往都不曾涉及任何帮會，一切情況都不清楚，所以，希望六夫人轉稟大爺，暫時莫限定時間。」

「這個，我知道。」文勝男展顏一笑，道：「還有第二件事，而且是馬上要辦的，待會，我和三爺陪同二位前往，詳情也待會再談，現在……」

她一舉酒杯，含笑接道：「喝酒。」

× × ×

翌日辰牌時分。

鬼鎮碼頭上。

由對岸京口開過來的一艘雙桅巨型樓船，正在緩緩地靠岸。

其實，這艘巨型樓船的起站不是京口，京口不過是它所經的碼頭之一而已。它的眞正起站，是位于長江口，得風氣之先，與外國有商業往來的歇浦。

像這樣的一艘大船，其所載的貨物，自然是包羅萬有，船上的乘客，也必然是品流複雜，良莠不齊，其行踪所至，碼頭上也必然有盛大的場面。

鬼鎭當然也不例外。

碼頭上，形形色色的紅男綠女，各式各樣的華麗馬車，人喊馬嘶，熙來攘往，交織成一幅好像是太平盛世，令人興奮的浮世圖。

在衆多的華麗馬車中，其中有一輛的車廂中，坐的是文勝勇和刁拱北。

文勝勇和刁拱北，正在悄聲交談着，兩人都是一臉的肅容。

杜子文、牛一心二人則由呂大成陪同，雜在衆多的紅男綠女之中。

當巨船攏岸，水手們忙着繫纜時，一個短裝漢子走近呂大成身邊，貼耳「嘰咕」了一陣子。

只見呂大成連連點頭，道：「好，我馬上就來。」

接着，向杜子文、牛一心二人歉笑道：「二位老弟，我有急事，必須離開一下，很快就會回來。」

杜子文含笑說道：「三爺請便，我們就在這兒恭候。」

呂大成隨同那短裝漢子，走到約莫箭遠外的一輛外表很不起眼的馬車車廂前，傴僂着身軀，在跟車廂中人商量着些甚麼的。

牛一心目光向四週一掃，確定沒人注意他們之後，才向杜子文悄聲說道：「大哥，我眞想立即幹掉那賤人。」

杜子文一怔之下，也悄聲問道：「你說的是六夫人？」

「不錯。」

「爲甚麼要幹掉她？」

「她明知我是特地爲了她而來，却故意裝成視同陌路。」

「也許她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屁的苦衷，她連眼色中，也不曾有過一絲絲的暗示。」

「兄弟，你是當局者迷，我這個旁觀者，却已經看出蹊蹺來了……」

「是眞的？大哥已經看出了一些甚麼呢？」

「這兒非談話之所，且等這次任務完成之後，再作詳談。」

牛一心「哼」了一聲，道：「我一想起方才那賤人頤指氣使，神氣活現的情形，就全身都冒火。」

杜子文却苦笑了一下，道：「兄弟，你要原諒她，方才，她是代表『大爺』執行職務，不能不那麼神氣。」

牛一心輕輕一嘆，道：「大哥，你好像已經忘記咱們來到這兒的初衷了？」

杜子文又苦笑了一下，道：「兄弟，我不會忘記的……呂老三已經回來，記着！忍，忍，忍……」

呂大成回到他們身邊時，臉色顯得非常凝重地，長嘆一聲，道：「二位老弟，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

杜子文注目問道：「三爺，此話是怎講？」

「對方看起來好像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安排……」

「噢……」

「他們的戒備加强了，而且，還有官方的便衣人員分佈在各個角落。」

「三爺所說的官方人員，不知是江南方面的，還是江北方面的？」

杜子文口中的「江南」、「江北」，分別指的是宋廷和金人。

呂大成苦笑着，答道：「到目前爲止，那批人，還沒法分辨，究竟是哪一方面的。」

「這麼說來……」杜子文沉思着道：「恐怕兩方面的人都有。」

呂大成點了點頭，說道：「有這個可能。」

牛一心插口說道：「難道官府中人，也帮助他們幹這種非法勾當？」

「爲甚麼不可以。」呂大成似笑非笑地接道：「俗語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呀……二位老弟，咱們走。」

「走？」牛一心訝問道：「三爺，這筆生意不做了？」

「誰說的！不過這兒已不適合，咱們不能不變換一下陣地。」

這時，那巨型樓船已經開始下客、卸貨。

於是，就乘這一陣混亂中，呂大成偕同杜子文，牛一心二人，悄然離去。

× × ×

又是棗林。

不過，時間已是初更過後。

沉沉夜色中，兩輛雙套馬車，一前一後地，向棗林疾馳而來。

就當那兩輛馬車馳近棗林的邊緣時，忽地「咚咚」連响，棗林內投出十多段長達丈餘，足有海碗般粗的木頭，將通道阻斷。

一陣「唏聿聿」地馬嘶聲過處，兩輛馬車停於阻道亂木之前，棗林中隨即傳出了呂大成的蒼勁語聲，道：「朋友，下車吧！」

第二輛馬車內發出一串頗爲鎭定的語聲，道：「你是誰？」

「在下呂大成。」

「哦！原來是飛虎帮的呂三爺，你們的消息可眞靈通呀！」

這當口，刀疤邱七、麻子王五二人已像一頭豹子似地射落第二輛馬車的車廂邊，刀疤邱七一揚手中匕首，沉聲喝道：「少廢話！出來！」

車廂中人冷笑道：「邱七，你別狗仗人勢，憑你這塊料，還不够資格在我面前張牙舞爪。」

呂大成也沉聲大喝道：「邱七不得無禮！」

車輛中人笑着說道：「呂老三，你們既然知道了，我也就不妨坦白說明，這宗貨色，少說點，也在白銀五百萬兩以上，想想看，憑我鐵臂周倉，能有這麼大的手筆嗎？」

「我知道，你後面有人撐腰。」

「你也知道我的後台老闆是誰？」

「我用不着知道。」呂大成沉聲接道：「周老弟，咱們之間，不止有過一面之緣，希望你莫爲了別人的事，跟自己過不去。」

呂大成邊說邊由棗林中走向車廂旁。

車廂中人似乎沉思了一下，這才輕輕一嘆，說道：「多謝三爺點醒，我實在犯不着爲別人賣命，貨色都在這兒，請點收吧！」

呂大成呵呵一笑道：「好！周老弟不愧是識時務的俊傑。」

刀疤邱七也沉聲喝道：「對不起！車廂中的人都不許動，都放下兵刃，舉起手來。」

兩輛馬車，連駕車的車把式在內，一共是六個人，他們都很聽話，一齊丟下兵刃，端坐原位，靜候處置。

在邱七的招呼下，又下來四個短裝漢子，將車廂中人的兵刃丟得遠遠地，然後，邱七才含笑說道：「周爺，諸位都可以下車了。」

首先下車的，是一個皮膚黝黑，虬髯滿頰，長得和關公神像前的周倉很近似的中年漢子。

此人也就是鬼鎭上一個小帮會的頭兒，姓周，名四喜。

由於周四喜臂力特强，又長得很像周倉，因而道上朋友都稱他爲「鐵臂周倉」，他那周四喜的本名，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

他一面下車，一面向呂大成笑道：「三爺，貨色分藏在兩個車廂中，一共是四口鐵箱。」

「我知道。」

「要不要在下親手點交？」

「毋須那麼隆重。」呂大成含笑揮手，道：「諸位快點走吧！」

「多謝三爺！我馬上就走，但走前必須說幾句話，可以嗎？」

「可以，請講！」

「三爺兵不血刃，就輕易地獲得這宗價值白銀五百萬兩以上的貨色，是不是覺得很意外？也覺得我這個人太窩囊了？」

呂大成拈鬚含笑說道：「不！我既不意外，也一點也不覺得你周老弟有甚麼窩囊之處，而且，坦白說來，如果你我易地相處，我也會這麼做。」

周四喜輕輕一「噢」，沒接腔。

「所以，方才我說你老弟是識時務的俊傑，那的確是由衷之言。」

「三爺很會說話，短短幾句話中，既充分表現了自己的自負，也替我這個不戰而屈的敗軍之將的臉上，貼足了金，只不過——」

周四喜那「過」字的尾音拖得長長地，沒接下去。

呂大成忍不住截口訝問道：「不過怎樣？」

周四喜神色一怔，道：「在下不能不提醒你一聲，三爺雖然一時得手，却還不能掉以輕心。」

「這是說，可能還有人不服氣？」

「不是『可能』，是必然，因爲五百萬兩以上的白銀，這筆財富，畢竟太具誘惑力了。」

呂大成呵呵大笑道：「好啊！非常歡迎那位不服氣的朋友，前來試試我呂大成的手段……不過，對於你周老弟的提醒，我還是得說一聲由衷的謝謝。」

「不用謝，告辭。」

周四喜說完，擧手一揮，率領五個手下疾奔而去。

目送對方六人的背影，消失於沉沉夜色中的呂大成，仍然是滿臉得意而又神秘的微笑。

打開鐵箱，正在檢視「貨色」的刀疤邱七，忽然發出一聲驚呼，道：「三爺，咱們上當了。」

呂大成顯得無比鎭定地一笑道：「何事驚慌？」

「三……三爺，」刀疤邱七顯得結結巴巴地道：「箱子裏全……全是一些木……木片兒……」

呂大成鎭靜如恒地一笑，道：「不値得大驚小怪的，我早就知道啦！」

刀疤邱七的眼睛睜得大大地，道：「您……您早就知道箱子中全是木片兒？」

「是啊！」

「知道了，還要前來上當？」

呂大成淡淡地一笑道：「如果我們不前來上當，咱們那另一批人手，又怎能得手哩！」

刀疤邱七，總算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哦」地一聲，說道：「我明白了，方才，屬下問杜公子，牛公子爲甚麼不來……」

呂大成含笑截口說道：「知道就行了，咱們快點走吧！」

× × ×

約莫是呂大成和他的手下人在棗林邊「上當」的同時，位於鬼鎭中另一家豪華客棧內二樓的一間上房中，正有五個人在慶祝他們的大功告成。

這家客棧，名爲嘉賓，是鬼鎭中僅次於醉仙居酒樓的大客棧。

上房中正在大吃大喝，慶祝他們大功告成的五個人，其中有三個金國人，一個羅刹人，一個中國人。

那個中國人，約莫三十出頭，却還打扮得油頭粉面的，儼然一副花花公子的姿態，但他那張過長的馬臉，可實在令人看了不舒服。

那四個外國人的華語，除了發音方面有點怪怪的味道之外，大致說來，都還算是相當流利的。

當那個中國人的馬臉漢子，堆着一臉的諂笑，向三個金國人敬酒時，其中一個金國人笑道：「今宵，你的功勞最大，應該由我們向你敬酒才對。」

另一個金國人也附和着笑道：「不錯，如非是馬臉方事先察覺情況不對，並獻上了這麼一條妙計，咱們很可能會功敗垂成。」

馬臉漢子笑得眼睛都看不到了，連連

搓手，顯得受寵若驚地，道：「哪裏，哪裏，這都是托三位大爺的洪福。」

「不！那是托咱們大金國的洪福。」

「是！是托大金國的洪福。」

「當然，咱們三個的洪福也不錯。」

「是是……三位大爺都是洪福齊天的人。」

「對了。」其中一個金國人抬手拍拍馬臉漢子的肩膀，含笑接道：「馬臉方，這一次大功，暫時記下，以後，好好地跟我們合作，等我們攻下臨安之後，我一定保舉你做臨安府的知府。」

其實，馬臉方絕對不姓馬，他姓方，名阿毛，綽號包打聽，也算是鬼鎭上一個小帮會的頭兒，由於他天生一張馬臉，因而一般人都以「馬臉方」稱之而不名，而他自己一點也不以爲忤。

此人本來是飛虎帮的外圍份子，也不知是爲了甚麼，這回却跟飛虎帮唱起反調來。

此刻，他聽到那個金國人的嘉許之後，更加得意忘形地，連聲諂笑道：「多謝大爺，以後，全仗三位大爺多多提拔，不過……」

那金國人含笑問道：「不過怎樣？」

「不瞞三位大爺說，我有自知之明，可不是做官的材料。」

「那麼，你想幹甚麼呢？」

馬臉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我……我只想能當鬼鎭的土皇帝，就於願足矣。」

「眞沒出息。」那金國人含笑接問：「你是想當飛虎帮的老大？」

「是的，還望三位大爺格外成全。」

「沒問題。」那金國人回答得很爽快：「我們現在就可以積極設法，帮助你完成此一心願。」

「多謝大爺！多謝大爺！」馬臉方眉開眼笑，點頭如搗蒜。

那金國人却扭頭向他的同伴說道：「飛虎帮一向是向着我們這邊的，而且，如果沒有我們的帮助，也不會有今天的壯大，想不到他們却過河抽橋，現在，居然胆敢跟我們搗起蛋來。」

另一個金國人沉思着，道：「這裏面，恐怕還有別的原因？」

「難道你已有甚麼發現？」

「現在，還言之過早，今後，我們多加注意就是。」

「嗯……對了，也許他們不知道這筆生意是我們做的，臨時起意，想來一個黑吃黑。」

「那不可能，試想，像這麼一做就是將近千萬兩白銀的大生意，一般人誰有這種力量，何況，我們的行動非常秘密，他們既然能知道這一秘密，又豈有不知道後台老闆是誰之理。」

「你的話，可將我弄糊塗了。」

「怎麼說？」

「方才，你還說言之過早，現在，却又說得這麼肯定，好像巳經握有甚麼證據似地。」

「現在，即使我掌握了甚麼證據，我也不會公開。」這個好像是三個金國人中的頭兒的人，於神秘地一笑之後，轉向馬臉方問道：「嗨！馬臉方，方才，你說有一個新興的帮會，最近接連向飛虎帮敲了兩票，這消息可靠嗎？」

馬臉方眉飛色舞地答道：「絕對可靠，絕對可靠。」

那金國人注目問道：「那個新興的帮會，是甚麼人負責？」

「我只知道那個人叫蝙蝠，其餘的還沒弄清楚。」

「眞想不到，你這個包打聽，也有不知道的事情。」

「不不……我現在正在打聽，不久就可有消息奉告了。」馬臉方話鋒一頓之後，又反問道：「難道大爺對這蝙蝠有了興趣？」

「不錯，像這樣的人才，正是我們網羅的對象。」另一個金國人接口道：「馬臉方，如果你想要接收飛虎帮，就得趕快將那隻蝙蝠找出來。」

馬臉方連連點首，道：「是是……在下馬上就着手進行。」

「可是，你不能透露我們的身份和企圖。」

「那是當然，在下不會那麼迷糊。」

那金國人一擧酒杯，道：「我預祝你馬到成功。」

「多謝大爺……」

門外傳來小二的語聲，道：「朱爺，水仙姑娘到。」

那說話最多的金國人，堆下一臉歡笑道：「好極了，快帶她進來。」

原來這三個金國人不但說得一口流俐的華語，也各自取了一個很普通的中國姓名，分別是朱標，李虎，于杰。

這當然是爲了掩飾他們的身份，以利於在暗中活動。

至於那個羅刹人，由於他是天生的金髮、碧眼、大鼻子，怎麼也沒法掩飾，所以乾脆用他的本來姓名——布衣洛夫。

「是……」

房門啓處，一陣香風，捲進了艷光四射的水仙姑娘。

她一面欵步而入，並未語先笑道：「喲！朱爺，好久不見了，你是越來越年輕啦！」

朱標一把將水仙摟入懷中，一面在她的酥胸上上下其手，一面邪笑道：「小妖精，對付妳這個滿床飛，如果不越來越年輕，怎能應付得了……」

水仙媚笑着，冒出一句吳儂軟語：「儂格閑話，難聽哉！」

朱標呵呵大笑道：「妙啊！妳這騷婆娘，居然也裝起正經來了。」

他的話聲未落，一旁的于杰却沉聲地道：「混帳東西！誰叫你進來的。」

原來水仙進來時，並未關門，客棧的小二也乘機走了進來。

由於室內的五個大男人的目光，都被烟視媚行的水仙所吸引，因而直到此刻，才被于杰發現。

但此刻發現，巳經是太晚了。

只見那小二出手如電，一下子點了四個大男人和水仙的穴道。

唯一沒有被制的是那個羅刹人布衣洛夫。

布衣洛夫之所以沒被制，一方面是佔了地利的便宜——前頭被制的五個給了他



緩衝的時間。

另一方面，是布衣洛夫身手高，反應快速——當店小二制住前頭五個時，他已發動反擊。

布衣洛夫練的是外家功夫，走的是剛猛路子。

所以，他的反擊，掌風如潮，威力懾人。

但可惜的是，他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只見那店小二右手一插，將對方的掌力化解於無形，左手却同時一幌而回。

也就在店小二的左手一幌而回的瞬間，布衣洛夫也跟另外五個一樣，成爲泥塑木雕似地沒法動彈了。

被制住的五個大男人，該算是朱標最窩心了。

因爲，朱標此刻依然是「軟玉溫香抱滿懷」。

不過，朱標雖然仍然抱着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水仙，但此情此景之下，他心中是否還有「窩心」的感覺，那就很難說了。

原來那店小二是杜子文所喬裝。

杜子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制住六人之後，向布衣洛夫笑道：「據說，你閣下是來自羅刹國的布衣洛夫，眞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布衣洛夫諧音「不亦樂乎」，好像是相當幽默。

但杜子文這兩句相當幽默的話，却等於是對牛彈琴。

因爲，對方六人的啞穴都被制住了。六個連啞穴都被制住的人，當然不可能對杜子文的幽默話有甚麼反應。

事實上，此情此景之下，縱然那六個人的啞穴並未被制，也不可能有人欣賞杜子文的幽默而有所反應的。

緊隨杜子文進來的是牛一心和四個勁裝大漢。

這當口，牛一心巳打開了室內的四口大鐵箱，裏面全是像中藥店的龜膏一樣的黑色塊狀物。

那是遠自天竺國走私來的邪門玩藝。

據說，那玩藝有病治病，無病强身，藥效奇佳。

尤其對於有寡人之疾而時感力不從心的男人，服後更有如神助。

所以，它的價格奇昂，比黃金還要貴好幾倍。

也所以一般人都稱它爲「福壽膏」。

邱七一揚手中匕首向着馬車喝道：
「少廢話，出來吧！」

可是，這玩藝兒服用之後會上癮，上癮之後，所有好的效果逐漸遞減，而壞的效果却逐漸增加，終而瘦骨嶙峋，至死爲止。

這玩藝雖然有令人傾家蕩產，並致人於死的最嚴重惡果，但由於它的好處太吸引人了，因而一般人仍然前仆後繼，樂此不疲。

所以，這種生意，是名副其實的一本萬利的生意。

牛一心檢查過後，禁不住長嘆一聲，道：「這一批鬼玩藝，不知會爲害我們多少同胞……」

杜子文冷然截口道：「兄弟，別發高論，快走！」

「是……」

牛一心一揮手，四個勁裝大漢一人挽起一口鐵箱，由牛一心開道，杜子文隨後，衝出客棧，疾奔而去。

× × ×

午夜將近。

鬼鎭西郊一幢精緻樓房中。

這是呂大成呂三爺的另一個小公館。

二樓上一間豪華小花廳中，一個小型的慶功宴剛剛開始。

這個小樓房的主人雖然是呂大成，但目前這一個慶功宴的主人却是六夫人文勝男。

因爲，文勝男是代表飛虎帮老大的身份。

杜子文、牛一心二人滿面風塵地剛進入小花廳，文勝男巳搶先含笑說道：「恭

喜二位，又建了一次奇功。」

杜子文謙虛地笑道：「哪裏，哪裏，這都是託大爺和六夫人的洪福。」

「杜公子很會說話。」文勝男擺手肅客道：「杜公子，牛公子請就座。」

「謝謝六夫人！」

「別客氣，今宵，二位是主賓，也是貴賓，三爺不過是陪客。」

四人分賓主入座之後，文勝男親自把盞，並含笑舉杯道：「我先敬咱們的二位大英雄一杯。」

「謝謝！」四人同時乾了一杯之後，杜子文才苦笑着接道：「六夫人，您這樣稱呼，可眞敎我們兄弟汗顏。」

呂大成搶先笑道：「二位毋須忞謙，『大英雄』三字，對你們二位而言，眞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對對對……實至名歸，當之無愧。」文勝男附和着一笑之後，才神色一正，道：「杜公子，聽說二位于歸程中，殺了不少的金國高手？」

「也不算多。」杜子文苦笑着接道：「一共才殺了十三個。」

文勝男俏臉微變，輕嘆一聲，道：「這麼一來，恐怕鬼鎭會有痲煩了。」

「六夫人是担心金國當局，會舉兵進犯？」

「唔……」

「六夫人的想法，當然有道理，不過，子文却另有看法和想法。」

「杜公子之意是——」

杜子文徐徐地接口道：「六夫人，鬼鎭是在金國人的勢力範圍之內，這一點，六夫人是否同意？」

文勝男連連點首，道：「我同意。」

「那麼，只要金國人認爲有這個需要，他們有力量可以隨時將鬼鎭『吃掉』，是不是？」

「不錯。」

「但多年來，他們並未對鬼鎭採取任何行動，那是爲甚麼呢？」

「那是由於鬼鎭的存在，對他們好處多於壞處。」

「這就夠了，所以，子文認爲，多宰他幾個金國人，不但不會觸怒他們而舉兵進犯，而且，還會使他們對咱們炎黃子孫，產生由衷的佩服和敬畏，更進而促使他們，即使是原本有心舉兵進犯，也不能不多加攷慮了。」

「杜公子的高論，好像陳義太高，我這個『婦人之見』，沒法完全領會。」文勝男苦笑了一下之後，才又注目笑問道：「杜公子能否請說得明白一點兒？」

杜子文含笑接道：「六夫人是否謙虛得太過份了？」

「不！我是眞的不懂，才誠心向杜公子請教。」

「請教是不敢當，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宋廷雖然集腐化、無能、軟弱於一爐，但億萬的炎黃子孫，民心不死，也不容輕侮。」

「對對對……」文勝男連連點頭，道：「這樣一來，多宰他幾個金國人，就等於一項特別警告，敎他們不可目中無人，輕舉妄動。」

「是的。」杜子文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忍，固然是一項美德，但却必須有原則，有限度，漫無限度缺乏原則的忍耐，有時候會招致更多的屈辱，更可能造成禍國殃民的後果。」

文勝男高舉酒杯，一臉媚笑地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杜公子，今宵，文勝男受益良多，敬你一杯水酒，聊表謝忱……」

文勝男的話聲未落，忽然警鈴聲大作，入耳心驚。

在座四人同時臉色大變，文勝男並疾聲叱問：「甚麼事？」

一個勁裝大漢匆匆奔入，結結巴巴地道：「三爺，大事不好……那批貨色被……被人刼走了……」

呂大成那張本已蒼白的臉，一下子更變得更爲蒼白，推杯而起，道：「你說甚麼？」

那勁裝大漢顯得非常惶恐地道：「回三爺，那四箱福壽膏被人刼走了。」

「福壽膏被刼走了？」

「是的。」

「貨色已經進了大門，誰有那麼大的本事，敢在我的住宅中撒野？」

「回三爺，那是四個身手奇高的人，越牆而入，制住警衞之後，即將貨色刼走，動作俐落，快速，而且，外面還有四騎健馬接應。」

杜子文此刻插口問道：「我們上樓還不過片刻工夫，那些人的動作會有這麼快嗎？」

那勁裝大漢苦笑道：「事情就在三爺陪同杜公子、牛公子二人上樓之後所發生的。」

難得開口的牛一心插口問道：「事件發生時，爲甚麼不立即示警？」

「事情太突然，當時，小的嚇得呆住了。」

「當時，你在哪兒？」

「當時，小的在門房內……」

呂大成截口怒吼道：「都是飯桶，都是飯桶！」

一直靜聽着的文勝男，此時平靜地說道：「三爺，現在責罵下人，已經無補於事。」

「是是……我是一時之間氣昏了頭。」呂大成又轉向那勁裝大漢道：「呂福，記不記得那些人的特徵？」

「回三爺，那些人都蒙着面孔，只有一雙眼睛在外面，所以……」

呂福以苦笑結束了他的答話。

文勝男目注呂大成、冷冷地一笑道：「三爺，事情既然發生在你的公館中，你就自己酌量着辦吧！」

「是……是……我一定盡一切力量將貨色找回來，不過……」呂大成苦笑着接道：「大爺面前，還得請六夫人多多美言遮蓋。」

「唔……我當然會替你遮蓋，不過，大爺是何許人，你比我更清楚，所以，我的遮蓋能發生多大的作用，你最好是能在心理上有個準備。」

「這些，我了解。」呂大成又轉向呂福沉聲問道：「呂福，是哪些人追了出去的？」

「是……是阿財帶着七個弟兄……」

「還不快走！」

「是……」

呂福剛剛掉轉身子，呂大成又沉叱一聲，道：「回來！」

原來呂福的背上，有人貼了一張字條，字條上龍飛鳳舞地寫着四個佑軍狂草：「多謝厚賜」。下端還畫了一隻栩栩如生的蝙蝠。

這，可眞算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呂大成氣得一下子撕下那字條，並給了呂福一記耳光，道：「你是死人！」

就當呂福被一記耳光摑得莫名其妙，而一楞一楞之間，文勝男却正容說道：「三爺，既然這事又是蝙蝠在攪鬼，這事情可得從長計議，我要回去了，一切明天再談……」

×　　×　　×

第二天，杜子文起床時，已是午正時分。

當他正準備出門時，柳媚花嬌的水仙正扭着水蛇腰，快步到達他的門口，並未語先笑道：「杜公子，房間中有沒有狐狸精？」

杜子文順手將她拉入房間，以脚跟將房門關上，輕摟她的纖腰，道：「狐狸精正在我的懷抱中……」

說着，並低頭吻了下去。

水仙巧妙地避了開去，並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你以爲，我是送上門來投懷送抱？」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那……？」

「告訴你，我是來跟你算賬的。」

「算賬？是風月賬？還是……」

「是混賬，」水仙故作嬌嗔狀，道：「你懂不懂？」

杜子文聳肩一笑，道：「是混賬，就不用算了，反正算也算不清。」

「不行！這筆賬非算不可。」

「好，算就算吧！」

「那麼，我問你，我給你提供了最準確的消息，讓你在飛虎帮中又建下一次大功，你却將我和金國人關在一起，是何道理？」

「道理很多。」杜子文含笑接道：「但最主要的，還是爲了洗脫妳的嫌疑。」

水仙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你以爲，我眞的連這點兒道理都不懂？」

「既然懂得，又何必明知故問？」

「吃吃你的豆腐，不可以嗎……」

「好，看我饒不饒妳。」杜子文粗野地抱起她的嬌軀，走向床前。

「不！先說正經事。」她極力地掙扎着。

杜子文將她的嬌軀向床上一拋，一個虎撲，壓了上去，「吃吃」地笑道：「年輕男女共處一室，還有甚麼比這個更正經的哩！」

他是劍及履及，就這幾句話的工夫，水仙已成了半裸狀態。

高聳堅實的胸脯，珠圓玉潤的大腿，紅艷艷的肚兜，襯上那羊脂白玉般的膚色……在在令人目眩神搖。

當杜子文手忙脚亂地，想要解除她的最後「防綫」時，她却吹氣如蘭地，在他耳邊悄聲說道：「子文，你不怕牛一心會猛古丁地闖進來？」

全身血液沸騰，有如即將爆發的火山似地杜子文，像被兜頭澆下一盆冷水，一下子呆住了。

「瞧你這德性。」水仙媚笑着，一指點向他的額角，悄聲說道：「我又不是誰的老婆，而且，還是一個人盡可夫的女侍，你又有甚麼顧慮的？」

水仙可眞會捉弄人。

人家在興頭上，她猛古丁地澆上一盆冷水，等人家的慾火熄掉了，她却又搬出另一番道理來。

「話不是這麼說……」

杜子文顯得意興闌珊地嘆了一聲，順手拉開棉被，將她那美妙的胴體蓋住。

水仙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傻瓜，我是逗着你玩兒的，其實，牛一心辰初時分，就已經走了哩！」

杜子文一怔，道：「眞的？」

「如果騙你，我下一輩子還當千人壓，萬人騎的女侍。」

「沒那麼嚴重吧！」

「誰敎你不相信人家。」

「現在，我已經相信了……那麼，他去那兒了呢？」

水仙幽幽地道：「是由刁拱北親自請走的。」

「刁拱北？」杜子文一怔，道：「就是呂三爺身邊的那個刁拱北？」

「不錯。」

「刁拱北叫牛一心去幹嘛？」

「去替呂大成送終。」

「妳說甚麼？」杜子文幾乎要跳了起來。

水仙「格格」地媚笑道：「這就是我們要說的正經事，別那麼大驚小怪的，乖乖地躺下來，聽我慢慢說。」

杜子文甩掉披在身上的外衣，鑽進棉被中。

儘管雙方赤裸裸地並頭躺在一起，但此刻的杜子文，却大有柳下惠的遺風，雖然軟玉溫香抱滿懷，却是心如止水地悄聲問道：「水仙，妳是說刁拱北叫牛一心去殺呂大成？」

「唔……」

「刁拱北不是呂大成的心腹嗎？又怎會勾結外人去殺他的主子？」

「主子？哼！你想想看，飛虎帮中，誰的力量比呂大成更大？」

「那當然是那位神秘的大爺。」杜子文忽有所憶地一「哦」道：「妳是說，刁拱北倒向了大爺那一邊，才出賣了他的主子？」

水仙淡淡地一笑道：「別自作聰明，據我所知，刁拱北根本就是那位大爺身邊的人。」

「這一手，可眞夠厲害，呂大成那麼精明的人，居然也給瞞過了。」

「不厲害，又怎能成爲鬼鎭的土皇帝麼？」

「只是……」杜子文眉峯緊蹙地道：「他們都是創立飛虎帮的結拜兄弟，爲甚麼忽然要自相殘殺呢？」

「他們那種人，除了利害關係之外，哪還有甚麼道義可言。」水仙輕嘆着問道

：「我問你，昨宵刦走那四箱紅貨的是甚麼人，你知道嗎？」

「那不是蝙蝠的傑作嗎？」

「不是，那不過是呂大成自己玩的花槍。」

「是呂大成假借蝙蝠的名義，來了一個監守自盜？」

「不錯。」

「這一手，可實在不怎麼高明。」

「呂大成自己也知道這一手不高明，但利令智昏，除了蠻幹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因此，他得手之後，立即假裝追捕蝙蝠，實際上却是準備乘機遠走高飛。」

「所以，刁拱北才傳下大爺之命，要牛一心去執行殺死呂大成的任務？」

「唔……」

「刁拱北怎麼不叫我去？還有，妳又怎會知道這些的？」

「你問得太多了，我想，我的消息，最多一個時辰之內就可以證實。」水仙扭動着她的嬌軀，嗔聲說道：「文哥，我的正經話已說完，現在，該是你辦正經事的時候了。」

「不！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杜子文儘管已經不克自持，但却在强行尅制着自己的慾念。

杜子文的口中，被一條溫軟而靈活的舌尖塞住了。

不！跟她那火熱的櫻唇與胴體比較起來，應該說是涼涼的舌尖才對。

此情此景之下，杜子文即使想故意矜持，也不可能了……

就在這緊要關頭，那本來是緊閉着的房門，却突然被推了開來。

杜子文雖然處于「盤馬彎弓」的狀態中，却並未鬆懈應有的警覺。

他已聽到房門被推開的輕微聲響，也已經于床頭的銅鏡中看到兩個手持長劍的勁裝漢子，正悄悄地向床前走近。但他却故意裝成意亂情迷地在水仙的俏面上恣意地吻着，對于迫在眉睫的危機，好像渾無所覺。

對方兩人也好像並無立即置他于死地的意圖。

他們兩人到達床前之後，雙雙以長劍比擬着杜子文的背部，由其中一人沉聲喝道：「姓杜的，不許動！」

杜子文故意裝成大吃一驚似地，身軀一震，發笑道：「是哪位朋友，這等場合，開這樣的玩笑，不太缺德嗎！」

「少廢話！擧起手來！」那人的語氣中，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

「不能讓我們先穿好衣服？」

「不行！」

「好，好，算你厲害……」

杜子文口中說得好聽，人却猛然一個翻滾，右手同時揚指凌空疾點。

那兩個勁裝漢子身軀一顫，雙雙變成了泥塑木雕似的活死人。

「朋友，現在，該不反對我穿衣服了吧？」

杜子文由棉被中鑽出，從容地披上外衣，並含笑接問道：「朋友，你們是何方神聖？跑到這兒來有何企圖？」

那兩個勁裝漢子哼了一聲，沒接腔。

杜子文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你們不說，我也知道你們是甚麼東西變的。」

那兩個勁裝漢子之一，哼了一聲道：「你且說說看？」

「我說，你們是金國人的走狗。」

「別說得那麼難聽，我認爲，給金國人當走狗，總比給一個黑道頭頭當走狗要高明一點。」

「朋友，請別忘了，我們都是炎黃子孫……」

「我沒忘記，所以，我本來無意殺你，我們的任務也不是要殺你。」

仍然躺在棉被中的水仙，插口嬌哼一聲，道：「那你們的目的何在？」

杜子文也附和着笑道：「對了，這也正是我要問的話。」

那兩個勁裝漢子互望了一眼，由左邊的一個答道：「我可以坦白說明，但你得先行承諾，不再難爲我們。」

「可以。」杜子文笑了笑道：「你我兩人都是無冤無仇，只要你們不難爲我，我又爲甚麼要難爲你們。」

「這是說，只要我們據實說出此行目的，你就可以放我們走？」

「不錯。」

「那我坦白說，我們是奉速將軍之命而來……」

「速將軍是甚麼人？」

「就是金國當局派在鬼鎮，暗地指揮一切活動的負責人。」

「綜合你方才的話意，好像是那個甚麼速將軍有意要栽培我？」

「正是。」那勁裝漢子點點頭，道：「速將軍的意思，只要你能替他效力，不但昨宵那半途截刦福壽膏的案子可以一筆勾銷，而且，願意付給飛虎帮所給你的兩倍的待遇。」

「如果我不識抬擧呢？」

「這個……我就不方便說了。」

「沒關係，你不過是一個傳話的人，怎麼說我也不能怪你，是不是？」

「那……我就照實說了。」

「理當如是才對。」

那勁裝漢子尷尬地一笑，道：「不瞞杜公子說，我們此行是想出其不意，强行押解你去，由速將軍親自向你說明的，如果你能接受速將軍的好意，以後，自然多的是好處，否則，這後果，你自己也可以想見的。」

杜子文聲容俱莊地說道：「朋友，請告訴那金國人，我是堂堂正正的炎黃子孫，不受利誘，不怕威脅，有甚麼鬼蜮技倆，教他儘管使出來好了。」

那勁裝漢子神色一正，道：「杜公子，你是聰明人，該了解，目前的大局是怎樣的情況，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

杜子文冷然截斷對方的話道：「你不必勸我，我也不勸你，不過，站在同是炎黃子孫的立場上，我希望二位都能夠迷途知返，及早回頭。」

「杜公子。」那勁裝漢子苦笑着接道：「我們已成過河卒子，退不得啦！」

杜子文喟然長嘆，沒接腔。

右邊那勁裝漢子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杜子文注目含笑問道：「這位朋友有甚麼話，請放胆直說。」

那個勁裝漢子囁嚅地問道：「杜公子，你是不是臨安派來鬼鎮的特別小組的組長？」

杜子文啞然失笑道：「哦？你看像不像？」

「我……我不知道。」

「你怎會有這樣的奇想呢？」

「不是我有這樣的奇想，而是朱標向速將軍報告昨宵的案情時，曾經這樣懷疑過。」

「是速將軍這麼懷疑？」

「不！是朱標。」

「那麼，速將軍怎麼說呢？」

「速將軍說那不可能。」

杜子文淡淡地一笑道：「你們那位速將軍，不愧是一位傑出的間諜人員，像朱標那飯桶，可能太差勁啦！」

活是那麼輕描淡寫，令人摸不準他對那位速將軍是眞心讚美？還是有意揶揄？這情形，自然使那聽話的人不便接腔，而只有苦笑的份兒。

稍微停了一下，杜子文又注目問道：「那位速將軍，還說過一些甚麼？」

「以後的話，我們沒聽到。」那勁裝漢子仍然一臉的苦笑。

杜子文又笑笑道：「現在，我正式回答你的問話，到目前爲止，我還是第一次由你口中聽到，臨安派來了這麼一個特別小組。」

那勁裝漢子道：「這是你杜公子正式否認？」

「你說呢？」杜子文莫測高深地反問一句之後，又含笑接問道：「對了，你有沒有聽說過，那個臨安派來的特別小組，叫甚麼名稱？」

那勁裝漢子道：「聽說是叫甚麼『拘魂小組』，是直接向樞密院負責的。」

「直接向樞密院負責，那可眞是位高權重啊！」

「不但位高權重，而且，那小組的成員，個個都有一身超絕的武功和敏捷的頭腦。」

「我多麼希望，我也是那『拘魂小組』的成員之一。」杜子文聳肩一笑後，揚指凌空連點，解了對方被制的穴道，才神色一正，道：「朋友，二位可以請了。」

「多謝杜公子！」

目送那兩個勁裝漢子狼狽地離去之後，水仙才噘着小咀，嬌哼一聲道：「這兩個混帳東西，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那節骨眼兒上掃人清興。」

杜子文却向她扮了一個鬼臉，道：「這樣也好，可以讓妳先回答我的問題。」

「你……這是說，你一點都不在乎，只有我是那麼淫賤。」她的語和氣眉梢眼角中，都有着太多的幽怨。

杜子文連忙將水仙的嬌軀擁入懷中，滿含歉意地說道：「水仙，原諒我說話口不擇言，其實，我比你需要更爲急切，只是……」

「只是怎樣？」

「我目前的處境特殊，而妳我之間，却是來日方長，在權衡輕重緩急之下，就只好將兒女私情暫時壓後，這一點，希望妳能多多諒解。」

「唔……這還像句人話。」水仙披唇一哂，纖指一點他的健壯胸脯，說道：「只是，這裏面究竟在想些甚麼，可沒法知道。」

「可以把它挖出來。」

「我可捨不得呀！」她溫柔地輕吻他的胸脯。

「告訴妳，我絕對是心口如一。」他也回吻她的如雲秀髮。

「得了吧，我的大情人，你對第十九層地獄中的和子、金姬，也都是這麼說的吧？」

「水仙，妳知道的可眞不少啊！」他苦笑着。

「所以，你才一定要先行問個明白，爲甚麼人家不派你去殺呂老三，以及我爲甚麼會知道這些？」

「可以這麼說。」

「我不妨老實告訴你，人家爲甚麼不派你，而派牛一心去執行任務，我不知道，至于我爲甚麼會知道這些，我却不願意說。」

「是要先談條件？」

「是的……這個條件，恐怕你沒法接受。」

「先說出來試試看。」

水仙神色一正，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我的條件，是要你先告訴我，你混入飛虎帮的目的何在？」

杜子文苦笑道：「水仙，這些，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

「不錯，你是說過，我也曾經相信過，可是，有人却絕對不相信。」

「誰不相信？」

「你的對頭，還有，方才那兩個不速之客，不是也說過了嗎？連全國的工作人員，都對你的來歷懷有疑念。」

「我的對頭是誰？」

「你說呢？」

「妳說的是飛虎帮的老大？」

「唔……」

「妳也是飛虎帮的人？」

「錯了。」水仙媚笑道：「杜公子，我是一個爲了金錢出賣色相的女人，當然也可以爲了同樣目的替人傳遞消息，只要有相當的代價，可不管雇用我的人是誰，一如皮肉市場一樣，只要有人肯出銀子，我就陪他上床，而不管他長得多麼面目可憎，甚至是老掉了牙。」

「夠了。」杜子文苦笑着接道：「水仙，雖然我明知妳一樣的不會回答我，但我却必須再問一句話。」

「那一定是很重要的話？」

「當然很重要，水仙，當六夫人在第十九層地獄召見我和牛一心之前，妳在隔壁傳給我的話，還記不記得？」

水仙微微一怔之後，才注目問道：「當時，我是怎麼說的？」

杜子文徐徐地說道：「當時妳說，在一個對時之內，不論遇上任何意外的事，或者是任何意外的人，你和牛公子都必須絕對保持鎭靜。」

水仙狡黠地笑道：「錯了，那可不是我。」

「可是，那分明是妳的口音。」

「如果我說有人故意模仿着我的口音呢？」

「這……那麼，妳以爲是誰在模仿妳的口音？」

「是六夫人，因爲，你所說的隔壁，就是六夫人的秘密香巢之一。」

「啊……」他禁不住驚「啊」出聲。

水仙幽幽地一嘆，道：「這些，我本來不該說，也不想說的，也許是我前世欠你的，我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而且，我還有更重要的話要告訴你。」

「那我先謝了！」他緊了緊擁住她的雙臂，並輕輕地吻了她一下。

「別假惺惺地這麼膩着，如果你還有一點兒良心的話，以往，能用上半分眞情對我，我就已經很滿足了。」她說得不勝幽怨。

「要不要我先行發誓？」

「那倒不必。」水仙神色一正道：「我老實告訴你：目前的飛虎帮，已成了衆矢之的，在暗中窺伺着的，除了臨安和金國的工作人員之外，還有江湖上的各路英雄好漢，你知不知道？」

「有這種事？」杜子文一片驚容。

「不管你是故意裝蒜也好，是眞的不知道也好，我還是要說一聲，如果你僅僅是爲了要向飛虎帮的老大尋仇，我勸你還是暫時脫離他們爲妙。」

「爲甚麼？」

「因爲，他們對你有太多的疑慮，可能有一天你丟了老命，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多謝妳向我提出這些警告，水仙。……」杜子文以非常誠懇的語氣接着說道：「但是，我還希望妳送佛送到西天，告訴我，爲甚麼有那麼多的人在窺伺着飛虎帮？」

「這個……我就無能爲力了。」水仙歉笑道：「杜公子，你應該了解，我只不過是一個被金錢所奴役着的可憐虫，也許各方面都用得着我，却是各方面都不會將我當做心腹，所以，眞正的機密，我是沒法參與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就沒法過問了。」

「我相信，非常相信。」他誠懇地連連點首。

「還有，呂老三之所以被整肅，十九也還是爲了這一個月前你我都還不知道的大秘密，他想私吞那四箱福壽膏，不過是一條導火綫而已。」

杜子文苦笑着長嘆一聲，道：「眞想不到，我誤打誤闖，竟然闖進這麼一個複雜而又險惡的環境中來。」

水仙也苦笑着一嘆，道：「本來我沒打算告訴你這些的，但一見你這冤家，我就情不自禁地，將所有知道的都告訴你了，現在，該滿足了吧？」

「水仙，非常謝謝妳，也非常感激妳，不過，『滿足』這二字，却還是言之過早……」

杜子文劍及履及地重新展開激烈地攻勢。

「不行，我必須要走了……」她掙扎着。

不過，掙扎只是虛應故事，實際上是欲拒還迎，而且，熱情似火……

深入虎穴擒老賊

當杜子文、水仙二人在胡帝胡天，進入忘我境界時，位於鬼鎭豪華住宅區中的呂大成的小公館中，一場血的洗禮，也剛好告終。

那一間一切陳設都極盡豪華的客廳，已是面目全非。

呂三爺呂大成倒臥血泊中，胸前插着的短刀，也還未拔出。另外，還有五具屍體，也都是死狀奇慘地橫陳地面，那都是呂大成的死黨——五虎將。

牛一心、刀疤邱七、痲子王五，和另外六個勁裝漢子，都默然呆立着，臉上都是一片冷漠。除了牛一心之外，其餘八人都受了或多或少的外傷。

牛一心雖然沒受傷，身上却濺有不少的血漬。由此，也不難想見，方才的一場血戰，是够激烈的。

這當口，六夫人文勝男偕同刁拱北緩步而入，刁拱北並含笑說道：「牛公子好身手，果然不負六夫人的期望。」

牛一心漠然地道：「多謝誇獎！」

文勝男却扭頭向刁拱北道：「刁爺，這兒的善後事宜，就偏勞你了。」

「拱北理當效勞。」刁拱北一臉的諂笑。

「記着，不可留下痕跡。」

「我知道，不會出紕漏的。」

文勝男這才向牛一心招招手，含笑說道：「牛公子，請跟我來，我有話說。」

牛一心沒吭氣，只是默默地跟在她的背後，走出呂大成的小公館，登上一輛事先停在門外的豪華雙套馬車，疾馳而去。

這是牛一心爲了洗雪奪妻之恨，混入飛虎帮之後第一次和他的未婚妻單獨相處，而且是併肩坐在並不怎麼寬敞的馬車廂中，可以說得上是肌膚相接，香澤微聞。

可是，時移勢易，一道無形的鴻溝，却使這一對往日的未婚夫婦，有咫尺天涯之感。

此刻的文勝男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和怎樣的想法，牛一心沒法知道，但他自己却是前塵舊夢，齊湧心頭，就像打翻了一隻五味瓶，分辨不出是甚麼滋味。

車把式是一個年輕的勁裝女侍，駕車的技術，算得上是一流的。

馬車在鵝卵石路面上平穩地滑行着。

牛一心緊繃着臉，不吭氣。文勝男却是一臉似笑非笑的神情，也不作聲。

畢竟還是牛一心沉不住氣，而冷冷地問道：「六夫人，妳要帶我去哪兒？」

牛一心的語氣不但冷，而且顯得非常生硬。

文勝男却答非所問地、幽幽一嘆，道：「大爺的意思，方才的任務，本來是要派杜子文來執行的。」

「是妳改變了他的主意？」

「不錯。」

「多謝栽培！」其實，牛一心的語氣之中，一點「多謝」的味道也沒有。

但文勝男却不以爲忤，反而淡淡地一笑說道：「我也不是要栽培你建甚麼功，只是，任務完成之後，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是甚麼人？」

「你所非常關切的一個人。」她的俏臉上，有了俏皮的笑容。

牛一心正鐵青着臉，氣得幾乎要爆炸了。

但文勝男却好像是毫無所覺地，仍然俏皮地一笑道：「這兒只有我們兩個人，駕車的是我的心腹，有甚麼話，可以放胆直言。」

「妳的意思，是特別給我這麼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他雖然竭力抑制心中的憤怒，但語氣上，却還是顯得很不自然。

「可以這麼說。」

「我不領情，我很後悔、不該混到這個烏烟瘴氣的環境中來。」他的話，快得像一串爆竹。

「爲甚麼要後悔，是覺得此行不值得？」她仍然是那麼俏皮。

「唔……」

「如果你此行的目的，只是爲了一個文勝男，是值得的，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認定。」

牛一心扭頭注視她那美好的側面，冷哼一聲，道：「老天爺也未免太混帳了，有着這麼最好的軀壳，却賦予一個卑賤的靈魂。」

「牛一心，你是在罵我？」文勝男的涵養功夫，眞是到了家，此情此景之下，居然一點也沒生氣。

當然，這也可能是她自認理屈，而故意容忍。

「罵妳？」牛一心切齒怒叱道：「我還想宰了妳哩！」

「有這麼嚴重嗎？」她還是一臉的嬌笑。

這也算得上是「急驚風遇上慢郎中」，牛一心氣得乾脆閉上了咀巴。

牛一心氣得閉上了咀巴，文勝男却又俏皮地笑道：「牛一心，如果你眞的宰了我，那你會後悔一輩子。」

「我只後悔不該認識妳，更不該爲了妳而混進飛虎帮來。」

「牛一心，當我帶你去見那個人之前，可別說得那麼武斷。」

「那個人？就是妳方才所說，我非常關切的那個人？」

「不錯。」

「很可惜，現在，世間已經沒有值得我關切的人了。」

文勝男俏臉一正，扭頭注目，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牛一心，請冷靜一點，我不願多費唇舌向你解釋，因爲你正在氣頭上，我又拿不出證據來，空口說白話，一切都是多餘的。」

牛一心冷冷地一笑道：「見到妳口中的『那個人』之後，就可以證明妳是一個非常高貴的人了？」

「至少，可以證明我不是卑賤的。」

「好，我且拭目以待……」

駕車的女侍嬌聲說道：「夫人，已經到了……」

隨着話聲，馬車戛然而止于一幢獨立的精舍前。

文勝男扭頭向牛一心笑笑道：「牛一心，謎底就要揭開了，現在，勞駕你去敲門，連環敲三下，重複三次。」

牛一心沒有接腔，却以行動代替了答覆。

在牛一心的感覺中，好像等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大門才「呀」然而啓。

開門的是一個滿頭華髮，却是精神很飽滿的老蒼頭。

當老蒼頭看到牛一心時，好像吃了一驚。

看情形，如非他同時也看到文勝男端坐在馬車車廂內向他點頭微笑時，他很可能會對牛一心發動攻擊的。

誰都沒說話。

文勝男向牛一心打了一個手式。

順着文勝男的手式，牛一心默默地回到車廂中。

馬車平穩地駛入大門。

這片刻之間，牛一心的腦子中一片空白，就像一個夢遊者似地，自己完全失去了主宰。

一直到聽到那大門的沉重關閉聲，才使他由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而悄聲問道：「這是老大的住所？」

「你害怕了？」文勝男俏皮地反問。

「笑話！」牛一心雙眉一揚地接說道：「妳忘了我是爲了甚麼而混到這兒來的嗎？」

「那不是正好嗎！可以給你一個一了心願的機會。」她抿唇媚笑着，笑得那麼令人莫測高深，使得牛一心惱也不是，怒也不是地，只好哼了一聲。

「別發呆了，跟我來……」馬車已悄然停住。

文勝男首先下車，邁着春風悄步，在前頭帶路，牛一心默默地相隨。

這獨立精舍好靜，靜得連彼此心跳的聲音也聽得出來。

這情形，使得牛一心忍不住悄聲問道：「這兒，除了那看門的老頭外，好像連一個使喚的下人也沒有？」

「爲甚麼要用下人？這兒又沒有人住。」她仍然笑得那麼神秘。

文勝男不但笑得神秘，她所說的話，也令人大惑不解。

她說過，之所以帶牛一心到這兒來，是要讓牛一心見一個他所最關心的人。現在，却又說這兒沒有住人，豈非是前言不對後語，矛盾之至。

牛一心有點火了：「這兒不是老大的住處嗎？」

文勝男笑意盎然地反問道：「我曾經這麼說過嗎？」

不錯，文勝男是不曾這麼說過。

但是，儘管文勝男不曾這麼說過，牛一心却火大了，怒道：「文勝男，妳敢尋我開心！」

「我怎敢尋你開心，我不是早就說過，要帶你來看一個你那非常關心的人嗎？」她顯得不勝委屈。

「可是，這兒，除了那門房老頭之外，連鬼都沒一個。」

「有的，」文勝男幽幽地一嘆，道：「在地下室中。」

牛一心冷笑道：「我倒要看看妳，究竟能玩些甚麼花樣？」

這幢精舍，雖然沒住人，但不論任何角落，都收拾得纖塵不染，很顯然，那看

門的老頭，是經常打掃的。

即使是那通往地下室的甬道，也比一般人家的客廳還要收拾得乾淨。

但，當文勝男打開地下室的房門時，牛一心目光一觸之下，却禁不住身軀一震地楞住了。

原來那地下室，只不過二丈見方。

在長明燈的照耀下，正中赫然擺着一具棺材，棺前有靈牌，香爐中還有香燭和紙錢的灰燼。

情況很明顯，那絕對不是空棺，而這地下室，就是一個極秘密的停屍所。

文勝男爲甚麼要帶他來這裏看這具棺材？

棺材中是甚麼人？

死者入土爲安，爲甚麼這位死者却偏要停屍在這麼一個秘密場所？

一連串的疑問，使得牛一心一時之間呆若木鷄。

文勝男好像看透了他心中困惑，招手輕輕地推了他一下，道：「何不走近去瞧瞧。」

現在的文勝男，神情是一片肅穆。

而且，她的眉宇之間，還浮現着一片淡淡的哀愁。

「這就是妳特地帶我來，要我看看的那個人？」牛一心仍然站在門口，只是以冷厲的目光，在她的臉上來回探視着。

那情形，就像是想由文勝男的表情上，看透她心中的秘密似地。

「是的。」她漠然地點頭。

「那究竟是甚麼人？」

「我早就說過，那是你最關心的一個人，別發呆，走近去瞧瞧就明白了。」

由於地下室的長明燈光綫太弱，而那靈牌上的字跡又小，加上那丈多遠的距離，饒是牛一心具有特佳的視力，也沒法看清上面的字跡。

牛一心雖然有急於知道究竟的衝動，但對於這位過去是他的未婚妻，如今却已形同陌路，而且是敵友難分的文勝男，心中不但有恨意，同時也有着七分以上的戒心。

因此，他冷然地接道：「咱們一起走進去。」

文勝男笑着一嘆，道：「你怕我將你陷在這兒了？」

「這叫做防人之心不可無。」

「這年頭，好人可眞難做。」她苦笑着。

牛一心冷笑道：「妳也能算好人？」

文勝男幽幽地一嘆，道：「目前，隨你怎麼說吧！」

她邊說邊走了進去，一直走到那棺材前，才回過身來，凄然一笑道：「牛公子，現在，你該放心進來了。」

「唔……」牛一心一臉肅容，緩步而入。

距離一近，那是靈牌上的字跡，也看清楚了，赫然是「亡姊文勝男之靈位」。

牛一心身軀一震之下，顧不得再看其他的字跡，而脫口叱問：「妳到底在攪甚麼鬼？」

「你爲甚麼不先瞧瞧棺中的人呢？」她的話音哽咽，美目中也已湧現出一片淚光。

牛一心怔了怔，挪動沉重的步伐，走近棺材前。

棺材是上好的楠木棺材，但棺蓋却是透明的水晶。

因此，棺材中的屍體，就可以一目了然。

也因爲如此，牛一心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脫口驚呼道：「啊……這是怎麼回事？」

牛一心爲甚麼有此一問？

原來棺材中躺着的，赫然也是一個文勝男。

那屍體一派安詳，就像是好夢方酣似地。

像這情形，如非是躺在棺材中，誰也不會相信那是一具屍體。

文勝男凄然地一笑道：「這才是你的未婚妻文勝男。」

「那麼，妳又是誰？爲甚麼長得這麼相像？勝男又是怎麼死的？」

「你可以問出一連串的問題，我却只是有一張咀啊！」她一臉凄涼的苦笑。

牛一心也爲之苦笑道：「那麼，妳就一件一件的回答吧！」

「你再仔細地瞧瞧那個靈牌。」

「好的……」

這回，牛一心瞧清楚了，靈牌左下角署名的，是胞妹完顏美玉。

「完顏」是金國人的姓氏，而且還是金國人當權派中的貴族。

因此，牛一心禁不住眉峯緊蹙地，喃喃自語道：「怎麼又鑽出一個金國人的胞妹來？」

文勝男幽幽地一嘆，道：「牛公子，你對自己的未婚妻，了解得太少了。」

「是嗎？」牛一心目光深注地接道：「妳就是完顏美玉？」

「不錯。」

「可是，文勝男是道地的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我也是。」

「那妳爲甚麼要取一個金國人的姓氏？而且，我也從來沒聽勝男說過，她有一個長得跟她一模一樣的親妹妹。」

「我姊姊可能是不知道，也可能是知道一點而不願意說。」

牛一心苦笑了一下，道：「好，我現在恭聽妳的解釋。」

完顏美玉輕輕一嘆之後，才沉思着接道：「我們是雙胞胎，從小就長得一模一樣，而只有用衣服的顏色來分別誰是姊姊，誰是妹妹。」

「哦……」

「可是，當我們才過週歲時，我就被一個金國人拐走了。」

牛一心情不自禁地驚「啊」出聲。

完顏美玉又幽幽地一嘆，道：「所以，我從略解人事以來，就只知道自己是一個金國人。」

「那妳現在又怎麼會知道過去的那些呢？」

「那是直到奉到軍方的命令，派到這兒來工作是前夕，我那『父親』，也就是當年將我拐走的那個金國人，可能是天良發現，才將我的眞實身世告訴我。」

牛一心顯得不勝驚訝地道：「妳……

妳是金國軍方派來的女間諜？」

「是的。」

「你不怕我殺了你？」

「我要是怕你殺我，還會告訴你這些嗎？」她顯得無比地鎭靜。

牛一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激動之後，才冷然說道：「好，繼續說下去。」

完顏美玉似笑非笑地投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說道：「瞧你這副神態，好像是一個執法人員在審問一個敵方的女間諜一樣。」

牛一心冷冷地一笑，道：「我沒心情跟妳開玩笑。」

「我也是。」完顏美玉神色一正，道：「想知道一些甚麼，還是由你自己發問吧！」

牛一心一臉肅容，沉思着接道：「方才我所提出的問題，已只剩下一個勝男的死因還不曾解答，但現在，我既然知道妳是金國的女間諜，勝男的死因問題，就只好暫時壓後了。」

「唔，先公後私，你很有愛國心。」

完顏美玉似笑非笑，那神情，好像是在恭維，也好像是在揶揄。

牛一心不理她那種捉摸不定的態度，只是目光深注地沉聲問道：「說！妳現在認爲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金國人？」

「當然是中國人。」

「那妳爲甚麼還要去替金國人當間諜呢？」

完顏美玉幽幽地一嘆，道：「牛公子，你畢竟太嫩了！」

「此話怎講？」

「牛公子，你要明白，作爲一個間諜，即使是在自己的父母、夫妻之間，也不能洩漏身份，但我竟然在你面前洩漏身份，這是表示一些甚麼呢？」

牛一心微微一呆，道：「這是說，妳已經不替金國人做間諜了？」

「不！我仍然是一個金國女間諜！不過，從此刻起，我要用我這特殊身份，替自己多難的祖國，盡一份心力。」

「很難得，妳還不忘本，只是，有多少誠意，却令人難以相信。」

「時間會替我證明一切。」

「但願如此。」

完顏美玉幽幽地道：「你還要問些甚麼？」

牛一心注目接問道：「妳是純粹的中國人，這一點，除了妳那個名義上的金國父親之外，軍方的人也知道嗎？」

「當然知道。」完顏美玉苦笑着接道：「也就是由於他們知道我的眞實身世，我才有機會混進飛虎帮來。」

微頓話鋒，又凄然一笑道：「說到這兒，就該說到我姊姊的死因了，我姊姊之死，主兇雖然是金國人，但我却等於是間接的殺人兇手。」

牛一心聽得身軀一震，道：「此話怎講？」

「因爲，是金國人事先將我姊姊毒死之後，我才得以冒充她的身份。」

「這是說，如果勝勇沒有妳這個雙胞胎的妹妹，她是不會死的？」

「不錯。」

「金國人爲甚麼要這樣做？」

「主要目的，是要我爭取飛虎帮替金國人效力。」

「現在，妳的任務完成了，整個飛虎帮，都已成爲金國人的走狗。」

完顏美玉苦笑着沒接腔。

牛一心冷笑道：「妳好殘忍，竟然犧牲自己的胞姊，做爲替金國人建功的踏脚石。」

完顏美玉苦笑着一嘆，道：「牛公子，你不了解，他們毒殺我姊姊，我事先是不知道的。」

「事後知道了，還要替他們賣命。」

「爲了替多難的祖國盡一份心力，也爲了替我那慘死敵人手中的姊姊復仇，我不能不忍辱待機。」

「但願妳心口如一。」

「我再說一遍，時間會證明一切。」

牛一心目注那具棺材，冷然地問道：「死者入土爲安，爲甚麼不安葬，而將勝男停厝在這兒？」

完顏美玉一臉苦笑道：「那是出於我的要求。」

「爲甚麼？」

「我對他們說，我要等大局平定之後，將她安葬在她的家鄉，但眞的原因，却是爲你我此刻之會，預作伏筆。」

「妳早已知道我跟勝男的關係？」

「是的。」

「妳是怎麼知道的？」

「你忘了我是幹甚麼工作的？」

「那麼，金國人也早就知道我跟勝男的關係了？」

「不對，他們並不知道這些。」

牛一心沉思着，道：「那麼，妳將我帶到這兒來，不怕引起他們的疑心？」

「不會的。」完顏美玉含笑接道：「因爲，我帶你到這兒來，是奉命行事。」

「奉命要我做殺死呂大成的劊子手，然後帶我到這兒來？」

「不錯。」

「那是爲甚麼？」

「因爲，他們對你和杜子文的身手很欣賞，但對你們的來歷，却深表懷疑。」

「他們懷疑我們是臨安派來的工作人員？」

「是的，他們認爲你們二位中，總有一個是拘魂小組的組長。」

「我希望我能有這一份殊榮。」牛一心苦笑了一下之後，才又注目問道：「他們要妳帶我到這兒來，打算如何安排？」

完顏美玉神色一正，道：「他們的指示是，明裏吸收，暗中監視，必要時加以清除。」

「打得好如意算盤！那麼，妳打算如何進行呢？」

「這個嘛！目前，我總是金國女間諜的身份，當然應該服從他們的命令……」

牛一心忽有所憶地截斷她的話，道：「對了，妳說，金國軍方知道妳的身世，也正在利用妳這中國人的身份，他們憑甚麼對妳那麼放心，不怕妳吃裏扒外？」

「問得好。」完顏美玉苦笑道：「你能想到的問題，他們當然也能想到。」

「想到了而仍然重用妳，他們是如何控制妳的？」

「說起來簡單得很，他們用的是最平凡，却最管用的辦法，那就是軟禁我的生母。」

「啊……」

「現在，還有別的疑問嗎？」

「好像是沒有了。」

「那麼。」完顏美玉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我要繼續方才的話題了。」

牛一心也苦笑了一下，道：「好，請說下去。」

完顏美玉神色一正，道：「爲了執行他們的命令，所以，我才特別將你請到這兒來，向你說明這些，並希望二位能絕對信任我，跟我合作。」

「如何合作法？」

「表面上，你們二位是我的助手，一切都聽我的命令行事，懂嗎？」

「我懂，不過，這樣一來，妳會冒着很大的危險。」

「應該說是冒着生命的危險，而且，我們三人的處境都是一樣的。」完顏美玉輕嘆着接道：「由於我本來就是中國人，他們不會相信我，至於你們二位，也決不會放鬆對你們的監視，所以，今後，我們的一切言行，都必須格外當心，只要稍爲出點紕漏，後果就不堪設想。」

「這些，我懂得。」牛一心點點頭，又注目問道：「是否也有人在暗中監視妳的行動？」

「有，那個人就是水仙。」

「水仙？她居然甘心認賊做父，替敵人賣命？」

「不！她是道地的金國人，却有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跟我的情況恰好相反。」

「這可眞是聞所未聞的鮮事。」他失笑着。

「你既然淌進這趟渾水來了，以後，遭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還多着哩！」

牛一心又苦笑了一下，才注目問道：「水仙既然是金國人，那麼，她給我們消息，讓我們順利得到那四箱福壽膏，也是故意這麼做的了？」

「是的。」完顏美玉點點頭，道：「那四箱福壽膏在飛虎帮手中，也就等於是在金國人手中，他們只不過犧牲幾個不重要的小角色，就攷驗出你們二位的份量來，又何樂而不爲哩！」

略爲停了一下，又注目問道：「還有甚麼要問的嗎？」

「請讓我多想想。」牛一心沉思着接道：「美玉，我可以這樣叫妳嗎？」

完顏美玉禁不住嬌笑道：「當然可以，我是你的小姨子呀！不過，只限於在目前這種場合……」

「我懂，美玉，咱們既然已經開誠佈公，成了一家人，那麼，那位飛虎帮的老大上官華，究竟長的甚麼模樣，該可以告訴我了吧？」

完顏美玉苦笑道：「說來你可能不會相信，到目前爲止，我也還沒見過他的眞面貌。」

「那怎麼會這樣呢？你們等於是夫妻嘛！」

「這個人太神秘了，他平常跟我談話，甚至於兩人同床時，他都是戴着人皮面具。」

牛一心呆了一下，才苦笑道：「這兔崽子可眞够奸詐。」

「所以，道上朋友都稱他爲『千面神魔』。」

「那麼，飛虎帮中，有誰見過他的眞正面貌呢？」

「嗯！據我所知，恐怕是有兩個人見過……」

「那是誰和誰？」

「那是飛虎帮的老二劉有恆，和金國軍方派在這兒的負責人速太虛……」

「就是那個甚麼速將軍？」

「不錯。」完顏美玉輕嘆着接道：「那魔頭可能經常出現在你我身邊，但我們却沒法識破他的身份，所以，這魔頭遠比金國的地下工作人員更爲可怕。」

牛一心沉思了一會，接道：「至少，妳該可以由身材和口音方面，估出一個大概來。」

「話是不錯，但你要明白，身材相同的人太多，口音方面，是可以用變音丸改變的，即使是身材方面，他也可以用縮骨神功予以變化。」

「好了，這些，暫時不談。」

「那麼，還有甚麼要問的？」

「此刻，我心亂如痲，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問些甚麼才好，只好暫時擱下吧！」牛一心目注文勝勇的棺材，忽然雙眉一軒，道：「美玉，很抱歉，現在，我必須檢驗一下勝勇的遺體。」

「不可以。」完顏美玉俏臉微變，道：「說了半天，你還是不相信我？」

牛一心聲容俱莊地道：「話不是這麼說，只因茲事體大，我不能不格外小心求證。」

「可是，我不能够不特別提醒你。」完顏美玉也正容說道：「我姊姊的遺體，是由金國人以特製的防腐藥來處理，然後加以密封的，一經開棺，藥力發散，她那美好的面容也將立即消失，你忍心這樣做嗎？」

「可是，教我怎能完全相信妳的一面之辭？」他眉峯緊鎖，面孔也扭曲着。

「我有辦法。」完顏美玉上齒咬着下唇，美目一轉，才含笑問道：「你跟我姊姊，已經有過肉體關係？」

「妳怎麼知道的？」他的神情中，有着三分的驚訝和七分的尷尬。

「想當然耳！」完顏美玉似笑非笑地接說道：「你既然要開棺檢驗，那是表示你知道她身上隱密部位的某些特徵，是不是？」

「不錯。」

「一個女兒家身上隱密部位的某些特徵，除了跟她有過特殊親密關係的人之外，又怎會知道呢？」

「……」他算是更進一步地默認了。

「說說看，我姊姊的身上，有些甚麼特徵，長在甚麼位置？」

「她……她的肚臍左下方三寸處，有一顆黃豆大小的朱砂痣。」

「記得這些就好。」完顏美玉沉思了一下，然後才注目問道：「在你的心中，仍然認爲我可能就是你的未婚妻？所以，對於我所說的這一切，也都抱着懷疑的態度？」

「唔……」

「好！你跟我來。」

「還要去哪兒？」

「嗯……去一個能給你消除疑念的地方……」

少頃過後，完顏美玉帶着牛一心進入二樓上的一間華麗的寢室中。

一進門，完顏美玉立即關上房門，並快速地解除她身上的衣衫。

牛一心入目之下，不由駭然地問道：「妳……妳這是幹嘛？」

完顏美玉邊脫邊似笑非笑地說道：「我讓你親自查驗一下，我是不是你的未婚妻。」

「不不……」牛一心雙手連搖，訥訥地說道：「這……不可以。」

「有甚麼不可以的。」完顏美玉「格格」地媚笑道：「別那麼緊張，我不是老虎，不會吃人，你也不是沒見過女人的處男，是不是？」

就這說話之間，她已脫得寸縷全無。一個像象牙雕成的美妙胴體，纖毫畢露地，呈現在牛一心的眼前。

牛一心不敢多看，却又忍不住不能不多看幾眼，因而一時之間，顯得張惶失措地，不知如何才好。

完顏美玉却是滿不在乎地嬌笑道：「現在，你可以仔細瞧瞧，我的肚臍眼左下方三寸處，是否有一顆黃豆大小的朱砂痣？沒有，是不是？那麼，再仔細瞧瞧，這兒有沒有動過手術割除的痕跡？也沒有，這……證明一些甚麼呢？證明我不是你的未婚妻，而是你的小姨子。」

牛一心畢竟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在對方有意引誘的情況之下，儘管他極力以理智抑制自己的衝動，却有力不從心之感，因而一時之間，顯得意亂情迷地，根本沒聽到對方在說些甚麼。

當牛一心掙得面紅耳赤地，不知如何自處之間，完顏美玉却是柳腰欵擺，肥臀輕搖，緩步邁向他身前。

牛一心退了一大步，嚥下一口口水，道：「美玉……快穿上衣衫……」

完顏美玉胸前那高聳的雙峯，一步一震顫，震顫得牛一心全身的血管都快要爆裂了，她還在火上加油地媚笑道：「爲甚麼要穿上衣衫？」

「我……我不是聖人……」

「我也不要你做假道學的聖人，我喜歡的是眞正的男子漢。」她還故意撫弄自己的酥胸，媚笑道：「對了，你且比較一下看，我的胸脯，是否也比我姊姊的要豐碩得多？」

牛一心已退到牆壁邊，沒法再退了，只好苦笑道：「美玉，我的自制力已到極限。」

「你本來就毋須自制，此時此地，你可以要如何，就如何。」

話聲中，她那美妙的胴體已偎向他懷中。

軟玉溫香抱滿懷。

不，是軟瑞溫香「偎」滿懷。因爲，牛一心並未伸手抱住她。

牛一心沒有去抱她，但是她的嬌軀却「偎」得更爲「踏實」，也「偎」得更緊了。

而且，還貼着他的耳根，吹氣如蘭地膩聲說道：「一心，你的心跳得好快，好快……傻瓜，別發楞了，做得像個男子漢一點，抱着我，抱着我上床去。」

牛一心還在極力抑制自己，並沉聲說道：「不可以，妳……妳……是我的小姨子呀！」

「傻瓜！」完顏美玉纖指一點他的鼻尖，道：「姊夫戲小姨的風流韻事，由來就多得很，一箭雙鵰，多少臭男人想都想不到哩！」

牛一心一挫鋼牙，沉聲喝道：「美玉，別忘了，妳我都在龍潭虎穴之中。」

完顏美玉幽幽地道：「正因爲你我都在龍潭虎穴之中，才應該及時行樂呀！今天，我們能在一起放蕩形骸，明天，說不定……唉……」

對牛一心來說，盡管目前這活色生香的場面，使他百脈僨張，幾乎按捺不住，但眼前所提起的嚴肅話題，却對他那高漲的慾念，多少起了一點兒抑制作用，而低聲說道：「美玉，妳要冷靜一點，妳想想看，勝男的屍骨未寒，妳我怎麼可以這樣荒唐。」

完顏美玉仍然是扭股糖似地纏住他，並幽幽地一嘆，道：「這些，我知道，但我有我的想法。」

「妳是怎麼想法？」

「我是在想，爲了多難的祖國，也爲了替她復仇雪恨，你我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險……」

「這是我們的本份。」

「不錯，這是我們的本份，但是我相信，我姊姊在天之靈不但不會責怪我們，而且還會同情我們，更會贊成我們這麼做的……」

她口中沒閑着，雙手更是忙得一塌糊塗。

在她那熟練的手法下，牛一心也變成了袒裼裸裎。

她，重新將自己的嬌軀偎上去，並以夢囈似的語聲說道：「一心，明朝休咎毋須問，君須憐取眼前人，抱着我……抱着我上床去……」

移乾柴近烈火，不燃燒起來才怪哩！

牛一心那用理智築成的堤防，完全崩潰了——他猛然托起她的嬌軀，快步走向床前……

就這緊要的關頭，門外却傳來了那門房老頭的語聲道：「啓稟六夫人，二爺有請。」

「該死的忘八蛋……」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在心中詛咒着。

完顏美玉並揚聲問道：「嗯，人在那兒？」

那門房老頭的語聲道：「回六夫人，二爺在樓下客廳中。」

「你告訴二爺，我馬上就下來。」

「是……」

完顏美玉向牛一心苦笑着，低聲說道：「快穿好衣衫，我們一起下去。」

牛一心却仍然緊摟着她的嬌軀，悄聲問道：「美玉，有一項疑點，我必須先弄明白……」

「甚麼疑點？」

「妳帶我到這兒來，上官老賊知不知

道？」

「當然知道。」

「他不在乎？」

「他在乎甚麼？」她明知故問，而且笑得很俏皮。

「妳說呢？」他也俏皮地含笑反問。

「一頂綠頭巾，又壓不死人，何況，我是奉命行事，他就是想『在乎』，也不敢。」

「那麼。」牛一心涎臉笑道：「我們也不必介意老二的趕來，就讓他多等一會兒吧！」

完顏美玉一指點向他的鼻尖，道：「方才，你端足架子，現在，却又撒起賴來，你呀……哼……」

隨着一聲嬌「哼」，她像一條泥鰍，由他的臂彎中滑了出去，然後正容說道：「你要明白，我們不是怕他，而是他此行，必然是有緊急要事……」

× × ×

約莫一袋烟工夫過後，牛一心、完顏美玉二人已是衣冠楚楚地進入樓下的客廳中。

一位身材高大，身着靑色長衫，顯得不怒自威的中年人，早已站起來身含笑相迎。

此人就是在飛虎幫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劉有恆。

劉有恆雖然外表不怒自威，但爲人却很隨和，不等牛一心開口，他已經趨前緊握着牛一心的健腕，笑道：「我就是劉有恆。」

「二爺您好！」牛一心有禮貌地應酬着。

劉有恆目光一掠完顏美玉，歉笑道：「六夫人，牛老弟，很抱歉，我不得不打擾二位。」

劉有恆的話中，好像還有話，但是完顏美玉却好像毫無所覺地，緩緩抬手一掠鬢際靑絲，嬌笑道：「二爺別客氣，快請坐呀！」

她自已首先坐了下來，向劉有恆未語先笑道：「二爺，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一定又是出了甚麼大痲煩？」

「是的，否則，我也不便前來打擾的了。」

「哦……那究竟是甚麼事？」

劉有恆目光一掠坐在他身邊的牛一心，歉笑道：「六夫人，我要先知道妳和牛老弟談判的情形。」

完顏美玉神色一正，回答道：「牛公子本人已無問題，已經算是眞正的一家人了。」

「那麼，杜公子方面呢？」

「杜公子那邊，牛公子還沒跟他聯絡過，不過，我想也不會有甚麼問題了。」

「既然這樣，那我就可以放胆直言了。」劉有恆話鋒一頓，才苦笑着接道：「六夫人，呂老三雖然給料理掉了，但那四箱福壽膏，却還是泡了湯。」

完顏美玉顯得很震驚地，注目問道：「又是半途出了紕漏？」

劉有恒道：「是的，而且又是蝙蝠的傑作，這回是眞正的蝙蝠，絕非有人冒充字號。」

「人員有無損失？」

「還好沒人傷亡，只被點了穴道。」

「大爺如何指示？」

「大爺說，貨色丟了不要緊，要緊的是如何將蝙蝠找出來，這一件艱鉅任務，就落在牛老弟和杜老弟二人的雙肩上。」

「可是，目前，杜公子還不能算是眞正的自己人。」

「我知道，」劉有恆含笑接說道：「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牛老弟既然已沒問題，作爲盟兄的杜老弟還會有問題嗎？」

牛一心正容說道：「這一點，我可以以生命保證，我杜大哥絕對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劉有恆「唔」了一聲，道：「我也相信，對了，大爺還希望二位老弟，最好是能在三五天之內找出端倪來。」

「好的，我們兄弟一定全力以赴就是了。」

劉有恆目光一掠完顏美玉和牛一心，神秘地笑道：「牛老弟，我還可以提供你一個最新的消息。」

牛一心精神爲之一振，道：「二爺，是哪一方面的消息？」

劉有恆神色一正，道：「二位老弟不妨多注意一下拘魂小組的動靜。」

「拘魂小組？」牛一心一楞之下，苦笑道：「聽這名稱，好像是陰曹地府派出來的。」

「拘魂小組不是來自陰曹地府，他們來自臨安。」

「二爺是說，他們是由臨安派來的工作人員？」

「不錯。」

「啊……」牛一心聽了注目接問道：「二爺認爲，蝙蝠可能跟那個拘魂小組有關？」

「不是我個人認爲，是根據金國方面所提供的秘密消息。」

「果然如此，這事情可就太棘手了。」牛一心眉峯緊蹙地接道：「我雖然不知道拘魂小組的情形，但對於臨安派出的秘密工作人員，却也略有所聞，據說，他們個個武功高強，反應敏捷，像我和杜大哥這樣的外行人，想向他們做工作，豈非是在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

劉有恆靜靜地聽完之後，才點點頭，道：「牛老弟說的固然是實情，但實際上，你老弟可以毋須担心……」

「怎能不担心，我跟杜大哥丟了性命事小，壞了大爺的大事，誰負責？」

「老弟有所不知，到時候，自有高明人物給二位指點。」

「哦……這還差不多。」

「現在，我要特別提醒你牛老弟一聲，從現在起，你跟杜老弟二人，等於是象棋盤上過了河的卒子，只能向前，不能退後了。」

完顏美玉也正容說道：「不錯，向前，大家都有好處，退後，則只有死路一條了。」

「這些，我了解，」牛一心苦笑着。

劉有恆目光一掠對方二人，含笑接道：「好了，我已經派專人去見杜老弟，大概也該到了，待會，二位老弟可以好好的商量一下。」

完顏美玉却向着劉有恆注目問道：「二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還記得嗎？」

她的語氣固然不怎麼凌厲，但那雙平常足能勾魂攝魄的美目中，却迸射出一股懾人的寒芒。

在六夫人面前，劉有恆那「二爺」的架子可端不起來，而不得不諂笑着問道：「六夫人是說——」

也不知他是故意裝迷糊，還是眞的沒聽懂，他那「說」字的尾音拖了很長，却沒有下文。

完顏美玉冷冷地截斷他的話鋒，道：「二爺，你是俗語所說，『半空雲裏掛口袋，裝風（瘋）』。」

劉有恆身軀一震，苦笑道：「有恆不敢。」

「我要特別提醒你，女人是水做的，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二爺，這話你明白嗎？」

「我明白，我明白。」劉有恆連連點頭。

「我還要提醒你劉二爺，金國女人溫柔的時候像一隻小貓，但有時候，却比老虎更厲害。」

「是的，是的，我已經領教過了。」劉有恆一臉的苦笑。

「那麼，對於我所交待的任務，必須如期完成。」

「是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這當兒，牛一心靜坐一旁，瞧瞧完顏美玉，又瞧瞧劉有恆，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

說來這也難怪，完顏美玉跟劉有恆所說的，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究竟是甚麼事和重要到甚麼程度，却只有兩個當事人心中明白，在旁人聽來，可說是有如丈二金剛，令人摸不着頭腦。

完顏美玉忽然展顏一笑，道：「二爺，杜公子是否快要來了？」

「是的，應該快到了。」

「那麼……現在，咱們該談談點兒輕鬆的……」

杜子文就在這當兒匆匆地趕了來。

經過完顏美玉將其向劉有恆引見之後，隨即向牛一心說道：「牛公子，你和杜公子在這兒單獨談談，我跟劉二爺暫時迴避一下。」

杜子文連忙搶先說道：「不，六夫人和二爺都不必迴避，杜子文自信事無不可對人言。」

「杜公子，我和二爺還是迴避一下爲妙，因爲，杜公子固然並無不可對人言之事，但牛公子即將提出的問題，很可能使你沒法當着我們的面，說出口來。」完顏美玉笑得頗爲神秘。

杜子文怔了一下，才向牛一心注目問道：「兄弟，眞有這麼嚴重嗎？」

牛一心正容點首，道：「是的，六夫人的話，並沒誇張。」

杜子文劍眉雙軒地，朗聲笑着說道：「那也不要緊，即使有人要勸我去當漢奸，去做賣國賊，我也還是應該說甚麼，就說甚麼，所以，六夫人和二爺都不必迴避了。」

劉有恆一臉尷尬苦笑道：「杜老弟，別說得那麼難聽，好嗎？」

「很是抱歉，二爺，子文天生就是這個牛脾氣，想改也改不了。」杜子文又轉向牛一心，沉聲問道：「說！究竟要我幹甚麼？」

完顏美玉搶先媚笑道：「杜公子，別那麼緊張好不好？」

不等杜子文接腔，又向牛一心說道：「牛公子，俗語說得好：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我看，你還是直截了當地向你杜大哥說吧！」

「是……是的。」牛一心嚥下一口口水，才顯然很艱難地說道：「大哥……飛虎帮……是……是金國工作人員的外圍組織。」

就這麼簡短的十多個字，但牛一心說起來好像比前次在醉仙居酒樓那一場惡鬥還要費勁。

杜子文身軀一震，疾聲問道：「是誰說的？」

「是……六夫人說的。」

「你，已經下水了？」

牛一心默然垂首，一臉痛苦神色，訥訥地說道：「大哥，我有不得不下水的苦衷。」

「你也希望拖我下水？」

「大哥，你我都成了過河卒子，不能退後了……」

「閉嘴！」杜子文聽了這話，怒聲截口沉叱道：「牛一心，我實在想不到，你竟然是這樣的一塊料，古人有『割袍斷義』的先例，從此刻起，你我的盟誼也一刀兩斷！」

寒芒一閃，他的白色長衫的前襟，已經短了一截，並且看都不看牛一心一眼，掉頭就走了，將一個滿臉尷尬神色，也是一臉苦笑的牛一心僵在那兒，有如泥塑木雕。

倒是完顏美玉與劉有恆二人顯得無比的鎭靜，居然以局外人的姿態，臉含微笑，看看呆若木鷄的牛一心，又看看大步走向門口的杜子文。

杜子文剛剛走到門口，就自動停下來了。

不！不是自動停下來，是被兩根黑黝黝的圓筒擋住了去路。

杜子文雖然年紀輕輕，江湖閱歷却很豐富，也很識貨。他明白，那黑黝黝的圓筒，就是武林中最霸道，也最歹毒的「七孔黃蜂針」。

而且，除了擋住他去路的兩枝「七孔黃蜂針」之外，甬道中，陽台上，也至少潛伏着六個以上的高手。

憑杜子文的超絕身手，一般暗器，他不在乎，普通高手十個八個他也不在乎，但對於既霸道，又歹毒的「七孔黃蜂針」，他却不能不在乎。

所以，他不得不「自動」停了下來。

杜子文一停下來，劉有恆可笑了，笑得很得意，也很神秘。

他右手撥弄着一把雪亮的匕首，目注杜子文，說道：「杜老弟畢竟是個聰明人啊！」

牛範一心由驚愕中回過神來，說道：「二爺，千萬別動傢伙，讓我好好勸勸杜大哥。」

「杜大哥？」劉有恆忍不住嘲笑道：「牛老弟可眞天眞，人家早就跟你割袍斷義了，你憑甚麼還叫他大哥？又憑甚麼去勸導他？」

緊接着，又向杜子文笑問道：「杜公子，杜大俠，你說是嗎？」

杜子文表現得很鎭定，只見他冷冷地一笑，說道：「劉二爺，大家都是江湖人，所謂盜亦有道，像這種事，豈能强人所難。」

「不錯，我承認你老弟說的話有道理，」劉有恆笑意盎然地話鋒一轉，道：「只是，眼前的事可不同，你既然知道了我們的秘密，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生路，跟我們合作……」

「不合作就是死路？」

「不錯。」

杜子文冷笑一聲，道：「劉有恆，劉二爺，你以爲，我杜子文已經只有引頸受戮的份兒了？」

「唔……」劉有恆臉色一沉，道：「杜子文，乖一點，舉起手來！」

「何必多此一舉，只要發射『七孔黃蜂針』，將我解決掉，那不是乾脆得多嗎？」面對死亡，他仍然了無懼色地侃侃而談。

「因爲，我還不打算要你死。」劉有恆一臉的陰笑。

「我可以知道原因嗎？」

「原因很簡單，你老弟的身手很高明，本帮還有借重你的地方。」

「這主意倒是很新鮮。」杜子文軒眉朗笑道：「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樣的借重我這個不願意出賣靈魂的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說完，他居然自動舉起手來，並含笑說道：「來吧！我身上的玩藝兒很多，你可得當心一點。」

「多謝你提醒我，我劉有恆還不是不曾見過世面的人。」

他邊說邊小心地走近杜子文背後，右手中的七首抓着杜子文背後的「靈台」大穴，左手却逕行摸向杜子文腰間的長劍，一面並低聲笑道：「杜老弟，你可得乖一點呀……」

他的話聲未落，杜子文已電疾旋身，右手接過劉有恆手中的七首，左手却同時點了劉有恆的左右「肩井」大穴。

那動作之快速，令人目不暇接。

但劉有恆身爲飛虎帮的二帮主，自非庸手，儘管由於杜子文的動作快得遠出於他的意外，而使他的一雙「肩井」穴被制，雙臂不能動彈，但是他的反應却也非常快速——右腿一抬，以膝蓋頂向杜子文的下陰。

杜子文沒有閃避，只見他左手飛快地在對方的膝蓋上一點，劉有恆就成了「金鷄獨立」之勢，呆立當場。

此刻的劉有恆的臉色，可說是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這情形，不但使那兩個手持「七孔黃蜂針」的勁裝大漢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才好，就是見多識廣的完顏美玉，也爲之黛眉頻蹙地，欲言又止。

杜子文却淡淡地一笑道：「二爺，咱們合作得很不錯啊！」

「哼！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劉有恆注目問道：「杜子文，你打算要將我怎麼樣？」

杜子文右手撥弄着奪自對方的七首，含笑說道：「二爺，俗語說得好，强龍不壓地頭蛇，我能將你怎麼樣？」

「你的意思是——？」

「哦，在下的意思，只不過是借重二爺的虎威，讓我平安離開這個龍潭虎穴而已。」

「這好辦，這好辦。」劉有恆連連點頭，並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

「我知道，我知道。」杜子文也連連點頭。

完顏美玉插口苦笑着問道：「杜公子，我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嗎？」

杜子文笑意盎然地道：「六夫人請說，只要是能夠回答的問題，我一定不讓妳失望。」

「那我先謝了。」完顏美玉淡笑着接道：「杜公子是不是臨安派來的，拘魂小組的工作人員？」

杜子文目光在劉有恆的週身上下掃視着，一副若有所悟的神情，對完顏美玉的問話，好像聽如未聞。

完顏美玉黛眉微蹙地，又注目問道：「杜公子，我再問一聲，你是不是臨安派來的拘魂小組的工作人員？」

杜子文劍眉雙軒，淡淡地一笑道：「六夫人這一問，可算是問對人了，在下就是拘魂小組的小組長，也是你們所痛恨的蝙蝠。」

劉有恆禁不住駭然地插口問道：「眞的？」

「信不信由你。」

「那你爲甚麼要來跟咱們飛虎帮作對呢？」

「我不是跟飛虎帮作對，只不過是因你們老大上官老賊跟我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杜子文這幾句話，可說是聲色俱厲，使得劉有恆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

完顏美玉秀眉緊蹙地，插口問道：「杜公子，你跟咱們大爺之間，究竟是哪一方面的仇恨？能否說明一下？」

杜子文冷冷地反問道：「我爲甚麼要告訴妳？」

「我只是一番好意，你們中國的江湖上，有一句很具眞理的俗語：『寃家宜解不宜結』，所以我想，當我了解事實的眞相之後，我當盡一切力量，替你們雙方化解……」

對於完顏美玉的話，杜子文好像只注意到「你們中國……」等字眼，因而不等對方說完，就截口問道：「你也是金國人嗎？」

「是的，這些，本來該由牛公子告訴你的，但是你沒讓他有說話的機會就翻臉了……」

「這樣說來，妳不是牛一心的未婚妻了？」

「唔……杜公子如想知道詳情，最好請坐下來，咱們心平氣和地談談。」

「不忙，」杜子文漫應着，却是目光如利刃地盯着劉有恆的面孔，淡淡地一笑道：「二爺，你所戴的這張人皮面具，眞

夠得上稱之爲武林一絕的了。」

劉有恆臉色一變，道：「誰說我戴有人皮面具？」

「我說的。」杜子文邊說邊伸手由劉有恆的臉上揭下一張眞箇是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來，緊接着，並揚指凌空點了完顏美玉的三處要穴，然後向牛一心沉聲說道：「兄弟，情況劇變，方才的表演作爲罷論，門口那兩個交給你……」

牛一心不等他說完，已揚手射出兩粒鐵蓮子，將門口那兩個捧着七孔黃蜂針的漢子制住，並身形如電，接過對方手中的七孔黃蜂針，才向杜子文苦笑道：「大哥，完顏姑娘是自己人……」

「很好。」杜子文再度凌空揚指，解了完顏美玉被制的穴道，道：「有請二弟與完顏姑娘暫時守住門口。」

「得令。」牛一心、完顏美玉二人歡呼聲中，杜子文却向劉有恆笑問道：「二爺，不！現在，該叫你大爺了，上官華，上官大爺，你的紕漏出在甚麼地方，你知不知道？」

現出原形的上官華，約莫五旬出頭年紀，面貌平凡，但由於經常戴着人皮面具，膚色顯得很白，下巴也刮得光光的。

這片刻之間，他像是一個綁赴刑場的死囚，充滿了絕望的沮喪神色。

不過，他不愧是一代梟雄，經過片刻緩衝之後，立即鎭定下來，並冷冷地一笑道：「老夫正想請教。」

「聽着。」杜子文含笑接道：「首先是你的行踪太神秘，整個飛虎帮中，只有劉有恆一個人知道你的行踪，所以，我很早就有一個大胆的假設，你跟劉有恆，就是一個人……」

「你很聰明……」

「可是，以往，我沒有接近劉有恆作近身觀察的機會，而你所戴的人皮面具，又足以亂眞，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法子肯定。」

「一直到方才，才有近身觀察的機會？」上官華居然越來越鎭定了。

「是的，但你的最大的紕漏不在人皮面具，而是你的左手。」

「我的左手怎樣？」

「你的左手小指旁生有枝指，雖然已經割掉了，却還留下疤痕……」

「啊……」

「這一發現，對我這個有心人來說，自然是一切疑問都爲之豁然貫通了。」

「眞沒想到，這小小的疏忽，竟然導致我陰溝中翻船。」上官華輕輕一嘆之後，又注目問道：「年輕人，你究竟是甚麼人？」

杜子文一挫鋼牙，道：「老賊聽着，我是利民鹽行的少主，十五年前，發生在揚州的那宗謀財害命的血案，你應該還記得，現在，我要收回自己的產業，並替先父復仇雪恨。」

上官華平靜地一「哦」之後，道：「原來你是煥章兄的令郎，請恕我托大，叫你一聲賢侄，賢侄呀！當時你年紀太小，你可千萬不能聽信別人的挑撥離間，含血噴人……」

「閉嘴！」杜子文截口一聲怒叱之後，才冷笑道：「我娘親口告訴我的事實，還錯得了！」

上官華沉聲說道：「賢侄，我特別提醒你，當年令尊之死，雖然一般人以訛傳訛，沸沸揚揚地傳爲疑案，但府衙件作的檢驗，大夫的證明，目前，仍然是有案可查的……」

杜子文又截口冷笑道：「我娘說，錢能通神，官府件作，主治大夫，都被你的銀子擺平了，所以，那些官府文件，不能算數。」

「好！就算你所言屬實吧！當時，令堂並未提出異議，難道說，令堂也被我的銀子擺平了？」

「當時，我娘受到生命的威脅，不能不忍氣吞聲，暫時屈服。」

上官華苦笑着一嘆，說道：「杜子文，你一定要這樣橫扯的話，我就沒甚好說啦！」

杜子文切齒怒叱，道：「血債血還，老賊，你根本毋須再說甚麼了！」

上官華長嘆一聲，道：「杜子文，老夫雖然珍惜與令尊的交情，但如果你一定要執迷不悟，自甘被別人利用，使我們兩家的名譽受損，那我就只好以壯士斷腕的心情犧牲你了。」

「別說夢話了。」杜子文披唇一哂，道：「你忘了，目前，你已成了我手中的鷄蛋。」

「是誰成了誰手中的鷄蛋，目前還言之過早。」上官華冷冷地一笑，道：「杜子文，有關完顏美玉忽然變成你的『自己人』的經過，牛一心和完顏美玉二人都沒機會向你說明，你想不想知道？」

「想，如果你知道，就勞駕你代說一遍吧！」

「老夫正有這個意思……」

上官華一頓話鋒之後，隨即將牛一心、完顏美玉二人在來此間的馬車中，和文勝男停靈的地下室中，以及在寢室中所有的對話，幾乎是一句不漏地複述了一遍。

這一說，固然使杜子文恍然大悟，却使牛一心、完顏美玉二人滿頭玄霧，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楞在當場。

上官華很得意地一笑，道：「美玉，我沒說錯吧？」

「沒有錯。」完顏美玉强行抑平心中的激動，注目反問道：「你這是怎麼知道的？」

「這個嘛！看似神秘，說穿了，可不值一文錢。」上官華含笑接道：「因爲，妳視爲心腹的侍女和門房老周，都早就被我收買了。」

「哼……該死的忘八蛋！」完顏美玉怒叱一聲之後，又楞了一下，說道：「不對……」

「有何不對？」

「在地下室中的談話，絕對不可能被竊聽。」

「如果我在地下室的旁邊，再挖一間可以竊聽的地下室呢？」

完顏美玉苦笑着一嘆，道：「嗯！高明。」

「過獎！」上官華轉向杜子文笑笑道：「現在，該說到你跟牛一心二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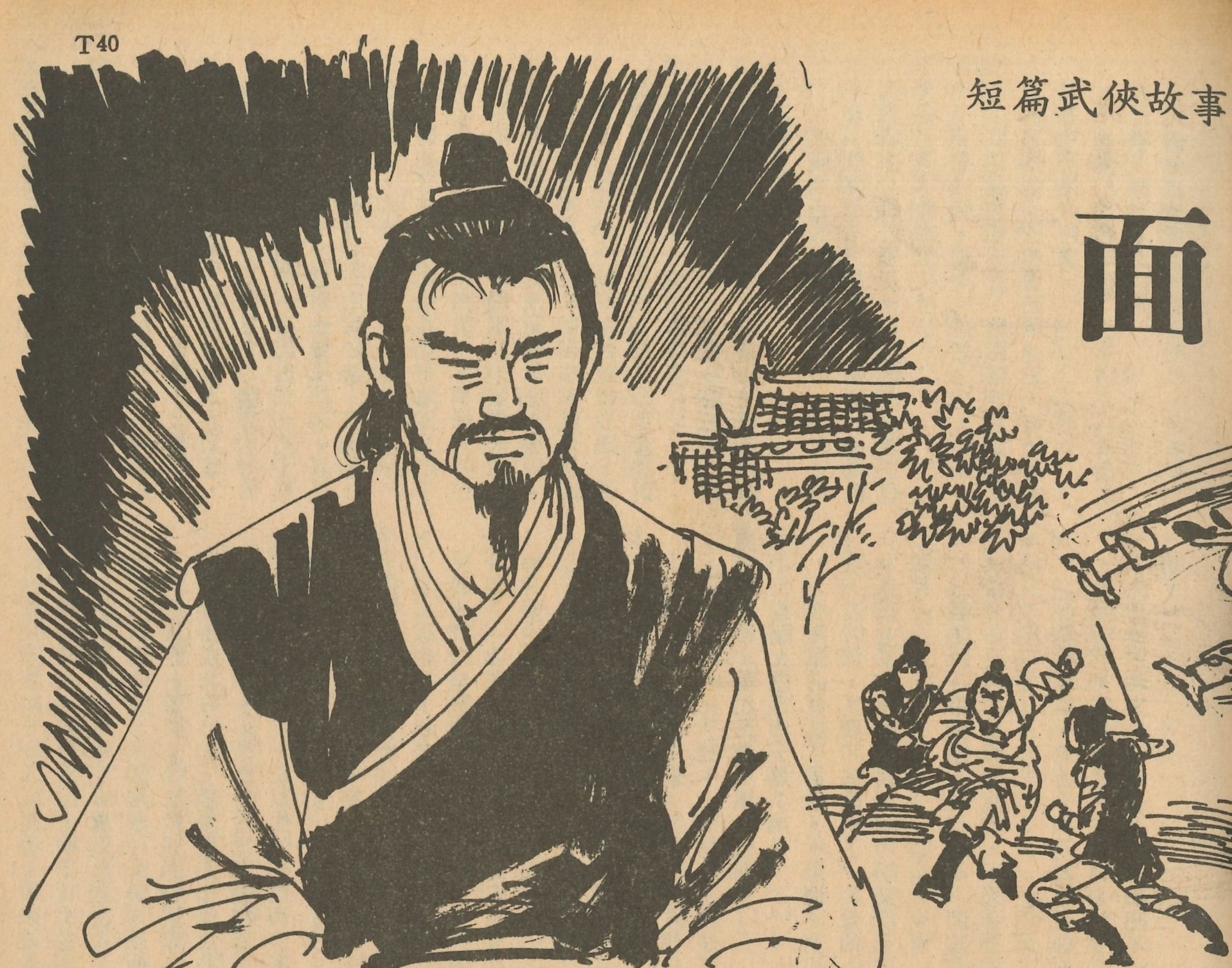
杜子文淡淡地一笑，說道：「我正在聽。」

（以下轉入第五十六頁）

短篇武俠故事

凌 魂·文
可 飛·圖

面壁三年



迴光壁前 大徹大悟

漆也似黑的黑暗中，突然亮起了一團光芒，那是一隻火摺子被晃着後亮起的光芒，昏黃色的一團，十分微弱，但是已可以瞧見一柄長劍，在暗黃的、跳動的光芒之下，那柄長劍閃耀着一個令人心悸的光芒，它鋒銳得使人不敢去撫摸，但是，却有一隻微微發着抖的手，正在劍背上撫摸着，那隻手的動作，十分緩慢，慢得令人心滯。

漸漸地，火摺子燒盡了，火光陡地熄滅，但是，當火熠子還有幾點火星之際，劍刃上所發出寒森森的光芒，仍然是如此之懾人。

又變得漆也似黑了，而且聽不到任何聲響，過了許久，才聽到有馬蹄聲漸漸地傳了過來。

馬蹄聲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近，直到突然靜止下來時，已是在這所破廟的門外了。然後，又是極度的靜寂，再然後，是「吱呀」一聲響，門被推開，一絲月光射了進來，在青磚地上，形成一道耀目的白綫，那道白綫漸漸變寬，變得有兩尺左右時才停止。

門已被開得足够一個人走進來了，但是却並沒有人，也沒有聲音。又過了半晌，才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沉聲叫道：「張隆，你出來，我不難爲你，我一定不難爲你。」

接下來仍是一片靜寂，月色之下，看到一個高大的身形，白髯飄拂，從一株大樹之後，一閃而出，到了廟門之旁，背靠着牆，站立不動。

四周圍仍然靜到了極點，但突然之間，又是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那老者陡地一驚，循聲看去，只見一匹馬，旋風也似，衝到了近前，馬上騎的乃是一個金絲披風的少女，那少女一到了廟門旁，身形突然騰起，趁勢在馬股上踢了一脚，她看到人影一縮，立時喝道：「什麼人？」手一抖，「噓噓」兩下銳利的破空之聲過處，兩枚其薄如紙，徑可兩寸，邊緣極其銳利的金環，已向前電射而出，「叭叭」兩聲響，一齊射進了神像之中。

而就在那時，那座神像，突然向下倒下，向着那少女壓了下來。少女身形拔起，剛避開了那神像，劍光如虹，已有一劍已然向她當胸刺到！

那少女身形後縮，一抖手，只聽得「鏘」地一聲響，抖起了一柄柳葉刀來，刀身銀光燦爛，上面鑲着一隻金絲盤成的鳳凰，「鏘」地一聲響，刀劍相交，兩件兵刃一凝，那少女失聲叫道：「好劍！」

只聽得一個男子聲音同時道：「你，你是金鳳凰，不是老賊崔廣手下？」

那少女一呆，道：「你也不是老賊崔廣門下，我是被老賊兩個師弟追下來，想暫躲一陣的，你却是誰，在這裏作甚？」

那個人並沒有出聲，只是在陰暗之中，突然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少女的手腕，沉聲說道：「過來，崔廣老賊，就在外面！」

他那句話，說得聲音已經是十分低了，但是外面還是響起了「哈哈」的笑聲，道：「張隆，金鳳凰，你們兩個人竟躲到一起來了，那可好，省了我多費一番手脚了！」

「砰」地一聲響，廟門已被踢落，但是那老者却仍不進來，只是陰森森地笑着，拉着金鳳凰的那人，迅速向後退去，退到了大殿後面。那是一個十分荒蕪的院子，在院子中，他們停了一停。

金鳳凰轉頭看去，只見拉住她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而這時，又有一陣雜沓的馬蹄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不一會，還可以聽得人聲喧嘩，從斷牆中望出去，還可以看到火把閃耀，少說也有百餘人，正疾馳而至，來勢快絕，那年輕人和金鳳凰，還想退出間，破廟已被團團圍住了。

這才聽得那蒼老的聲音道：「金鳳凰，老夫只不過想請你到舍下去盤桓幾天，何以見懼？至於張老弟，哈哈，老夫倒被你瞞過了，你冒稱是我故人之子，却趁我不覺，盜了我新得的寶劍去，我念你年幼無知，你將寶劍交出，我就放你離去！」

張隆滿面悲憤，怒喝道：「老賊，我師傅爲你所害，這柄寶劍正是我恩師遺物，憑什麼要給你？」

金鳳凰也斥道：「你派你兩個師弟想擒我，要脅我師傅不去參加中原羣雄的聚會，好讓你沒有了强敵，獨佔第一，我怎會上你的當？」

那老者呵呵笑着，只聽得隨着他的笑聲，傳來了一下下極沉重的脚步聲，名聞江湖，北五省第一高手鐵掌崔廣已經走了進來，當崔廣出現在院子中的時候，張隆和金鳳凰兩人，神情緊張，一個執劍，一個執刀，嚴陣以待。鐵掌崔廣一直來到了他們前面五六尺處，方始站定，伸出手來，道：「將劍給我！」

張隆厲聲道：「給你！」他「颼」地一劍，便刺向崔廣手腕，崔廣一縮手，中指彈出，「錚」地一聲響，正彈在劍背之上，將劍震得向上疾揚了起來，他身形疾閃，欺近身去，反手向張隆的胸口便抓！

金鳳凰在一旁，柳葉刀當頭罩了下來，但崔廣衣袖反捲，竟將她柳葉刀捲住，金鳳凰急忙抽刀後退時，崔廣左掌一翻，「呼」地一掌，已向正在後退中的張隆拍出！

他空手應敵，可是只發了兩招，張隆和金鳳凰兩人，便已然狼狽不堪，他左掌掌風湧到，張隆又不由自主，向後退去，而就在這時，又有兩個人，一手執火把，一手執兵刃，越牆而入，張隆身形一凝，面色一變，大聲喝道：「金姑娘，你快逃走。」

崔廣一笑道：「一個也走不了！」

他話才一住口，只聽得突然有一個人接口道：「對啊，一個也走不了！」

那一句話突如其來，人人都是一怔，連忙循聲看去，只見院子中的一株枯樹的樹枝上，斜斜地躺着一個人。那人以手作枕，躺在樹枝上，看來十分優閒，他究竟是什麼時候來的也沒有人留意。

這時，衆人向他看去，才見他一個翻身，從樹上飄然而下，只見他三十上下年紀，一襲青衫，已洗得灰白，雖然殘舊，却是纖塵不染，他腰際倒也懸着一柄長劍，但是劍鞘更是殘舊無匹。

他站在崔廣和張隆的中間，笑道：「鐵掌崔廣說了，一個也走不脫，那就一個也走不脫，要走兩個一齊走——」他一直慢條斯理地講着，可是突然之間，只見他倏地一個轉身，在他的身旁，盪起了一股劍光，接着，「錚錚」兩聲響，張隆只覺得劍光奪目，向自己罩來，突然間，長劍震了兩震，把握不穩，大吃一驚間，手中長劍已向上飛去！

而突然間，他的長劍落下，閃耀的劍光斂去，那人一伸手，却恰好將長劍接住，張隆甚至連對方拿什麼來擊落他長劍的，他也不知道！

從剛才奪目的劍光看來，對方當然也是長劍出鞘了的，但是何以突然間，他手中只有自己的寶劍，他的寶劍已然還了鞘呢？

一想到這裏，張隆心神大震，失聲叫道：「閃電劍武豪！」

那人向張隆一笑，轉過身去，將手中的長劍，倒轉劍柄，向鐵掌崔廣遞了過去，道：「我這人做事最公道，這柄劍，誰用偷鷄摸狗的手法强佔了都不算數，一定要物歸原主才好。」

崔廣大喜，一伸手將劍接過，忙道：「多謝閣下。」

閃電劍武豪道：「口道多謝，有何用處？崔廣，你是附近的首富，水酒也不請我喝一杯麼？」

崔廣「哈哈」大笑，道：「閣下肯光臨寒舍，當眞蓬蓽生輝，閣下忽然來此，莫非有意和羣雄爭勝，可以進入迴光谷，

去面迴光壁三年麼？」

武豪攤開了手道：「是王八蛋才想這樣！」

崔廣臉上一紅，大是不自在，因爲他三年之前，在爭勝之中，敗給了金鳳凰的師傅，金環張百勝，是以未能入迴光谷，這三年來，他一直在刻意希望勝過所有的人。他害了張隆的師傅松雲道長，又想將金鳳凰擒來，逼張百勝的幾個師弟，在比武之際，不敢全力以赴。

除此之外，他還極其秘密地托人請了一個邪派中的大魔頭在家中，準備到時在暗中相助，他見到了閃電劍武豪這樣的高手突然出現，雖然武豪對他的態度很好，但他也不無猜忌，他日思夜想，就是想進迴光谷一行，如今武豪忽然這樣說法，他如何臉上不紅？但是武豪却又分明是在說自己，不是說他，令他無可奈何。

他乾笑着，道：「武英雄說笑了，張隆，我言而有信，劍已還我，我也不再向你追究了！」

張隆面色蒼白，神情悲憤，武豪走前一步，低聲道：「崔鐵掌，你硬逼金鳳凰到你家去，以爲張老兒在三年之前進了迴光谷，就不會出來了麼？」

崔廣一怔，道：「這個——」

閃電劍武豪笑着，壓低聲音道：「我可另有主意，這事包在我身上，可比你去請妖魔邪道好得多。」

崔廣的面色一變，强笑道：「武朋友說什麼，我可不明白！」

需知崔廣所請的那個帮手，是多年之前，無惡不作的一個邪派高手，後來被各門派聯手圍攻，敗走天山，跌下百丈懸崖，大家都當他已然死了的窮兇極惡之人。崔廣人雖然奸詐，但却是老奸巨猾，表面上聲名甚好，否則，中原武林人物爭雄，也沒有他參加的份兒。若是被人知道他將這種人藏在家中，那自然再也不能打着大俠的幌子來騙人了，是以他忙不迭假作不明。

武豪却「哈哈」一笑，道：「走，走，我們且喝酒去！」

崔廣也笑了起來，道：「是啊，劍已得回，我們也該走了！」他一揮手，揚聲叫道：「收隊回去！」他和閃電劍武豪，轉身便走。

他們兩人轉身走開去，張隆大叫道：「別走！」只見他咬牙切齒，向前疾撲了上去，可是他才撲到一半，有人斜刺裏「呼」地一下，砍了下來，將他的去路攔住，張隆陡地收住了勢子，却見發刀阻住了他去路的，竟然是金鳳凰。

張隆大感愕然，道：「你——」

金鳳凰向他搖了搖手，示意他不要出聲，這時候，崔廣和武豪走了，其餘的人，也都走了，轉眼之間，四周圍又靜了下來。

張隆的心中恨極，頓足道：「閃電劍武豪，在武林中也頗有俠名，不想却是這種人！」

金鳳凰嘆了一聲道：「人的聲名如何，是難說的，鐵掌崔廣，在武林中的聲名，又何嘗不好，但是何以行爲又如此不堪呢？」

張隆咬牙切齒，道：「如今崔老賊和閃電劍武豪勾結在一起，更是糟糕了，如果眞被他在爭勝中取得第一，可以進迴光谷的話，那更不堪設想了！」

金鳳凰却只是沉吟不語，張隆的性子十分烈，他見到金鳳凰似乎不怎麼響應自己的話，「哼」地一聲，一頓足，向外便走。

他身形一移間，這時金鳳凰已然道：「你哪裏去？」

張隆額上青筋暴綻，眼瞪得老大，道：「我找老賊去拚命，剛才若不是你攔阻我，我早已和他拚命了！」

金鳳凰望着張隆，她的目光十分溫柔，張隆的心中，本來是極其煩躁的，可是在接觸到了金鳳凰這樣溫柔的眼光之後，他心中也漸漸平靜了下來，只是呆立着不動。

過了好一會，才聽得金鳳凰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去拚了命，那又怎樣呢？」

金鳳凰問得十分眞摯，絕沒有取笑之意。也正因爲如此，所以令得張隆不能不想一想她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拚了命之後，又怎樣呢？

不要說崔廣有閃電劍武豪爲助，就算沒有，而且那一口利劍，也在自己的手中的話，自己也不是崔廣的敵手，要不然，自己也不必貪夜逃走，躲到這間破廟中來了！

自從他師傅突然死去之後，張隆不知化了多少心血，尋訪了多少人，才漸漸探出了頭緒，師傅生前所佩的那口利劍，是落在崔廣的手上，曾有人見過一次，但是崔廣却秘而不宣。

張隆自然明白，師傅是因劍喪生的，崔廣立心奪劍，才殺了自己的師傅。他也曾經求師傅生前幾個好友去助他報殺師之仇。

可是鐵掌崔廣在江湖上的聲名却十分好，武功也高，沒有人相信張隆的話，反責張隆無理取鬧。張隆在悲憤莫名，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假托是崔廣舊交之子，前來投奔崔廣的

他在崔宅中住了三個月之久，夜夜設法偷偷地去尋找那柄寶劍，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被他找到了那柄劍，還偷了出來！

但是，劍一到手，便立即被鐵掌崔廣發覺，追了下來，他逃到了那座破廟，才躲了一躲，又恰好碰到金鳳凰也撞了進來，如果不是打橫裏殺出了一個閃電劍武豪的話，他和金鳳凰聯手只怕可以殺退崔廣的！

可是，閃電劍武豪，却突然現身，一出手，便以他知名的「閃電劍法」，將張隆手中寶劍奪走還給了崔廣，他雖然不怕死，想拚命，但正如金鳳凰所問那樣：拚了命之後，又怎樣呢？

張隆的心中難過之極，想了半晌，只發出了一下長嘆聲來。

金鳳凰柔聲道：「你別難過——」

張隆搶着說道：「我怎能不難過？家師死在他手中，而看他深謀遠慮，這次爭雄，他必然第一，到時，令師從迴光谷出來，他進迴光谷去，一去三年，再出來時，我還有報仇之望麼？」

金鳳凰笑了一下，道：「你好心急啊，你聽我說完可好麼？」

張隆搓着手，道：「你說，你說。」

金鳳凰慢慢地踱着，道：「第一，我聽閃電劍武豪的話中帶刺，他未必是眞的帮着崔廣，這人不但武功高，而且行事怪異，不是常人所能測料！」

張隆立時發出了一下冷笑聲來，顯然是對金鳳凰的話絕不表同意，但是他却並不說什麼。

金鳳凰像是已知道了他的心意一樣，向他望了一眼，才續道：「是以，崔老賊不一定在這次英雄爭雄中得勝，而且，就算是他得勝了，我也總是懷疑——」

她突然停了下來，張隆詫異的忙問道：「你懷疑什麼？」

金鳳凰又呆了半晌才開口，可是她一開口，却將話岔了開去，道：「自從有人傳說迴光谷之內，迴光壁上，刻着有絕頂武功至今，已有多少年了？」

張隆呆了一呆，不知何以金鳳凰忽然問起了這一點來，道：「中原武林人物爭勝，今年是第十屆，三年一次，那麼這件事傳出至今，至少已有三十年了！」

他們兩人一面說，一面在向破廟之外，緩緩走去，這時，他們來到了廟外的一株大樹之下，金鳳凰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張隆見她以手支頤沉思的樣子，令張隆也不禁爲之出神。

他怔怔地看着金鳳凰，並不出聲，金鳳凰抬起頭來，和他四目交投，俏臉不禁一紅，連忙道：「那麼，三十年前曾發生一些什麼事，你自然知道了？」

張隆點頭道：「是，我知道，三十年前，忽然傳說迴光谷中的一幅石壁上，刻有極上乘的武功，是以武林中人，爭相湧進迴光谷去，傳說要在迴光壁上，悟通壁上的絕頂武功，非面壁至少三年不可，但是那麼多的人到了山谷之中，誰也不想別人得到絕頂武功，於是，殘殺爭鬥就開始了！」

金鳳凰接了下去，說道：「是的，我聽得師父說，先是正派中人聯手，將一干旁門左道之士，全從迴光谷中給驅逐了出去！」

張隆道：「是啊，但是正派中人，却又自相爭鬥起來，這才終於在合議之下，訂定了三年一度爭勝比試，勝者可獨自在迴光谷中，面對迴光壁三年，在這三年之中，任何人若進谷去打擾他，便是武林公敵，而三年之後，他却必需離開！」

金鳳凰又輕輕嘆了一聲，說道：「這些往事，武林之中，可以說無人不知，聽說第一屆爭勝，技壓羣雄的是西川大俠簡鼎？」

張隆說道：「是啊，盡人皆知是簡大俠。」

金鳳凰問道：「可是，三年之後，簡大俠自迴光谷出來之後，他又怎樣？」

張隆呆了一呆，說道：「那時我還未出世，自然不知道，但是聽說，簡大俠離開迴光谷之時，一言不發，從此便下落不明！」

金鳳凰道：「是啊，第二屆爭勝，是玉燕門的掌門姜飛燕勝了，三年之後，她又如何？」

張隆的兩道濃眉，向上揚了一揚，他已然覺出金鳳凰的那些問題，問得十分有道理了，他立時道：「姜女俠聽說也是一言不發，接着便在普陀出了家。」

金鳳凰道：「是啊，第三屆，第四屆，一直到第七屆，所有爭勝得第一的人，在進了迴光谷之後三年出來的人，都是一言不發，而且，也全是銷聲匿跡，彷彿世上再也沒有了他們這些人！」

張隆道：「金姑娘，你是說——」

金鳳凰打斷了張隆的話頭，續道：「只有第八屆，得勝的是湖南三湘怪傑，莫不先生，因爲第九屆是我師父得了勝，所以我跟着師父和一干武林高手，在迴光谷外，恭候莫不先生出谷，莫不先生從迴光谷中走出來的情形，我却是記得的。」

張隆道：「那時，他……可也是一言不發？」

金鳳凰搖搖頭道：「不是，我師父在時辰一到之際，便撞響懸在谷外古樹之上的那口大鐘，催莫不先生出來，不久，莫不先生就手舞足蹈走了出來，只聽得他一面笑，一面道：『有趣，有趣，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有人想要問他，究竟是什麼有趣，但是他却早已步伐如飛，走遠去了。」

張隆立時道：「而且，近五六年來，也的確沒有人知道莫不先生的下落！」

金鳳凰：「那你還不明白我要說的是什麼？」

張隆一面緊蹙着雙眉，一面點頭，道：「我明白了，你是說，這些人一進入迴光谷之後，三載面壁，出來之後盡皆銷聲匿跡，是以崔老賊就算取勝，進了迴光谷，也未必是好事，是不是？」

金鳳凰吁了一口氣，道：「我正是此意，這迴光壁上，究竟有些什麼——」

金鳳凰的話還未曾講完，張隆便已搖頭道：「金姑娘，你講的話，也不盡然，你想，以前幾屆，進迴光谷的人，全是正人君子，而今崔賊如此奸詐，若是被他在迴光壁上，學到了絕頂武功的話，那豈不是……」

金鳳凰一笑，說道：「唉！你還是未曾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說，在迴光谷中的那幅石壁之上，根本就沒有什麼絕頂武功刻着！」

張隆吃了一驚，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多少年來，武林中人人都說，在迴光壁上，有絕頂武功秘訣刻着，只要面壁三年，便可盡悟其中的秘奧，是以人人都想在較技之中爭勝，以求能到迴光谷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到過以往進迴光谷的人，出來之後，爲何盡皆銷聲匿跡。

非但沒有人想到過這一點，而且，更沒有人對迴光壁上，是不是有絕頂武功秘訣一事表示懷疑，而今金鳳凰忽然提了出來，張隆自然吃驚。

呆了半晌，張隆才道：「這……不致於吧？」

金鳳凰嘆了一聲，道：「事實眞相如何，我自然也不知道，我曾好幾次想偷進迴光谷去，看個究竟——」

張隆絕不是胆小怕事之人，但是他聽得金鳳凰這樣講法，也不禁吃了一驚，連忙搖手道：「金姑娘，這萬萬不可，迴光谷外，有七十餘派各派出高手，在互相監視着，不要說偷不進去，就算偷進去的話，一被人發現，那便成了武林公敵！」

金鳳凰嘆道：「是啊，正因爲如此，所以我才忍了下來，反正還有不到一個月，家師就可以從迴光谷出來了，我想，迴光谷中的情形，究竟如何，到那時我就可以知道了，但是……但是……」

張隆看出金鳳凰秀眉緊蹙，像是有着極重的心事一樣，他忙道：「金姑娘，我們雖是萍水相逢，但你若是有什麼爲難的事，我只要做得到，定然不辭！」

他那兩句的話，講得十分眞摯，金鳳凰的心中感到了一陣暖意，她忙說道：「多謝你的關懷，我是在想，如果師父他自迴光谷出來之後，和以前幾個人一樣，也是一言不發，便自疾掠而出，從此不知所踪？」

張隆一呆，道：「這個——」

金鳳凰笑道：「所以，總不如自己進迴光谷去看一看，來得切實些！」

聽得金鳳凰這樣講，張隆不禁苦笑！

自從三十年前，武林各門派訂下了爭勝的規定之後，不是技壓羣豪，便難以進入迴光谷半步，金鳳凰的身手雖然不錯，但是參加爭勝大會的人，一次比一次多，除了固定的七十餘門派之外，還有許多不屬於任何門派的武林高人前來湊熱鬧。

到時，在迴光谷外，當眞可以說是高手雲集，連鐵掌崔廣這樣名揚天下的高手，想要在爭勝大會上爭第一，也得挖空心思，屢出奸謀，金鳳凰這樣的身手，如何有機會進迴光谷？

張隆心中在想着，但是他却並沒有將自己所想的講出來。

但是金鳳凰却已知道張隆的心中是在想些什麼了，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望定了張隆，道：「你可是說我沒有可能進入迴光谷麼？」

張隆其實甚麼也沒有說過，但是他心中所想的，既然已被人揭穿，他也不會否認，他攤了攤手，道：「金姑娘，那……是事實。」

金鳳凰嘆了一口氣，道：「我也知道你講的是實情，以我的武功而論，要在羣雄爭勝中得第一，那實在是不能想像之事，但是——」

她講到這裏，突然將聲音壓得十分之低，並且向張隆招了招手，示意他走近些。張隆連忙向前走去，金鳳凰道：「可是，我却發現了另一條秘徑，是可以通到迴光谷之內去的！」

張隆一聽，更是面上失色，忙道：「你——」

他才講了一個字，便聽得附近不遠處，忽然有「嗦嗦」一下響聲，像是自草叢發出來的，更像是草叢中有人躲着，他立時停了口。

而金鳳凰也陡地拉住了他的手，兩人一齊向外掠去，他們兩人的身法都十分快，轉眼之間，已掠出了兩三里，只見前面黑壓壓地，乃是一座林子，兩人向林中直竄了進去，林中十分幽靜！

他們剛才一口氣奔出了兩三里，一直是雙手相握的，直到此際，停了下來，兩人的心頭盡皆感到一震，才一齊鬆開了手來。

剎那之間，兩人的心頭，都是一陣劇跳，好一會，張隆才說道：「金姑娘，你剛才的話，可是說笑，還是實情？」

金鳳凰搖頭道：「絕不是說笑，三年之前，我師父才進入迴光谷，我和幾位師叔，一齊離去，我心中懷念師父，走得慢些，落了單，只看到有一頭小鹿在我前面，我去追這頭小鹿，追進了一個山洞之中，那山洞十分深，我越走越深，黑得什麼也看不見，一陣陣寒風向我捲了過來，我也不知那山洞通向何處，剛準備退出來時，却聽到了我師父的笑聲，隱隱地傳了過來！」

張隆心中更是駭然，道：「你可曾聽錯？」

金鳳凰道：「絕沒有，當時我還叫了兩聲，却得不到回答，我心中一害怕，便退了出來，後來我想起來，這山洞，可能是通向迴光谷的一道秘徑！而三年來，我絕未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張隆的心跳又自加劇，道：「你爲什麼講給我聽呢？」

金鳳凰低下了頭，聲音十分低微，說道：「那……那我也不知道，我一個人，是不敢前去的，你……你可肯陪我一起去麼？」

金鳳凰抬起頭來，林中雖然陰暗，但是金鳳凰的那一雙美目中，却閃耀着異常的光采，這種眼光，令得張隆絕無法拒絕她的請求。

是以，幾乎是立即地，張隆便連連地點着頭！

× × ×

鐵掌崔廣不但是武林高人，而且是方圓數百里中的巨富，宅第連雲，大廳上的陳設，更是金碧輝煌，堂皇富麗之極。

這時候，大廳中燃着一百二十支巨燭，光亮無比，崔廣正和閃電劍武豪，在開懷暢飲，一罎美酒，已去了一大半了，看武豪的神情，也像是有了幾分酒意。

只見他捧着一隻老大的玉杯，哈哈笑着，道：「崔鐵掌，下個月迴光谷外的較技爭勝，冠軍自然是非你莫屬的了，可喜可賀！」

崔廣爲人，極其深沉，他自然知道閃電劍武豪是一等一的高手，而且行事怪異，雖然他將劍自張隆的手中奪了回來，交給了自己，但是他也知道武豪未必是眞心幫着自己的，而且，他是不是會去參加爭勝盛會呢？

崔廣也手捧着玉杯，道：「本來，在下倒頗有把握，但是……武大俠既然也來了——」

他講到此處，故意頓了一頓，等武豪接下去。

武豪立時「哈哈」大笑，道：「崔鐵掌，你以爲我會去參加爭勝大會麼？哈哈，我的閃電劍法再快，也不能不怕毒蜂神刺啊！」

一聽得「毒蜂神刺」四字，鐵掌崔廣雖然是老奸巨猾，深沉之極的人，但是也不禁身子一震，他手上正捧着滿滿的一杯

酒，一震之下，竟洒出了幾滴酒來，而且，一時之間，他不知說什麼才好！

當然，以他的機智狡滑而論，也絕不會僵住了不說話，他只是發出了一陣乾笑聲來！

鐵掌崔廣的心中所以吃驚，是因爲他請了來，助他在暗中爭勝的那位魔頭，有一門絕技，那絕技正是武豪口中所言的「毒蜂神刺」！

而崔廣所以吃驚到這種程度，是因爲那魔頭的這一門絕技，武林中是不應該有別人知道的！

這個大魔頭，昔年被各正派高手聯手，自天山的一個百丈懸崖之上跌了下去，得以不死，多少年來，他練的就是這一門絕技，而這一門絕技，他在練成之後，可以說未曾用過！

那毒蜂神刺，是取天山一個深谷所出的一種極其毒的毒蜂的尾刺，來作暗器，那種毒蜂，本就不大，尾刺更是不過寸許，其細如髮，可是那種毒刺，却是其硬若鐵，而且更厲害的是，刺上的毒性極烈，一個人只消中上三五枚，便會毒發身亡！

而那魔頭在幾十年來，搜集了盈千盈萬這種毒蜂的蜂尾針，發時一蓬蓬撒了開來，還易躲避，最惡的是三五枚一發，蜂針又小，可以說是了無聲息，那實是最厲害的暗器了！

那魔頭和崔廣，早在數十年之前，暗中便有勾搭，這次兩人又狼狽爲奸，崔廣和他約好，迴光谷口爭勝，如果他一有敗象，那魔頭便在暗中，發針爲助，那麼他就可以穩操勝券了！

這本來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事情。在破廟之外，閃電劍武豪提了起來，崔廣的心中雖然吃驚，但是當是湊巧而已。

可是此際，武豪已然明明白白的講出了「毒蜂神刺」這四個字來，那就絕不是湊巧，而是說，武豪已經知道了一切內情了。

在那一剎間，崔廣心中的吃驚，實在是難以形容，他一面捧着酒杯乾笑，一面心急電轉，已然起了殺機！

他笑了半晌，問道：「武大俠說笑了，什麼叫作『毒蜂神刺』，在下從未聽聞過！」

閃電劍武豪突然將酒杯一放，雙目烱烱生光，望定了崔廣，道：「崔鐵掌，明人面前，何必多說暗話？何不請這位朋友出來見見？」

在這樣的情形下，崔廣想賴，也是賴不過去了。他爲人何等奸猾，立時「呵呵」一笑道：「那麼，請武大俠稍待！」

他一個「待」字出口，已然「霍」地站起身來。而就在他一站起身之際，手背倏地一震，「錚」地一聲響，一劍已然向武豪疾刺而出！

這一招，可以說來得突然之極，而且刺的又是武豪的咽喉要害！

崔廣的內功極高，那一劍在刺出之際，挾起了一陣「嗤嗤」的勁風！

崔廣不惜翻臉，刺出了這一劍，是以爲那一劍必然可以得手的，却不料武豪外號人稱「閃電劍」，那不但說他出劍快絕，而且他的動作，也十分快捷，心思也十分靈敏，在崔廣一口答應之際，他已知道崔廣不懷好意，也早已有了準備！

就在崔廣身形暴起之際，他也不站起來，只是身形一轉，已經從側邊轉離了椅子，立時伸手握住了椅脚，將椅子向上一擧！

他這裏才將椅子帶了起來，崔廣的那一劍，只聽得「叭」地一聲響，崔廣那一劍，用的力道極大，而那柄寶劍，又是極其銳利的利器，是以一劍刺到，已將那張檀木椅子的椅背刺穿！劍尖透過了椅背，更有尺許長短！

這一切情形，早在武豪的意料之中，一見劍尖急刺透過了椅背，武豪立時「哈哈」一笑，雙足一點，整個人向上疾拔而起！

他那一下向上拔起的勢力，也是强勁之極，崔廣一劍不中，想要收劍時，武豪已然向上拔起，那張被他握住了椅脚的椅子，自然也跟着向上呼地升了起來，而崔廣的長劍，却插在椅背之上！

剎那之間，他收劍不迭，只覺得一股極强的力道，幾乎將他的手背，也向上拉去，崔廣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鬆手撤劍！

武豪的動作，當眞快絕，崔廣才一撒劍，他身形一縱，一轉手，已將那柄劍拔了下來，同時，身子也已坐在那張椅上，椅子下沉，「叭」地一聲響，落了下來，武豪仍是穩穩地坐在椅上，而且，仍在桌邊，一切看來似乎一點變化也沒有，但是那柄寶劍，却已然轉到了閃電劍武豪的手上了。

武豪握着劍，「哈哈」笑着，道：「崔鐵掌，你出招好快啊，如果我避得慢了些，現在豈不是一命歸西了？唉，人生無常，且多喝酒！」

他手中的寶劍「叮」地一聲，擊在玉杯之上，劍身立時順着杯沿，向下一滑，「颼」地一聲，劍身已然塞進了杯底，緊接着，一抬劍尖，那玉杯飛了起來，杯中的酒傾了出來，却一齊倒進了他的口中。

武豪也不去接那玉杯，任由那杯子「嗆啷」一聲，在地上跌成了碎片，他「骨都」嚥下了那口酒，道：「乾杯啊，崔鐵掌！」

崔廣的臉色，青白不定，「嘿嘿」乾笑着，道：「武大俠，你好身手啊，你此來究竟想做什麼，正如你所說，明人眼前，何必說暗話？」

武豪哈哈笑道：「在下只不過想見一見昔年墮崖不死的那位高人。」

崔廣沉住了氣，心想他既已知道了這件事，若是自己再推三阻四的話，却只有不好了。

而且，對方的身手甚高，自己自然不至於不敵，但要將他捉住，或是殺以滅口，倒也不是易事，難得他要見一見那魔頭，等那魔頭出來，以二敵一，那麼形勢自然大不相同了。

是以他立時揚聲喝道：「去請天山雪仙！」

那天山雪仙，其實，武林中人都稱之爲天山雪妖，崔廣有事求他，改妖爲仙，自也不足爲異。武豪的年紀不是十分大，天山雪妖在武林横行之際，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但是自從他學武以來，天山雪妖的

名字，却聽過了不知多少次，這時，想到就要和這樣的一個魔頭見面，他的心中也不禁十分緊張！

而且，他巳經知道，雪妖在這幾十年中，又練成了「毒蜂神刺」的絕技，那簡直可以稱是防不勝防的歹毒暗器，是以崔廣的話才一出口，他便屏氣靜息，全神貫注！

然而，他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的心中儘管緊張，但是在表面上看，却是一點也看不出來的，看起來，他仍然是一派毫不在乎的神氣！

崔廣的話一出口，立時有人大聲答應着，轉身走了出去，大廳之中，誰也不出聲，只有偶然傳來一兩下燭花的爆烈聲。

等了約有一盞茶時，只聽得後宅有一種十分異樣的笑聲，傳了出來。那笑聲傳來，十分蒼老，但是在蒼老之中，却又十分尖銳，令得人聽了之後，不禁有坐立不安的感覺！

武豪一聽得那種笑聲，面上的笑容，便不像剛才那樣自然了，而那種笑聲，迅速自遠而近，傳了過來，越是傳得近，聽來越是不舒服。

突然之間，笑聲停止，只見一個人掀開簾子走了進來。

那人一進來，武豪便覺得眼前陡地一亮，只見他的身上，穿着一件雪也似白，泛着銀光，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織成的長袍。

那人的年紀巳然十分之大，白髮、白眉、白鬚，似乎他的身上，無一不白，連他的眼珠，也是淺灰色的，看來像是一個盲者一樣！

他的面色更是怪異之極，像是不知塗了多少層白粉，但是面上的皺紋，却又清楚可見，顯見得他面色如此之怪，是天生如此的！

那人在門口略站了一站，便向前走了進來。

鐵掌崔廣早巳站了起來，道：「雪兄，來來來，替你介紹一位朋友！」

雪妖來到了桌前，一雙怪眼，只停在武豪的臉上，望得武豪的心中更是十分不自在。

只聽得雪妖冷冷地道：「這位朋友，面生得很啊！」

雪妖自然一進來就看到崔廣的那一柄劍，這時握在武豪的手中，是以他也知道對方的年紀輕輕，但是却絕不是好相與的人。

所以，他倒也不敢太過托大，只是冷冷地問了一句，崔廣道：「這位朋友，是武林中的後起之秀，人稱閃電劍，姓武，名豪！」

雪妖「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了，必然是雷電雙劍的門下！」

武豪本來一直是坐着的，但他一聽得「雷電雙劍」四字，便站了起來，說道：「不錯，雷電雙劍，正是我兩位恩師的外號。」

天山雪妖翻着眼，道：「不知尊駕要見我，有何指教？」

武豪沉聲道：「豈敢言指教兩字，只不過有一事相詢而巳。」

雪妖笑着道：「請說！」

武豪一字一頓，道：「有三個人，自稱姓葉，是西域人，他們是三兄弟，閣下可相識麼？」

雪妖的面色，本就白得像灰一樣，是以也根本看不出他在聽了武豪的話後，面上神色有什麼變化，但是他不斷在轉動着的眼珠，却突然停了一停，接着又聽得他道：「我不識此三人。」

武豪冷笑道：「但是這三人，對閣下的事，却知道得十分詳細。」

雪妖也冷笑着道：「是麼？這三人在何處？」

武豪道：「巳死在我劍下了！」

雪妖奸笑了起來，道：「是麼？可惜！可惜，那就成了死無對證了！」

閃電劍武豪的聲音，漸趨嚴重，道：「可是這三人在臨死之前，却還告訴了我一件事，他們說，迴光谷——」

閃電劍武豪「迴光谷」三字才一出口，雪妖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同時，只聽得武豪也發出了一聲驚呼，劍光閃動，他人向後疾退而出！

隨着武豪向後面疾退而出，只見十數枚其細如髮，巳被削斷的毒蜂神刺，巳紛紛落了下來！

這一下子，他們雙方，發針的發得快，擋針的也擋得快，雖然只是電光石火，一剎間的事，但是却是驚心動魄之極！

連鐵掌崔廣這樣的一流高手，心中也不禁大吃了一驚，一時之間，也不及去懷疑武豪究竟要說些什麼了！

只見武豪一退了開去，便一聲大喝，道：「雪妖，你雖不答我，但是，我巳知那三人所說的是事實了！」

他一面說，一面不斷向後退出，轉眼之間，巳退到了窗前。

武豪的動作極快，在他退到了窗前之際，雪妖和崔廣兩人，還未曾採取什麼行動！

但是突然之間，雪妖一聲大喝，帶起一股勁風，向前疾撲了過來。

雪妖向前撲近之勢，快得更是難以形容，武豪正待拔身而起，自窗中穿了出去，可是雪妖竄向前來的那一股勁風，巳然疾壓而至，令得他不能不出劍以禦！

他劍如閃電，「颼」地一劍，刺了出去，等他這一劍刺出之際，雪妖巳到了他的近前！

雪妖身上的那一件長袍，本就銀光燦然，這時他的身子向前疾撲了過來，更如同捲起了一團銀輝一樣，武豪見這一團銀輝直迫了過來，心知自己這一劍，是一定可以刺中的了。

他正在這樣想着，突然之間，只覺出劍身陡地一緊，武豪大吃一驚，連忙定睛看去，只見雪妖衣袖翻轉，巳將他的長劍捲住！

武豪此際用的長劍，乃是松雪道長的故物，被崔廣奪來的，極其鋒銳，而雪妖的衣袖，竟然可以將之捲住，他又如何不驚？

尚幸他當機立斷，一看清了自己手中的長劍，巳被對方的衣袖捲住，當機立斷，身子一躬，突然向窗子倒撞了過去，「砰」地一聲響，將窗櫺撞散，人巳出了大廳，到了走廊之中！

但是也就在此際，他只覺得左肩之上，連痲了兩痲！

那兩痲之處，十分輕微，但是閃電劍武豪也可以知道，那是巳中了雪妖的「毒蜂神刺」！

他一咬牙，左手一探，將劍拔在手中，舞起劍花，向前直闖了出去，雖然有不少人向前來，但是怎敵得過閃電劍武豪的劍招。

轉眼之間，他巳到了後院，身形拔起，上了屋頂，縱躍如飛，將追他的人越拋越遠，終於，他奔到了大路上，在黑暗之中向前飛掠着，不敢停留。

他左肩上的痲木之感，在迅速地擴大，等到他奔出了十來里之後，他的左腿也開始變得痲木了，身子一個顛躓，巳然仆倒在地！

武豪喘了一口氣，左手在地上用力按着，想要勉力站了起來。

可是也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得有兩個人的講話聲，傳了過來，在講話的是一男一女兩人，那女的問道：「咦，是什麼聲音？」

男的則道：「聽來好像是有人倒地之聲。」

女的道：「奇怪，那何以聽不到有人動手？我們過去看看。」

武豪聽了幾句，便巳經聽出，那正向自己倒地之處走來，不是別人，正是金鳳凰和張隆兩人！本來，他在聽了人聲之後，是準備勉力滾進路邊的草叢中去的，但此際巳然聽出了那是金鳳凰和張隆兩人，他也不再做這個打算了。

轉眼之間，金鳳凰和張隆兩人，巳然到了近前，雖然天色十分黑，但是張隆和金鳳凰兩人也可以看到，確是有一個人倒在路上！

他們兩人，身形一凝，便異口同聲的大喝道：「誰？」

武豪立時道：「是我！」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立時一呆，金鳳凰首先道：「是閃電劍武大俠？」

武豪苦笑了一聲，道：「正是我，兩位若能帮我一帮，我無任感激。」

一聽得是閃電劍武豪，張隆的心中巳然大怒，再聽得武豪要他們帮忙，張隆立時「哈哈」的大笑了起來，道：「金姑娘，我們走！」

閃電劍武豪剛才搶走了他用盡心思，冒險奪回來的寶劍，他心中如何不恨，是以非但不準備帮助武豪，而且看到武豪仆倒在地，心中還感到了一股說不出來的愉快之感！

可是，在他叫金鳳凰離去之際，金鳳凰却巳蹲下身去，道：「武大俠，這是怎麼一回事？」

武豪道：「說來話長，兩位……相煩兩位，將我扶到前面山中去再說，我中了毒蜂神刺，毒巳發作，半邊身子，痲木不能動了！」

金鳳凰也不知什麼是「毒蜂神刺」，她是一個少女，要叫她去扶一個男子，她心中實在是不免猶豫，如果只是她一個人在的話，那麼為了救人，她可能毫不猶豫，但這時既然有張隆在，她自然而然，向張隆望去。

可是張隆却偏過頭，連望也不望向武豪，冷笑着道：「金姑娘，救人也得要揀好人救，不要救了壞人，那就要害了自己了！」

金鳳凰忙道：「閃電劍武豪，可不是壞人。」

張隆仍是不住的冷笑，道：「是啊，他不是壞人，可是他却搶了我的寶劍，還給了崔老賊！」

金鳳凰聽了，不禁語塞，閃電劍武豪苦笑道：「張朋友，那一柄寶劍，包在我身上，仍然會還給你，我當時奪劍，無非是為了要和崔廣結識，到他家中去，見一個極其危險的人！」

張隆仍是不轉過頭來，看來他仍然不信。

金鳳凰則問道：「什麼人在崔廣的家中？」

武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天山雪妖！我就是中了他所發的毒蜂神刺！」

這「天山雪妖」四字，一傳入了張隆和金鳳凰兩人的耳中，兩人也不由驚得一呆。

武豪忙又道：「還有一件事，本來我是準備自己去做的，但現在眼看不能了，要相煩兩位，到迴光谷去——」

他講到這裏，金鳳凰和張隆兩人，不禁對望了一眼，因為他們兩人，正要到迴光谷去。

武豪喘了口氣，又道：「兩位要去告訴準備爭勝的各人，雪妖到時，定然混在其中，暗箭傷人，千萬小心，而且，大家也不必動手了，因為迴光谷的迴光壁上，根本沒有什麼絕頂武功！」

張隆本來巳等得不耐煩，準備拉了金鳳凰便走的了。

可是，一聽得閃電劍武豪，說是迴光壁上根本沒有武功，他也是一呆。

而武豪的說法，更和金鳳凰所懷疑的相同，是以金鳳凰更是急急問道：「迴光壁上眞的沒有武功？你怎知道的？快告訴我！」

武豪道：「我——」

他才講了一個字，突然聽得一陣馬蹄聲，夾雜着閃耀不停的火把，迫近了來，他立時說道：「兩位，快，崔廣和雪妖來了！」

金鳳凰也忙道：「快——快扶武大俠起來，張大哥！」

張隆本來是極不願帮忙武豪的，可是在金鳳凰在猝然之間叫了他一聲「張大哥」，却令得他不能不聽金鳳凰的話了。

他連忙踏前一步，將武豪攙扶了起來，和金鳳凰一齊，三人一齊向前，疾奔而出，不到一個時辰，他們便巳經奔進了山中。

到了山中之後，他們在一個小山谷停了下來，張隆將武豪放在一塊大石之上，側耳聽去，山中靜到了極點。

金鳳凰問道：「武大俠，你覺得怎麼樣？」

她連問了兩聲，却得不到武豪的回答，金鳳凰的心中陡地一驚，一揮手，晃着了火摺子，定睛的向武豪看去，不禁發出了一下驚呼聲來。

張隆也連忙向石上的武豪望去，只見

武豪雙目緊閉着，口角處，有白沫流出來，顯然已是人事不省了！

張隆連忙伸手去探他的鼻息，只覺得自他鼻中噴出來的氣，熱得燙手，金鳳凰頓足道：「唉，我們不知他中的是什麼毒，怎麼辦才好？」

張隆雙眉緊蹙，道：「若是一定要救他的性命的話——」

他的話只講了一半，便停了下來，他的意思，只要金鳳凰說，不救他也無妨。

可是金鳳凰却道：「張大哥，一定要救他的，他師父雷電雙劍，和家師甚有交情，絕無不救之理！」

張隆道：「金姑娘，我師父生前，練有一種靈丹——」

金鳳凰「啊」地一聲，道：「是啊，我如何忘了松雲道長的松雲丸？松雲丸可治百毒，你身上有麼？快給他服下，他就有救了。」

張隆道：「可是那松雲丸……」

金鳳凰急道：「我知道，松雲丸十分寶貴，但就算你是帮我忙，難道你也不肯麼？」

張隆忙道：「那我當然肯的，可是，我對這個人……」

金鳳凰將手放在張隆的手背之上，語氣神情，全然將張隆當作了自己人！張隆的心中大慰，連忙自懷中取出了一隻玉瓶，倒出了三顆丹藥來，將其中一顆，給了金鳳凰，金鳳凰捏開了武豪的口，塞了進去。

她同時還抬起頭來，道：「一顆够了麼？」

張隆想了一想，才道：「如果是尋常的有毒暗器，一顆便足够了，但剛才他說，是中了雪妖的什麼毒蜂神刺，我也不知那是什麼暗器，但是他服下一顆之後，總可以醒轉過來的。」

金鳳凰半晌不語，天際已然現出了一片濛濛的曙光來，又過了不久，朝陽已然浮現，映得山谷之中所有的草木山石，都已然現出了一股金色的光芒來。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一直都坐在武豪的身邊，直到天色大明之後，才聽得武豪發出了一下低微呻吟聲來。

金鳳凰立時道：「他醒了！」

她一面叫着，一面便伸手將武豪的頭托了起來，張隆在一邊，緊蹙着濃眉，他看到金鳳凰對武豪那麼好，心中有說不出的不自在！

他忙道：「金姑娘，他不一定醒過來的，還是讓他多躺一會的好。」

金鳳凰揚手向張隆一笑，道：「張大哥，你看，他已睜開眼來了。」

張隆定睛看去，只見武豪的雙眼，果然已睜了開來，同時，也聽得他在喉間，發出了一陣「咯咯」之聲來，實是駭人之極。張隆看到這等情形，不禁奇道：「咦？他……像十分痛苦……」

他一言甫畢，只見武豪的身子陡地一震，掙扎着道：「張朋友，我怕……怕不能替你取回那柄寶劍來了，你，你要原諒我！」

張隆心中也不禁怔了一怔，連忙說道：「不會的，你已經服了松雲丸，百毒可治！」

可是武豪却搖着頭，在他的臉上，現出了絕望的神情來，道：「不行了，我中的毒針，無藥可治，金姑娘，多謝你們……兩人照顧我……請告訴所有……在迴光谷外的武林中人，迴光壁上，根本沒有什麼……絕頂武功……那全是雪妖差人散播的謠言……叫他們別再爲此動手爭鬥……，以傷和氣了……造成武林浩刦！」

金鳳凰忙問道：「武大俠，你說迴光壁上根本沒有武功，只不過是謠言，那未兗……」

金鳳凰本來是想說「那未免說不過去」的，因爲歷屆來，好幾個高手，自迴光谷出來之後，全都踪跡不見，那說明了在迴光壁上，總是有些東西的，不會全是謠言！

可是，金鳳凰的話還沒有講完，只聽得武豪的口鼻之中，一齊發出了「嗤」地一聲響，透出了一口長長的氣來，金鳳凰吃了一驚，連忙叫道：「張大哥，他怎麼了？」

張隆忙道：「你快放他下來，他要死了！」

金鳳凰將武豪的頭慢慢地放了下來，等到她站起身來，武豪的面色，也已經變了！

他的面色變得十分之快，轉眼之間就成了死灰色，張隆俯身下去，去探他的鼻息之際，已經氣息全無了。張隆嘆了一聲，道：「他死了！」

金鳳凰呆立了半晌，才嚶嚶地哭了起來，張隆雖然恨武豪奪了他的寶劍，但對方人已死了，還有什麼可以記恨的事？他也是欷歔良久，默然而立！

× × ×

那是一個十分狹窄的山洞，而且在山洞的洞口，還滿是山籐蘿蔓，不是細心拉開那些遮住了洞口的山籐，根本發現不了那個山洞的。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在葬了閃電劍武豪之後，一連趕了七八天路，繞過了迴光谷的谷口，找到了這個三年前金鳳凰走進去過的那個山洞。

迴光谷口，由於七十餘門派都長年派有高手防守之故，在曠地的一半，倏然已是一個小鎮，而且各門各派暗中也在鬥鬧，是以房舍越造越多，器具飾物，無不各求名貴，那曠地雖然不大，但是却氣象萬千！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全是名門之後，尤其是金鳳凰，她師傅張百勝還在迴光谷中，若是他們在迴光谷口出現，再想脫身，那就不易了。是以，他們只是遠遠地繞了過去，才未爲人注意，而來到了那洞口的。

金鳳凰撥開了洞口的山籐，洞中捲起了一陣陰森森的寒風，向外吹來，令得金鳳凰和張隆兩人，都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張隆問道：「就是這裏麼？」

金鳳凰點頭道：「是的，三年之前，我從這山洞中一直走進去，曾聽到我師傅的笑聲！」

張隆吸了一口氣，說道：「那好吧，那我們就走進去看看。待我去紮一個火把來。」

金鳳凰點着頭，兩人一齊找了兩紮多油的松枝，燃起了火把，那山洞的洞口十分窄，只能容一個人側身走進去，張隆在前，金鳳凰在後，擠進了山洞，只走了十來步，便已寬了許多。

在火把的照耀下，只見山洞之中，除了嶙峋岩石之外，什麼也沒有，有時，會有一股極細的泉水，自山縫中流出來，發出淙淙的聲响。

他們一直向前走着，那山洞時寬時狹，有時又曲折無比，他們兩人，在山洞寬時並肩而行，不然就一前一後，因爲，他們實在不知道在那深邃的一個山洞中，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他們一直向前走着，算來已走了一個多時辰，少說也走出二十餘里了，可是那山洞居然還未到盡頭！張隆的心中駭然，道：「金姑娘，看來這山洞，確然可以通到迴光谷中去的！」

金鳳凰却道：「可是，現在我們已過了我三年之前，聽到家師笑聲的地方很久了，這樣下去不知何時方是出口之處？」

這一個問題，令得張隆也只好苦笑，他從來也未曾到過這山洞，怎知道什麼時候才是盡頭？他手中的火把，已燃燒得抓不住了，只得拋在地上，而在又走出了半里之後，金鳳凰手中的火把也逼得要拋棄了。

兩個火把相繼熄滅之後，他們的眼前，變得一片黑暗，他們兩人也靠得更近，又足足走出了三五里，兩人一齊發出了一下歡呼聲來。

他們看到了光亮！

那光亮是極其微弱的，在他們的前面，離他們還相當遠，但即使相當遠，即使那光亮十分微弱，也能使他們高興了。

因爲前面有光亮，那就表示，已經離出口處不遠了。

他們歡呼了一聲之後，張隆忙道：「金姑娘，我們偷入迴光谷去，假如令師看到了我們，會不會責怪？」

金鳳凰一呆，她一心是想到迴光谷看個究竟，却是未曾想到這一個問題，這時，被張隆提了起來，她想起師傅出了名的古板嚴肅，那怕是他心愛的弟子進了迴光谷，他一樣會大發脾氣的！

她搖頭道：「我不知道，唉……剛才我們的那一下叫聲，不知是不是被他聽見了？」

金鳳凰担心自己的聲音已被她的師傅聽見，那分明是說，她師傅會責怪她的了，張隆忙道：「那我們別再出聲，剛才的叫聲，他未必聽見的！」

金鳳凰笑了起來，道：「我最怕師傅，若是惹了他，可不是玩的！」

他們商量了幾句，繼續向前走去，那光亮越來越近，但是他們兩人的心，却也越來越向下沉，剛才乍一看到有光芒那興奮的心情，終於蕩然無存了。

因爲，那股光芒，在他們乍一發現時，只是一綫之微，他們只當越向前去，光芒一定會越來越强烈的。可是當他們向前走近之際，光芒却仍然只是一綫。

那也就是說，那道光芒並不表示前面有了出路，只不過是前面有着一道石縫而已。

在發現了光芒之後，他們又再向前走出了半里許，終於，他們來到山洞的盡頭了。

在那一綫射進山洞中的光芒的照映之下，可以看出，他已走到了盡頭，前面已沒有了去路，而那道石縫，就在前面的山壁之上。

那道縫十分之狹，連手指也伸不進去，約有兩尺來，金鳳凰首先湊在那道縫中，向外看去，外面的光綫十分强烈，才一開始之際，她什麼也看不到。

過了片刻，她已漸漸可以看清外面的情形了，她陡地吃了一驚，向後退出了一步。

在她退出一步之際，她看到就在她身邊的張隆，也向後退出了一步，那顯然是張隆也看清了外面的情形，感到同樣的吃驚！

他們兩人，還同時吸了一口氣，張隆立時低聲道：「金姑娘，那是——」

金鳳凰不等他講完，便道：「那是我師傅。」

原來，他們兩人向外一望間，只見一個人，離他們只不過四五尺距離，髮長髯長，正在盤腿而坐，他們身在山洞之中，面前乃是石壁，那石壁只不過兩尺來厚，他們絕想不到就在如此之近，便有一個人坐着，是以都不禁吃了一驚！

張隆一聽得那人就是金鳳凰的師傅張百勝，心頭更是一凜，低聲道：「原來這幅石壁就是迴光壁？」

金鳳凰道：「聽說那一幅石壁，光滑如鏡，是以稱爲『迴光壁』，連迴光谷的名字，也是由此而來的，現在，師傅看情形正在詳參壁上的武功，你看，他不是正在聚精會神地看着前面麼？」

他們講着話，早已又湊在石縫上，向外看去，是以再度看得到坐在外面的張百勝，只見張百勝皺起了兩道長眉，這時張百勝的一雙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前面，看來，一定是他面前的石壁上，有着極吸引他的物事在！

而張百勝在迴光谷，再過幾天，便已然足足三年了，他天天對着那幅石壁已有三年之久，而他臉上的神情，仍然是如此之專注，可知那石壁上的物事吸引力之强，實是無以復加！

而對一個學武之士來說，還有什麼更比絕頂武功更具吸引力的？

張隆低聲道：「金姑娘，你的猜想，和武豪的話，都不對了，你看，張老英雄只怕到現在，仍然未曾參透石壁上的絕頂武功！」

金鳳凰的心中，也是莫名其妙，她也難以想像師父除了武功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吸引他的。她呆了一呆，道：「可是，何以歷屆來——」

她的話還未講完，便又突然停住了。

而張隆也低聲叫道：「你看！」

金鳳凰就在他的身邊，他們是一齊向外張望着的，張隆看到些什麼，金鳳凰自然也看得到的。但是因爲張隆看到的情形，實在太突兀了，是以他才不由自主，叫金鳳凰注意的。

這時，只見張百勝忽然緩緩地搖起頭來，在他搖頭之際，剛才那種專注的神情

，巳然消失了，忽然間，他笑了起來，而令得張隆叫金鳳凰看的，却是張百勝忽然之間，做了一個鬼臉！

金環張百勝，在武林之中，名頭何等響亮，武功何等之高，當眞可以算是德高望重。金鳳凰乃是他最得意的弟子，提起他來，心中尙且駭然，因此也可知他平時爲人何等嚴肅了。

可是這時候，他却做起鬼臉來！

他不但做鬼臉，而且那一個鬼臉，還做得十分滑稽，突眼吸嘴，歪臉挾鼻，實在是任何人見到了，都會忍不住笑出聲來的。

但是張隆和金鳳凰兩人，却並沒有笑出聲來。那並不是他們不想笑，而是他們一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實在太驚訝了！

他們剛才看到張百勝的那種全神貫注的情形，自己立時想到他在詳參迴光壁上的武功，可是忽然間，張百勝却做起鬼臉來了。

有什麼武功，是要練的人做鬼臉的呢？還是這時候他正在練一門絕頂怪異的武功？

金鳳凰甚至驚訝得要怪聲叫了起來，可是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却更令她張大了口，却出不了聲！只見張百勝做了半晌鬼臉，忽然又笑了起來，用手指拉開了自己的口，接着，他便像孩子一樣，雙手撐地，倒豎了起來，「走」了幾步。

在以手代足，「走」了幾步之後，他突然一個翻身，站了起來，手指向前指來，道：「你，你，我到今天，才算看清了你！」

這兩句話，從石縫中傳了進來，金鳳凰和張隆兩人聽得清清楚楚，兩人都大吃一驚，而最吃驚的自然是金鳳凰！

張百勝的手指直向前指着，簡直就是指住了她一樣，而且那兩句話，也像是對她而發的。

在那一剎間，金鳳凰實在是驚得呆了，是以她出了一身冷汗，却並沒有出聲，她只是緊握着張隆的手，身子也在不住發抖！

而張隆在那一剎間，也不知該說一些什麼話去安慰金鳳凰才好，因爲她也以爲自己和金鳳凰兩人的行踪，巳被張百勝發現了。

可是，就在這時，他們兩人，却又聽到張百勝發出了一種異樣的笑聲來。

這一種笑聲，才一入耳時，聽來像是張百勝的心中，正感到十分之高興，可是聽不一會，却又像張百勝的心中，實是十分淒苦！

而且，不到一盞茶時，張百勝的笑聲，竟然成了號啕大哭之聲！

金鳳凰和張隆兩人，自從來到了山洞盡頭，從那石縫中張出去，看到了張百勝之後，心中的驚詫不絕，這時聽得張百勝忽然哭了起來，兩人的心中更是奇絕，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張隆吸了一口氣，道：「金姑娘，張老英雄剛才的話好像……並不是對我們說的。」

金鳳凰的身子也停住了發抖，她連忙又湊到那石縫，向外望去。

只見張百勝正在手舞足蹈，一面哭着，一面却又像是十分高興，而他仍然是面對着金鳳凰和張隆兩人，也就是說，他仍然是對準了迴光壁的。

但是，他究竟在做什麼，兩人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們又看了一回，金鳳凰突然道：「張大哥，我師傅他……他瘋了！」

張隆吃了一驚，這句話他心中早巳想到了，但是爲了怕金鳳凰心中難過，是以並未曾講出來，這時金鳳凰叫了起來，張隆却是直心人，立時苦笑一下，道：「多半是瘋了！」

金鳳凰再也忍不住，突然大叫了起來，道：「師傅！師傅！」

她陡然之際大叫，聲音在山洞之中，立時響起了嗡嗡的回聲，以致令得她叫出的聲音，聽來也變得模糊不清，而她叫了兩聲，只見在又哭又笑，手舞足蹈的張百勝忽然停了下來。

此時金環張百勝停下來之後，雙眼睜得老大，瞪着前面。

金鳳凰一見師傅這等情形，心中一凜，未曾再叫下去，她這時在石壁之後，向外張望，可以看到她的師傅張百勝，而張百勝是絕看不到她的。

可是，正由於她可以看到張百勝的一舉一動，所以在感覺上而言，就好像張百勝也可以看到她一樣，張百勝一瞪眼，她心中一害怕，就不敢再出聲了。

利那之間，山洞中靜到了極點，而張百勝也像是僵了一樣，一動不動，一聲不出。

過了足足有一盞茶時，才看到張百勝的臉上，現出了一種十分異樣的神色來，接着，便看到他的嘴唇哆嗦着，發出了如同呻吟也似的聲音來，道：「我……我聽到了什麼？我聽到了什麼？」

金鳳凰剛想說：「師父，你聽到了我的聲音」，可是她一張口，還未發出聲音來，只見張百勝突然伸手，緊緊地壓住了雙耳，同時怪聲叫了起來，道：「不……不……我不是聽到了鳳凰的聲音！」

金鳳凰實在忍不住，又大叫道：「師父，是我，是我在叫你！」

可是張百勝這時候，自己在狂叫着，而且伸手緊捂住了他自己的雙耳，金鳳凰的叫聲，他却聽不到了，他叫了兩聲，又喘起氣來，道：「鳳凰，鳳凰，我偶然聽到了你的聲音，我……可知我一直都在想你！」

金鳳凰聽得她師父如此蒼老的聲音，講出了這樣的話來，可知師徒情深，她的心中不禁一陣感動，利那間熱淚盈眶。

可是，張百勝在講了那一句話之後，突然又發出了一陣十分難聽的顫抖聲來，道：「鳳凰，你可知道我在想念你麼？你一定想不到的，你有少年郎在陪你，絕不會想到我這個老頭子的了！」

金鳳凰聽到這裏，不禁陡地一呆，她失聲道：「張大哥，這是什麼話？」

張隆也愕然道：「金姑娘，他……他可是令師張老英雄麼？」

金鳳凰頓足道：「怎麼不是？我和師父分別，只不過才三年，我如何不認得他了？」

張隆猶豫道：「可是……可是他說的

話……」

張隆才講到這裏，只聽得張百勝的身子蹲了下來，雙手在地上用力槌打着，發出「蓬蓬」的聲響來，一面啞着聲道：「鳳凰，你可知道，在你十五歲那年，你在山中裸浴，給我看到了之後，我便開始魂牽夢縈地想念你，你可知道？」

金鳳凰突然之間，聽得張百勝講出了那樣的話來，她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她緊緊地握了張隆的手，像是整個山洞，都在天旋地轉動一樣，她甚至站立不穩，發出了一下呻吟聲，身子一側，跌進張隆的懷中！

張隆連忙扶住了金鳳凰，張百勝的話，張隆自然也聽到的，他也是嚇呆了，不知說什麼才好。

可是張百勝絕不知道他的話會給兩個人聽到，而且其中有一個，還正是金鳳凰，他只當自己在自言自語，所講的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是絕不會有人聽到的，所以他還在繼續講着。

他喘着氣，道：「鳳凰，那年，你雖然只有十五歲，但是你完全長大了，你是我一生中見到過的……最美麗的少女，我……我……」

他講到這裏，連連嚥了幾口口水，臉上也現出了一種十分淫邪的表情來。

這時，金鳳凰緊緊地閉着眼，但是她的耳際，却仍然可以聽到張百勝的話，她眞是難以相信，這樣的話，會出自她的師父之口……

這怎麼可能？她的師父這樣莊嚴，這樣不苟言笑，從來只是用那樣嚴肅的眼光望着她，除了傳授武功之外，從來也未曾對她講過一句別的話的師父，在武林之中有這麼高的威望，而且巳屆花甲之年的師父，這實在是絕不可能的！

她的口唇抖着，道：「張大哥……講這話的，是……可是我師父麼？」

張隆苦笑道：「我正要問你哩！」

金鳳凰明知那是她的師父，可是她却沒有勇氣去肯定，甚至她也沒有勇氣再睜開眼來去看。

只聽得張百勝却又笑了起來，他「嘻嘻」地笑着，笑得十分邪門，絕不像是一個武林高手所發出的笑聲，他一面笑着，從笑聲聽來，他的心中，像是十分得意，他笑着，又自言自語道：「鳳凰，你或許不知道，我看你裸浴，並不是偶然撞見，而是特意前去的，我知道你在做什麼，特意前去的。」

他急速地喘起氣來，道：「可是，那却害了我自己，我看到了你這樣之後，我閉上眼睛就想你，可是我却是你的師父，鳳凰，你看到別人，總是笑靨迎人，可是看到我，却總是沉着臉，低着頭，你爲什麼連對我笑一下也不肯？而我爲什麼又不敢對你說，世上老夫少妻本來多的是，何以——」

金鳳凰在山洞中，一聽到了「老夫少妻」這四個字，她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叫道：「張大哥，快……扶我出去！」

她的一聲「張大哥」叫得極其響亮，但是接下來的那句話，却又講得極微弱。

只見張百勝又陡地一笑，臉上現出了驚喜莫名的神色來，雙手向前伸着，像是要將什麼東西接了過來一樣，他甚至緊張得有些口吃，他道：「我又聽到了，鳳凰，我又聽到你的聲音了，你叫我什麼？你叫我……張大哥……鳳凰……那，唉，一定是我想得你太甚了，是以才會有這樣的幻覺，你不會叫我張大哥的，你只是叫我師父，師父，爲什麼你要這樣叫我……」

金鳳凰喘息着，道：「張大哥，扶我出去，快扶我出山洞去！」

張隆本來還想聽聽張百勝究竟還會講出一些什麼令人難以置信的話來的，可是他一回頭間，看到金鳳凰星眸緊閉，面色慘然，他吃了一驚，忙答道：「是！」

他一面答應，一面扶着金鳳凰，轉過身，金鳳凰的身子發軟，整個靠在張隆的身上，一口氣走了三五里，仍然可以聽到張百勝的笑聲，隱隱地傳了過來，而且，張百勝顯然還在講些什麼，但是他們兩人，却又聽不眞切了。

一直走出了七八里，才算是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金鳳凰這才道：「扶……扶我坐下來。」

山洞之中，漆也似黑，張隆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坐，他略呆了一呆，便扶着金鳳凰在地上坐了下來，金鳳凰仍是靠在他的身上，喘着氣，過了很久，她才叫道：「張大哥！」

張隆忙道：「金姑娘，你……覺得怎樣？」

金鳳凰苦笑着，道：「我眞想不到……他年紀那麼大了，竟然還這等……禽獸不如！」

張隆聽得金鳳凰這樣責罵金環張百勝，他的心中陡地一震。這近十天來，他和金鳳凰在一起，他又何嘗不是一閉眼，便看到金鳳凰的一顰一笑，何嘗不是對金鳳凰魂牽夢縈。

金鳳凰是如此美麗的一位姑娘，每一個人見到了她，便生出愛意，這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之事，金鳳凰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心意，會不會也這樣罵自己呢？

想來當然不會的，因爲自己和她的年紀相若，兩情相悅，那麼，張百勝只不過是在暗中戀着自己的徒弟，難道就算是「禽獸不如」了麼？

張隆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金姑娘，你不能太苛責令師——」

金鳳凰道：「還說不能苛責他？你想想，他身爲人師，却窺我……裸浴，他……他……」

金鳳凰一面說，一面身子又不住抖起來，張隆抱住了她的肩頭，道：「你想想，他只是將心中對你的愛慕，放在心中，而絕沒有做出什麼事，那是他自己也知道，這是絕不應該的之故，你別將他當作師父，只將他當作一個男人。一個男人，能够和你這樣美麗的姑娘日夕相處，而仍然將他心中所想的事深深藏起來，只在沒有人的時候，自言自語，那豈是一件容易的事？」

張隆自己也不知道，何以會有那麼多長篇大論的話要說，他一口氣講完，只覺得心中頓時舒服了許多。

因爲那一番話中，他雖然絕口未曾提

到他自己，但是却已將他的心事，講了許多出來。

金鳳凰乃是何等聰明之人，焉有聽不出他話中有弦外之音的道理？在張隆講完之後，金鳳凰呆了半晌，才道：「那麼，你呢？」

張隆的雙頰，頓時熱辣辣地紅了起來，當然在黑暗之中，可以掩飾他一部份的窘態，他心頭狂跳，說道：「什麼……我呢？」

金鳳凰的聲言十分輕柔，聽了之後，令人的心中產生一股說不出來的異樣之感，她道：「你剛才說的，和我在一起，要將心中所想的不講出來，是十分痛苦的事，你也是麼？」

張隆一字一頓地道：「是的……我也是。」

金鳳凰低下頭去，張隆可以覺出，金鳳凰已將頭完全枕在他的肩上了。只聽得金鳳凰說道：「那你，你爲什麼不對我講呢？」

金鳳凰那一句話，是附在張隆的耳際講出來的，張隆的頰邊，被自金鳳凰口中噴出來的暖氣，弄得癢酥酥的，他聽得金鳳凰那樣講，心頭狂跳了起來，道：「我……我……我……」

他連講了三個「我」字，停了片刻，才道：「我現在說了。」

金鳳凰「嗯」地一聲，張隆心跳得更劇了，他是一個胆色極壯之人，要不然，也不會假充是鐵掌崔廣故人之子，混進崔宅中去了，但這時候，若不是金鳳凰一再鼓勵，那麼他是絕不敢將心中的話講出來的。

饒是如此，他鼓足了勇氣之後，聲音仍不覺有些變樣，他道：「金姑娘，鳳凰，我……心中想的是，如果我能有你這樣的一位妻子——」

他才講到這裏，突然有一隻軟綿綿的手巳向他的口掩來，同時聽得金鳳凰嬌聲道：「別說了！」

張隆大吃一驚，惶惶的說道：「可是，可是你不願聽？」

金鳳凰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道：「不，我願意，你只管講，我願意！」

張隆在那一剎間，心中的高興，實在是難以形容。

他擁住了金鳳凰，在那時，他倒反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

他們兩人緊緊地靠在一起，張隆可以聽到他自己的心跳聲。

他不但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而且也可以聽到金鳳凰的心跳聲！

× × ×

迴光谷的曠地，除了房舍之外，餘下的仍有三畝許，在那空地中，有着許多整齊的石塊，當作石櫈，這樣的石塊，不下數百塊之多。

但這時，却還有不少人，坐不到石塊，是站着的。當然站着的人，全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或是晚輩，他們來到迴光谷口，也絕不是想去爭勝，而只是來看看熱鬧，見識一下。

事實上，每年迴光谷口的爭勝盛會，眞正下場動手，和人較量的，每一次都只不過七八個人而已，最少的一次，甚至只有三個人，其餘的人，全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而來的。

實在也是十分簡單的道理，像現在那樣，鐵掌崔廣巳然到了，自然不是他對手的人，誰還會貿貿然走出來獻醜？輸了還不要緊，拳脚上可不帶眼，若是送了性命，那可太寃枉了。

是以每一次準備動手的人究竟有多少人，與會的人，是早可以看得出的。準備動手的人，都坐在最近空地中心的大石之上。

這時，坐在那幾塊大石之上的，除了鐵掌崔廣之外，還有金環張百勝的一個師弟，神鈎胡祥龍，他兩柄金光閃閃的吳鈎劍，分懸在兩邊。

還有一個矮小乾枯的老者，那是淮北鹽帮的海帮主海蒼天。

海蒼天生得其貌不揚，他是剛來到的，本來，大石上還有幾個人，可是一見海蒼天來到，那幾個人便都搭訕着離去了。

本來，這個爭勝大會，參加者只限是正派中的七十餘門派的，淮北鹽帮雖然不是什麼邪魔外道，但也絕不是玄門正派，本來，鹽帮海帮主是不能前來參加爭勝的。但是在近幾屆來，規矩早巳鬆了，鐵掌崔廣自己，就不是任何門派中人，是以他看到了海蒼天，雖然心中不自在，也提不出什麼反對的理由來。

日頭漸漸移到了頭頂，一交午時，便見一個長髯飄拂的老者，緩步走了出來。

那老者氣度雍容，令人望而起敬，武林中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他，那老者是太極門的掌門人王泰來。他是武林羣雄的爭勝大會的主持者，巳歷三屆了。

這時，只見他來到空地正中，向四面八方作了一個羅圈揖，揚聲道：「各方豪傑，再過三天，便是金環張百勝面壁三年期滿之日了，彼時，張百勝便會由迴光谷中走出來的。」

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

王泰來講的那一番話，每一屆皆是如此，有不少人巳聽了三四次之多了，但是每一個人，還都是聚精會神地聽着，絕沒有人出聲。

王泰來又道：「至於張百勝是否在迴光壁上，參悟了絕頂武功，那要等他離開山谷，我們見到了他之後，才可以知道，但是——」

王泰來捋了捋長髯，嘆了一聲，才又道：「但是證諸以往諸屆，自迴光谷中出來的高人，都是一聲不出，便自離去，可知他們三年來的工夫，全屬白費，從此心灰意懶，是以，這屆爭勝的朋友少，可能也與此有關！」

他向鐵掌崔廣，雙鈎胡祥龍和海蒼天三人，望了一眼，這一屆準備動手的，竟只有三個人，那確然是最少的一次了。

而武林中人都知道，爭勝是在三年期滿前三天開始，三天之內，決定誰取得勝利之後，得勝者便候在谷口，只等上一次入谷的人一出來，便忙不迭地奔進迴光谷去，絕頂武功秘訣，對於一個學武之士來說，實是沒什麼比這個更吸引人的了！

但這次只有三個人，只怕一日之間，便可以決勝負了，是以王泰來也不急於叫各人動手，又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才

道：「動手只是點到爲止，但是兵刃無眼，拳脚無情，若有死傷，也絕無怨言，在下一退，有意爭勝者，便可以動手了！」

他話一講完，又向衆人作了一揖，這才緩緩向外踱了開去。

王泰來才一踱開，只見鐵掌崔廣，巳然滿臉笑容，站了起來。

看他的神情，好像滿不在乎，但是他雙眼却望住了海蒼天和雙鈎胡祥龍兩人，目射精光，會家一看，便知道他巳然全神貫注！

只聽得他雙掌互擊，發出鏗然之聲，竟像是兩塊鐵板，在互相撞擊一樣，他外號稱作「鐵掌」，這掌上功夫，確是非同小可。

崔廣向前走出了幾步，沉聲說道：「海帮主，胡老師，你們兩位，是誰先來指教？」

海蒼天和胡祥龍兩人對望了一眼，兩人似乎都未曾聽到崔廣的話，連望也不向崔廣一眼，仍然坐在石上，不曾起來。

崔廣的心中不禁有氣，「哼！」地一聲，說道：「若是怕動手，想揀現成便宜，那麼，到迴光谷來，可以說是揀錯地方了！」

海蒼天和胡祥龍兩人，剛才不願意動手，倒的確是因爲想揀便宜之故。

因爲誰先和崔廣動手，就算勝了，也還要和另一個高手再打一場的。

雖然其間可以休息好多時候，在內力消耗上，不致於有什麼吃虧處，但是招式上的精奥之處，在先和崔廣動手之際，却難免爲人所見了！

需知道在這種場合之中，動手的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不能將精妙的招式，藏而不用，更不能令對方不將自己絕招的妙處看破！

要是一給對方看破了妙招，那麼在下一次再施展之際，便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了。

但海蒼天的性子却十分烈，一聽得崔廣口出惡言，他巳是沉不住氣了，只聽他冷笑一聲，道：「崔鐵掌，你說誰想揀便宜？」

崔廣只怕兩人仍然若無其事，這時海蒼天既然出了聲，他却是得其所哉，也冷冷地回答道：「誰再坐着不動，便是想揀便宜的無用之輩！」

海蒼天一生闖蕩江湖，自然明白崔廣是在激怒自己，好叫自己立時和他動手。但是武林中人最重聲名，就先和崔廣動手，不免吃些小虧，這時他也是非起而應戰不可的了。

只見他一聲怪叫，身形巳拔了起來。

海蒼天和崔廣兩人年齡相仿，但是兩人，一個身形矮小削瘦，另一個却是魁偉高大，一齊站了起來，更是明顯！

崔廣一見海蒼天巳一躍而起，他身形聳動，便向前踏出了兩步，而且，他唯恐海蒼天躍起之後，又轉變念頭，是以也不說什麼，身形一踏向前去，雙掌一錯，便「呼」地發出了一掌，擊向海蒼天的胸前，逼得海蒼天非還手不可。

而海蒼天只要還了手，那麼他們兩人就算是動過了手，海蒼天再想住手不打，也是在所不能了。

是以崔廣那一掌，去勢極快，而且力道也十分沉猛，海蒼天見了，心中更是大怒，怪叫道：「好啊，說打就打麼。」隨着那一聲怪叫，他身形陡地一轉，巳經轉到了崔廣的身側。

崔廣一掌發出，海蒼天人巳不見，令得崔廣的心中也不禁暗叫了一聲好！

他巳知海蒼天來到了自己的右側，但是，他却假裝呆了一呆，海蒼天一到崔廣右側，五指如鈎，「颼」地向崔廣的腰際抓了出去！

而就在海蒼天出手之際，崔廣左掌，突然自右脅之下穿出，一掌直向海蒼天攻來！

那一掌在乍發之際，由於崔廣身子掩着，海蒼天全然看不到的，等到海蒼天覺出勁風撲面時，崔廣的那一掌，巳然自脅下突出，直達他的面門了。

這一招，是崔廣二十七招鐵掌之中，有名的一招「袖裏乾坤」，最是變幻莫測，攻敵之所不備！

海蒼天轉到了崔廣的右側，本來是想一抓抓向崔廣的腰際，抓得中最好，如果抓不中，好歹也將他腰際所懸的長劍，抓了下來，那也算是佔了上風了。可是他却未曾料到，對方的掌勢來得如此之快！

這時，他五指離對方的腰際，還有半尺，崔廣的手掌便巳逼到，若是不顧一切抓下去，那麼自己的腦袋，非被對方拍扁不可！

海蒼天心中大驚，但是他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臨危不亂，剎那之間，陡地吸了一口氣，將疾發而出的那一抓，硬生生地收了回來。

而且，他一面收招回來，一面內力又巳疾運，五指一併，改抓爲掌，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砰」地一聲响，他巳和崔廣交了一掌！

海蒼天的那一掌，可以說是在倉猝之間發出來的，而且崔廣最厲害的，正是掌上功夫，那可以說是以己之短，去攻敵之長了！

而海蒼天也是知道這一點的，他心知雙掌一交，自己勢必被對方的掌力逼退，那時變了敗象，反爲不美，是以他在一掌送出之際，足尖一點，身子巳準備向後退了開去，崔廣的掌力湧到，更助了他後退之勢，只是他身形倏地向上拔起，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平圈，又飄然而落，落在三四丈開外！

這一來他不但未呈敗象，反倒露了一手絕頂輕功，贏得一陣笑聲！

也就在衆人的喝彩聲中，只聽得崔廣冷笑不絕，便待向前逼過去，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見兩條人影，疾如流星，越過了人叢投進空地來，身形一凝間，衆人盡皆看出，那是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

而一直端坐不動的胡祥龍，這時也倏地站了起來，叫道：「鳳凰！」

來的兩人，不是別人，正是金鳳凰和張隆！

金鳳凰也不望向胡祥龍，只是應了一聲，道：「胡師叔！」

而張隆則巳大聲道：「各位，鐵掌崔廣巳將天山雪妖勾引出來了！」

張隆的眞氣充沛，聲音響亮，這一句

話，在場數百名武林高手却是人人可聞，而且每一人在聽到之後，都大吃一驚！

要知天山雪妖，乃是邪派之中，第一高人，在這裏的這許多人中，曾經參加過當年羣戰雪妖一役的人，雖是寥寥可數，但是却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件事的，如今聽得張隆說這個大魔頭竟和崔廣勾結在一起，如何不驚？

鐵掌崔廣見自己的奸謀突然之間被張隆當衆揭穿，他也不禁驚惶失措，忙高聲呼喝道：「胡說，我——」

可是，我才講了三個字，便突然聽得人叢之中，傳來了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聲，那一陣怪笑聲才一傳出來，崔廣也爲之面上變色！

隨着一陣怪笑聲，只見一個黑衣人，在人叢之中大踏步地走了出來，由于那怪笑聲實在太驚人，是以每一個人的目光都落在這個黑衣人的身上，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他是誰來。

只見他來到了空地中心，身形陡地向上一拔，拔高了兩尺，站在一塊大石之上，雙臂向上一振。隨着他雙臂的一振，只聽得「嗤嗤」的裂帛之聲，不絕於耳，他身上的那件黑袍，碎成了片片，飄落了下來。

那件黑袍，分明是他運用內力震碎的，這一手絕頂內功，已然驚人之極了，而更驚人的是，他一身黑衣震裂之後，現出了一襲銀光燦爛的長袍來！

緊接着，只見他伸手在臉上一抹，抹下了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張慘白的怪臉來，只聽得他「嘿嘿」兩下冷笑，道：

「崔兄，何必否認，我們兩人携手，天下還有何人可懼？」

這時候，人叢中早已有人叫了起來：「天山雪妖，他便是天山雪妖！」

而所有的人中，最尷尬的莫如鐵掌崔廣了，多少年來，他一直維持着十分良好的聲名，可是這時雪妖一出現，便和他稱兄道弟，而且，還說和他携手，便天下無敵，一下子便將他的假面具，撕得粉碎！

而且，更令他吃驚的，是這一切變化，都不在他計劃周詳的算計之內的，他更感到，若是自己眞和雪妖携手的話，那也是雪妖控制自己，而絕不是像自己盤算那樣，是自己控制雪妖！

一時之間，迴光谷外的混亂，實是難以形容。但是在這裏的，究竟全是武林高人，刹那之間，許多人向後退了開去，而且三五十人組成的一個圈子，將雪妖和崔廣、張隆、金鳳凰等四人圍住。

而且，一時之間，「鏘鏘」，「錚錚」之聲，不絕於耳，每一個人都已撒了兵刃在手。

張隆一拉金鳳凰，兩人也迅速地向外掠了開去，變得被圍在圈中的，只有雪妖和崔廣兩個人。而張隆又大叫道：「各位千萬小心，雪妖練成一種極歹毒的暗器，叫毒蜂神刺，閃電劍武豪，已死在這種毒刺之下了！」

閃電劍武豪已死的消息，又給衆人帶來了一陣新的震動，衆人都凝神望着雪妖，只聽得雪妖冷笑道：「這小子說得不錯，當年，我被五十餘人聯攻，才將我逼下山去，參加當年圍攻我的，現在有多少人在？」

太極門王泰來首先一聲大喝，道：「雪妖，王某人在此！」

雪妖向他一望，道：「原來是王老英雄，王老英雄，昔年的賬，也該算一算了！」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向王泰來指了一指，他這時和王泰來的距離至少有三四丈，是以他伸手指向王泰來，却是誰也未曾注意。

而金鳳凰和張隆兩人，知道他「毒蜂神針」的厲害，也只有武豪臨死之前所說的，實情如何，他們也不知道，當然也無從警告王泰來。

而就在雪妖伸手一指間，五枚「毒蜂神刺」已然電射而出！

光天化日之下，他發出了五枚劇毒的暗器，有那麼多武林高手在，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聽到有什麼聲響，也沒有一個人看到什麼。那是因爲「毒蜂神刺」實在太細小了，而且也沒有人想到他竟會一點警告也不發出，便猝然發出了暗器！

他的話才一講完，只聽得王泰來發出了一下冷笑。

王泰來才一冷笑，便怪叫了一聲，身子騰騰騰向後連退了三步，在他的身後，總有六七人，一齊被他撞了開去！

王泰來是刹那之間身中了五枚「毒蜂神刺」，是以突然間後退去的，可是衆人却還不知他何以後退，都問道：「王老英雄，什麼事？什麼事？」

雪妖所發的那五枚毒刺，一枚正射在王泰來的唇上，是以王泰來口部發麻，已然講不出任何話來。而另外四枚中的三枚，是穿透了他的衣服，直射進了王泰來心脈要害的。

是以，毒性一發，王泰來在後退了三步之後，天旋地轉，眼前發黑，張大了口想出聲，可是終於什麼聲音也沒有出，身子一倒，「咕嚕」一聲，栽倒在地，面皮發紫，已然氣絕了！

這一下的變化，令得所有的人皆盡呆了。

只聽得雪妖「哈哈」大笑，道：「各位看到了？這便是我練成的無形無影毒蜂神刺，你們識趣的快退開數丈，莫枉遭了生命！」他一聲大喝之下，所有的人當眞不由自主，一齊向後退了開去。

雪妖更是大笑，道：「各位，我復出武林，本也無意提起當年的舊事，只想進迴光谷一轉，迴光壁上有絕頂武功，本是我最早聽西域一個人說起的，現在讓我進迴光谷去，你們在外替我守着，你們服不服？」

這一番話，講得衆人面面相覷，因爲雪妖現在還未進迴光谷，武功已然驚人，如果給他在迴光壁上，參透了絕頂的武功，那還有誰能敵？那還不是成了他的天下麼？

可是，剛才像王泰來那樣的高手，也說死就死，其餘人却也沒有法子，無不感到心寒！

在寂靜之中，只聽得崔廣話中，略有怒意，說道：「雪兄，你曾答應助我進迴光谷去的，何以……何以現在又改變了主意？」

雪妖笑道：「迴光壁上的武功，不是

常人所能領悟的，你進去也是枉然，要不然，我豈會在三十年前，便將這消息傳了出來，好讓你們去互相爭奪？崔兄，我看你還是別和我爭了！」

鐵掌崔廣這一怒，實在非同小可，手臂一振，「鏘」地一聲響，已將那柄寶劍拔了出來，喝道：「雪——」

可是他只講了一個「雪」字，突然住了口，手臂一振，那柄寶劍，竟突然脫手飛了出去，「嗆」地一聲，恰恰落在張隆的脚旁。

張隆急忙一伸手，拾起了那柄劍來。

這時，只聽得崔廣發出了一陣驚天動地的怪笑聲，一面笑，一面不住地道：「好！好！好！」

他連說了三聲好，雙掌一錯，帶起勁疾無比的掌風聲，向前猛地攻了出去，擊向雪妖胸口！

只見雪妖輕描淡寫也似地向外橫跨了兩步，避開了他的來勢！

本來，以鐵掌崔廣的武功而論，即使身在半空，敵人避了開去，他也可以轉身攻擊的。但是，剛才雪妖又在崔廣萬萬料不到之際，發出了五枚「毒蜂神刺」！

那五枚「毒蜂神刺」，一齊射在崔廣的胸口，換了別人，早已立時身亡了！

但是鐵掌崔廣畢竟功力深厚，非同小可，只是在中刺之際，雙臂突然一振，寶劍脫手飛去，他立時迸住了最後一口氣，雙掌向前疾拍而出！

這兩掌，乃是他所能運的最後一分力道，叫他在半途之中轉身應敵，那却是在所不能了，只見他身子向前直衝，而且，直衝到一株大樹之前「叭叭」兩下響，兩掌一齊按在樹上！

那株樹被他兩掌打得枝葉亂搖，崔廣的身子也突然向後倒跌了出來，「砰」地一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和王泰來一樣，面色發紫，已然斷了氣。

這一下變化，更是令得所有的人，盡皆呆了，人人都不由自主之間，又再度向後退出了七八步去。

雪妖仰天一笑，道：「現在，我進迴光谷去，怕沒有人反對了吧！」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迴光谷口，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在場所有的人沒有一個出聲。

在王泰來和崔廣這樣的兩個高手突然死去之後，還有誰敢出聲？誰不怕一出聲之後，便在突然之間，死於非命？

每一個人都看着雪妖，看他向前走去，看他來到迴光谷只有丈許之處。

那迴光谷的谷口，只有兩尺來寬，兩旁皆是參天的峭壁，一來到了離谷口只有丈許處，雪妖回頭一看，看到數百人，沒有一個敢阻攔自己的，不禁心中大喜，發出了一聲長嘯，身形掠起，向前直穿了出去！

也就在他剛一穿進谷口之際，突然之間，只見谷中也飛起了一條黑影，向他迎面撞了過來，那人影的來勢，也是快疾無比！

而谷口只不過兩尺寬，那在谷中掠走的黑影，和雪妖兩人，實是都沒有迴避的餘地，而雙方面的來勢，又都是十分快疾，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兩人各自發出了

一聲怪叫，而那怪叫聲發出之中，「砰」地一聲巨響，兩人已然撞了個正着！

兩人在發現自己不可避免要和對方相撞的那一剎間，都疾運眞氣，想將對方撞了開去，由於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是以天山雪妖來不及發射「毒蜂神刺」！

那自谷中飛掠而出的，不是別人，正是金環張百勝。

張百勝在三年之前，迴光谷羣雄大會上爭勝，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這時，兩人各運眞氣，身堅如石，各以極大的力道，向對方撞了過去，這種情形，在高手與高手之間，可以說從來也未曾發生過，而其力道之猛，實在也和比拚內力不相上下。

在「砰」地一聲巨響之後，兩人的身子一齊向下落了下來，而在落下之際，兩人各自向後退了少許。剛才這一撞，力道是如此之猛，實是已令得他們天旋地轉，是以一覺出和對方分了開來，雙手不約而同，一齊向前，疾推而出！

這時，他們雙手向前疾推而出，只是一種自然動作，但是兩個人一齊推出了雙手，却只聽得「叭叭」兩聲響，四掌已然相貼。及至四掌相交，兩人心中盡皆一凜，在那樣情形下，再想縮掌回來，已然不行了！

而雪妖的心中，不禁一迭連聲地叫起苦來！因爲他一和對方比拚內力，便再也沒有機會去發「毒蜂神刺」了，而這時候，他也看清了對方正是金環張百勝，要在內力上勝過張百勝，自然不是容易！

雪妖的心中一亂，內力還未及湧出，張百勝的內力，已如排山倒海也似湧了過來，令得雪妖向後連退了七八步，才內力疾吐，將對方的力道，頂了回去，穩住了身形。

而這時候，他們兩人，都已經退出那狹窄的谷口來了，所有的人，只見雪妖掠進迴光谷去，也只聽得幾下震天動地的聲響，却是無法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此際，他們兩人一齊退出來。衆人才知道，却是無法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此際，他們兩人一齊退了出來，衆人才知道，原來雪妖才一進山谷，便遇到了張百勝，兩人已然在比拚內力了！

這時，只見他們兩人身形，凝立不動，衆人漸漸地圍了過來，而雪妖和張百勝兩人的頭上，也漸漸冒出了白氣來。

雪妖此際心中慌亂，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並不是怕和張百勝比拚內力，而怕的是四周圍都是他的敵人，只要任何一人對他下手的話，那麼，他立時要死於非命的了！

在雙方比拚內力之際，若是旁邊有人去暗算其中一人，那人是絕無抵抗的餘地的，暗算別人的人，也必然爲普天下武林人物所不齒，雪妖自己是無惡不作的人，是以他怕人家暗算他。其實，這時在一旁的人雖多，却全是正派中的高手，不會行此卑劣之事的。

雪妖的心中越急，內力越是不繼，剎那之間，已然是汗如雨下！他心中只想到一點，快快設法騰出雙手來放毒蜂神刺，只要一放毒蜂神刺，就可以贏了！

是以他在突然之間，運了最大的力道，內力由掌心透出，向前連衝了三衝，那三衝的力道，一道大似一道，令得張百勝也後退了半步！

雪妖一見張百勝退了半步，心中大喜，連忙內力一收，身子向後疾退而出！

他一心只想找機會發毒刺，却忘了在比拚內力之際，若是抽身後退，那實是犯了武林中的大忌，他一退出，便已發出了三枚毒刺。

那三枚毒刺，也射中了張百勝，可是張百勝施展無比的內力，却也接着轟轟發出三聲，雷霆萬鈞之掌力，向前疾壓了過來！

雪妖一覺出對方的掌力如山一般壓到，再想運氣相抗時，如何還來得及？只見他的身子，「砰」然一聲，向外飛了出去，撞在一塊大石之上。

那塊大石，只及他一半人高，他撞在大石之上，上半身竟硬生生地被張百勝的內力，壓得向後倒折了下去，只聽得他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口中鮮血狂噴，身子攤在石上，已一動也不能動了。

而張百勝身形踉蹌，向後跌出了兩步，那三枚毒刺，兩枚中在他肩頭，一枚中在他腰際，他內力消耗極多，這時也支持不住，倒了下來。

張隆向金鳳凰望去，只見金鳳凰偏過臉去，不去看她師父，張隆忙道：「鳳凰，令師好像中了毒刺！」

這時許多人向張百勝奔了過來，胡祥龍在最後面，一奔到了張百勝的身旁，便將張百勝扶了起來，大聲叫道：「師兄，師兄！」

張百勝掙扎着道：「我不行了，師弟，各位，迴光谷的迴光壁上——」

衆人本來正七嘴八舌，聲音十分嘈雜的，但是，一聽得金環張百勝提到了迴光壁，却全都立時靜了下來。

張百勝續道：「迴光壁上，根本就沒有什麼絕頂武功，那石壁光滑如鏡，面壁而坐，鬚眉皆見，各位想想，面壁三年，也就是自己對着自己三年，在這三年之中，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實是看得清楚也沒有了！」

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突然又怪聲叫了起來，道：「看別人的好處容易，要看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若是誰想去看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不妨去迴光壁前，面壁而坐，但絕頂武功……却是沒有的。」

他講完了最後一句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面皮已開始變色了。

張隆低聲道：「鳳凰，你聽到了沒有？他面壁三年，將自己心中所想的不正當之事，全都想了出來，唉，人誰能沒有錯呢？能夠看到自己的錯，確是極不容易了。現在我也知道，以往進入迴光谷的人，全是在面壁之後，覺得自己實在不是什麼好人，是以才突然間銷聲匿跡的，鳳凰，你不能太怪你師父的！」

金鳳凰的眼中早已淚水直流，她身向前奔去，排開了衆人，在張百勝屍體前跪了下來，哭叫道：「師父！」

人，誰能沒有錯，能有幾個人，可以獨自靜思三年，而無愧於心的？

（全文完）

鬼鎮羣英會

（本文承自第38頁）

「老夫雖然事先不知道你是拘魂小組中的小組長，却早已斷定你跟牛一心投效本幫，必然另有目的。」

「唔……」

「所以，老夫一直在暗中注意你們兩個的一切，可是一直沒甚麼發現。」

「現在，你已發現了，却可惜已經太遲了。」

「不太遲。」上官華神秘地一笑道：「杜子文，方才我爲甚麼派人把你請來，你明白箇中原因嗎？」

杜子文精目一轉，道：「你是準備把我請來，以便一網打盡？」

「完全猜對了。」上官華揚聲問道：「刁老弟，外面都準備好了？」

外面，傳來刁拱北的語聲，道：「是的，都準備好了。」

上官華得意地笑道：「杜子文，我知道你們兩個的武功都很高明，所以，我準備了六枝火槍，六枝七孔黃蜂針……」

杜子文截口冷笑道：「很可惜，這些，都救不了你的命。」

「至少，可以拚個同歸於盡，你願意同同歸于盡嗎？」

「看情形，你還打算談談條件？」

「是的，如果你同意，咱們可以罷戰言和，另訂時地，再決勝負。」

「我不同意。」

上官華一怔之下，注目訝問道：「你要同歸于盡？」

「我當然不想同歸于盡。」

「你自信能以血肉之軀抗拒火槍和七孔黃蜂針？」

「都不是。」杜子文含笑接道：「你忘了，我是拘魂小組的小組長，而且，來到鬼鎮已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已經知道。」

「但你却不知道，拘魂小組的人員，個個神出鬼沒，無孔不入。」

上官華沒接腔。

杜子文揚聲問道：「刁兄，我們的人員來了幾位？」

外面傳來刁拱北的語聲道：「包括邱七、王五，一共來了五位。」

杜子文向上官華笑笑，問道：「上官幫主，上官大爺，現在，應該完全明白了吧？」

上官華臉色如土，頹然一嘆道：「這些人，都早就被你收買了？」

「不錯。」

「既然如此，你隨時都可置我于死地，又何必等到今天？」

「因爲，以往我還沒有查出你的身份，同時，你跟金邦那個間諜頭頭速將軍，在暗中所建立的毒藥中心，我一直沒查出來，那是軍國大事，比我的私仇重要千百倍……」

說到這裏，他長嘆一聲，道：「本來，我是打算全部查明之後，一次解決，但現在變出意外，我只好先解決你這老賊再說，雖然，先私後公，未免令人遺憾，但事急從權，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完顏美玉插口說道：「杜公子，你所說的那個毒藥中心，我知道。」

杜子文歡呼地說道：「那太好了，咱們打鐵趁熱，解決上官老賊之後，馬上就去摧毀那個毒藥中心。」接着，又揚聲問道：「刁兄，外面情況是否能完全控制？要不要牛公子帮忙？」

只聽刁拱北的語聲很肯定的回答道：「不必了，外間情況，我已經完全控制住了。」

「那很好。」杜子文轉向像鬥敗公鷄似的上官華，冷笑一聲，道：「老賊！現在，是你接受報應的時候了！」

上官華長嘆一聲，道：「老夫已經認命，殺剮任便，請吧！」

「我不屑打死老虎，我要解開你的穴道，給你公平一戰的機會。」

「那你一定會後悔……」

「少廢話！」杜子文揚指凌空連點，解了對方的穴道，並沉聲說道：「老賊，爲示公平，我再給你盞茶工夫，以便活動筋骨。」

上官華一面伸展四肢，活動筋骨，一面皮笑肉不笑地說道：「虎父無犬子，你的確是一個很可愛的仇人，只可惜……唉……」

杜子文訝問道：「好好地，爲甚麼嘆氣？」

上官華又長嘆一聲，道：「我想起我那個被你以蝙蝠身份殺掉的兒子……」

杜子文截口冷笑道：「哼……你那個小雜種，也跟你一樣，無惡不作，死有餘辜……」

上官華也截口冷笑道：「但他畢竟是我的骨肉……」

話聲中，他就着「活動筋骨」，左臂伸展之際，順勢一個疾旋，向他右後方的完顏美玉當胸抓下……

上官華的用心不難想見，他心知目前生機已斷，只有抓住完顏美玉做爲盾牌，才有死裏逃生的希望。

而且，他更深知，這一招成功的希望極濃。

因爲，完顏美玉的位置，就在他右後方不足五尺處。

像這樣的距離，憑他的高明身手，自不難一擊奏功。

所以，他才假藉跟杜子文胡扯的機會，出其不意地猝然發難。

但他遺憾的是，他的用心，並沒有逃過杜子文的法眼，同時，虎伺一旁，待機而動的牛一心，也正好逮住了機會。

因此，他的身形才動，杜子文已後發先至，刺斜裏一脚踹上他的腰間，右手也揮拳猛擊，一招雙式，雷霆萬鈞。

同時，逮住機會的牛一心更是雙掌齊揮，迎頭痛擊。

更出上官華意外的是，完顏美玉也是深藏不露的練家子，而且，身手也很高明，對上官華的突擊，也是不閃不避地迎頭痛擊。

在三面夾擊之下，「隆」然巨震聲中，上官華的身軀被震飛丈外，撞在青磚牆壁上，腦漿迸射，當場斃命。

——全文完——

電子激光科幻故事　勞力士・文

勇破雷電堡

巴西阿馬遜河深入的蠻荒之地，有一座神秘堡壘，它能吸收雷電的強力，變爲一種秘密武器，巴西天字第一號殺手接受"莫斯科"公爵重金禮聘，僞裝製片家率領演員深入該地帶偷拍雷電堡秘密，弄到身敗名裂，但終於將雷電堡毀滅，以致兩敗俱傷的局面……

本圖爲雷電的上空有一層氣流，擋住去路，蘇聯的巨型轟炸機沒有飛到它的頭上拋擲炸彈，知難而退。

大贏家戈登遠征蠻荒

「巴西」是南美洲最强盛的一個國家，最繁榮的一座大城叫做「里約熱內盧」，經常有大批遊客，每年一度的嘉年華會就在那座城舉行，遊客跟本地居民結合爲一個整體，浩浩蕩蕩，從大街跳到沙灘，又從沙灘跳回來，城內每一條街都有人跳舞，甚至一隻手拿着酒瓶跳舞，彷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要盡情享樂。

在盛大的舞蹈行列中，還有花車表演，大多數人是化裝出遊的，女人扮艷后，男人扮劍客，甚至有人扮牛，扮龍，多姿多采，人性當中平時隱藏得最深的性格，表露無遺，在笑聲與歌聲混合的交响曲當中，有些婦女被强姦，有些中年人被刦殺，更多的醉貓因爲痛飲過度，倒地身亡。

茫茫人海中，有些人不喜歡走出大街參加盛大的歌舞行列，並非他們的性格喜歡冷靜，只是因爲他們嗜賭如命，沒有人能夠躲在跳舞的陣形之內賭博，爲了爭取賭枱上的歡樂，眞正是賭徒的人，對那個跳舞三晝夜的舞會棄而不顧，寧願留在屋裏賭個痛快。

一間叫做「巴比龍夜總會」裏面，有一個賭場，輪盤骰寶之類的賭具，式式俱備，刺激性最强的一張賭枱，並非特別熱鬧，坐了下來的人俱是聚精會神的賭，那是「沙蟹局」，碰上了冤家牌，紛紛加注，可能一張牌就會令到一個人傾家蕩產，甚至在賭塲之內拔刀插入自己的胸膛，在血泊中打滾，死得很痛苦，相反的有些人是大贏家，把鈔票塞進一個大皮篋，施施然的走開。

沒有人向「巴比龍夜總會」的大贏家打刦，賭場的場主「奧爾加」名氣响噹噹，此外，每一個大贏家離場，必然有十八個刀客護送，抵達目的地，然後分手，如果那個大贏家回到酒店，把整整一個皮篋的鈔票委托酒店之內附設的銀行保管，他就可以放心睡覺，因此之故，所有賭沙蟹的豪客不怕打刦，只怕輸到洗袋。

巴西當地的流浪漢很多，但是懂得拋擲飛刀的，他們永不帶手槍，充任賭場的保鑣，仍是把五吋長的飛刀看做决鬥的武器，十個八個的刀客，身上帶刀，好像七星伴月似的保護勝利者走出大街，回到他居住的酒店，沒有人斗胆捋虎鬚。

大贏家不單是奪取勝利之後，鈔票多得滿坑滿谷，夜總會派出刀客護送，他還有權向夜總會的主持人提出一個古怪的要求，不用刀客護送，要鬥牛小姐護送，夜總會的主持人只要打個電話給鬥牛俱樂部，立刻有些妙齡少女到塲，護送貴賓，她們貌美如花，除了擅長鬥牛之外，還擅長空手道，槍法如神。

男人認爲帶槍自衞或者保護別人，都是起碼貨，他們以飛刀爲榮，鬥牛小姐就大不相同，她們在腰間或者在襪管都有迷你型細槍，雖然射程只有十五呎，已經有强大的殺傷力，特別是奉了夜總會主持人「哈山」之命去保護大贏家離塲的鬥牛小姐，更加有型有欵，威風凜凜，更加沒有人攔途截搶了。

此外，還因她們個個綺年玉貌，如果

大贏家有興趣懇求她們當中的任何一個留步，更可解決旅途寂寞，不怕長夜淒清，因此之故，向哈山總管提出那個要求，想要鬥牛小姐，不要刀客，那個人的身份也高級了些。

那晚三十一歲的遊客「戈登」就是很體面的一個，受到哈山總管讚賞，認爲他是個正人君子，絕對沒有出老千，能夠贏了十萬美元之巨，還有這種豪氣，叫鬥牛小姐護送，他送客出門之際，還很有意思的點頭微笑，說：「戈登先生，希望今晚你贏得開心，玩得開心。」

「戈登」離開「巴比龍夜總會」的時候，已經超過午夜，大概是殘夜兩點鐘吧，這一段時間照例街上杳然無人的，可是眼前正是嘉年華會，非常熱鬧，那就大不相同，街上到處是人，沒有汽車，即使有汽車也沒法飛越人羣的，想移動脚步也不容易，「戈登」的皮篋裏面有十萬元美鈔，怎麼辦呢？他實在沒法走回「海神酒店」。

護送他的七朵嬌花當中，穿萍菓綠色衣裳而又酥胸半露的「金麗娜」眞有辦法，她嫣然一笑，說：「戈登先生，如果你肯稍爲冒險，我們可以把你送回海神酒店，我的意思是不斷的跳舞，在歡樂的舞蹈當中逐步推進，必然可以走回酒店。」

「你的辦法不錯，如此決定吧，你們七個人把我包圍在核心，却又沒有接觸，我扮成醉貓，挽了一個皮篋大跳一頓，假如有人企圖搶走我的皮篋，你們拔槍制止他！」

最後戈登補充一句：「十萬元美鈔是我用一個金錶押兩千元贏回來的，就算所有美鈔被人搶去，我只是損失二千元！」

他的話相當風趣，豪氣逼人，金麗娜不自覺的向他打量一眼。

在歌舞的行列中，連同戈登一共有八個人，安然的插入歌舞表演的行列，又很安然的一口氣跳到海神酒店門口，各人哈哈一笑。

「戈登」打賞七個美女各人一千美元，隨後他很有禮貌的說：「金麗娜，我十分誠意的邀請你留步，伴我喝杯酒，在我的酒店房間裏。」

她含笑點頭。

過了一會，「戈登」已經把鈔票存放在酒店之內二十四小時服務的海神銀行，然後回到七零七號酒店房間休息。

金麗娜寸步不離，恍如他的影子。

兩人在酒店房間裏面喝着酒，欵欵深談。

「戈登」始終跟她保持相當距離，論理他可以擁吻她，甚至雙雙倒在圓床上面，可是，他似乎沒有想過這一套，只是把她看做一盆花似的欣賞。

男歡女愛照例是男人爭取主動的，既然「戈登」並非急色兒，她當然不會反客爲主，一舉一動，純然是依照他的意思去做。

出乎意外的，「戈登」喝了那麼多的烈酒，仍是控制得住，沒有絲毫淫慾意味，只是偶然向她微笑。

這樣子的一個豪客，實在少見。

金麗娜也喝了不少酒了，也許是酒氣上衝，她忽然很冷靜的說：「戈登先生，你似乎不是普通人，我很想得到你的歡心，却又不知道怎樣做才好。」

他哈哈大笑，說：「麗娜，你眞是有趣，你說我不是普通人，是否你認爲我是兇手，逃犯，抑或刧匪，沒有把你的想法說出來。」

「不，我認爲你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只是一種手法，掩飾你的眞面目，故此我說你不是普通人，我的眞正想法只是這些，並非把你列入旁門人馬。」

「戈登」哈哈大笑，說：「麗娜，你太過誇奬我了，我正是旁門人馬，坦白點說，皮篋裏面的十萬元也是出千贏回來的，不過哈山看不透而已，難得我們能歡聚在一起，有些緣份，我想把今晚贏回來的鈔票分一半給你，只是盼望你替我做一件事情，你肯不肯跟我合作呢？」

「有五萬元美鈔，可以叫一個人赴湯蹈火了，包括我在內，戈登先生，我相信你有這種豪氣，只是担心我無福消受而已，事實上我沒有一技之長，自問沒有理由受到你的賞識。」

「不，你是有資格接受五萬元的，雖然你沒有一技之長，你在這個地方的人面很熟，相信你可以一週之內替我找幾十個人做臨時演員的，我需要三四十人拍一塲戲，這個請求大概不是很苛刻的，他們的酬金由我付給，你的意思怎樣？」

「坦白點說，戈登先生，只是找尋一批臨時演員，不值五萬美元，這件事情可能有些內幕，你可否對我解釋幾句吧？」

「它沒有內幕，不過，那些臨時演員的活動，在夜間進攻雷電堡，仍是有些危險的，假如他們有一大堆親友，他本人死於意外，有許多人向電影公司追討葬殮費及安家費，我就不勝其煩，怎樣找到三四十個勇敢而又沒有家室牽累的人做臨時演員呢？對我來說，那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或者你有本領辦得到，故此我把這個任務付托你，你現時大概明白了吧？我認爲它值得五萬美元。」

金麗娜恍然大悟，說：「找三四十個人送死，的確是不容易的，正如你所說，我在本地生活了很久，自問有把握替你找到四十個浪子，我很樂意接受這個任務，你甚麼時候把鈔票交到我的手上呢？」

「今晚。」

「戈登先生，你的意思是我離開這個房間之前就有五萬元美鈔到手嗎？」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

金麗娜想了想，說：「戈登先生，鈔票來得太快了，我反而有點疑心，既然你拍戲有酬金付給臨時演員，必然在那一塲戲裏要有妥當的安排，不容易出錯，使他們同歸於盡，爲甚麼你叫我找一些完全沒有負累的浪子充任臨時演員呢？」

戈登稱讚她一聲：「問得好！」

跟着，他很冷靜的說下去：「麗娜，你應該懂得這一點，我是導演兼製片家，現時我動手開拍的一套戲叫做『勇破雷電堡』，必須有一座十分雄壯的堡壘，我已經找到那個地方了，可惜我無法跟對方聯絡，只好單方面做事，換句話說，我沒有徵求到堡主同意就向那座古堡進攻，這樣做可能有些危險的，假如那座雷電堡眞的十分厲害，霎時之間雷電交加，向它進攻

的人死個清光，不足爲奇，故此我不能不預先防範，找尋理想的臨時演員。」

金麗娜聽了，嫣然一笑，說：「戈登先生，你眞有才幹，佩服之至！你說的雷電堡是否在巴西的境內呢？」

「當然在巴西境內，我立刻就把一幅照片送給你看，希望你也看見過這一座『堡壘』。」

說完，戈登從寢室的一處隱蔽地方拿出一張照片，放在枱上，叫她看看。

金麗娜把它看做一件古董或者一幅名畫，欣賞一番，說：「這樣子的一座堡壘，渾身發光，名符其實的叫做雷電堡，端的十分厲害，巴西境內凡是有名氣的古蹟，都有我的踪跡，我聽也沒有聽見過它，眞是出奇，它大概是屹立在阿馬遜河兩岸人跡罕至的荒山吧？是也不是呢？」

「是的，麗娜，你眞是聰明！的確有這樣子的一座堡壘，照情形看，可能是近年建築起來的，它並非古蹟！」

「我很想在晚上看看那座堡壘，你能否滿足我的好奇心呢？」

「當然可以，不過，我仍想知道你爲甚麼對它發生興趣？」

「你說過的，充任臨時演員的人，最好是沒有負累，死了算數，雖然我在巴西識人不多，找三四十個人做替死鬼，仍然有能力辦得到，問題在這裏，那座堡壘究竟是怎樣子性質的建築物呢？無疑的它必然是魔鬼的巢穴了，進攻它的人，攻了進去九死一生，那些人是否必死呢？抑或他們只是向命運挑戰，不一定喪命？這個問題對我找尋浪子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之故，我很想到它的附近看看，黑夜走過去欣賞，那就更妙，因爲它渾身發光。」

「麗娜，你的好奇心原來是那麼大的，使我驚奇不已，我還是把這一塲戲預先估計的情況說說吧，那套電影叫做『勇破雷電堡』，必然發生劇戰，可是，它只是在曠野上面有戰爭的塲面，還有兩三排士兵向堡壘挑戰，很兇的打了一塲仗，可是，那些戰鬥塲面只限於堡壘之外，攻門的鏡頭以及堡內短兵相接的鏡頭，俱是由攝影廠內佈置拍攝的，與雷電堡無關，你不必過份担心。至於那座堡壘，不單是你沒有看過，我也沒有看過，我們二人先到那邊搜索，看清楚它屹立的地方，然後帶人進攻，你的意思怎樣？」

「你是波士，我只是你的手下，你隨時可以命令我做任何一種工作，不必徵求我的意見。」金麗娜很冷靜的說。

「既然你同意，我們就明天啓程，動身之前，我先給你五萬美元。」

說完這一句，他還以紳士的態度說道：「麗娜，我一向不習慣跟女人睡覺，沒有太太，也沒有情婦，今晚我送你返家去吧。」

「不，多謝你的關心，我自行返家好了，明天見！」

金麗娜把他看做「長輩」，揮手告別了。

翌日下午，她果然拿到一張劃角支票，面額是五萬元，送入銀行，喜洋洋的回到他的身邊，說：「波士，我們甚麼時候動身呢？還有一點，你說的雷電堡在阿馬遜河兩岸，多數是奧比拉附近了，從里約熱內盧到那邊走，如果走陸路，必須繞一個大圈，走水路，進入阿馬遜河流域，十分危險，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乘搭租賃的航機，單程是五千美元，你的意思如何？」

戈登笑了一笑，說：「鈔票是贏回的，索性租賃航機好了，我們必須携帶的品物，由你安排。」

看來她完全獲得他的歡心了，她眞的全心全力替他準備一切，下午一時起飛。

照航程預測，那一架作爲商業用途的小型飛機，大概在黃昏之前降落，機師對他們說知，那一架航機在奧比拉的袖珍機塲降落，它是阿馬遜河兩岸唯一附設機塲的大城，城內有酒店餐廳，甚至有夜總會，不過，城外三十哩以外的地方，就是蠻荒，阿馬遜河任何一處都是危險的，河裏有鱷魚，岸上有野象，還有許多不同種族的蠻荒戰士，擅長射箭，每一枝箭頭有毒，勸告他們不要離開奧比拉城太遠。

戈登漫不經心的點了點頭。

航機在下午五點半鐘降落機塲，兩人走出去，儼如渡蜜月的夫婦。

他倆有如小孩子那麼輕鬆活潑，在一間大酒店要了一個套房，放下行李，深夜欵欵交談，她很俏皮的說：「波士，你不怕蠻荒戰士，也不怕鱷魚，單獨怕女人，爲甚麼有這種反常的性格呢？」

戈登嘆息了一聲，說：「我是製片家，當然有機會結識許多個美女，唯其如此，我比較別人更加瞭解女人的品性，她們柔情如水，乘人不覺，張口便咬，我被女人咬到遍體鱗傷，故此不敢接近她們，越美的女人，我越加要提高警惕，今晚我們仍是分房睡覺好了，坦白點說，如果我們發生肉體關係，一點愛情也沒有，那是沒有意思的，反之，有了愛情，我怎樣肯帶你到蠻荒去找尋一座古怪的堡壘？另一方面，枕邊人担心我被野象踏死，她也不肯放過我的，到時那一套巨片必然沒法再拍下去，爲了拍片，我只好把戀愛關在心房之內。」

她吃吃地竊笑，說：「聽你的口氣，似乎你說的勇破雷電堡已經拍了一截，是也不是呢？」

「是的，正是因爲它已經拍了一截，我才逼於拍下去，閒話休提了，我現時仍是很担心。」

「担心甚麼？」

「找到了雷電堡，我就毫不担心了，採取以物換物的方法跟阿馬遜河的酋長聯絡，他們不會傷害我們的，問題在這裏，我始終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座堡壘渾身發光，雷聲隆隆，有如魔王居住的宮殿。假如我們此行落空，我的心血就白費了，爲了重振聲威，我一定要傾全力去搜索它，必要時我會打開一幅八呎長的南美洲全圖，逐吋搜索。」

當晚他倆談了不多久就分別上床睡覺，一宿無話，翌日天色剛剛發亮，他們就開始踏上征途，連續有兩旬之久，有時他們二人單獨走向山林之間，有時重金僱用熟習地形的响導，俱是徒勞無功，甚至蠻族酋長個個聽了一座發光的堡壘就搖頭。

看來他們必然是失望而歸了，在奧比拉居住的一段時間之內，戈登逐漸熟識那個地方的環境，對她說：「麗娜，我已經

盡力而爲，可惜我不是美女，有些辦法是必須女人然後辦得到。」

「波士，我明白你的意思，輪到我出擊了，請你指點我怎樣活動。」

戈登想了想，說：「你知道的，任何一個大城，必有黑帮，找到黑帮頭子，拜托他做一種不容易辦得到的工作，總是有機會達到目的，勝過在黑暗中摸索，所有黑帮頭子俱是喜歡女色的，故此我想起了這一條路，但未必行得通，仍是值得試試的。」

「好的，我明天就出動，你只要在此等候佳音好了，別向我查問怎樣打聽得來的。」

戈登除了點頭答應之外，還稱讚她有頭腦，敢作敢爲。

金麗娜果然出動，三日後，她滿臉春風的走回來，取出一架袖珍錄音機，扭開了它，有一股男性的口音傳出來。

她說：「波士，這個人所講的話，全是跟雷電堡有關的，希望你滿意。」

錄音機開始講話了，第一句就很鄭重的說：「凡是跟雷電堡有關的事情，我必然盡所知的回報，其中有些消息是沒用的，另外一些消息十分有用，你們自己判斷好了，至於我，談過這一番話之後，立刻離開巴西，免得惹下殺身之禍，據我所知，凡是立心找尋雷電堡的人，多數不得好死，故此我不想捲入漩渦。

「現時我開始報道我的所見所聞了，沒有跟考古學家巴扎夫碰頭之前，我沒有聽見過雷電堡這個名稱，我替那一組考古隊伍安排一切，沿着阿馬遜河古城的山徑不斷地往西南方走去，抵達一排峭壁之前，巴扎夫叫我們停下來，由他跟三四個得力的助手，走向峭壁之下看看是否有路攀登，終於，他們找到一些勉强可以攀登的山徑了，兩個助手，自告奮勇，在凌晨五時微露曉色的一段時間攀登，一去無踪，三日後，另外兩個助手選擇另外一條路攀登峭壁，也是一去不返。

「巴扎夫十分焦躁，對我說知，叫我跟所有挑夫留在原處，由他率領十多個屬於英國考古學會的隊員，展開大規模的搜索，我眼見他們攀登峭壁，却沒有看見他們回來，留守一週，杳無音訊，我認爲他們已經死去多時，準備拔營離開，忽有一個陌生人匆匆走近，懇求我們留步，讓他單獨登山搜索，希望找到巴扎夫的遺體，我問他找尋遺體幹甚麼？他很鄭重的告訴我，作爲一個考古家隨時犧牲性命，不過，每一個人犧牲總要得到一些收獲，讓後人知道他並非白白的死去，故此他十分肯定相信巴扎夫喪生之前必有多少綫索留下來，讓後人踏着他走過的路前進。

「這個青年眞是幹勁十足，他絕早登山，入黑然後回來，非常疲倦，喝了一杯酒，才有勇氣講話，對我說知，他在一個腐屍的身上找到一個錄音機，大概腐屍是巴扎夫了，由於山上的鷹太過多，把屍體的臉孔啄食了許多處，很難辨認，故此不容易證實死者是否巴扎夫，後來，打開錄音機傾聽，凄然洒淚，證實死者是那個考古家了，當時我問他究竟巴扎夫是否找到雷電堡，他沒有反應，叫我扭開錄音機傾聽，我照做了，原來那個錄音機所錄取的話正是巴扎夫垂死所講的幾句，他說有一座堡壘屹立，渾身發光，雷聲隆隆，叫後來的探險家切勿走進峭壁之內，沒有一個人可以抵御雷電。

「此外，在若干零碎的資料當中，我隱約地感覺到他們去的地方是象墳，因爲有人到過該處，找到許多象牙。」

言盡於此了，沒有更多的資料奉告。

戈登收了錄音機，說：「麗娜，你已經聽清楚了，果然有一座雷電堡，我們趕快走到那邊看看吧，我的意思只是偷窺，響導也不帶，只憑我們兩人之力，走近大峭壁看看。」

麗娜說：「我不想阻撓你，不過，錄音機透露出來，英國探險隊全部死於雷電堡，僅憑我們二人之力，怎可以跟它對抗呢？」

「你眞傻，我不是告訴過你此行只是偷窺嗎？單是偷窺，大概沒有危險，雷電堡的人決不會把我們看在眼內，我只是看看它吧了，只有兩個人，它未必會加以屠殺。」

「你怎樣走近它呢？」

「錄音機已經說過，阿馬遜河的一邊，有一座古城，越過了它，從山路走，不久就會看見大峭壁。」

「你是否企圖攀登峭壁，翻過了它，在峭壁背後降落呢？」

「不，抵達該處之後，我自然有其他辦法搜索，可能在另外一個出口處走入象墳。」

「你到過象墳嗎？」

「不，我看見過泰山的片集，其中有一套影片涉及象墳，故此我記得它的形狀，世界上任何一處象墳都是如此，大象自知必死，就會進入山洞，曲曲折折的抵達象墳，然後躺下來。到時你會看見地上的象牙堆積如山，不過，它是大象的財產，切勿盜取，胡亂的盜取，便會被一羣大象襲擊，惹下殺身之禍。」

「波士，我信賴你，你不必徵求我的意思，想做就去做好了。」

金麗娜很認眞的說。

翌日早上，戈登在城內跟一些熟識阿馬遜河流域的土人商量，給他們一點錢，要他們在前引路，只是走到古城爲止，剩下來的一段路，不必土人帮忙，他自行覓路前進。

戈登仍是老樣子，只是腰間斜斜的插了一把大弓，另有一壺箭，那些箭很長，箭鏃鋒利。

他已經有長槍短槍了，爲甚麼需要大弓長箭呢？金麗娜莫測高深，不過，她說過完全仰賴他，便不多問。

兩人依照原定計劃進行，找到了古城，把响導遣走，戈登說：「麗娜，趁着大陽沒有落山，我想多走一段路，最低限度也要找到一處比較平坦的石台，搭營露宿，然後停步，不過，睡前一定要燃火，令野獸不敢闖進營帳之內，因此之故，我們二人不能夠同時睡覺了，一個人入夢，另外一個人負責生火，務求那一堆火延續到黎明，這個人還要緊握來福槍，萬一闖進來的並非野獸，而是蠻荒戰士，就要放槍嚇走他們，你是一個美女，特別容易引起土人垂涎，也許今晚你就有機會發槍射擊

，記得這一點！你的來福槍只能射向天空，切勿對準他們射擊，假如一個土人被你槍傷，可能有一百個土人衝到眼前來，故此你只能嚇窒他們，並非眞的作戰，明白了沒有？」

「我完全明白。」金麗娜含笑點頭。

兩人眞的繼續前進，剛剛入黑，戈登就揮手揚聲，叫她停步，聯手掃地搭營幕，她唯命是從。

靠近午夜，營帳外面仍是火光熊熊，戈登說：「我十分疲倦，輪到你看守那堆火了，別忘記，分分鐘緊握那一柄來福槍，太過疲倦，寧願喝黑咖啡，既然有一堆火，貯水壺巳經貯滿了溪澗的水，你可以任意煮咖啡喝。」

他眞的倦極欲死，鑽到營帳之內，倒頭便睡。

戈登沒有睡覺之前，金麗娜還不覺得怎樣可怖，他巳睡熟，只是她一個人，緊握來福槍，不斷把視綫投在火光以外的地方，覺得風吹草動，分分鐘都有可能從草叢躍出一頭獅子，逼於聚精會神的凝視，爲了振作精神，她不斷的喝黑咖啡，起碼喝了三杯，然後勉强支持到曙色降臨。

剛剛看見東方的天邊有些光亮，她就進入營帳之內，推了推戈登，說：「輪到你了，我片刻也無法支持。」

說完，她倒在戈登的身邊。

大雷雨之夜，那座堡壘渾身發光，吸收雷雨所含的磁電，化爲秘密武器，摧毀敵人，易如反掌，它稱做雷電堡，名符其實。

戈登看見她美色撩人，心上一動，不過，他早巳壓抑自己不能接近任何女人，養精蓄銳，向雷電堡挑戰，趕快提槍走出營帳之外。

她實在太倦了，這一睡，竟然睡到翌日中午，然後覺醒，戈登說：「本來我也想睡，時間不早了，還是拔營前進吧，寧可今晚早些睡覺。」

一連三日，兩人都是在惡劣的環境之下過活的，眼前所見的山，並非很高，更加沒峭壁，戈登猶疑起來，向她查問。

金麗娜說：「這些錄音帶是我向一個江湖人物哀哀的懇求，獻身給他，然後拿到手的，他巳經有六十多歲了，難道我很樂意跟老翁睡覺嗎？如果你信任我，向前走動，否則，朝原路走回去也好。」

戈登苦笑一下，說：「麗娜，你以爲向原路回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嗎？我自問沒法分辨方向，形勢比人强，只好繼續前進了。」

原來他下了最大决心拚搏了，一拚就拚到盡，她也無可奈何。

火光背後的獵頭蠻族

第四個晚上，他們二人仍是依照以前定下來的原則去做，輪流睡覺，戈登前半夜守營，她負責守下半夜。

三晚俱是很寧靜的，殊不料第四晚就不寧靜了，在火光的後面，有些黑影蹲伏，似人，也似鬼。

初時她並不注意到，很久，她才得到結論，認爲那些黑影是人，南美洲的人種十分複雜，其中有些人膚色棕黑，看來很似非洲黑人，料想她所看見的是這種人了，她趕快依照戈登的吩咐去做，向空中放了一槍。

槍聲震撼夜空，她以爲半人半鬼的傢伙必然是聽到槍聲就全部撤退，這樣想太過天眞了，那些土人只有兩三個退縮，另外一些勇士却越過火光直衝過來，她嚇到脚軟，手上沒有動，甚至無法放第二槍。

就在此時，戈登在營帳衝出來，人到槍到，閃電般把六粒子彈的左輪手槍發射，蠻族戰士紛紛倒地，死了三個，有兩個負傷逃去。

黑暗中只有零亂的奔走聲，沒有人叫喊。

火光仍是熊熊高燃。

金麗娜大叫一聲，有如驚弓之鳥，飛撲到他的身邊，緊緊的貼在他胸前啜泣。

戈登伸手撫摸她的髮絲。

兩個人緊緊的偎在一起。

她期待的一個熱吻始終沒有投下來，有點失望。

稍停，戈登鬆了手。

她抬起頭來，向他望了一眼，說：「我們怎樣做呢？」

「趕快拔營，備戰！」

戈登只有機會說了這麼短的一句，蠻人的鼓聲巳經咚咚作響。

看來那些蠻族戰士就快大舉進攻了，說不定他們是獵頭蠻族。

他倆打算拔營撤退也辦不到，唯一能夠做的活動只是盡快逃命。

戈登甚麼都不携帶，只是檢了一柄强

光電筒，一個望遠鏡以及子彈手槍，抓了她的手就往高處飛奔。

百忙中，他還把長箭大弓帶走。

顯然他有所畏懼，準備跟蠻族戰士決鬥。

鼓聲還沒有停止，忽又聽到一陣狂熱的叫聲，衝天而起，蠻族戰士空羣而出，展開了大包圍，他倆走得再快也無法突圍而出，戈登跟她走了一程，開始看見膚色棕黑的戰士。

兩個戰士持矛直衝過來。

他把大弓從背上卸下，搭箭射出，對方正想拋擲長矛，先後中箭，沒有做聲，已經倒下。

金麗娜只是望了一眼就知道，它必然是見血封喉的毒箭。

此外，她還感到戈登爲勢所逼，寧願冒險發箭，不肯拔槍發射，免得槍聲一响就引起蠻族戰士的注意，知道他們在那一個方向，合力撲攻，這樣做雖然冒險，却是很有道理，暗暗的佩服。

兩人冒着生命的危險衝到高處，又從小徑走下那座山的背後，戈登只是射出四枝箭。

蠻人的瘋狂叫喊聲以及鼓聲逐漸消失，他倆似乎已把敵人拋離。

儘管如此，仍是危機四伏，遠處有一座山很高，有如一扇門，擋住去路，戈登喘息着說：「我們走了很久，看來那座山就是大峭壁，必須休息一會，體力恢復，在黎明之前攀登，才有希望擺脫獵頭蠻族的威脅。」

戈登先坐下來，她也坐下。

黑暗中傳來一些陰沉可怖的脚步聲，他突然躍起，說：「野象聯羣結隊而來，快些向左邊逃走！」

他不理會她，自管自的奔走。

金麗娜也想逃走，但却氣力全消，很痛苦的向他望了一眼，那種目光含着絕望的神色，同時埋怨他太過薄情。

戈登整個消失了，金麗娜很是孤獨，呆呆的坐着。

野象的視覺很是呆鈍，很遲，才發覺前面有人，長嘯一聲，連續有三頭野象發狂般直衝過去。

金麗娜以爲她死定了，沒有走開，戈登正合心意，因爲他有相當顯著的目標發箭。

他連發三箭，每一箭都是射中大象的，本來那些毒箭有足夠的力量使一個活人見血封喉，如果中箭，倒地身亡，由於野象的體型比人類巨大得多，牠即使中箭，仍非立刻喪命，只是倒地掙扎而已，儘管如此，已經使金麗娜有機會活下去。

她看見野象衝過來，又看見它逐隻倒下，莫名其妙，她還沒有足夠的氣力奔走之前，第四隻野象又向她衝擊了，颼的一聲，一枝飛箭插中牠軀體的中部，這一次她看清楚了，不由自主的驚呼了一聲，在第五隻象沒有展開攻勢之前，有人比象更加快速的直衝過來，抱起了她，跳在一邊，她再度獲救。

荒山寂寂，除了戈登還有那一個救她呢？她更加感激他了，索性放軟了身子，讓他抱得緊緊。

十分鐘後，象羣已散，受傷的野象仍然沒法移動，他倆已經脫離羣象的威脅了，不過，想起了蠻族戰士，她仍是不寒而慄，突然渾身發抖。

「麗娜，我們已經脫險了，你還怕些甚麼？」

「是的，野象走開了，剩下來的大象身上中箭，遲早必死，不必畏懼，可是，想起火光後面好像一羣幽靈似的蠻荒戰士，我仍嚇得發抖，担心他們去而復來。」

「你絕對放心好了，這是野象範圍之內，他們不敢攻進來的，我一點也不担心，我所担心的只是牠中箭身亡，沒法使牠們走到象墳。」

她微有所悟，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雷電堡就在大峭壁的背後，它前面正是擺滿了象牙的象墳！」

死裏逃生深深一吻

他倆的運氣不錯，受傷的野象有四隻，死了一隻，傷勢太重而致沒法走動的也有兩隻，剩下來的一隻，却仍可以蹣跚地走動，掙扎爬起來，向大峭壁那邊走，他們趕快跟踪。距離黎明還有一綫，到處黑沉沉，除非萬不得已，戈登決不扭亮電筒，盡可能的隱蔽身形，免得其他野象的進攻。

他倆在極度疲倦之下仍是逐步往前走動，越走越慢，幸而受傷的野象也是越走越慢，不會失去追踪的目標。

突然，第一綫的陽光從雲幕投射下來，恍如巨人似的大峭壁就在眼前屹立，看見大峭壁的時候還看見野象很痛苦的走，他倆喜出望外，不自覺的對望了一眼。

金麗娜說：「我實在走不動了，可否坐下來歇息一會呢？」

「到了這裏，我倆不單是可以歇息，睡覺也不成問題。」

「波士，你不怕野象走出視綫之外了嗎？」

「牠必然是走向大峭壁那邊，只要我們跟隨牠的脚印走過去，一定可以找到象墳，何必担心呢？」

「你仍然確信錄音機所講的一切，是也不是呢？」

「是的，它值得信任。」

「照錄音機所述，找到了象墳，等於找到了雷電堡，我們怎樣辦呢？」

「你以爲我想進攻雷電堡嗎？我只是想證實它確有其事吧了，只要我透過望遠鏡看見它屹立在大地之上，我們走開。別忘記，我們用望遠鏡看見它的時候，堡壘之內的人也可以用望遠鏡看見我們的，走得越快越妙！」

「好的，你是波士，我一切聽命於你！」她十分堅定的說。

兩人終於踏着野象走過的脚印，進入陰沉的山洞，有如隧道，走盡了山洞，眼前的景色豁然開朗，一排排死去的大象屍骸，分散在各處，有許多象牙，還有一隻大象躺着喘息。

距離象墳只有二千碼左右，眞的有一座巨大的堡壘屹立，它實在是太過巨大了，擋住視綫，再也沒法看見它背後有些甚麼。

不必使用望遠鏡也可以看見它，多麼好呢？

她正想細心欣賞它的雄姿，戈登巳經抓了她一把，低聲說：「快些匍伏在地，逐步往後移動。」

她明白他的意思，果然向後移動，隱沒在黑暗的洞穴中。

「你是否担心雷電堡的人用望遠鏡眺望我們呢？」

「是的，我眞的有些担心。」

「不見得那麼湊巧吧？」

「很難說，可能他們想看看垂危的野象，還是躲在洞裏好些，這個地方非常陰暗，正好舒舒服服的睡一會。」

她完全同意。

很快，兩人就擁抱在一起，茫茫然的跌進夢鄉。

他們眞的睡得很甜，睡前擁抱在一起，恍如一對新婚夫婦，可惜那個地方係通到象墳的洞穴，雖然死了的大象沒法再活轉來咬他們，却有些快要死亡的大象走進洞裏，首先發覺洞裏有些不尋常變化的人就是金麗娜。

她推了推他，說：「波士，快些覺醒，我聽到有一頭大動物的呼吸聲。」

「大象，必然是大象！」

他只有機會喊叫一聲，野象巳經衝過來，身上還有一枝箭。

牠必然是受了重傷的象，休息一會，覺得快要死亡，然後掙扎着走向象墳的，發覺洞裏有人，當然，是展開最後的衝刺了，相距只有十碼，戈登來不及拔箭射象，逼於拔槍。

連續發三粒子彈，野象慘叫一聲倒下地來。

槍聲在洞穴之內迴响，餘音裊裊，金麗娜嚇呆了半截，戈登拖她一把，說：「堡裏的人一定聽到槍聲，快些走！」

幸而她睡了一會，體力恢復，勉强能夠移步，終於逃出生天。

兩人十分吃力地回到「奧比拉」。

他離開「奧比拉」之前，巳經把一萬美元投入銀行存放，不必使用支票，只憑簽名提欵，故此他輕而易擧的可以提出一些現欵，購買衣物，住酒店，恢復遊客的身份。

戈登巳經很開心，金麗娜更加開心，此刻她興奮如狂，頻頻對他說：「眞夠刺激！」

你還想得到更大的刺激嗎？假如你有勇氣，我可以聘請你做勇破雷電堡的女主角。」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我是製片家兼導演，有權更換原有的女主角。」

「唉！可惜我沒有接受影劇的演技訓練。」

「不必受過訓練，只憑你的天資就可以演得出來，還有一點，你很夠勇氣，在危險的情況之下那種表情，更加迷人，閒話休提了，你接受我的聘請，就是女主角，我倆趕快回到里約熱內盧購買器材，招聘臨時演員，再到奧比拉，向雷電堡進軍吧。」

她越來越興奮了，緊抱着他，爭取主動，深深一吻。

雷電堡倒塌山崩地裂

十五天之後，他倆再到奧比拉，僱用一架相當大的商業航機，除了攝影器材之外，還有十個特約演員，講好了在蠻荒拍攝古代戰爭片，背景係雷電堡，每人的酬金是三萬美元，先付三份之一。

到了奧比拉，她透過當地黑帮頭子的帮忙，又找到二十個臨時演員，每人的酬金是一萬美元，先付一半。

一切齊備，仿照劇本的指示去做，夜間進攻雷電堡，那是拍外景的一部份，還有許多場內景，回到巴西片塲再拍。

由於這劇本側重雷電堡，必須守候到那座堡壘渾身發光的一段時間然後拍攝，他們不知道它何時發亮，只好留在象墳前面的山洞裏面休息，不分晝夜的等候。

雷電堡巳經找到了，它在甚麼情況之下才發亮呢？沒有人知道，不過，他們巳經帶備了一個月的粮食和水菓，還有一百瓶酒，儘可能在象洞之內守候。

一天又一天，那座古怪的堡壘毫無變化，彷彿一個沉默的巨人，有些臨時演員自告奮勇，打算夜間走向堡前探索，被他阻止，他還很鄭重的宣佈，任何人擅自離開象洞，不管走向甚麼地方，立刻解僱，因此沒有人輕擧妄動。

株守了十二天，那是一個沉黑的夜，傾盆大雨，戈登第一個發覺洞穴外有些光亮，隨後，光華滿天，他興奮地大聲叫喊說：「原來這座堡壘是吸收天上的雷電然後發光的，快些抓緊這個機會拍戲！」

在洞穴之內，他巳經擺出導演的氣派，把各種細節不厭其詳的對他們說知，只是分途襲擊那座堡壘而巳，很容易辦得到，故此他們奉命行事，毫不費力就衝出象洞，經過象墳，向雷電堡撲攻。

金麗娜說：「我所扮演的角色呢？」

「這是民兵撲攻魔鬼佔領的堡壘，沒有你的戲，此外，男主角仍然留在里約熱內盧，拍完這塲戲，我們回到原處，再拍你的戲！現時巳經開始拍戲了，請你在旁邊看着！」

「攝影師呢？」

「我就是攝影師！」

戈登說了一聲，便即動手拍攝。

他巳經把一切拍攝必須的器材帶來，就算在雨中，仍可拍攝，不過，他們二人所站的位置是有岩石遮蔽的，沒有雨點打中，她絕不畏懼，覺得有趣，至於冒雨出擊的人，那就不同了，被雨點打濕，恍如落湯鷄。

眼見那些人快要撲攻到雷電堡，整個堡壘不單是光華閃閃，而且它閃亮的光氣逐漸加强，看來十分悅目。

它太過炫耀了，隱隱含有殺氣。

戈登向她望了一眼，說：「我覺得情況不妙，這一座攝影機是自動拍攝的，我們不必留下來，趕快走開。」

「走到甚麼地方去呢？」

「不單是回到象洞，還要走出象洞另一邊，隔了一座山，然後安全，要走就走，切勿怠慢！」

她被他說服了，抽身便走，很快離開險地。兩人剛剛走出了象洞另外一邊的出口，立刻聽到一連串的雷聲，電光耀眼，嚇到魂不附體，不約而同的俯伏在地。

金麗娜以俯臥姿態躺了不知道多久的時間，然後恢復神志，先行摸摸自己身上各處，沒有損傷，然後低聲叫喚。

「波士，我沒有傷，希望你也沒有損傷，我巳覺醒了，你是否覺醒？」

她一再低聲叫喚，還伸手推他。

戈登終於覺醒了，說：「眞是驚險了，假戲眞做，相信進攻雷電堡的人巳經死個清光！」

他帶她從象洞走入，夜色很深，雨聲漸弱，雷電堡那邊一片陰暗。

金麗娜說道：「要不要扭亮電筒照射呢？」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們留在這裏幹些甚麼？」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自動攝影機的一卷菲林收回，跟着馬上走開。」

「那些人怎樣？」

戈登苦笑一下，說：「就算再捱到天亮，我也不敢走出去看，還是把菲林帶走爲妙！你是否想做女主角？這一塲戲必然拍得十分精彩。」

「眞是可怕，他們大概死光了。」

「照劇情發展，進攻雷電堡的民兵應該是死個精光的！」

她聽了無可奈何，只好任由他支配。

她以爲這個驚險的塲面結束之後，再也沒有甚麼驚險鏡頭出現了，殊不料歸途中忽然在草叢之內有幾個劃花口面的戰士，一躍而出，把他們押着走。

看來他們二人落在獵頭蠻族的手中了，相當奇怪，站在酋長「古拉」的面前，戈登居然懂得用土人的語言交談。

他對酋長說知，他願意把同行的白種美女留下來，交換他的生命，另有一卷菲林，他必須帶走，這是合法交易，如果酋長殺了他，奪取美女，不久就有飛機凌空而下，大批軍隊出擊。

酋長古拉稍爲考慮，點了點頭，叫人用獨木舟護送他離境，女的留下來。

金麗娜看見他一個人離去，發出絕望的呻吟，隨後，大哭大叫。

戈登沉住氣對她說：「你不必驚慌，他們一定不會侵犯你的，我很快就回來把你帶走，同時把酋長要用的日用品以及糧食帶來，跟你交換。」

說完他不理會她的反應，揚長而去。

他一直不敢接受她的情與慾，就是預防他一旦被她纏住，無法拿出慧劍斬斷情絲。在他的眼中，她只是一個活的棋子，如果在阿馬遜河岸邊碰上了任何一個酋長，憑着這一個棋子，他仍可安然逃生。

他最重視的只是那一卷菲林，它到了手，全世界的人死光了，他也毫不在乎。

他的性格根本上就是如此冷酷的，因爲他是南美洲天字第一號的殺手。

他隻身回到「奧比拉」，改穿一套很闊綽的服裝，在銀行提欵，乘搭民航機回到「里約熱內盧」，如同上次一樣。

他進入大酒店，打電話跟一個人聯絡，入黑之後，走到戶外，巳經有一輛豪華的汽車恭候。

他跳進車廂。那一輛汽車把他送到郊區的一座別墅，開門讓他入內。

客廳裏面有一個家丁等候他駕臨，很恭敬的說：「莫斯科爵士在酒房等候你多時，請你跟我入內。」

「酒房」是機密室，莫斯科爵士係蘇聯特務頭子「車里夫」。

車里夫伸出一雙肥大的手歡迎他。

他臉露微笑，說：「你所要的東西，我巳經帶來了，此行的代價是二百萬元，你巳經付了五十萬，還有一百五十萬，可否今晚照付？」

「當然可以，希望你把此行的經過情形講出來，使我分享你的奇妙遭遇。」

他果然逐項講述。

車里夫頻頻說：「眞是有趣！」

兩人是在酒房交談的，一邊喝酒一邊談，微有醉意，戈登說：「你當然是急於看看菲林拍攝到一些甚麼，我也想看看，可否立刻放映？」

「可以！」車里夫帶他走進另外一個房間，把它放映在六呎闊的細銀幕上面。

果然不出所料，進攻雷電堡的人，走了一截路，忽然雷聲隆隆，全部倒下來，一陣電光掃過，突然不動。

看來他們死光了。

眞的有一座雷電堡，只要走到跟它十分接近的距離，便即雷電交加，所有動物死個清光。

此外，雷電堡還有另外一種功用，在大雷雨之夜吸收空中的「磁電」，化爲秘密武器。

車里夫說：「戈登先生，你對這座堡壘有甚麼寶貴的意見？」

戈登說：「巴西當局沒有這種高級科

技人才製造雷電堡，我懷疑它是美國太空總署透過巴西當局，協助建立起來的，例如有另外一次世界大戰，那座堡壘必然發揮高度的戰鬥力量，甚至會飛起來。」

「你說的是飛行堡壘？」

「是的，我的意見確是如此。」

「爲甚麼會這樣想呢？」

「因爲我發覺它的地基另成一格，並非貼住地面，假如某一個科學家發明一種絕妙的方法可以對抗地心吸力，它就可以飛上空中。」

「眞是有趣，你對我們眞有很大貢獻？我立即寫支票給你，下次也將有更大的困難而需要你帮忙。」說完，他寫了一張支票給戈登，還叫男僕送客。戈登走進車廂，坐在汽車裏面，樂得心花怒放。

可是汽車行駛了十分鐘之後，他就臉色大變，心臟極度衰弱突然暈倒。

司機停車，依然原定計劃去做，取回支票，就在曠野掘地埋葬他。伴送他的男僕一起這種工作，面目呆滯，並無表情。

那些菲林急送莫斯科，交由科學局處理，集中第一流的太空戰略專家研究對策，決定派遣長距離的轟炸機去炸毁它！可是，任何戰機或轟炸機飛到它的上空附近，立刻有一層隱形的氣流擋住去路，彷彿一堵牆，在更高的空中飛過，也是如此。

沒法轟炸它了。

莫斯科的科學局採取另外一個辦法，派出戰機在空中順着風勢施放大量毒氣，希望雷電堡的人死個清光。

這個辦法也是失效，因爲另外一次大雷雨之夜，他們在更遠的空中拍攝，獲悉它仍然渾身發光。

末了，莫斯科科學家認爲堡內沒有活人，會是利用機械人操作，它不怕毒氣。

無計可施，他們終於想得出更加可怖而又更加刁鑽的方法對付它，在一整天之內，派出三十架戰機分批出動，掩護巨型轟炸機，從中美洲的古巴機塲起飛，抵達雷電堡前面的大峭壁，投下巨型炸彈，把大峭壁炸爲平地。

他們巳經算過，峭壁倒下來，必然是倒在雷電堡那一邊，沒有戰爭，它不會無緣無故的升空，一定被大峭壁埋葬。

這個方法果然生效，大峭壁倒下，山崩地裂，使雷電堡葬在岩石之下，同時使野獸或者蠻人死個清光，包括酋長「古拉」以及美女「金麗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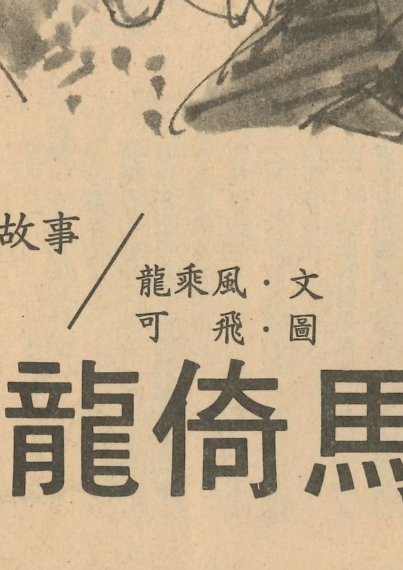
這一塲戰爭結束了，表面上看來，似乎蘇聯佔了上風，西方國家白白毁了一座雷電堡，實則不然，蘇聯科學家心知肚明，既然美國能夠製造一座雷電堡，它毁滅之後，仍然可以製造第二座，蘇聯的科技追不上，沒法阻止它，因此有所畏懼，不敢輕舉妄動的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換句話說，雷電堡含有阻嚇的作用，對世界和平仍有很大貢獻。它毁滅之前，令到一些人受害而死，値得同情。（完）

虯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衫文士容游之在茶寮內喝茶，待要結賬時才知身上錢包已不翼而飛，不久，鄺火抓着兩個偸錢包的漢子前來，要他們向容游之磕頭賠罪，鄺火是氣節帮的副帮主，因他知道容游之是容樓中人，所以對他特別敬重……平陽城中，岳小玉和金德寶為了想賺錢，決定到朱家偸取玉山羊變賣，這晚，兩人潛入朱家宅院，忽聽大殿內响起兵刄交擊之聲，兩人躲在暗處，只見鐵老鼠一手捧着一個錦匣子，一手拿着一柄柳葉刀，朱員外、祁紫天要以萬両銀子討回玉山羊，鐵老鼠不答應，雙方發生激鬥，錦匣子一拋，却給一位白衣人抄住，逃去無踪……

燙手玉山羊　麻煩無窮盡

在漆得青慘慘的燈籠映照下，白衣人和趙王爺的面龐，都同樣變成一片青慘慘的顏色。

趙王爺臉上的表情，平時已經十分慓悍，這時候看來更是兇厲之極。

白衣人並不這樣，他年紀比趙王爺年輕了十幾歲，大概才三十出頭，雖然面對着趙王爺這樣的一個人，他面上居然還是帶着一種鎭定，從容的微笑。

只聽見趙王爺終於開口：「把匣子留下！」

他一開口，就是命令。

白衣人却搖頭：「你若要我留下匣子，首先就得留下我的腦袋！」

趙王爺笑了，皮笑肉不笑。

「好！都一併給我留下了！」說着，右手隨便一揚，青慘慘的燈籠立刻就掛在一棵大樹的橫幹上。

燈籠甫掛起，尚自正在搖晃不定之際，趙王爺已向白衣人揮刀！

一刀三色，一招十三變！

這就是趙王爺的刀和刀法！

白衣人吆喝一聲，斜身閃開，趙王爺刀鋒圈轉，刀勢一變，又再向他攔腰橫削過去。

白衣人冷笑一聲，縱身從刀鋒上躍過，趙王爺刀鋒倒轉一撩，立時就向他後心疾刺過去，這一刀變招極快，白衣人背後沒有眼睛，看來勢必難已躲避。岳小玉忍不住輕輕「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就在那一瞬間，白衣人突然右手一揮，一桿短槍應聲射出。

那桿短槍本來甚短，但他一揮之下，只聽見「唰唰唰」之聲，連續响起，居然再伸出了八節之多。

原來他那桿短槍共分九節，這時候九節盡伸，槍身立刻變成九尺有餘。

只聽見「奪」的一聲，槍尖疾刺在一株檜樹之上，白衣人輕輕借力一躍，身子已躍到檜樹之上。

趙王爺轟然叫了一聲：「好！」三刧刀隨即斬向檜樹，那檜樹最少也有兩隻碗口般粗壯，但刀光只是輕輕一閃，樹幹就有如切割豆腐般從中一分為二，岳小玉舌頭一伸，暗道：「若給這龜公王爺攔腰砍一刀，那還得了？」

趙王爺一刀砍斷檜樹，白衣人也早已落在地上，同時冷笑道：「你若逼得我緊了，這匣子裏的寶貝遲早變成碎片！」他這一招分明是重施鐵老鼠的故技，但趙王爺却比祁紫天老辣得多，聞言只是淡淡一笑，道：「這樣也好，對大家都是十分公平！」

就在這時，一人在白衣人背後叫道：「鐵老鼠來也！」白衣人面露喜色，立刻依循着聲綫方向，把那匣子拋了過去。

背後那人，正是鐵老鼠，但這時候他已沒有蒙着面孔，只是在夜色之中，岳小玉也沒法子看得淸楚他的廬山眞面目。

鐵老鼠接住了錦匣子，還在遲疑着，但白衣人立刻喝叫道：「接了就跑，咱們在老地方見！」

鐵老鼠登時會意，再也不逗留，向南方疾掠而去。

他這一掠，正好從岳小玉和金德寶兩人身邊擦過，岳小玉氣得牙癢癢的，心想這個玉山羊若在老子手裏，那就萬事皆通了。

但這時候，他怎麼說也不敢去動玉山羊的主意，因為就算他有本領可以從鐵老鼠的手裏搶過錦匣子，到頭來也一定過不了白衣人和趙王爺這兩關，這兩人一個用九節槍，一個使三刧刀，而且俱是武藝超羣之輩，只消動一動指頭，岳小玉的小命就得立時不保，正是君子不立危牆之下，與其人為財死，倒不如將就一點回家啃冷飯算了。

眼看鐵老鼠越走越遠，即使是趙王爺立刻殺了白衣人，也很難再追趕得上了，但鐵老鼠忽然發出一聲怒喝，居然又再掉頭飛奔回來。

岳小玉一怔，暗道：「這頭老鼠莫非遇上老貓了？」回頭一望，只見在鐵老鼠背後，有人窮追不捨，但那並不是甚麼老貓，而是一個散髮頭陀。

這散髮頭陀一身粗布衣衫，雙手揮舞着一根沉甸甸的月牙鏟，眼神兇厲之極。

只見鐵老鼠已給這散髮頭陀嚇得心胆俱裂，連柳葉刀也遠遠丟了，只是捧着那錦匣子沒命的向前飛奔，那頭陀暴喝一聲，道：「快把東西放下，否則洒家把你閹了才拿去餵狗！」

鐵老鼠情急之下，叫了一聲：「展大俠救我！」

那白衣人臉色一變，道：「你只管向前跑，笨頭陀輕功不濟，决追趕不上！」誰知話猶未了，散髮頭陀已攔在鐵老鼠面前，同時桀桀怪笑着說：「鐵老弟，九節槍王展獨飛的說話，永遠是信不過的！」

鐵老鼠驟然見散髮頭陀已攔在自己面前，一張臉簡直變得有如紙白，但他倒算够定力，居然還哈哈一笑，道：「萬絕頭陀，展獨飛是個怎樣的人，區區早已一清二楚，我交着他這樣的朋友，的確是三生有恨！」

岳小玉暗暗好笑：「三生有幸這句話聽得多了，這頭老鼠却把最後一個字兒改了一改，倒也有趣。」

萬絕頭陀也哈哈一笑，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你若從此刻開始跟他絕交，依然時為未晚。」

鐵老鼠道：「這個容易，區區可以立刻遵命，但無緣無故少了一個朋友，那是天下間最痛苦的事，這便如何是好？」

岳小玉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傢伙，少了一個朋友又有甚麼痛苦了？這世間上最痛苦的事，莫過於兩袖淸風，荷包扁瘦！」想到這裏，忽然望了金德寶兩眼，又自尋思：「倘若這胖寶寶可以換一萬兩銀子，老子是不是應該把他賣掉了？」

但這念頭才冒起，岳小玉就已罵了自己八千次大大的混帳：「為了銀子而出賣朋友，絕對不是英雄豪傑的行徑，我岳小玉就算餓死了，也絕不能出賣胖寶寶，出賣任何朋友！」想到這裏，心中再也不敢責罵鐵老鼠，反而覺得慚愧起來。

只聽見萬絕頭陀又是格格一笑，道：「少了一個展獨飛那樣的朋友，又有甚麼相干？你若非要交朋友不可，大可以跟洒家稱兄道弟，做對肝胆相照的好知己。」

鐵老鼠道：「就只怕高攀不起。」

萬絕頭陀道：「四海八荒之內皆兄弟姐妹也，你和洒家甚是投緣，結為知己正是順天應人之舉，又有甚麼高攀低攀的廢話了？」

鐵老鼠道：「難得大師如此看得起區區，區區自是不敢違命，既然如此，區區就先行把這匣子裏的東西摔爛，以表示從今後起，決定跟展獨飛斷絕交情！」說着，把錦匣子高高舉起，作出了欲擲之勢！

萬絕頭陀面色一變，忙道：「這東西不必摔掉，交給洒家就行了！」

鐵老鼠「咦」的一聲，道：「大師到底是想交我這個朋友，還是想交這個錦匣子做知己？」

萬絕頭陀道：「交朋友歸交朋友，這匣子裏的東西，你就當送給洒家好了。」

鐵老鼠搖搖頭，道：「區區不能把敵人的東西拿來送給朋友。」

萬絕頭陀一怔，問道：「誰是你的敵人？」

鐵老鼠道：「當然是展獨飛，他現在既然不再是區區的朋友，那麼就是區區的敵人了。」

萬絕頭陀面色倏地一沉：「鐵老鼠，你不要再耍花樣了，快把錦匣放下，洒家給你一條活路便是！」

鐵老鼠乾笑一聲，道：「萬絕頭陀，你不要白費心思了，這個匣子，我是絕不會交給你的。」

萬絕頭陀冷冷道：「你眞要逼洒家動手？」

鐵老鼠道：「你當然可以動手來搶，但區區也可以在舉手投足之間，把錦匣裏的東西摔成粉碎！」

萬絕頭陀愕然半晌，突然心念一動，舉起月牙鏟就向那白衣人急劃過去！

× × ×

那白衣人姓展，名獨飛，外號人稱「九節槍王」。

趙王爺無疑是一位武林高手，但展獨飛也不比他輸虧，只見兩人刀來槍往，戰況雖然越來越激烈，但仍然是平分秋色之局。

萬絕頭陀突然加入戰圈，展獨飛立刻就出現了捉襟見肘之態。

鐵老鼠臉色倏變，急叫道：「展大俠速退！」

展獨飛却沒有退，只是一陣苦笑。

岳小玉瞧在眼裏，心中也暗自爲展獨飛着急：「這個甚麼展大俠，對付烏龜王爺已很吃力，再加上這個野頭陀，一定大大的吃不消。」

誰知就在這時候，一人大步走了過去，同時大叫道：「以衆欺寡，算甚麼英雄好漢？」

岳小玉立刻差點沒有暈了過去，原來這個並非別人，居然是「有時胆大包天，有時胆小如鼠」的小胖子金德寶！

鐵老鼠看見這個胖小子沒頭沒腦地鑽了出來，不禁爲之一怔，過了半晌才說：「這位少俠是那一門派的弟子？」

金德寶一拍胸膛，道：「我是那一門派的弟子，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是俠義中人天天都要做的事情！」

岳小玉暗罵了七八聲「他媽的笨熊！」他本來絕不會現身，但既然金德寶已走了出去，自己總不能再龜縮着，所以也只好走了出來，還哈哈笑道：「鐵老兄，久違了！」

鐵老鼠一見岳小玉，不禁又是呆了一呆，岳小玉却挨近到他身邊，故作神秘地說：「老兄果然有點門道，三兩下子就把玉山羊的下落查出，還把它弄到了手。」

鐵老鼠呆了一呆，接着却嘆了口氣，道：「但這其實是個燙山芋，無論是誰沾上了它，都會帶來無窮無盡的痲煩。」

岳小玉心念一動，隨口道：「既然這樣，何不把它交給別人來保管？」

鐵老鼠道：「交給誰？」

岳小玉道：「前面那位金少俠，就是個見義勇爲，身手不凡的少年英雄。」

鐵老鼠搖搖頭，道：「他不行。」

岳小玉道：「爲甚麼不行？」

鐵老鼠道：「他太胖，跑得不快，把玉山羊交給他，只會把他害死。」

岳小玉道：「既然太胖的人不行，我又怎樣？」

鐵老鼠道：「你只是個小潑皮，難當大任。」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太胖的人不行，小潑皮也不行，看來你還是把它摔個稀巴爛，讓大家都一塊兒死心好了。」

鐵老鼠怫然不悅，道：「這一件事，不勞你來費心，請便！」

岳小玉道：「我既已插上了手，就決不會臨陣退縮，咱們就在一旁等着瞧，但願鼠大哥好自爲之，休要累人累物！」

鐵老鼠橫了他一眼，也不再理睬他，只是繼續瞧着展獨飛怎樣對抗趙王爺和萬絕頭陀二人。

論武功，展獨飛絕不比趙王爺和萬絕頭陀遜色，但一來三刲刀鋒利無比，他不敢在兵刃上硬碰，二來以一敵二，形勢上自然是相當不妙了。

至於金德寶，他只是一時激憤才衝了出去大叫大嚷，甚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當然也僅僅限於口頭上的喊吶而已，眞的加入戰圈，只怕還挨不住人家半招呢。

岳小玉瞪着金德寶，心中不斷在冷笑道：「眞他媽的拔刀相助，你的刀在甚麼地方了？連刀也沒有，就衝出來大放厥辭，害得老子也陪着你七上八落，吊在半天裏！」

當他正在心裏大罵金德寶之際，忽然有人挨近過來，悄悄的道：「捧着它快跑，咱們明早在太保峽相見，不見不散！」

說話的人，正是剛才還冷言冷語嘲諷着岳小玉的鐵老鼠。

岳小玉望着鐵老鼠，面上充滿了猶疑之色，鐵老鼠急道：「還在呆甚麼？總之事成之後，我付足一千兩給你就是！」

岳小玉這才精神煥發起來，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鐵老鼠道：「如有食言天誅地滅！」

岳小玉聽他罰了一個這樣的毒誓，當不再遲疑，立刻接過那錦匣子，匆匆向西北走了。

金德寶向來以岳小玉馬首是瞻，岳小玉向西北走，他就絕不會走向西南，鐵老鼠看見兩人走的不慢，這才格格一笑，對萬絕頭陀道：「素聞大師三十九式『萬絕奪命鏟』霸道驚人，鐵某不才，今晚倒要領教領教！」

萬絕頭陀怒吼一聲，道：「你敢把玉山羊送走，眞是不知死活！」

鐵老鼠又是一陣怪笑，道：「若非如此，鐵老鼠又怎能安心與展大俠聯手對付兩位？」

萬絕頭陀怒哼一聲，撇開了展獨飛，身如怪鳥般向西北直追出去。

但鐵老鼠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如何

能容他趕上岳小玉，只聽颯聲驟响，最少有十幾支袖箭分從左右包抄，射向萬絕頭陀。

萬絕頭陀不敢置之不理，一招「風捲殘雲」，用大袖把所有袖箭捲落下來，他這一下接收暗器的手法頗是乾淨俐落，但却也難免爲之身形一慢，鐵老鼠立刻趁勢標前，與萬絕頭陀展開纏鬥。

鐵老鼠原本有一柄柳葉刀，但剛才已經把它丟掉，所以現在只好赤手空拳和萬絕頭陀苦拚。

萬絕頭陀的武功，自然遠在鐵老鼠之上，鐵老鼠也頗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上來就儘量利用巧勁上的功夫，跟萬絕頭陀展開遊鬥。

萬絕頭陀怒喝道：「螳臂擋車，太不自量力了！」

鐵老鼠居然還嘻嘻一笑，道：「區區練的不是螳臂功，而是專門點打對手死穴的『鼠形散手』，大師可得小心了。」

他這套「鼠形散手」原本也可算是一絕，但萬絕頭陀功力深厚，這種巧勁功夫絕對奈何不了他，倒是鐵老鼠使出了十幾招「鼠形散手」之後，已給萬絕頭陀的月牙鏟震得彷彿連骨頭也散裂開來。

萬絕頭陀惱恨鐵老鼠把玉山羊送走，下手自是絕不容情，鐵老鼠初時還可以纏得住十招八招，但再纏鬥下去，却已力不從心，再也抵敵不住萬絕頭陀兇悍毒辣的攻勢。

尙幸萬絕頭陀急於追回那匣子，所以一逼開鐵老鼠，就向西北方追了出去，而他那一逼，也已在鐵老鼠的右腿上鏟了一下，鐵老鼠悶哼一聲，大腿上登時血如泉湧，再也無力追纏萬絕頭陀。

這時候，展獨飛與趙王爺也已鬥得險象環生，倘若萬絕頭陀不變，展獨飛以一敵二，長久苦拚之下必敗無疑，但其後萬絕頭陀追了出去，展獨飛所受的壓力頓時大減，趙王爺雖然刀法精絕，但却已再無必勝的把握。

兩人又苦鬥了七八十回合，展獨飛突然說道：「野頭陀奸狡毒辣，那匣子若是落在他的手裏，只怕就再也沒有你的份兒了。」

趙王爺冷冷一笑，道：「他就算吃了豺胆熊心，也不敢獨吞！」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但實則展獨飛的說話，已打進了他的心坎裏。

展獨飛雖然年紀不老，但他江湖經驗却是十分老辣，一聽趙王爺的口音有異，就知道他是死鴨子硬嘴巴，便說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故事，趙兄不會陌生罷？」

趙王爺又是心中一凜，忽然嘆了口氣，收刀退開一旁，道：「姓展的，我敬重你是一條漢子，今天的事，你認爲該怎麼說？」

展獨飛道：「你我昔日無怨，近日無仇，只是爲了玉山羊才展開火併而已，但如今玉山羊既不在我手上，再打下去，那簡直是個笑話了。」

趙王爺冷冷一笑，目光一轉盯在鐵老鼠的臉上：「你就是『快手神偸』鐵老鼠嗎？」

鐵老鼠冷冷的道：「我的手若够快，腿上也不會給野頭陀鏟個正着。」

趙王爺道：「你把玉山羊交給了甚麼人？」

鐵老鼠道：「你的眼睛又不瞎，何必來問我？」

趙王爺怒道：「憑你這種下三濫的脚色，居然敢這樣對我說話！」

鐵老鼠哈哈一笑：「我這頭老鼠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人家對我客客氣氣，倒是凶神惡煞般的發瘟鬼，我看見了只會嗤之以鼻，撥之以脚毛！」

趙王爺給他氣得兩眼發直，正待發作，展獨飛却說：「多言無益，咱們去截住萬絕頭陀才是正經！」

趙王爺臉色一沉，道：「截住萬絕頭陀又有甚麼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那兩個小鬼頭把玉山羊帶到甚麼地方去。」

鐵老鼠道：「是嵩山少林寺。」

趙王爺怒道：「我要你說老實話！」

鐵老鼠道：「那麼，大概是開封府丐帮總壇罷。」

趙王爺凌空揮了一刀，雙目怒睜：「再胡言亂語，休怪趙某不客氣！」

鐵老鼠哂然一笑，道：「你怎知道我是在胡言亂語？」

趙王爺臉色鐵青，突然向西北方疾馳出去。

展獨飛沒有追趕，只是扶起了鐵老鼠，道：「傷得重不重？」

鐵老鼠道：「不碍事，我已敷上了太乙眞人的金創藥。」

展獨飛一怔：「太乙眞人的金創藥？你和這位人間神仙有甚麼淵源？」

鐵老鼠道：「毫無半點淵源。」

展獨飛又是一怔，道：「太乙眞人的金創藥極是珍貴，就連他的弟子也不輕易得到，你怎會……啊！我明白了……」

「明白了就算啦！」鐵老鼠微微一笑，道：「我這個『快手神偸』的外號，可不是讓江湖中人白叫的。」

展獨飛眉頭一皺，道：「但如今那匣子却是得而復失！」

鐵老鼠道：「那倒未必！」

展獨飛道：「難道你認爲那兩個小孩兒可以保得住它？」

鐵老鼠道：「這當然要碰碰運氣，但據區區所知，岳小玉這小鬼頭聰明狡獪，萬絕頭陀和趙王爺未必可找得着他！」

展獨飛道：「但那小胖子却似乎遲鈍一點。」

鐵老鼠聳了聳肩，嘆道：「事到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展獨飛咬了咬牙，道：「不！我一定要把玉山羊找回來！」

鐵老鼠望着他，嘆道：「你的心意，鐵老鼠是很明白的，爲了慕容小姐，你甚麼事情都願意去做……」

「不要再說！」展獨飛臉上突然露出了一種怪異的表情：「你若還當我是朋友，就只能做，而不能問！」

鐵老鼠道：「我也沒有問，只是說說罷了。」

展獨飛道：「說也不要說！」

鐵老鼠道：「你既然如此執着，我只好裝聾扮啞，但我聽見一個消息，說容四公子正在到處找尋你。」

展獨飛一怔，道：「那個書呆子，為甚麼要找我?」

鐵老鼠說道：「這一點，我可就不知道了。」

展獨飛想了想，接着便搖搖頭，道：「我不想見他，也不想見容樓裏的每一個人。」

鐵老鼠吸了一口氣，道：「若是容三公子親自來找你呢?」

展獨飛的臉色倏地變得一片灰白，道：「我不要見容四，也不要見容三，若眞要見，我寧願去見容二公子!」

「萬萬不可!萬萬不可!」鐵老鼠大吃一驚，道：「容二公子練功走火入魔病逝多年，只怕連骨頭都巳又乾又脆，你就算肯跳進鬼門關去找他，只怕在鬼海茫茫之中，也很難找得着他的踪影。」

展獨飛凄然一笑，道：「容二公子是個謙謙君子，却連三十歲都熬不過，嘿嘿，這世間還有甚麼事情是公平的?」

鐵老鼠搖搖頭，道：「這次輪到我求求你不要再說了，此地不宜久留，咱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展獨飛也搖搖頭，道：「先包紮好你的傷口再說。」

說完，從身上撕下一塊布，很仔細地爲鐵老鼠裹紮好傷口。

等到傷口裹紮好之後，展獨飛才壓低了嗓子，道：「那兩個小鬼頭朝西北方跑，到底是不是眞的?」

鐵老鼠神秘地一笑，道：「當然是假的。」

展獨飛道：「他們眞正要去的地方在哪裏?」

鐵老鼠道：「在東南十里之外!」

展獨飛暗暗稱讚，道：「年紀小小就有這份機智，倒算難能可貴。」

鐵老鼠道：「不問而知，這是岳小玉的鬼主意，那小胖子就算多長出十顆腦袋，也決想不出這等計謀來。」

展獨飛說道：「但是萬絕頭陀和趙王爺都是老江湖了，只怕兩人也同樣會起疑心。」

鐵老鼠道：「縱然起了疑心，也不一定能够找得着那兩個小鬼頭。」

展獨飛點點頭，道：「你還能繼續走動嗎?」

鐵老鼠道：「勉强還可，只是一定走得不快了。」

展獨飛說道：「那麼，我揹着你走好了。」

鐵老鼠道：「怎敢當得?」

展獨飛哼一聲，道：「廢話!」也不管鐵老鼠肯不肯，揹着他就向東南方飛掠出去。

× × ×

太保峽的確在東南，而並非在西北。

岳小玉捧着匣子，帶着「跑不起」的金德寶，最初向西北走，接着却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折回東南方直奔出去。

金德寶越跑越慢，到後來簡直是氣喘如牛，終於忍不住說：「歇一歇好嗎?」

岳小玉看他實在是走不動了，只好停了下來，道：「早就勸你少點吃肥肉。」

金德寶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肉不肥就不好吃。」

岳小玉瞪着他，冷笑道：「你身上的肉就巳很肥，相信一定很好吃了?」

金德寶吃了一驚，忙道：「胖寶寶身上的是人肉，是吃不得的。」

岳小玉哼了一聲，道：「瞧你這副樣子，一定再也走不動了，不如你就留在這裏罷。」

金德寶道：「不!我走得動!我走得動，只要歇一歇就行了。」

誰知這句話才說完，背後突然响起了一個人陰惻惻的笑聲：「小胖子，你不要走，你要留下來陪陪我!」

金德寶大吃一驚，正想回頭望向那人，忽覺脖子上一陣寒氣逼來，原來竟是一把鋒利長劍架在頸際。

「這……這是甚麼玩藝兒?」他抖顫地在叫。

金德寶看不見背後那人的，但岳小玉却瞧得清清楚楚。

他一見那人，身子就巳凉了半截，只見那人神態猙獰，面形長狹如馬，赫然正是厲劍追魂祁紫天。

祁紫天劍法厲害，岳小玉是親眼見過的，况且如今長劍劍鋒正架在金德寶脖子上，只要祁紫天的手輕輕一拉，這個胖寶寶以後就再也不能吃一兩肥肉了。

祁紫天要制服岳、金二人，自是易如反掌，岳小玉吸一口氣，勉强鎭定心神才說：「這位大英雄，有甚麼事不妨慢慢商量。」

祁紫天嘿嘿一笑，說道：「我並不是甚麼大英雄，而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江湖大盜。」

岳小玉道：「是大英雄也好，是江湖大盜也好，總之，你是個大人，我們只是兩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對不?」他這句話言下之意，分明是說祁紫天不應該以大欺小。

但是祁紫天却彷彿聽不出這絃外之音，手中長劍仍然架在金德寶的脖子上：「小鬼頭，不要多說廢話了，快把匣子交給我!」

岳小玉明知他會這麼說，所以早有準備，道：「這是不可以的。」

祁紫天怒道：「爲甚麼不可以?」

岳小玉道：「這匣子並不是我的，我又怎可以把它送給別人?」

祁紫天道：「如此說來，這小胖子的性命也不是你的了，那麼我立刻把他的喉嚨割斷，想來也跟你沒有甚麼相干!」

岳小玉道：「的確沒有甚麼相干，但他的師父若知道這件事，那就大大的有相干了。」

祁紫天道：「這小胖子有師父嗎?」

金德寶正待搖頭，岳小玉巳搶着說道：「當然有，而且在江湖上還大大有名的哩!」

祁紫天桀桀一笑：「跟我厲劍追魂祁紫天相比，那又如何?」

岳小玉也學着他一般桀桀地笑（雖然聲音不像，神態倒學會了九成九。）：「尊駕雖然威名赫赫，但只怕却連太乙眞人的徒弟還不如!」

祁紫天冷冷一笑道：「不必扯到長白山那麼遠，這小胖子到底是甚麼來歷?」

岳小玉道：「說來湊巧，他就是太乙

眞人的弟子!」他這一番說話全是吹牛，而他知道太乙眞人之名，也只是曾經聽鐵老鼠在一間茶館裏提起過而巳!

原來鐵老鼠在一年前曾經到過長白山，途中遇上清壑觀太乙眞人座下一個弟子，那弟子知道鐵老鼠是著名的快手神偷，便要和他打賭，如果鐵老鼠敢潛入太乙眞人的煉丹房裏盜走任何一種丹藥，那弟子就願意輸一支成了形的野山人參給他。

鐵老鼠毫不遲疑地就答應了，到了第二天，鐵老鼠巳拿着太乙眞人視如拱璧，親手煉製的金創藥來到那弟子面前。

那弟子輸得心服口服，正要去把人參拿出來，誰知鐵老鼠嘻嘻一笑，手中巳捧着一支上好的野山人參。

那弟子一看之下，差點沒有當場暈倒過去，原來鐵老鼠偸得性起，居然連他那支收藏得十分愼密的野山人參也一起偸了出來。

鐵老鼠看見那弟子臉如紙白，便把人參留下，笑道：「看來，你比我更需要這種補藥，倒是你師父的金創藥，區區可不客氣了。」

那一次，鐵老鼠雖然在太歲頭上動土，而且還能功成身退，可是，對於太乙眞人這位玄門正宗的武學大師，他還是推崇備至之極。

太乙眞人在壯年之時，曾屢勝江湖上黑白兩道高手，到了六旬花甲之齡，更被譽爲「玄門武學第一大宗師」，其聲譽之隆，連武當掌教亦爲之望塵莫及。

岳小玉既要爲金德寶吹牛一番，自然得找個最厲害的江湖高手來做他的師父，於是，太乙眞人就給他捧出來了。

當祁紫天聽見岳小玉這樣說之際，面上的神情的確爲之一陣煞白，但他很快又沉着了臉，道：「小兄弟，你這個謊撒得並不怎樣高明，太乙眞人座下的弟子，全都是上了年紀的道士，這小胖子一來年紀太輕，二來又沒有出家，又怎會是太乙眞人門下?」

岳小玉心中暗叫「糟糕」，但面上居然還能不動聲色，只是淡然地說道：「祁兄有所不知了，師徒之事，最講緣份，三年前秋天，太乙眞人雲遊四海，曾經到過雁蕩山，此事祁兄相信也該略有所聞罷?」他說來層次分明，就似是眞的曾經見過太乙眞人秋遊雁蕩一般。

其實，太乙眞人經常出外雲遊，那是眞的，但是否曾經在三年前，到過雁蕩，就連他座下的徒孫也不會知道，祁紫天跟長白山清壑觀毫無淵源，當然更不可能知道太乙眞人曾經到過甚麼地方。

但岳小玉用辭巧妙，居然把這個江湖大盜套住，祁紫天想了一想，便道：「不錯，太乙眞人秋遊雁蕩，當年祁某也聽人說過。」他這樣說，是不想被岳小玉譏諷，說他孤陋寡聞。

但岳小玉聞言却爲之暗暗竊笑，忖道：「老子胡說八道，一味杜撰之事，你居然也曾經聽人說過，眞是稀奇之極。」

尚幸他平時巳慣施此技，所以忍笑功夫相當了得，並未笑了出來，但他也要咳嗽兩聲才能掩飾過去。

連咳兩聲之後，總算忍不住了笑，才又接道：「就在那一年秋天，胖寶寶在雁蕩山遇上了太乙眞人，兩人雖然年紀相差甚遠，但却一見如故，談得甚是投契。」

祁紫天冷冷一笑，道：「這小胖子見識淺薄，又能跟太乙眞人談得出甚麼話題來?」

岳小玉道：「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奇妙，那時候胖寶寶年紀細小，人又長得胖嘟嘟的，實在十分趣怪，當然，若是論到見識，他連太乙眞人萬份之一也及不上，但他模樣可愛，說話天眞，反而令眞人十分欣賞，也不知道他倆談些甚麼東西，居然一談就談了整個下午，直到日薄西山之際才依依惜別!」

祁紫天盯着金德寶，道：「他說的是不是眞話?」

金德寶雖然及不上岳小玉那般精靈古怪，但也不是個笨得離譜的人，聞言不假思索便說：「他說的句句屬實。」

岳小玉心中暗讚一聲，但却又同時暗暗笑道：「實你祖宗個春秋大夢。」

祁紫天唔的一聲，接着道：「你們兩個叫甚麼名字?」

金德寶立刻據實相告，岳小玉心中有氣，暗罵道：「眞是如豬如草的大草包，對着這種江湖大盜，隨便胡謅個名字也就是了，這蠢貨却差點連祖宗三十八代的名諱都報了上去!」但金德寶既巳說了，他也無可奈何，總不成現在才說金德寶是張三，自己叫李四。

祁紫天把兩人的名字唸了一遍，才又對金德寶說：「太乙眞人的年紀有多大，模樣是怎樣的?臉上有沒有痣?」

他這一反問，岳小玉登時心中冷了一截，這江湖大盜顯然心中動疑，所以才這樣質問金德寶。

金德寶聽見祁紫天這樣問自己，心頭也是不禁砰砰亂跳，但他總算可以勉强鎭定心神，道：「太乙眞人比我老。」

「廢話!」祁紫天的聲音陡地一沉，道：「眞人當然比你老!」

金德寶忙道：「剛才我還沒說完。」

祁紫天道：「那麼快說。」

金德寶也學着岳小玉般咳嗽兩聲，才能接着說：「他比我老得多，最少巳五六十歲。」

祁紫天冷笑道：「這就奇了，太乙眞人門下的弟子，有兩三個也巳經五六十歲了!」

金德寶心中一凜，忙道：「我只是說他最少五六十歲，但實在的年紀有多大，我却看不出來。」

祁紫天道：「怎會看不出來?」

金德寶「唉」的嘆了一聲，道：「五六十歲的是老頭兒，活到八九十歲的也是老頭兒，大家都是白白的頭髮，白白的鬍子，這又教人如何分辨?」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下子說得對極了，大概天下間的老頭兒，都是頭髮白白，眉毛白白，鬍子白白，甚至連屁股也是白白的。」

祁紫天眉頭一皺，喝道：「閉上你的鳥嘴!」

岳小玉嘻嘻一笑，不再說話，祁紫天又繼續問金德寶：「太乙眞人有沒有你這樣胖?」

金德寶吃了一驚，但隨即想起了「仙

風道骨」這句話，心想這種神仙下凡般的人物，多半都是其瘦如鶴的，便回答他道：「差得遠了，眞人還說羡慕我這種身材哩。」

祁紫天「唔」的一聲，接道：「他臉上有幾顆痣？」

金德寶又暗暗叫苦，但却又不能不答，只好說：「三顆！」

祁紫天冷冷一笑，道：「你怎麼不說兩顆或者是四顆？」

金德寶心中一凉，暗暗叫道：「終於還是露出狐狸尾巴來了。」但事已至此，唯有硬着頭皮說：「當時我看見他臉上的確有三顆痣！」

祁紫天道：「但有人說是四顆。」

金德寶道：「也許是近一兩年才添增到四顆的。」

祁紫天道：「但也有人說他臉上根本連一顆痣也沒有！」

金德寶道：「說這句話的人，也許根本從來沒有見過太乙眞人！」

祁紫天哈哈一笑，然後又沉默了一會，才淡淡的說道：「實不相瞞，我就是那種人。」

金德寶心中暗喜，道：「你從來也沒有見過我的師父？」

祁紫天道：「江湖浩瀚，海濶天空，祁某沒有遇見過太乙眞人，那又有甚麼稀奇？」

岳小玉說道：「這個自然不足為奇，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緣可以遇上他老人家的。」

祁紫天道：「但若說眞人已收了金小胖子為徒，祁某還是很難相信，除非你們能够說出眞實的情況來！」

岳小玉正待開口，祁紫天又已接口道：「讓金小胖子說，他這個人比較老實一些。」

岳小玉心中冷笑：「他老實個屁，這胖嘟嘟的又蠢又不老實，整個人就像個燒壞了的瓦罇子！」但心裏在怨罵之餘，却又希望金德寶這次聰明一些，千萬不要一脚踩進泥沼裏去。

金德寶也知道這時候自己「責任重大」，一個弄不好，兩個小鬼頭都要陷入萬刼不復之境。

他吸了一口氣，才道：「那天黃昏，我和太乙眞人告別，但到了第二天大清早，咱們又在那地方再見面了，當時我身邊帶着一個飯盒，飯盒裏有一對鷄腿，幾兩鴨肝，還有五六塊東坡肉，我想用這些食物來欵待眞人，但眞人却說他是吃素的，我見他老人家不吃，自己也不吃了，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一隻流浪山頭的野狗在附近經過，我見這狗骨瘦如柴，料想牠必然是找不到食物，就把飯盒裏的食物都餵給狗兒吃了，太乙眞人後來對我說：『這樣美好的食物用來餵狗，豈不是太浪費了？』我說：『牠若不吃，才算是浪費，牠若因為吃了這些食物而得以保存狗命，那麼我這樣做更加不能算是錯誤。』眞人聽見我這樣說，很是讚賞，立刻就說要收我為徒。」

岳小玉越聽越是驚奇，他怎樣也想不到，這胖寶寶信口雌黃編造故事的本領，居然也會這樣出色。

其實，即使是金德寶本身，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編造出一個這樣的故事來騙人，但到了危急關頭，他却不知如何能够化無為有，把一件根本絕不存在的事情說得有條有理，簡直就像是確有其事一般娓娓動聽。

初時，祁紫天對岳小玉的說話，是懷疑多過相信的，但金德寶一經開口，他却漸漸相信起來了。

祁紫天呆了好一會，才道：「就是這樣，你拜了太乙眞人為師？」

金德寶道：「初時，我還不願意拜他為師，但後來家父也贊成此事，所以我才肯拜師在眞人門下，其後師父說我年紀太細小，要等我到了十八歲才教我武功，所以……」

「不必說了！」祁紫天悻悻然道：「我現在知道你的確是太乙眞人的弟子。」

岳小玉聽見他這樣說，知道自己替金德寶吹牛的計劃已大功告成，不由面露得意之色，道：「祁老兄，識英雄者重英雄，就看在太乙眞人的面上，這淌渾水你還是避一避好了。」

祁紫天却嘿嘿一笑，道：「你的確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但你可曾聽過逼虎跳牆這四個字？」

岳小玉心中一凜，道：「這是甚麼意思？」

祁紫天道：「我承認，就算有十個祁某人也惹不起清壑觀的牛鼻子，但你手裏的東西，我還是非要奪取到手不可的。」

岳小玉問道：「這東西眞的那麼重要嗎？」

祁紫天道：「這一點你不必知道，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够了。」

岳小玉道：「祁兄請說。」

祁紫天道：「你若不立刻把盒子送過來，這胖寶寶的喉嚨馬上就會被割斷！」他的聲音很兇厲，態度更是十分決絕！

岳小玉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氣，道：「你連太乙眞人的弟子也敢冒犯，眞是斗胆得很！」

祁紫天冷冷一笑：「你若是太乙眞人，我當然非要賣帳不可，但如今，太乙眞人可能還遠在千里之外。」

岳小玉道：「也許就在你背後！」

祁紫天臉色一變，但隨即哈哈一笑，道：「小鬼頭，你是嚇不倒我的——」

但是他才說到這裏，臉色突然又再變了。

他突然把長劍拋開，伸手到頭背之間抓個不停，岳小玉和金德寶都是大感奇怪，不知道他為甚麼忽然會做出這種怪異的動作。

祁紫天抓了十幾下，才把手縮回來，只見他兩眼發直，手裏却抓着一條青光閃閃，形狀醜惡之極的蛇兒！

祁紫天又驚又怒，正要使勁把這條青蛇捏死，背後却响起了一個人冷冰冰的聲音：「你若是捏死了牠，你也同樣非死不可。」

祁紫天更是驚駭，猛然轉身，但背後空蕩蕩的，那裏有甚麼人的影子。

可是，就在他轉過了身子之後，背後還是有人冷冰冰的說道：「你是沒法子看得見我的。」

祁紫天怒道：「我不相信。」說着，又再急速地轉身，這一次，他看見了一道淡黃的影子從身邊飄過，但却還是看不見那人的模樣。

「不要再逞強了，」那人冷冷一笑，道：「你已給青靈五毒蛇咬了一口，再轉來轉去，只有死得更快！」

祁紫天心中一凉，只覺得頸背之間初時一片凉嗖嗖的，現在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痕癢感覺。

只聽見那人又道：「先把蛇兒放下來再說！」

祁紫天不敢不從，他手指一鬆，蛇兒已跌落在地上，然後瞬即在草地上消失得無影無踪。

那人「唔」的一聲，道：「你可以走了。」

祁紫天臉色灰白，道：「解藥呢？」

那人說道：「回朱家大宅求朱員外好了。」

祁紫天一怔，道：「蛇兒又不是朱員外的，他怎會有甚麼解藥？」

那人道：「要解這種蛇毒，不一定要有獨門解藥，用千年何首烏熬肉汁，另加田七、熊胆，其功效也是一樣的。」

祁紫天問道：「朱員外有千年何首烏嗎？」

那人道：「你若求他，多半沒有，但用兩手捏着他的脖子，他很快就會拿出來了。」

祁紫天猶自驚疑不已，那人又冷冷一笑，接道：「再多呆一刻，便多一分兇險，你若不相信，那也就由得你了。」

祁紫天身子微微發抖，終於道：「我相信！我相信！告辭了！」他再也不敢躭擱，但却也不敢走得太快，只是一步一步的朝着平陽城走回去。

祁紫天自始至終，都未能看見背後之人是誰，但岳小玉和金德寶却看得很清楚，只見那人身穿一襲青衫，雖然長得一副國字臉孔，兼且眉粗目大，但却面色雪白，竟似毫無半分血色，就像是剛從墳墓裏鑽出來的殭屍一般。

金德寶看見那青衫人容顏可怖，不禁心中發毛。青衫人却突然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說道：「小胖子，你為甚麼不斷的在發抖？」

金德寶見青衫人走近自己身邊，身子抖得更是厲害，只好說：「這裏風……風大，所以有點發……有點發冷……」

青衫人面色一寒：「你能不能老實一點？」

金德寶道：「我已……已經很老實！」他這句話才說完，臉上已吃了一拳，登時鼻血長流，「咕咚」一聲仰天便栽倒在地上暈迷過去。

青衫人冷哼一聲，道：「沒出息。」

岳小玉居然也冷哼一聲，道：「你才沒出息！」

青衫人目中厲芒驟閃，直視着岳小玉：「你在罵誰？」

岳小玉冷冷笑道：「總不會是罵我自己！」

青衫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過了大半天才道：「剛才那小胖子說你叫岳小玉，這名字是眞是假？」

岳小玉道：「不折不扣，貨眞價實，如假包換，童叟無欺！」

青衫人冷冷喝道：「你竟敢罵我沒出息！」

岳小玉挺直着胸膛，冷笑道：「以大欺小，當然沒出息！」

青衫人道：「若不是我出手，你們兩個不知死活的小東西此刻焉還有命在？」

岳小玉道：「照我看，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就算你不出手，那個姓祁的王八也不敢動咱們一根汗毛！」

青衫人反問道：「你憑那一點認為如此？」

岳小玉道：「小胖子是太乙眞人門下高徒，祁王八又豈敢胡來？」

青衫人嘿嘿一笑：「你太自作聰明了，以為天下間每一個人都很容易受騙，這小胖子就算再吃三十年素菜，在長白山下跪得膝腫如豬蹄，太乙牛鼻子也不會收錄他做弟子！」

岳小玉心中一凜，知道這些謊話再也騙不過青衣人，便道：「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青衫人冷冷道：「自從十年前，他收了一個不肖弟子，致使清壑觀蒙上污名之後，太乙牛鼻子就已立誓不再收錄任何人為門徒，即使沒有這樁事，這胖娃娃資質庸劣，人又蠢鈍，太乙牛鼻子也不會瞧在眼內！」

岳小玉道：「但祁王八未必知道這些事，我瞧他那副蠢相，多半眞的已相信胖寶寶就是太乙眞人的弟子！」

青衫人道：「就算他信以為眞，那又怎樣？你以為他會因此而有所顧忌嗎？」

岳小玉道：「總不見得他有胆量跟太乙眞人作對！」

青衫人道：「這等江湖小賊，當然不敢跟太乙眞人正面為敵，但他若在這裏宰了你們，正是神不知鬼不覺，又有誰知道你們兩個小野鬼是給誰幹掉的？」

岳小玉雖然狡黠善辯，但青衫人這番說話，却也令他無從反駁，甚至不禁為之暗暗揑出一把冷汗。

事實上，祁紫天的確有殺人滅口的打算，但却想不到會突然殺出一個程咬金，以致功敗垂成，既殺不了人，又奪不了玉山羊，更要狼狽地逃回平陽城去。

青衫人見岳小玉為之語塞，好像有點高興起來，接道：「以資質而論，你比胖娃娃高明得多了，只可惜不學無術，長此以往下去，終究難成大器。」

岳小玉聽見他嘲諷自己，不禁心中有氣，便道：「我成不成大器，就連我的老子也不緊張，何必你來担憂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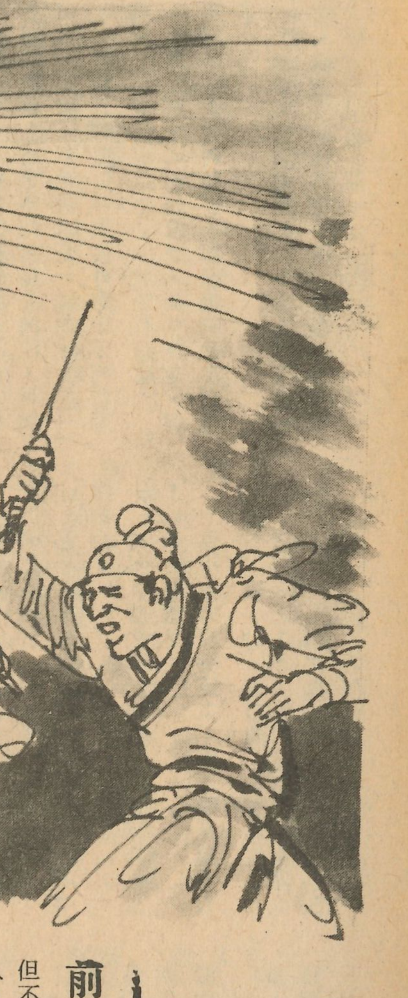
青衫人搖搖頭，道：「你又不是你的老子，又豈知你的老子心中如何想法？」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天下烏鴉一般黑，我的老子跟胖寶寶的老子都是如出一轍，眼睛永遠只會瞧着銅板、銀子和金子！」

青衫人冷哼一聲，道：「做老子的若不想盡辦法掙錢回來，你們兩個早已餓死，那裏還有今天如此風流快活？」

岳小玉橫了他一眼，道：「原來你也是同道中人，除了一個錢字之外，甚麼東西都沒放在眼裏。」

（未完・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御史陸遷接聖旨，賜他飲毒酒自盡，一代忠良，便被劉瑾閹宦害死，他的兒子陸丹自小在武當學藝，雖有報仇之心，但不容易刺殺劉瑾，心中悶悶不樂，借酒消恨，到外面小酒家買醉，遇上了北盜南偷二人，北盜已成爲劉瑾的殺手，他害了陸遷之後，還想斬草除根，將陸丹刺殺，負責總其事的是皇甫忠、皇甫義兄弟二人，指使北盜下手，而南偷是俠盜中人，行俠仗義；北盜則是職業殺手，南偷見他動手殺人，便維護陸丹，北盜則賣關子退去，皇甫兄弟只好親自下手，未幾，又來了南偷和他的弟子將陸丹解救，幷將皇甫兄弟捉弄一番……

藉賞花盛會　探侯爺心聲

皇甫義目光及處，左手判官筆急換招式，招式才展開，手腕穴道一下痲痹，五指不由自主的一鬆，判官筆便脫手，落在南偷手上。

非獨他，皇甫忠也清楚看見南偷那刹那右手一長，中指彈向他的手腕穴道，却連一聲「小心」也來不及出口。

南偷奪筆在手，看了看。「這種筆可是不能夠寫字。」

「師父要表演書法？」小子問。

「要將你口誅筆伐！」南偷瞪着眼睛。

「這麼嚴重。」小子吐了吐舌頭，「幸好這種筆是拿來點穴用的。」

「點穴？」南偷目光轉向皇甫義，突喝一聲：「點你『將台穴』！」

皇甫義一怔。「這穴道不是——」一面偏身避開。

「總之是穴道便是。」南偷接揮筆大喝：「曲池穴、靈台穴、太陽穴……」

他口裏叫的與手中判官筆所點的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穴道，那顯然早已習慣，手中判官筆非獨不會點在所叫的穴道上，而且所點的另一個一點偏差也沒有。

皇甫義却是不習慣，對穴道他絕無疑問是非常熟識，也就因爲太熟悉，不由自主應聲考慮到南偷所叫的那個穴道，雖然立即醒悟不是，已經慢了半分，這半分已足以令他

手忙脚亂。

南偷點到即止，連點皇甫義十七處穴道，皇甫義雖然並沒有受傷，已經嚇出一身冷汗來。

他雖然分心，也不能不承認南偷的出手實在太迅速，判官筆只要稍進便可以將他點倒，這稍進在南偷來說却絕對是輕而易擧的一回事。

皇甫忠當然看得出南偷手下留情，在跟皇甫義開玩笑，却實在不明白江湖上傳說這個人妙手空空，一身輕功已臻化境，夜走千戶，日盜百家，武功方面却並無特別過人之處，但現在看來，這個人的武功非獨在他們兄弟之上，江湖上的高手能夠與之相比的只怕不多。

這個人與陸家有什麼關係，皇甫忠雖然不知道，看下來已能夠肯定一點，他們兄弟要在這個人的保護下殺掉陸丹是沒有可能的事，這個人雖然無意傷害他們，這樣玩下去却實在太沒有意思。心念一轉，皇甫忠終於出手，是揚手大呼：「風緊扯呼！」

皇甫義一聽身形立即倒躍開去，南偷看着大笑：「跑便跑，什麼扯呼不扯呼的，忘了自己是官門中人不是江湖客了。」

皇甫兄弟沒有理會，身形展開，飛掠前去，他們都以爲南偷不會追來，那知道南偷非獨追，而且一股旋風也似的，刹那便到了皇甫義身後。

皇甫忠耳聽風聲，身形疾轉，一雙判官筆便要出手，皇甫義也不慢。

南偷即時道：「這個筆老頭兒留着也沒用，還你！」手中判官筆同時塞進皇甫義手裏，皇甫義不由一把抓住，呆了呆，南偷已翻着觔斗倒掠回去。

「老大——」皇甫義苦笑：「我們……」

「技不如人，只好認了。」皇甫忠亦只有苦笑。

二人也不再逗留，身形再展開，急急離開。

南偷沒有理會他們，倒掠到陸丹面前身形才停下，忽然問：「不聽老人言，下一句是什麼？」

「我知道——」小子立即接上口，南偷一巴掌已向他摑到，小子的反應也算敏捷，一個觔斗翻到陸丹身後，居然還是一面笑容：「他原來是問你，但你可以不回答的。」

陸丹苦笑着抱拳一揖：「多謝老前輩救命大恩。」

南偷搖頭。「老頭兒只是覺得那兩個老小子很好玩，那有心情來救你？」

「老前輩——」

「叫我老頭兒！」南偷冷冷的看了陸丹一眼：「你別胡亂拉關係。」

小子插口道：「用到皇甫兄弟，可見劉瑾志在必得，還是少跟你拉關係安全。」

「說得好。」南偷讚不絕口，「你跟了我這麼多年總算學到了這種識時務爲俊傑的本領。」

陸丹若有所得，頷首說道：「不錯，現在這種情形，我應該暫時迴避，等候機會。」

小子接又問南儉：「這一次來的是北盜皇甫兄弟，下一次又會是什麼人？」

「你以爲我是神仙，能知過去未來。」南儉一雙眼瞪大。

「差不多的了！那一個不知道師父一向料事如神？」小子大拍其馬屁。「到底是……」

「當然是比北盜皇甫兄弟更厲害的人。」南儉抓着腦袋。「就是這三個人巳經令我頭大如斗了，別再廢話了，快走，快走——」

陸丹終於習慣他這種說話方式，隨即一揖。「晚輩就此告辭。」也不再說什麼，轉身舉步。

小子目光一轉，詫異問：「你還要回家去？」

陸丹走的正是回家的方向，應聲停步。「稍作打點便動身。」

小子只是問：「不打點不成。」

南儉笑應道：「說不定他家裏有很多漂亮衣飾，要好好執拾一下。」

陸丹怔住，小子搖頭接道：「我看他不是這種斤斤計較的人，一定是恐怕路上挨餓，回去拿些銀兩。」

「胡說，他一身武功，也不像完全未走過江湖，怎會連收買路錢也不懂？」

「你是指點他做强盜？」小子傻了臉，突然又嚷起來。「徒弟跟了你這麼多年，到現在才知道你有這個本領，快快教來——」語聲未巳，倒翻開去。

南儉一巴掌正好摑到，一摑落空，破口大罵：「笨蛋，這個也用學的。」

小子道：「我事實完全不懂，只懂得肚子餓的時候，獵山鷄，抓野兎。」

陸丹歎了一口氣，抱拳插口：「多謝指點。」脚步再舉起來，仍然是走向那個方向。

南儉大叫：「你還是走這個方向？」

陸丹方待開口，南儉巳又道：「我明白了，你是神機妙算，知道危險關頭，一定又有高人打救。」

小子奇怪地追問：「內廠勢力非同小可，除了師父你這位高人，還肯那位高人敢插手？」

陸丹忍不住截口：「劉瑾的手下一定都以爲我不會往那邊走，我偏就走那邊，反而……」

話口未完，南儉巳拍掌。「高明高明——」突然又嚷：「看你樣子忠厚，原來也是個懂得打主意的人。」

小子亦道：「我們還是走爲上着，否則一個不小心落入他圈套，可就糟了。」

南儉應聲：「不錯。」一個身子便倒翻開去，小子也不慢，師徒二人瓦面過瓦面，眨眼間消失在黑暗中。

陸丹目送他們遠去，雖則巳知道他們玩世不恭，亦不由得苦笑起來，然後一陣不知道何去何從的感覺。

× × ×

清晨。

在安樂侯府其他人來說，這個清晨並沒有什麼特別，憶蘭是例外，才醒來便聽到一陣奇怪的「吱吱」聲響，循聲望去，只見窗下本來沒有放着東西的小几上放着一個精緻的小竹籠，兩隻小老鼠正在籠中的竹架上嬉戲。

那兩隻小老鼠毛呈銀白色，舉止固然很有趣，神態也沒有一般老鼠那樣，令人有一種狡猾討厭的感覺，憶蘭第一眼看見便喜歡，躍下來，連跑帶跳的走近去，捧着那個竹籠左看右看。

兩隻銀鼠竟然一些也不畏懼，自顧玩耍，憶蘭看着看着忍不住歡笑起來，片刻非常突然的停下，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左顧右盼。

「師公，師公——」她高呼：「我知道你來了，你躲在什麼地方？」

在她面前的窗戶突然打開，一個鬚髮俱白的老人探頭進來：「在這裏——」

他一面慈祥的笑容，語聲帶着童眞，憶蘭看見開懷大笑，伸手便去摸他鬍子。

「怎樣？喜歡不喜歡？」老人笑問，與說話同時，長長的鬍子也舞動起來，憶蘭雙手便摸了一個空。

老人的鬍子繼續有節奏的飄舞，沒有相當的內功造詣要將鬍子這樣是絕沒有可能的事，這個老人也不是別人，乃是崑崙派掌門人鍾大先生，輩份固然高，也是天下有數的高手之一。

認識他的人大都知道他最沒有架子，但若非目睹，只怕難以相信他的心態有時竟然會跟小孩子一樣，就正如現在，他童心大發，只顧逗小憶蘭開心，那裏還會考慮到自己巳經一大把年紀，又是武林中的老前輩甚麼。

他終年浪跡江湖，行踪無定，現在突然出現在安樂侯府，只怕徐廷封也料想不到。

憶蘭抓了一會都抓不着鍾大先生的鬍子，一些也不氣惱，反而拍掌大笑。

鍾大先生的鬍子這才停止飄舞，笑問：「還沒有回答師公呢。」

「當然喜歡了。」憶蘭雙手捧着竹籠。「我現在才知道那些老鼠並非全都是黑色的。」

鍾大先生點着頭：「這種銀鼠很罕有，師公也是第一次遇上。」

憶蘭忽然問：「都是公的？」

「一公一母。」

「我就是不明白。」憶蘭左看右看，皺眉。

「不明白什麼？」鍾大先生猜不透。

「怎麼畜牲不管公母都是長着鬍子的。」憶蘭一本正經。

鍾大先生一怔，忍不住大笑，憶蘭嚷起來：「師公，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告訴我啊！」

鍾大先生又是一怔，摸着鬍子。「師公也不明白怎會這樣。」

「沒騙我？」憶蘭懷疑的。

「師公怎會騙憶蘭。」鍾大先生省起了什麼的。「這種銀鼠不吃肉，只吃蔬菜水果。」

「糖葫蘆吃不吃？」

「這個——」鍾大先生忽然歎了一口氣。「怎麼你問的總是師公不懂的。」

憶蘭拍手。「爹爹說師公本領很大，原來師公也有這麼多不懂的。」

鍾大先生又歎了一口氣，接問：「你

爹爹在那裏？」

「師公原來最疼蘭蘭，進來第一個就是找蘭蘭。」憶蘭更高興。

「還不給師公引路。」

「爹爹不在房間，一定在後花園練武功。」憶蘭自顧戲弄那兩隻小銀鼠。

「怎麼不跟師公到後花園去？」鍾大先生彷彿看進憶蘭心裏。「害怕給抓着練武功？」

「很辛苦的。」憶蘭伸伸舌頭。

「不辛苦怎會練得好。」

「爹爹也是這樣說，可是天天都那麼辛苦，蘭蘭怎能不害怕。」

鍾大先生笑了笑。「幸好師父還沒有忘掉後花院應該走那個方向。」

說着也悠然轉身，憶蘭揮揮小手，繼續與那兩隻小銀鼠玩耍。

× × ×

徐廷封大清早起來，到現在巳經在後花院苦練了差不多有半個時辰，由內功而外功，由拳脚而兵器。

劍在他手中彷彿也有了生命，明亮奪目，飛靈巧幻，極盡變化，崑崙派的劍術原就巳變化靈巧見稱，能够練到他這個境界的弟子却只怕不多。

雖然苦練，到現在他仍然毫無疲態，內功的深厚可想得知。

一趟劍走下來，他彷彿又有所領悟，左手捏劍訣一引，劍路又由第一式開展。

這一趟變化顯然又多了一些，鍾大先生這個崑崙派掌門對崑崙派的劍術當然瞭如指掌，又怎會瞧不出，原巳準備走過去，不由又停下，凝神靜氣，細看下去。

看到最後，他到底忍不住，脫口喝一聲：「好——」

徐廷封一聽這聲音，一聲「師父——」出口，劍勢便要停頓。

「繼續！」鍾大先生接喝一聲，身形凌空掠去，劍同時出鞘，閃電也似射向徐廷封。

「弟子斗胆——」徐廷封劍迎向鍾大先生的劍，隨即全力開展，他怎會不淸楚這個師父的性格，一些保留也沒有，將方才領悟到的變化也施展出來。

鍾大先生連聲叫好，但徐廷封的劍勢變化對他並無多大威脅，還是完全接下。

「你能够領悟到那許多變化實在不容易，可惜那些變化並沒有多大威力，不太難化解。」鍾大先生說來倒輕鬆。

雙劍交擊有如珠走玉盤，聽來非常悅耳，每一次雙劍交擊的位置事實都不同，聲響也自然迥異，抑揚頓挫，好比天籟。

徐廷封的劍勢竟然又有了新的變化，這變化出現，鍾大先生終於被迫退一步。

更新的變化緊接又出現，鍾大先生手中劍一連六式，最後還是不免再倒退一步，他不由大聲叫好，接一句：「用天龍八式配合——」

徐廷封應聲身形飛舞半天，劍勢一斂再開展，又是方才那一個變化，鍾大先生人劍亦隨着飛舞起來，身形變化與徐廷封一樣，劍勢却是化解徐廷封的攻勢。

雖然被化解徐廷封的身形繼續在半空飛舞，攻勢也緊接再出現。鍾大先生的身形隨着變化，却顯然沒有徐廷封的靈活，但仍然將徐廷封的攻勢破去。

徐廷封一變再變越變越快，接連又六個變化劍勢也配合得恰到好處，鍾大先生相應再來三個變化，身形巳不由自主下降地面，徐廷封那最後三個變化巳變成個人表演，到最後人劍混成一條光帶，盤旋飛舞一匝才落下，正好落在鍾大先生面前。

「好，好極了。」鍾大先生笑得合不攏嘴。

「請師父指正。」徐廷封恭恭敬敬。

「是好師父才說好，師父早就看出你悟性奇高，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事實證明師父並沒有走眼，劍術變化能够練到你這個境界的崑崙弟子並不多，內功也一樣，至於天龍八式，更就連我這個師父也自歎不如了。」

「師父言重——」

「想不到這三年下來你的武功突飛猛進，聽說你每日都在苦練，風雨無間。」

「弟子是臨急抱佛脚。」

「形勢不大好？」

「壞極了——」徐廷封不禁歎息。

「少林一轉，並無收穫？」

「心禪上人在不老神仙七煞琴音下化爲灰燼，無我掌門不屈自裁，剩下無爲長老必須收拾殘局，出家人四大皆空，大刦之後弟子更難以啓齒。」

「這件事江湖上也有傳聞，據說最後關頭，雲飛揚出現，力挽狂瀾，擊敗不老神仙……」

「雲飛揚武功高强，天蠶神功變化莫測，弟子望塵莫及。」徐廷封由衷之言。

「武當派的天蠶神功總算後繼有人。」鍾大先生顯得有些感慨。

「弟子原想請他到這裏來，可惜他既無意江湖，也無心效命朝廷。」徐廷封更感慨。「朝廷無話可說，連江湖也不再涉足，實在是武林道武當派的一大損失。」

「你呢？你不肯接受崑崙派掌門之位，又何嘗不是崑崙派的一大損失？」鍾大先生笑了。

徐廷封歎息：「弟子事實是……」

「是怎樣師父難道不明白，只可惜難得有一個你這樣聰明的弟子，你却又不能够拋開一切，否則一定可以領悟到天龍第九式的變化。」

徐廷封奇怪地問：「天龍八式之外還有第九式？」

「不錯——」鍾大先生沉吟着。「崑崙立派以來却只有第七代掌門人遊龍子領悟得到其中變化，據說必須先將前八式融滙貫通，師父四十歲才練成天龍八式，苦思到現在仍無所得，只有寄望於你，你若是能够拋開一切，相信很快便能够……」

徐廷封歎息截道：「師父的心意弟子明白，只見在這個時候……」

「你爲人正直，武林中實在需要你這種人來維持正義。」

「武林重要還是國家重要？」徐廷封忽然問。

鍾大先生怔住，徐廷封看在眼內，連忙一揖。「弟子知罪——」

「你說得很有道理。」鍾大先生拈鬚微笑。「師父是武林中人，難免只考慮到武林方面。」

「將來有機會……」

「這個將來再說。」鍾大先生隨即轉

過話題。「劉瑾所以有今日的權勢，皇帝似乎都有責任。」

「也到底醒覺了。」

「不太遲吧?」

「難說。」徐廷封憂形於色地說道：「師父可知道朝野中人現在怎樣子稱呼劉瑾?」

「是不是——九千歲?」

「再加千歲就是萬歲了。」

鍾大先生無言點頭，目光突然一轉，一陣小孩子的笑嚷聲正從那邊傳來。

徐廷封目光亦轉。「今日是憶蘭的生日，她昨日已開列名單，附近王侯的孩子她認識的都要請來。」

「難得她高興。」

「師父選擇今日到來莫非也是這個原因?」

「我答應過一定會到來，而且要送他一樣新奇有趣的禮物。」

「師父已經見過憶蘭了。」

鍾大先生點頭微笑，徐廷封接一句：「憶蘭快要給師父寵壞了。」

「你這個做父親的也不是一直寵着她?」鍾大先生突然省起了什麼似的。「憶蘭也這麼大了，廷封，你也應該考慮到續絃……」

「師父——」

「你不說師父也明白的，感情若是不好你也不會將女兒改名憶蘭，天下之大，不會一個好女子也沒有的。」鍾大先生語重心長。「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徐廷封一笑，仰首向天，眼睛彷彿籠上了一重烟霧，思想一下子又回到老遠。新婚燕爾、憶蘭的出世、音容永逝…徐廷封的笑容逐漸變得苦澀。

× × ×

來的小孩子無一例外，全都對那兩隻小銀鼠大感興趣，他們出身富貴人家，錦衣美食，玩具方面除非看不見買不到，否則一定能夠到手。

這種小銀鼠他們却是連聽都沒有聽過，看着有趣，都嚷着回家後也要大人買回來。

「京城是沒有的。」憶蘭可神氣了，看見那邊走進來的鍾大先生，隨又問：「師公，是不是?」

鍾大先生笑笑。「應該沒有。」

那羣小孩子一陣失望，突然圍攏上來，都是問那兒才有，鍾大先生笑得合不攏嘴，左手捧一個，右手抱一個，好容易才令那羣小孩子安靜下來。

徐廷封一旁看着亦心頭大樂，不覺將心頭的煩惱都暫時放下來。

憶蘭亦擠到鍾大先生身前，悄聲問：「師公，一會到什剎海好不好?」

「到那兒幹什麼?」

「看小子哥哥表演。」

「小子哥哥?」

「他懂得翻筋斗，變魔術，很本領。」憶蘭看看徐廷封。「爹爹本來答應陪我去的，可是整天忙這忙那，難得有空閒的時候。」

鍾大先生正要答話，家人徐福便匆匆奔進來，向徐廷封稟告，說道：「陳公公求見。」

「陳公公?」徐廷封大皺眉頭。

鍾大先生插口問道：「陳公公是什麼人?」

「劉瑾的心腹太監。」徐廷封稍作考慮，向徐福。「請他進來。」

鍾大先生看着徐福退出，沉吟道：「我看我還是迴避一下的好。」

「也好。」徐廷封心念一轉，立即同意。

鍾大先生方退出大堂，徐福已領着陳全走進來，這個陳全跟一般太監並沒有分別，陰陽怪氣，肌膚呈現出一種不健康的青白色。

他顯然發現鍾大先生的存在，向那邊深注了一眼，才向徐廷封施禮。「拜見安樂侯。」

「不必多禮。」徐廷封隨即問：「公公這一次到來未知道有何貴幹?」

「是九千歲叫我來的。」陳全一面笑容。「九千歲知道今日是侯爺的千金生日，特別準備了一份賀禮着我送來。」

「劉總管太客氣了。」徐廷封實在有些意外。

「小妹妹，來——」陳全接向憶蘭招手。

憶蘭跟那羣小孩子就像是看着一個怪物的，奇怪地看着陳全。

「憶蘭——」徐廷封輕喝：「陳公公叫你，怎麼不答話?」

「是——」憶蘭應聲上前，道：「陳公公。」

陳全含笑點頭，打開手上的一個錦盒，裏頭放着一雙嵌着寶石的金手鐲。

「這是九千歲送給你的，你收下。」

憶蘭看着徐廷封，徐廷封無奈點頭。「既然劉總管一番心意，你就把它收下好了。」

他當然知道這個太監狡猾，東西若是要交到他手上，推辭並不是一件難事，陳全是必考慮到這一點，直接送到憶蘭的面前。

「多謝陳公公。」憶蘭有些不安地收下。

「應該多謝九千歲的。」陳全轉向徐廷封。「九千歲還有一張帖子。」

「哦?」徐廷封若無其事，早料到事情不會這樣簡單的了。

「九千歲今日在城外萬花林賞花，吩咐無論如何也要請到侯爺與侯爺千金走一趟。」

「劉總管也有如此閒情雅興。」

「萬花林萬花競放，一年中只得這個時候，豈可辜負?侯爺——」

「久聞萬花林景色如畫，難得劉總管請到，却之不恭。」徐廷封一頓接道：「勞煩回報劉總管，我隨即就到。」

「奴才來的時候，九千歲千叮萬囑要準備車馬，莫教侯爺操心。」陳全笑容滿面。「車馬已經在侯爺府大門外了。」

「內監的人辦事果然周到。」徐廷封笑笑。「那就請陳公公稍候片刻，我換過衣衫便來。」

「請——」陳全又轉對那羣小孩子一笑。

那羣小孩子仍然像看怪物的看着他，看得他竟然混身都不舒服起來。

× × ×

鍾大先生聽得很清楚，徐廷封轉進來，急不及待地。「劉瑾這一次請你到萬花林，不會是賞花這麼簡單的，你千萬要小心。」

「京師地面，諒他也不敢胡來。」徐廷封沉吟着。「他早有收買我之心，見我一直都毫無表示，大概忍不住要藉此機會迫我給他一個清楚明白，也好——」

「據說劉瑾近日在擴張勢力，重金請來了不少江湖上的高手能人。」

「不錯，先有陰陽判皇甫兄弟，赤眼銀狐常勝，鐵爪殷天虎，近日傳聞北盜也已投進他門下。」徐廷封眉宇憂慮之色又深了三分。

「北盜也投進他門下了?」鍾大先生搖搖頭。「這個人聲名狼藉，倒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這羣人，無不心狠手辣，再配合劉瑾的陰謀詭計，是必會成爲朝廷的心腹大患。」

「朝廷中的爭權看來比武林上的爭霸更複雜。」

「師父——」徐廷封面色凝重，道：「以弟子所見京城中不久必定會有大事發生，你老人家可否留下來，助弟子一臂之力?」

「難得這麼熱鬧，師父怎肯錯過。」鍾大先生拈鬚微笑。

「多謝師父。」徐廷封鬆一口氣，長揖到地。

「萬花林之會，一切要小心。」鍾大先生不忘叮囑。

「弟子一定會步步爲營。」徐廷封胸有成竹的。

鍾大先生沒有追問，他清楚這個弟子謹愼的性格，沒有把握，不會輕身涉險。

× × ×

萬花林事實萬花盛開，劉瑾却絕不是爲賞花而來，處理一個這樣頭痛的問題，在這樣一個賞心悅目的環境，無論如何應該舒服一些。

他走在萬花叢中，左看看，右看看，不時發出一兩下的笑聲，看來很快活，只是這笑聲入耳，却令人一些笑的感覺也沒有。

殷天虎常勝伺候在劉瑾左右，皇甫兄弟則跟在後面，此外還有大羣太監，那些太監都是一面笑容，劉瑾笑，他們又焉敢不笑。

殷天虎四人是例外，皇甫兄弟暗算陸丹失手，劉瑾雖然沒有怪責，心頭總有些不舒服，只等機會將功贖罪。

常勝根本就不懂得笑似的，殷天虎這時候的表情亦是一片肅穆，他的身材與常勝有很大距離，非常魁梧，古銅色的肌膚粗壯而結實，一隻右手齊腕以下竟然是鐵打的。

有說他是被仇家斬斷了右手才裝上這隻鐵手，亦有說那隻右手是他自己斬斷，目的就是在裝上這隻鐵手，不管事實是怎樣，這隻鐵手兵器譜中名列十七，已經令江湖中人聞名色變。

整個萬花林就只有他們這些人，這原就是劉瑾私人的產業。

來到了林中的賞花亭，在太師椅上坐下來，劉瑾才收起笑臉。「一會安樂侯到來，你們一切都要看我的暗示，別輕舉妄動。」

「九千歲放心。」常勝接上口。「聽說這個安樂侯乃是崑崙派現任掌門人鍾大先生的入室弟子。」

「不錯——」劉瑾皮笑肉不笑的。「我要借今日這個機會試探一下他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他若是一個聰明人應該就明白九千歲的一番苦心，絕不會辜負九千歲對他的一番好意。」

「希望就是了。」劉瑾陰陰的一笑。

皇甫義一面阿諛之色，插口道：「以屬下看這等紈袴子弟有多少本領，九千歲何必放在心上。」

「你錯了。」劉瑾一聲冷笑。「這個人表面似乎並無過人之處，但人緣甚好，再加上一身武功，除非肯歸附於我，否則我實在難以安心。」

皇甫義侍候劉瑾也有相當時日，還是第一次看見劉瑾這樣緊張，唯恐說多錯多，連忙退過一旁。

一個太監即時匆匆奔來。「安樂侯來了。」

劉瑾點點頭，揮手示意，那羣太監便齊聲高呼：「九千歲有命，各人左右侍候，迎接安樂侯。」

他們隨即排成長長的兩列。

× × ×

看見徐廷封在陳全引領下到來，劉瑾一面笑容，迎出了亭子外。

「劉總管太客氣了。」徐廷封這一點門面工夫，客氣說話倒是不在乎。

「良辰美景，更難得侯爺賞面，萬花林固然倍添光彩，我這個九千歲也應該心滿意足的了。」

「劉總管位極人臣，我實在想不出還欠缺什麼。」徐廷封話中有話。

劉瑾怎會聽不出，徐廷封仍然「總管」稱呼已令他很不快，但他仍然保持一面的笑容，目光一轉。「憶蘭呢?陳全他沒有……」

「她不就是在那邊?」徐廷封回身指去。

憶蘭與那羣小孩子正從那邊花徑穿出，笑嚷着向這邊走過來，劉瑾看在眼內，不由一怔，目光隨即轉到陳全面上，陳全無可奈何的垂下頭。

徐廷封彷彿並無發現，笑接道：「今日小女生日，附近王侯的孩子都來了，我看他們齊玩着高興，反正總管又這樣喜歡小孩子，索性都帶來讓他們見識一番。」

劉瑾乾笑道：「這樣才熱鬧，才夠高興。」

徐廷封隨即向那羣小孩子招手。「還不過來向劉總管請安。」

憶蘭不用說，其他小孩子也很聽話，一齊上前來施禮問好，劉瑾只有強裝歡笑。「好活潑可愛的孩子，來人——」

他隨即吩咐：「送他們到玩偶齋，玩的吃的，好好侍候。」

目送太監將那羣小孩子送走，劉瑾才笑顧徐廷封。「我們喝喝酒，賞賞花。」

「恭敬不如從命。」徐廷封這又是客氣話，這種客氣話劉瑾當然是多多受落，在他的心目中，徐廷封不像是懂得說這種

話的人。

× × ×

賞花亭內已經準備好美酒佳肴，才坐下，便有一羣美女自花徑轉出，上前來獻上歌舞。

徐廷封一些也不意外，他完全明白這只是一種排場，劉瑾志在炫耀，而請他到來另有目的，鮮花美人不過是點綴。

歌舞罷，他仍然禮貌的拍手叫好。

劉瑾與徐廷封喝過一杯隨即向殷天虎常勝等招手。「你們也來喝一杯。」

「多謝九千歲，我們都是九千歲的下屬，能够在這裏侍候九千歲已經是莫大榮幸。」常勝接口，長揖到地。

「這裏又不是公堂，分什麼上下，再說，安樂侯也不是外人。」劉瑾話是這樣說，却沒有再叫他們喝酒，那事實亦只是話引子。

常勝也只是接一句：「九千歲禮賢下士已經是人盡皆知。」

「如此安樂侯府的人亦可謂孤陋寡聞了。」徐廷封淡然一笑。

常勝難免有些尷尬，乾笑兩聲，掩飾過去。

劉瑾彷彿沒有在意，忽然執杯起來。「如此良辰美景，你們說，應該如何形容才是？」

常勝沒有作聲，殷天虎面無表情，皇甫兄弟雖然很想有所表現，却是猜不透劉瑾的心意，讀書亦少，掏空心思也掏不出適當的話來。

徐廷封只是看着劉瑾。

「以我看，六一居士有四句最是適切。」劉瑾自顧接下去：「酒美春濃花世界，得意人人千萬態，莫教辜負艷陽天，過了堆金何處買？」

「妳一句莫教辜負艷陽天。」常勝立即接上口：「九千歲位極人臣，正有如紅日當空，我們身受九千歲的恩澤的亦正如艷陽下的百花草木，無不欣欣向榮。」一頓轉向徐廷封：「侯爺以為如何？」

「六一居士這闋玉樓春還有四句。」徐廷封悠然接道：「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閑愁一點上心來，算得春風吹不解。四季花開，各有時候，譬如冬梅秋菊，即使春風中，艷陽下，亦不會開花，休說盛放了。」

常勝啞口無言，劉瑾却笑起來。「侯爺果然聰明過人，另有見地。」

他移步走到旁邊一盆蘭花前，又問：「未知侯爺眼中萬花林中的蘭花開得怎麼樣？」

「蘭花原是盛長於湘閩地方，移植京城又能够開得這樣美麗，實在罕有。」徐廷封說的倒是心裏話。

「只要有人細心栽培，本身又能够適應環境，花開富貴，有何困難？」劉瑾絃外之音，另有所指。

「本屬天上多情種，不是人間富貴花。」徐廷封又笑了，道：「由來蘭花都是孤高的象徵，與富貴二字總覺格格不入，劉總管要花開富貴，萬花林中應該遍植牡丹。」

「我們還是不要再說花了。」劉瑾乾笑。「傳聞侯爺一身武功非凡，難得今日這個機會，皇甫兄弟，你們就拋磚引玉，請侯爺指點一下。」

皇甫兄弟應聲判官筆在手，雙雙拔起，撲向旁邊的一株梧桐樹，交錯飛舞，判官筆晶光閃耀，刹那變成了一團亮光，身形也隨即融入亮光中。

一陣怪異的聲响過後，亮光飛散，皇甫兄弟身形再現，判官筆晶光亦斂，半空中回到腰後，身形一翻，落向原來位置。

他們面不紅氣不喘，完全沒有這回事的，那株梧桐樹亦無變化，但細看之下不難發現樹幹上已多了無數小洞。

徐廷封看着笑笑。「久聞皇甫兄弟四筆點八穴，果然名不虛傳。」

皇甫兄弟應聲：「侯爺過獎——」眼瞳中却透着一絲譏誚之色。

劉瑾隨即問：「你們是在表演點穴功夫？」

皇甫忠搖頭：「我們在寫字。」

「這樣寫侯爺如何看得清楚？」殷天虎終於開口，一面走到那株梧桐樹前，鐵掌一揮，拍在樹幹上，看似用力，但拍在樹幹上竟然毫無聲响，樹幹也沒有幌動，可是到他的鐵掌從樹幹離開，樹皮便紛紛碎落，皇甫兄弟刻在樹幹上的六個字到底顯露出來。

九千歲

千千歲

劉瑾彷彿沒有看清楚，笑問徐廷封：「侯爺，皇甫兄弟在樹幹上寫了什麼？」

他目的是要那六個字由徐廷封口裏說出來，徐廷封又怎會不明白，也就索性裝到底。「萬花繽紛，以劉總管的目光銳利尚且看不清楚，何況本侯？」

「想不到這些花有時也這樣討厭。」劉瑾皺眉，揮手。

常勝立即掠出，「燕子三抄水」「鷂子翻身」「倒踏千層浪」……身形接連七個變化，雙掌穿花蝴蝶般飛舞，身形過處，一股旋風飛捲，梧桐樹前盛開的花朵紛紛飛脫，漫天飛舞。

「好——」劉瑾首先拍掌。「常勝的『千疊掌』有甚於狂風，所過之處，萬物低頭。」

語聲未落，常勝已回到他身旁，接問徐廷封：「侯爺現在看清楚的了？」

徐廷封沒有回答，一個身子倏的飄飛入漫天飛花中，天龍第一式展開，三個變化，人已凌空七丈，一轉飄然落下，右掌平舉，掌心上一朶小蘭花。

正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殷天虎常勝皇甫兄弟的面色不由沉下來。

徐廷封沒有理會他們，笑顧劉瑾說道：「想不到狂風中仍然有這朶蘭花尚未低頭。」

劉瑾皮笑肉不笑。「據說侯爺乃崑崙派當今掌門人鍾大先生入室弟子，一身武功非凡，今日一看，果然不錯。」

「彫蟲小技，倒教總管見笑了！」

「崑崙乃名門正派，侯爺又是忠良之後，朝廷大事，以後侯爺切莫袖手旁觀，非要鼎力支持不可。」劉瑾仍能够笑得出來，語氣却是更重了。

「總管放心，為國為民，在所不辭。」徐廷封一面正氣凜然。

「侯爺果然深明大義。」劉瑾話是這樣說，心底恨不得立即將徐廷封的腦袋砍下來。

憶蘭與那羣小孩子這時候亦已回來，手裏都拿着玩具，一個個歡天喜地。

看見憶蘭，劉瑾心裏又有了主意。

「蘭蘭，玩得開心吧？」他擠出一面慈祥親切的笑容。

「開心。」憶蘭眼珠子轉動。「玩偶齋很有趣。」

劉瑾「呵呵」一笑。「蘭蘭眞是活潑，我要是也有一個你這樣可愛的女兒，就眞的心滿意足了。」

徐廷封入耳驚心，劉瑾接問：「我收你做乾女兒，你喜歡不喜歡？」

憶蘭不敢回答，望着徐廷封，劉瑾目光隨亦轉到徐廷封面上，道：「侯爺意下如何？」

徐廷封心底一陣歎息，雖然知道這條老狐狸狡猾，步步為營，却是怎也想不到有此一着，他一陣猶疑，終於道：「難得總管瞧得起，只是憶蘭生來命硬……」

「侯爺也相信這個？」

「我看還是由憶蘭自己決定的好。」

「也好——」劉瑾滿懷信心，又展露出一面笑容。「蘭蘭，你說，可喜歡認我這個乾爹？」

「你笑得好奸，我不喜歡！」憶蘭竟這樣回答。

「憶蘭，不許胡亂說話！」徐廷封急喝住。

劉瑾那剎那面部的肌肉不由自主繃緊，憶蘭看着一驚，不禁哭出來，急撲向徐廷封。

徐廷封一把將女兒抱起，抱歉地道：「她娘親早死，在家裏沒有人管教，一點規矩也不懂，總管切莫見怪。」

「那裏那裏？」劉瑾強笑。

「只要總管高興，有時間我一定帶她到來陪伴總管。」

「好的。」劉瑾那裏還有興趣再說這些。

徐廷封隨即告辭，劉瑾也不留。

目送徐廷封等人去遠，劉瑾才發出一聲冷笑，面色亦變，如罩寒霜。

皇甫義忍不住問：「九千歲何不就地解決此人？」

常勝冷截道：「那羣小孩子都是王公大臣的兒子，徐廷封與他們同來，豈無安排？」

劉瑾頜首道：「這個人莫測高深，以後你們要更加小心。」一頓又喃喃接道：「他歸順於我倒還罷了，否則必成我心腹大患，留不得！」

他眼中盡是怨毒，殷天虎常勝等看在眼內，齊都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 × ×

夜漸深，劉瑾仍然在堂上徘徊，萬花林的事雖然令他非常不快，他已經暫時拋開，現在心頭懸掛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個太監匆匆走進來。

「安樂侯府的消息已經齊集了？」劉瑾愛理不理似的，似乎提不起了多大的興趣。

「回稟九千歲，今天清晨有一個老人進了安樂侯府，他由北門進城，五綹長鬚，道家裝束，背負長劍，手托着一個竹籠，內放銀鼠一雙，不走正門，由侯府側門進入，侯府侍衞並無留難，而且非常恭敬，陳公公送帖去的時候，這個人有意迴避，形跡可疑，屬下等在推測，這個人看來極有可能就是崑崙派的現任掌門人鍾大先生。」

「哦——」劉瑾的眉毛終於揚起來，已有些興趣了。

「現在已經證實，據傳這個人武功高強，劍術已到了登峯造極……」

「廢話！」

「前年他也曾到來安樂侯府，住了差不多一個月，這一次……」

「難道你能够肯定他住上多久？」

那個太監噤若寒蟬，劉瑾沉吟了片刻才吩咐道：「加派人手，嚴密監視安樂侯府。」

那個太監連忙告退，另一個劉瑾的心腹太監也就在這時候走進來，在劉瑾耳邊說了幾句話。

「來得好——」劉瑾說出口，把手一揮，侍候堂中的太監立即將燈火滅去，悄然退出。

那個心腹太監也不例外。

劉瑾隨即在椅上坐下，才坐下，珠簾一响，堂中便多了一個人，黑暗中却只見一雙精光閃亮的眼睛。

「九千歲——」那個人聲音有些沙啞。「請恕在下只能够這樣到來。」

「我明白。」劉瑾「呵呵」一笑。「這還不是你們公開露面的時候。」

「各方面進行得都非常順利，請九千歲放心。」

「很好——」劉瑾沉吟着。「近日京師出現了不少江湖人，事情只將會有變化，他們兩位若是能够早日進來，我就更加放心。」

「江湖人交給我們對付好了。」

「他們兩位現在怎樣了？」

「尚欠一點兒，未能够立即動身。」

「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帮忙的，儘管開口。」

「若非九千歲藥物錢財方面全力支持，事情又那有這麼順利，除此之外，我們大都能够應付得來。」

「在外面我看始終不大方便，反正我是借助他們兩位的絕世神功，這樣好不好——」劉瑾沉吟着。「索性請他們兩位遷到我這兒來。」

那個人稍作考慮。「相信沒有什麼地方比九千歲這兒更方便更安全的了，在下回去立即將九千歲的意思轉知兩位當家，他們一定會同意。」

「我這就吩咐心腹去準備一下適合的密室。」

「有勞九千歲，在下代表兩位當家先在此謝過。」那個人接問：「九千歲還有什麼吩咐？」

劉瑾搖搖頭。「你可以走了。」

那個人應聲倒掠開去，只聽珠簾聲輕响，便已不知所踪。

劉瑾一個身子即時完全放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這張窩弓他已準備了多時，應該很快可以動用的了。

準備窩弓藏猛虎，第一個他要對付的又是那一個？徐廷封？南偷與小子？

（未完・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子羽和冷泉交手，已走下風，冷泉正想用金筆將他擊殺，幸來了一位藍衣姑娘裴小蝶把他救起，打走冷泉，但郭子羽身已受傷，裴小蝶爲他療傷，並傳授他沸波神功的練功口訣，經過十天苦練，終於完成自浮萍子以來，第二個練成沸波神功的傳人，而裴小蝶已悄然離去，對這位神秘姑娘，無限思慕。他趕回彈鋏谷，見衆人安然無恙，便放心去找尋方玫下落，喬裝老人到洛陽先找到天靈子，查到魯椰娘的行踪，在上淸宮遇到魯椰娘、紅紅、婁仁奎，被他們用悶香暈倒，送去夜雨山莊，途中令狐玉龍和葛城打走魯椰娘，追問郭子羽是什麽人……

鷹飛江南

故事續篇

高皐・文
可飛・圖

情侶互找尋　遇險得解救

「好殘酷的手段，對女人竟下這等毒手。」

說話的不是郭子羽，那琅琅嬌音是由道旁樹林中傳出來的，令狐玉龍扭頭一瞥，見是一名身着淺藍衣衫的蒙面女郎。

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憑令狐玉龍的一身功力，雖然不至將一名陌生女郎放在心上，但人家旣然出面找碴，必然有一點仗恃，因此他將金筆往懷中一抱，暗中提足了功力，然後嘿了一聲道：「怎麽，你想找碴？」

藍衣女郎冷冷道：「閣下連殺兩人，居然面色不變，本姑娘瞧不順眼，要給你一點教訓。」

令狐玉龍道：「很好，妳報個名。」

藍衣女郎道：「那有這麽多的廢話，出招就是。」

令狐玉龍果然不再談話，金筆急吐，勁風若矢，單憑這份內力，已可名列年輕一代中的高手。

在江湖道上，令狐世家號稱金筆無敵，他們不只是出招快如閃電，招式之玄奧毒辣，也不是一般門派所能比擬的。

但他連攻十餘招，雖是金芒耀眼，八方風動，却連藍衣女郎的衣角都無法碰到，自然不必說傷人了。

一旁觀戰的葛城見勢不妙，口中大吼一聲，也縱身加入戰團。

他這一加入，對戰況沒有半點帮助，藍衣女郎像淸風不可捉摸，像皓月高不可仰，他們以兩搏一，仍不能扭轉戰局。

最使令狐世家這兩位高手感到恐懼的，藍衣女郎在舞、在飛、在跳躍、在旋轉，却沒有攻出一招，但那些美妙的動作，却帶來陣陣和風。

這風雖然柔和，它却具有烈酒一般的功效，漸漸的，令狐世家的兩名高手醉了，最後是兵刄脫手，人也睡倒下去。

藍衣女郎微微一笑，身形一擰，一逕來到車門之前。

「喂，你是紅紅的爹？」

「多謝姑娘再次救命之恩，在下是郭子羽。」

「你倒眞會七十二變，難怪我……咳，你還賴在那兒做甚麽，人都死光了。」

「在下被人制住了穴道，全身動彈不得！」

「啊，你不會運功衝穴？」

「魯椰娘的點穴手法習自苗疆，在下無法提聚眞力。」

藍衣姑娘似乎無所不能，這回她的眉峯，却皺了起來，她跟郭子羽之間，似乎有一種微妙的感情，她不是第一次帮他，現在自然不會例外，只不過這次情況有異，她那面紗後的嬌靨，竟然是一片尷尬之色。

良久，她忽然纖足一蹍，身形便已淩空飛起，迅速越過車廂坐在車轅之上。

馬車在她的控制之下，進入右側山區，經過兩個多時辰的奔走，她才將車停在一面峭壁之下。

她找了一個避風的狐穴，將魯椰娘主婢留下的被褥在狐穴裏面舖好，再扶起郭子羽進入狐穴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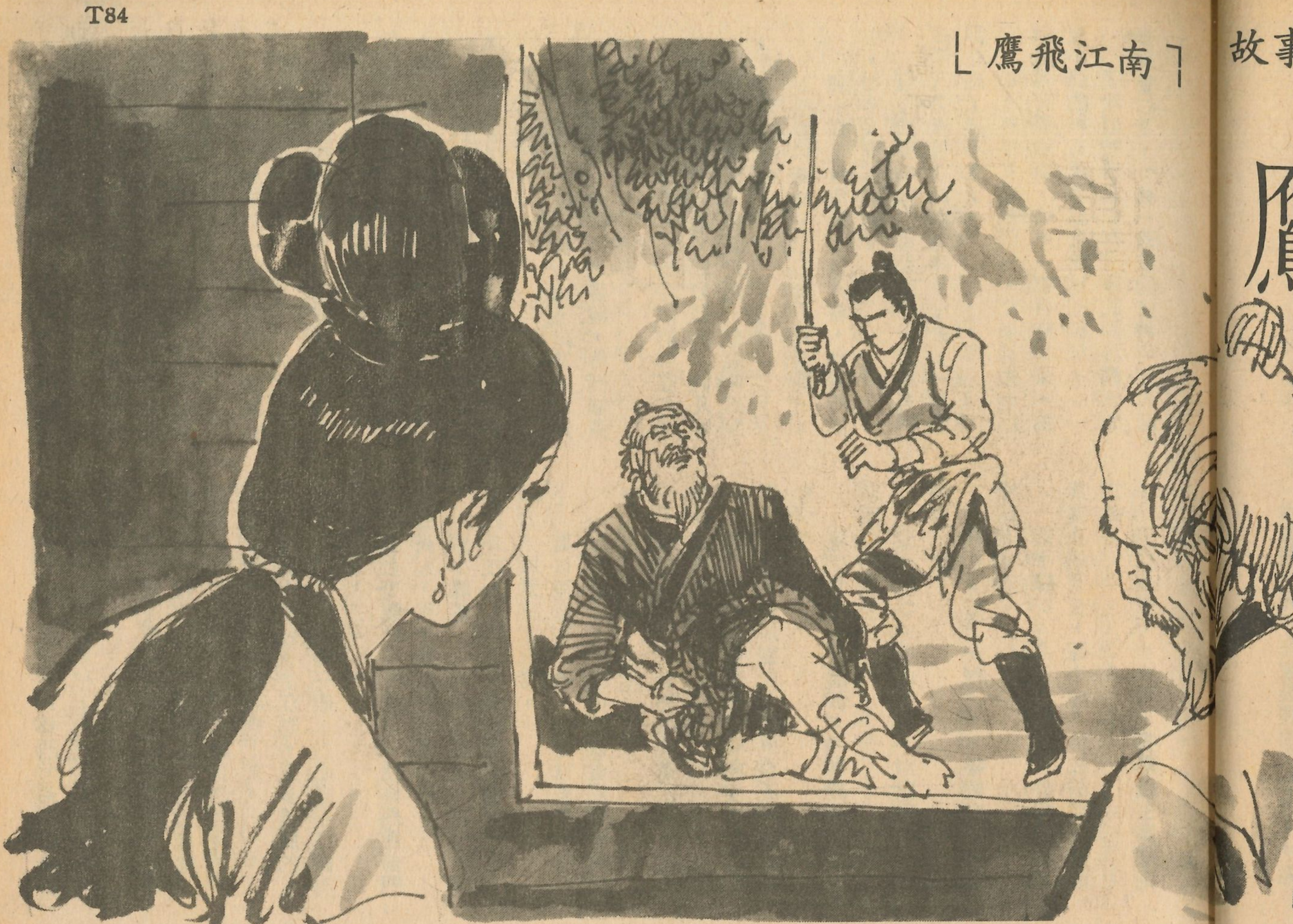
「我要替你衝穴，人多之處有些不方便……」

「我知道，多謝姑娘。」

她將郭子羽扶起盤膝而坐，自己再趺坐他的身後，伸出纖纖玉手，貼上他雄健的背脊。

時間在慢慢溜走，天色已逐漸黑了下來，經過一截漫長的衝穴過程，帶來的只是一個失望。

以郭子羽一身超絕功力，與藍衣姑娘的絕頂武功，竟然衝不開被制的穴道，這豈不是令人難解？



郭子羽嘆息一聲道：「不要費事了，姑娘，我聽紅紅說過，此種點穴手法，除了他們師兄妹，天下無人能解。」

藍衣姑娘道：「魯椰娘師兄是誰？」

郭子羽道：「破鍋煮英雄婁仁奎，也就是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

藍衣姑娘道：「我聽過此人的名號，你知道他住在何處？」

郭子羽道：「聽說他住在洛陽東大街武術評鑑會，我曾經到那兒找過他，却找他們不到。」

藍衣姑娘道：「武術評鑑會一定還有別人，你沒有問問？」

郭子羽道：「那兒只有一個看門的老頭，我問過了，他却甚麽都不知道。」

藍衣姑娘道：「他旣是武術評鑑會的會長，總會在洛陽露面的，你好好的歇歇，天一亮咱就去找他。」

郭子羽道：「這個……」

藍衣姑娘道：「怎麽，你不願意？」

郭子羽一嘆道：「承姑娘隆情高誼，在下怎會不願，只是武林盟主夫人發出桃花令追殺在下，姑娘救助在下就是與天下武林爲敵，在下旣已不幸，怎能再牽連姑娘？」

藍衣姑娘裴小蝶冷哼一聲道：「怕甚麽？我正要鬥鬥他們，快睡一會吧，不久就要天亮了。」

郭子羽全身乏力，的確暈暈欲睡，只得告了一個罪，便和衣睡了過去。

待天色黎明之際，裴小蝶將他喚醒，她取來車上的乾糧食水，兩人飽餐一頓，然後驅車上道。

此地距離洛陽本不太遠，日色還沒有偏西，他們就已到達北關。

在一家東都客棧，他們要了兩間相連的客房，晚餐之後，裴小蝶問明了武術評鑑會的會址，便一逕向東街奔去。

她很快就找到武術評鑑會，及擧目一瞧，不禁神色一呆。

郭子羽曾說此處除了一個看門的老者別無他人，但她瞧到的却是一個燈光輝煌，警衛森嚴的所在。

有人比沒有人好，至少可以問出婁仁奎的下落，於是她以行雲流水的身法，逕向評鑑會的大門闖去。

她還沒有接近大門，已被兩名大漢攔住去路，其中一名手執三截棍的大漢道：「站住，妳要做甚麽？」

裴小蝶道：「我要找婁仁奎，請代爲通報一下。」

執三截棍的大漢喝道：「放肆，會長的名號是妳能叫的……」

裴小蝶撇撇嘴道：「別在這裏狗仗人勢，快叫婁仁奎出來。」

使三截棍的大漢怒叱道：「這是妳自己找死，休怪大爺不會憐香惜玉，接招！」說話之間，左臂忽然一吐，三截棍便已挺得筆直，棍頭挾着勁風，猛襲裴小蝶胸前的玄機重穴。

此人功力不弱，武術評鑑會的守衞者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勿怪婁仁奎能够呼風喚雨了。

可惜此人流年不利，今天偏偏遇到了要命的尅星，他點出的三截棍送到裴小蝶的手裏，被她一抓一拉，再來個旋轉飛踢

，一具龐大的軀體，便直向大門之內摜了進去。

這幾下動作，不只是乾淨俐落，而且快得如同電光石火，旁觀者還沒有瞧出個究竟，使三截棍的巳經趴在地上哼哈起來了。

另一名大漢呆了一呆，口中一聲暴吼，衝過來揮刀就劈。

此時巳驚動屋內，一湧衝出來十幾名高手，這般人明知來人只是一個女孩子，仍然刀槍齊施，兇猛的砍殺，似乎非將裴小蝶分作八大塊不可。

這也難怪，中原武術評鑑會是中原武林權威的象徵，居然被人打上門來，他們的臉往那兒擺？

這十幾人之中，有少林、武當、八卦、丐帮的門下，還有兩名番僧，是西域黃敎的弟子。

這般少年才俊，全是各派的中堅人物，他們這一聯手攻擊，威力自是不同凡响，但見刀槍耀眼，勁風若潮，十幾件兵刄一起向裴小蝶招呼。

刀槍固然鋒利，它却傷不到清風。

裴小蝶就像清風，像輕霧，她無所不在，却令人捉摸不到。

最後鬥塲响起十幾聲悶哼，那般名門高手八方激射，向四週摔了出去，一個個趴在地上起不來了。

街上有很多瞧熱鬧的，武術評鑑會的門前也有觀戰者，他們全都目瞪口呆，爲裴小蝶的神奇武功感到無比的震駭。

這般觀戰者之中有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婁仁奎，少林一磚堂的住持可慈大師，武當大弟子丹心，八卦門大弟子小諸葛盧龍，丐帮虎丐周杞，黃敎的的琪圖眞人等等。

他們雖是震駭於裴小蝶的武功，但她畢竟是一個女孩子，如果比鬥內力修爲，必然可以將她挫敗，何況她只是孤身一人，用車輪戰也可將她收拾下來。

這般人全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的人物，他們互相瞧看一眼，內心之中巳經有了默契。

婁仁奎乾咳一聲道：「姑娘是那個門派的高人，爲什麽前來本會找碴？」

裴小蝶道：「高人不敢當，我只是到這兒來找人，他們不肯通報才發生衝突，小女子願意表示歉意。」

婁仁奎道：「哦，姑娘找誰？」

裴小蝶道：「武術評鑑會的會長婁仁奎。」

婁仁奎道：「老朽就是婁仁奎，姑娘有什麽指敎？」

裴小蝶道：「我有一個朋友被魯椰娘點了穴道，聽說婁仁奎大俠擅於解開此種點穴手法……」

婁仁奎面色一變道：「妳姓郭？郭子羽現在何處？」

裴小蝶道：「這個麽，你跟我走不就知道了麽？」

婁仁奎哼了一聲道：「魯椰娘主婢是妳殺的？」

裴小蝶道：「你弄錯了，魯椰娘如果落到我的手裏，還怕她不替我的朋友解開穴道？」

婁仁奎道：「妳殺了魯椰娘主婢刼走姓郭的，還敢在這兒狡辯，那位替我拿下這個女人？」

小諸葛盧龍性好漁色，他見裴小蝶風華絕代，早就心癢癢的躍躍欲試了，此時應聲而出道：「晚輩願意効勞。」

婁仁奎道：「多謝，少俠請。」

盧龍摘下八卦刀，步入塲中雙拳一抱道：「姑娘請撤兵刄。」

裴小蝶淡淡的道：「不必，你出招就是。」

盧龍冷哼一聲，先將八卦刀插回鞘中，然後邁開脚步，圍着裴小蝶遊走起來。

此人當年曾經在郭子羽兄妹的手裏栽過觔斗，但此時的小諸葛盧龍巳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如果郭子羽還像以前一樣準會不是他的對手。

裴小蝶靜靜的立在塲中，瞧都不瞧盧龍一眼，直待拳風攝衣，她才伸手拂了一下。

適才這一拳是八卦門的絕學，盧龍準備在裴小蝶逃避之時變拳爲抓，必然可以扣着她的玉腕。

誰知他這一拳好像擊在棉花之上，毫無着力之處，同時湧來一股軟綿綿的清風吹向他的前胸。

這股清風十分怪異，風力及身立感骨軟神酥，四肢無力，原是一條雄糾糾的漢子，竟然像軟骨虫似的萎頓於地。

在塲的有不少武林高人，但這般高人沒有一個不心驚胆戰，原因很簡單，小諸葛盧龍是武林後起之秀，功力固然不能跟他們這般高人相比，但要想勝他也不是三招兩式能够如願的。

裴小蝶適才只是輕輕一拂，就能使昂藏五尺之軀萎頓下去，不要說在塲的這般高人無力承當，縱然是當代武林盟主，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此時全塲鴉雀無聲，每人的面孔都是一片蒼白，裴小蝶技驚全塲，沒有人再敢出塲挑戰。

良久，少林一磚堂住持可慈大師喧聲佛號道：「女施主動輒殺人，豈不有傷上天好生之德？」

裴小蝶撇撇嘴道：「大和尚是在敎訓我了，你可知道你在做些甚麽？武林盟以暴力奴役天下，作的盡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婁仁奎與師弟劉炎昌蓄養殺手，暗中經營以殺人爲業的買賣，少林是名門正派，更是跳出三界的佛門弟子，竟然不知潔身自愛，而與這般人同流合汚，豈不叫人惋惜，再說我並沒有殺人，只因此人心術不正，讓他躺個一年半載罷了。」

裴小蝶義正辭嚴，說得可慈大師面紅耳赤，無言以對，她目光一轉，瞅着婁仁奎道：「怎麽樣，願不願去解開敝友的穴道。」

婁仁奎說道：「願，但老朽却無能爲力。」

裴小蝶道：「此話怎講？」

婁仁奎道：「以郭子羽那身功力，縱使穴道被刺，也能運功衝開，除非——」

裴小蝶道：「除非怎樣？」

婁仁奎道：「除非點穴的同時將一種獨門奇毒注入穴道，才會有四肢乏力，眞力難聚的現象。」

裴小蝶說道：「你說郭少俠是中了毒

麽？」

婁仁奎說道：「所以老朽才說無能爲力。」

裴小蝶道：「你不是魯椰娘的大師兄麽？」

婁仁奎道：「是的，但老朽與劉師弟只習武功，不會使毒，因爲魯椰娘是師父的女兒，她的毒功是師娘傳的。」

裴小蝶問道：「原來是如此，尊師是誰？」

婁仁奎道：「家師瀾滄尊者隆廝，他老人家巳經去世多年，不過他還有一個兒子名叫隆阿柱，姑娘如果到雲南一遊，要找他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裴小蝶道：「雲南甚麽地方？」

婁仁奎道：「雲南的南部，景谷縣的西南，離瀾滄江不遠，小地名猛班。」

裴小蝶道：「你可知道魯椰娘使的是何種奇毒？」

婁仁奎說道：「請妳原諒，老朽不知道。」

裴小蝶道了一聲「多謝」，轉身一躍，去勢若箭，一閃之間便巳消失於黑暗之中了。

她回到客棧，心情感到無比的沉重，因爲郭子羽身中奇毒，她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去雲南麽，迢迢萬里，關山修阻，一個女孩子帶着一個身中奇毒的大男人，不只是極爲不便，而且是困難重重。

最後她不禁心口相問：「我爲甚麽要這樣對他？」

是的，他們原本素不相識，只是萍踪偶遇而巳，所謂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姓郭的跟妳裴姑娘非親非故，他的死活與妳何關？

但她心口相問的結論却是：「不管怎樣我要救他。」

理由呢？沒有，只是她的結論却堅定無比。

巳經有了結論，她自然不再遲疑，及推開郭子羽房門一瞧，她竟然吃了一驚。

房裏沒有半個人影，連包裹兵刄全都不見。

是郭子羽走了，還是她走錯了房間？

她記得很清楚，房間絕對沒有錯，再說郭子羽四肢無力，走路還要人扶持，他如何能獨自離開？

莫非他被人所擄？

想到這裏，她像旋風般衝出房門，找到店小二喝問道：「這房間住的那位公子呢？」

店小二道：「客官是問那位生病的公子？」

裴小蝶道：「不錯，他人呢？」

店小二道：「他不是在房間裏麽？小的沒有瞧到他出來。」

聽店小二這麽一說，裴小蝶斷定郭子羽必然再度被人架走了，她二話不說，一幌身再向中原武術評鑑會奔去，及到達一瞧，但見大門緊閉，闃無人跡，看來此地曲終人散，各派都巳離開了。

瞧到此種情形，她心中更是着急，纖掌一揚，便向那兩扇黑漆大門劈去。

轟的一聲巨响，大門被她一掌劈開。

更深夜靜，萬籟俱寂，如此巨大的响聲是天聾地啞也會査覺，但這幢巨宅之內，竟然一點反應都沒有，裴小蝶搜遍全宅，不要說人了，連一隻貓狗都沒有瞧到。

現在應該怎麽辦？

裴小蝶第一個思考是到那兒去找婁仁奎？

她江湖閱歷不够，除了知道他是中原武林評鑑會的會長，對婁仁奎可以說完全陌生，此地找他不到，她就毫無遵循的目標了。

第二個考慮到的是少林寺的和尚，早先一磚堂的住持可慈大師跟她對過話，她雖然不知道這位高僧的法號，却也知道他是少林寺的。

於是她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闖少林」，那怕是血洗嵩山，也要追個水落石出。

既經決定，不再猶疑，彈身躍上瓦面，再出北門上官道向東急馳！

這位爲情所累的姑娘，是眞正動了殺機，以她那身深不可測的功力，少林寺只怕要遭到一次浩刼了。

×　×　×

當日郭子羽墜山之時，方玫是與婁仁奎同下山溝的，待到達山溝之後，婁仁奎建議分頭尋找，於是她就沿着右側獨自尋找下去。

走出約莫百丈，她發現一個青衣人躺在草叢之內，此人與郭子羽當天所着的衣衫完全相似，雖然她懷疑此地與墜山之處相距過遠，仍然忍不住奔了過去。

「大哥……大哥……啊……」

她一面呼叫，一面俯身查看，估不到那人是僞裝的，一把毒粉猛向她迎面洒過來。

變生不測，她難免慌了手脚，雖然她閉着呼吸彈身跳開，雙目中仍然感到一陣劇烈的刺痛。

「嘿嘿……老夫當了三十幾年的王老五，臨老居然走起桃花運來了……」

此人身材瘦削，面如猿猴，但雙目精芒如電，顯示其功力深厚無比。

除了這位使詐的猴面老者，暗影中又湧出十二名黑衣大漢，看來方玫縱未遭到偷襲，要生出山溝也屬不易。

她雙目陣陣刺痛，淚水不斷的流出，加上如此多的賊人，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雖然局面是如此的險惡，她依然以無比冷靜的語氣道：「朋友，咱們有仇？」

猴面老者道：「差不多，咱們奉桃花追魂令找妳，妳就認命了吧。」

方玫怒叱一聲道：「好，本姑娘把命交給你，接招。」

她剛剛刺出一劍，對方十三條大漢立即向她展開兇猛的攻擊，這般人每一個都有獨到的功力，雙方才一交鋒，方玫立刻感到奇重的壓力。

她左刀右劍，全力拚鬪，生死禍福早巳置之度外了。

在力戰數十招後，她發覺左手刀法威力十分強大，在奮戰之中巳有兩名敵人刀下亡魂。

只是右手的薤山劍法，不僅無法傷到敵人，也難以阻擋對方的攻勢，而且因爲心無二用，使劍時必然會忘了使刀，反而形成一種累贅。

這項累贅使她陷入險境，結果右肩受到重傷，長劍也因而失去。

如今她全心使用左手刀，刀芒只是一閃，一名敵人便已失去頭顱。

這是敵人想不到的，當她失去長劍之後，左手刀反倒威力大增，冷冽的刀芒轉成一道威力光圈，沒有人能越雷池半步。

這一意外的轉變，使餘下的九名黑衣人大感震駭，他們不敢接觸那道光圈，只是在外圍遠遠的遊走。

猴面老者哼了一聲道：「你們怕甚麼？她的雙眼就要瞎了，右肩傷勢也在逐漸加重，咱們只要圍着她，看她還能支持多久。」

這個老猴兒果然厲害，他竟然一語點破了方玫的弱點，她雙眼紅腫刺痛，淚水流得滿面都是，右肩的鮮血不斷的在淌，流多了她會因失血而死亡的。

她不能再留下來了，只有衝出重圍，才能死裏求生。

於是她大喝一聲，身形彈上半空，然後揮刀下擊，立時慘嗥連聲，血雨迸射，當兩具屍體仆倒之際，她已幌身逃出三丈之外了。

求生是人類的本能，只要一息尚存，誰也不願放棄求生的機會。

只是方玫身負重傷，逃走的速度無法太快，後面的追兵已是不易擺脫，如果前面再有攔阻之人，那她就只有死路一條的了。

怕甚麼有甚麼，前面一塊大石之上正有三人在那兒靜靜的站立着。

方玫匆匆瞥了一眼，見是一個高瘦、一個矮胖、一個中等身材的灰衣老人。

「衝過去！」

這是她的想法，也是她惟一能做的，否則就只有束手待斃，任人宰割了。

他衝過了大石，那三人仍在原處紋風不動，待追殺她的那般人經過大石就變作此路不通了。

猴面老者先是一呆然後雙拳一抱道：「原來是終南三俠，兄弟這廂有禮了。」

這三名灰衣老者果然是終南三俠，江湖上對他們傳言很多，想不到他們忽然在這兒出現。

大俠慕容泉對身旁的二俠陳蒼說道：「老二，去瞧瞧那位姑娘，她似乎傷得很重。」

陳蒼道：「是，大哥。」一幌身逕向方玫的身後追去。

慕容泉遣走了陳蒼，這才對猴面老者冷冷道：「敢情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這當眞是幸會得很，怎麼，總瓢把子勞師動衆，莫非那位姑娘跟你有仇？」

北六省的總瓢把子猴王黃舍，是一個心性兇殘，殺人無數的兇人，終南三俠名頭雖是響亮，並沒有放在這個黑道巨擘的心上。

嘴角一挑，猴王黃舍嘿了一聲道：「有仇？嘿嘿，憑她一個黃毛丫頭還不配跟老夫有仇，只因老夫奉到盟主夫人的桃花追魂令，不得不摘下她項上的人頭。」

慕容泉淡淡道：「原來是這樣的，不過此女跟在下兄弟有點淵源，希望黃兄能够高抬貴手。」

猴王黃舍道：「這個老夫作不了主，你們對盟主夫人說去。」

慕容泉道：「總瓢把子是不賣我兄弟這份人情了？」

猴王黃舍面色一沉道：「聽說裴老三獲得三空藏劍經，如果你們將秘笈獻出，咱們倒是可以商議商議。」

三俠裴三耳微微一笑道：「好主意，其實想要三空藏劍經不難，只要你能接下在下三掌，秘笈定當雙手奉送。」

猴王黃舍道：「此話當眞？」

裴三耳道：「終南三俠一言九鼎，你應該相信得過。」

猴王黃舍道：「好，請賜招。」

此人能够領導黑道羣雄，儕身於北六省總瓢把子的高位，一身功力自有其過人之處，如非他垂涎方玫的姿色，決不會聽從婁仁奎的擺佈，在山溝內詐死埋伏。

令他想不到的是方玫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不僅一連殺死他幾名高級部屬，最後還被她逃出手去。

煮熟的鴨子飛了，這種窩囊事他還是第一次遇到，終南三俠再出面一攪，他更是火冒三丈，滿腹殺機。

他神色上的變化，自然瞞不過終南三俠，但裴三耳仍然平淡的一笑道：「總瓢把子準備好了麼？在下要出招了。」

黃舍哼了一聲道：「請吧，老朽在等着。」

裴三耳不再多言，單臂一吐，一掌拍了出去。

他並未提氣運功，出招好似隨意揮洒一般，瞧在黃舍眼裏就不同了，他認爲裴三耳意存輕視，不由氣往上衝。

口中一聲暴吼，猴王黃舍以十成眞力推出一掌，他是存心一招之中就將裴三耳毀在當地。

但雙方掌力一接，黃舍竟然連打兩個寒顫，他的掌力固然像泥牛入海，踪影全無，他自己也像罹患重病之人，全身酥軟，無力站立，只得向地上趴了下去。

這是什麼武功，輕輕一記掌力怎會發生此等現象？

不管怎樣，北六省的總瓢把子栽了，而且自今以後，江湖道上將不會再有猴王黃舍這麼一號人物。

放倒了黃舍，裴三耳身形暴起，橫向黃舍的部屬，他不能讓今天的事傳出江湖，何況這般無惡不作的劇盜惡跡如山，就此爲民間除害，也是一項功德。

片刻之間他就完成了收拾殘局的工作，然後偕同大俠慕容泉，去瞧看二俠陳蒼替方玫療傷的情形。

方玫的眼部被包着，嬌小的軀體已在荒草中暈睡過去，慕容泉向她瞧了一眼道：「二弟，這位姑娘的傷勢怎樣？」

陳蒼道：「命是保住了，但以傷勢過重，携帶的藥物又不齊全，她的雙眼能不能保得住，小弟毫無把握。」

慕容泉道：「二弟帶着她，咱們儘快趕回去。」

陳蒼道：「是，大哥。」

× × ×

終南千山橫亙，計長八百餘里，其中澗道螺旋，奇峯勝蹟，更是不可闡述，終南三俠原住山中的龍駒寨，此時則遷居於翠華山了。

是方玫被救的第三天午後，她終於掙脫死亡的陰影，由暈睡中蘇醒過來。

她第一個感覺是黑暗，因爲她的雙眼仍然在包裹着，爲了瞧瞧她身在何處，逕自伸手向包眼的布巾扯去。

「使不得，姑娘，妳眼部傷勢極重，適才換了藥，千萬不要動它。」

方玫想到山溝遇伏之事，知道是被人所救，她要起身相謝，又被那人所阻止，只得雙拳一抱道：「多謝救命之恩，請問前輩是……」

「老夫陳蒼，江湖上咱們兄弟爲終南三俠。」

「啊，原來是陳前輩，但晚輩曾經聽到傳言……」

「是說裴三弟因爲想獨得三空藏劍經，害死了他的兩位兄長？」

「是的，前輩。」

「江湖上捕風捉影之言豈能輕信，哦，姑娘，妳貴姓，妳那左手刀法是跟誰學的？」

「晚輩方玫，左手刀法是一位藍衣姑娘敎的。」接着她將藍衣姑娘的長相作了一番描述，然後嘆口氣道：「她傳給晚輩絕世刀法，晚輩却連她的姓名都不知道，說來當眞慚愧得很。」

「這不要緊，以後妳會知道的，這裏有一碗藥，快喝下去吧。」

「多謝前輩。」

十天之後，方玫的傷勢大有起色，已經能够下床走動了，包眼的布巾也已拿掉，只是眼部仍然紅腫，每天必須洗滌和上藥。

她是一個乖巧的女孩子，天天要三位老人家照顧，實在有點過意不去，現在傷勢好轉，她就親自下厨作菜，變着法子讓三位老人家吃得高興。

又是十天過去了，晚餐之後大夥兒聚在一起閒聊。

方玫道：「三位前輩，晚輩想……」

裴三耳說道：「是想下山去找妳郭大哥？」

方玫道：「是的，前輩，晚輩實在放心不下。」

裴三耳道：「老夫到那山溝之內仔細找過，並未見到郭少俠，想是被人所救，所以妳不必替他担心，再說妳的傷勢還沒有復元，下山萬一遇到壞人，妳只怕無力應付，這樣吧，妳再留一百天，在此期間一面療傷，咱們也好敎妳一點玩藝。」

先是救命之恩，再是療傷傳藝之德，終南三俠如此的厚愛，叫她怎能不感動得流下淚來？

裴三耳微笑道：「方姑娘，老夫有一個提議。妳的命是我二哥救的，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妳何不拜在我二哥的膝下？」

方玫立即跪在陳蒼的身前道：「女兒拜見義父。」

陳蒼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好，乖女兒，快起來。」

這是方玫的奇遇，此後，經三位奇人的全力調敎，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天，與往日相比她已判若兩人。

如今她不僅傷勢已癒，而且功力大增，惟一稍感遺憾的是，眼傷雖痊癒，却得了一個見風流淚的毛病，算是美中不足。

這天她依依不捨的下了終南山，一逕向關洛大道奔去。

她要去找郭子羽，在人世之間，惟一叫她牽腸掛肚，片刻難忘的，也只有她的郭大哥。

當然，她現在有了一個很愛她的義父，還有一位伯父，一位叔父，但，如果把他們用天秤稱了一下，這其中就有了差別了。

沒有人能代替她的郭大哥，因爲她已經把心交給他了，所以她一下山就要去找他。

還有一個人她是要找的，那是受三叔裴三耳之託，順便打聽他的愛女裴小蝶的下落。

× × ×

夜風不大，紙糊的窗子仍然在沙沙作響，但這股並不太大的夜風，絕不會將窗子吹開的。

然而，一陣輕風掠過，窗子竟然被吹開了，而且一條人影像狸奴一般的隨風掠了進來。

郭子羽正在床上看窗外的月色，瞧到有人掠進，難免吃了一驚，及定目一瞧，忍不住歡呼道：「師兄，是你？」

來人是泥丸道人的大弟子湯圓，他面色凝重的道：「師弟，你是怎麼啦？」

郭子羽道：「小弟中了別人的暗算，全身都無法移動，如今──唉，已經是一個廢人，師兄是怎樣發現小弟的？」

湯圓道：「適才那位姑娘扶你進來我就發現了，因爲敵友不明，所以我等她離開以後才來看你，到底中了什麼暗算？」

郭子羽道：「小弟被人點了穴道。」

湯圓一怔道：「你衝不開？」

郭子羽一嘆道：「那女人的點穴手法習自苗疆，除了他們師兄妹，沒有人能够解開，小弟全身痠軟，無法提聚眞力，自然難以運功衝穴。」

湯圓道：「讓我試試。」

郭子羽道：「師兄不必浪費氣力，適才帶我住店的裴姑娘功力深厚，她曾經試過。」

湯圓道：「既然如此，我帶你去見師父，相信他老人家會想出辦法的。」

郭子羽道：「師父現在何處？」

湯圓道：「在呂祖閣，就在城北不遠的邙山脚下。」

郭子羽道：「好，不過要通知一聲裴姑娘，她是小弟的救命恩人，咱們不能一聲不響的離開。」

湯圓道：「她是一個女孩子，既然睡了，叫她有些不便，反正呂祖閣距離這兒不遠，明早再通知她也是一樣，來，讓我揹着你。」

郭子羽一想也對，就讓湯圓揹着一逕向呂祖閣奔去。這兒是洛陽有名的道觀之一，住持羽棲道長是泥丸道人的知交，所以他們師徒就住在這兒。

湯圓將郭子羽揹進他師父的房間，泥丸道人愕然道：「湯圓，你的羽師弟怎樣了？」

湯圓將經過情形一說，泥丸道人立即爲郭子羽把脈診視，良久沉重的嘆道：「羽兒是中了一種特殊的慢性毒藥，所以全身痠軟，無法提聚眞力。」（未完・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以郭天威的身份會見了二先生，二先生請「郭天威」担任萬毒堂堂主，但需經驗身的手續，陳抱山因不明驗身之法，正自焦慮，幸好白玉仙及時言他，才免得露出馬脚……白玉仙請蕭寒月等人來到她的居處，商量應對之策，白玉仙也談論了二先生的爲人，認爲他是個機詐、陰沉、却有一種高雅的氣度，而與二先生相處越久，越覺得自己處處落在下風，被他一種無形的威力所震懾，想離開這神秘的組合也不敢離去，朱盈盈天眞的問白玉仙是否喜歡上二先生，但白玉仙却否認，白玉仙覺得朱盈盈天眞可愛，不由生出好感……

思量脫身同合作　反戈一擊對敵人

朱盈盈眨動一下眼睛，道：「怎麼？我說的不對麼？」

「不是不對，是陳意太高了，高的有些使人一下子很難接受，不過，妳確實討人喜愛，就算是爲了妳，我也要全力帮助你們。」

兩人在吱吱喳喳的談話，聲音雖低，蕭寒月亦非有意要聽，但仍然聽到了一些，心中暗暗歎道：盈盈郡主果然是全然不通事故，一片純眞，不覺間動了憐惜之心。

白玉仙轉身行近蕭寒月，道：「爲了朱姑娘，我準備和你合作……」

蕭寒月道：「合作……」

「是！事實上，也是你給了我一股勇氣，我想走不敢走，好像受到了一種心靈的控制，不明何故，有一種奇異的力量束縛着我，只覺着天下雖大，但絕對逃不出他的手掌。」

蕭寒月道：「你見識過他的武功麼？」

「沒有。」

蕭寒月道：「以妳的武功造詣，足列武林中一流高手，爲什麼未戰先怯？」

白玉仙道：「每和他見面一次，畏懼之心就增加一些，我也不懂，他用的什麼力量征服了我，如果蕭兄不來，我絕對沒有反抗或逃離的勇氣，或者再過一些時日，我就會完全被他控制了，蕭兄，武功之中，是否有這種征服人心的神技？」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我不知道，這種深奧精博的問題，在下也很難答覆，不過，姑娘再三提示之後，在下也開始感到有點懷疑了。」

白玉仙道：「懷疑什麼？」

蕭寒月道：「我心中早存有一個念頭，一旦見到這個神秘組合的首腦，立刻放手和他一搏，此念根深蒂固，早存於心，適才見他，竟然忘去了時時縈繞在心中的打算，而且處處應對，還甘願接受他驗身之求，出任萬毒堂主之位，這是從何說起呢？」

陳抱山突然接道：「蕭公子提起來，在下也有一種奇怪感覺，似乎是他有着一種奇怪侵人的氣勢，使人消退了反抗的勇氣。」

白玉仙道：「兩位都有這種感覺，也足以證明了小妹心中之疑，其實，和他見過的人，都有這種感覺，小妹自信在武功的造詣上，頗有心得，而且學的十分博雜，也有幾種頗爲自許的專精絕技，近年之中，除了敗在蕭公子手中之外，還未遇過敵人……」

蕭寒月接道：「姑娘客氣了，咱們勝負未分，如論生死之搏，在下倒是幾乎栽在姑娘手中了。」

白玉仙道：「提起此事，叫人汗顏，我暗算得手，幾乎造成大錯，幸得蕭兄無恙……」

話雖婉轉客氣，但蕭寒月明白，白玉仙在奇怪，傷在他冰魄銀珠之下的人，怎會平安無事？

不待白玉仙再說下去，蕭寒月已接道：「趙姑娘醫術精湛，解去了白姑娘的冰魄銀珠之毒。」

「噢……」白玉仙流現出無限敬佩之色，說：「這麼說來，趙姑娘當眞是已到了醫道通神的境界了，小妹這冰魄銀珠之下，除了我獨門解藥之外，從未有過活口。」

蕭寒月道：「唉！如若不是發生了趙神醫失踪一事，我相信以他們父女的醫學造詣，定然會有超越前人醫術的成就……」

語聲微微一頓，歎道：「可歎趙姑娘自投羅網，以嬌弱之軀，尋父進入鍾山，不知姑娘是否聽過？」

「沒有……」白玉仙肯定的說：「不過，那趙姑娘眞的進入了鍾山，正應了蕭兄所言，那是自投羅網了。」

蕭寒月黯然一歎，道：「但願她吉人天相吧……」

白玉仙接道：「我們進入鍾山找她！」

蕭寒月道：「妳……」

白玉仙道：「我覺着自己苦修武功養成的氣勢，已漸爲二爺所奪，如是再不離開，恐成爲纏身蛛絲一般，愈繞愈緊，日後再無能力脫離他的掌握了。」

蕭寒月道：「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難道這世間，眞有一種武功，可以奪人氣勢，征服人的神志麼？」

白玉仙道：「我不知道，不過，我已經覺到了危機。」

蕭寒月道：「好！姑娘決心離此，咱們自是歡迎，妳熟悉此地形勢，請姑娘帶路，咱們就此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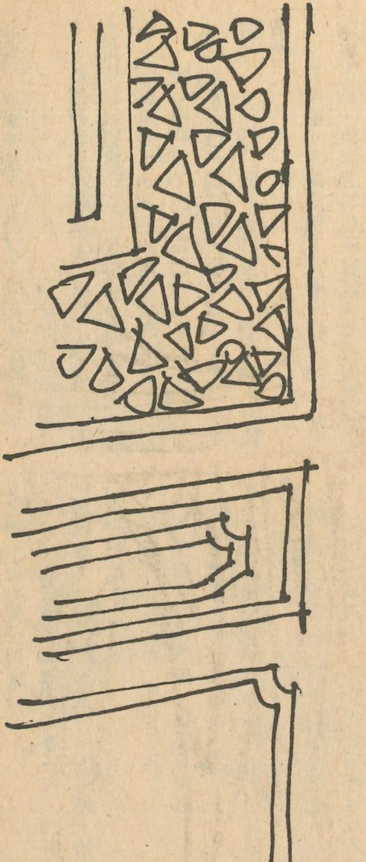
白玉仙看看天色，道：「此刻尚早，我雖在此留居數月，但也想不出咱們離開時會有些什麼變化，不如大家坐息一陣，養足精神，俟天亮之後，隨機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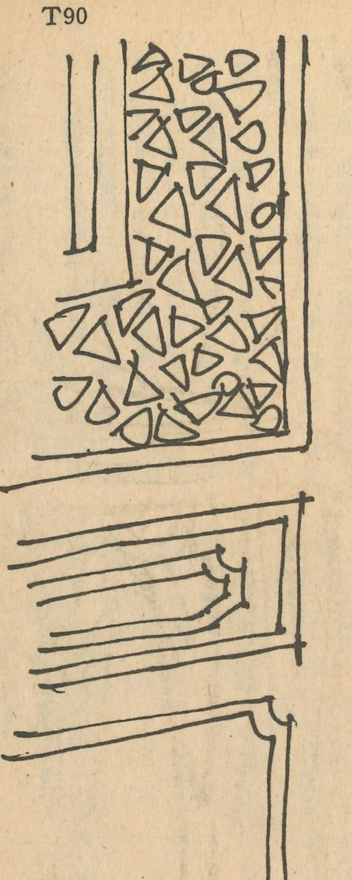
蕭寒月道：「好！說不定會遇上那位二先生，會有一場生死惡戰。」

事實上，幾人心中都很明白，身在險地，誰也無法預測出下一步的變化，黑夜闖關，倒不如天亮應變的好，反正已決心一戰，何況，玄武湖在金陵城外，白天遊湖人多，雙方一旦動手搏殺，可能會驚動官府中人，那就大大有利了。

蕭寒月最担心的是朱盈盈的安危，如若驚動官府中人，把郡主帶走，心中再無顧忌，亦可放手施爲了。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官府中人雖然沒有什麼能耐，但在震嚇方面却有一種很大的力量，也許這就是所謂的邪不勝正了，蕭寒月現在





也有了這種想法，很希望王守義能及時出現。

× × ×

蕭寒月等調息醒來，白玉仙已準備好了盥洗用具和很豐富的早餐，溫柔一笑，道：「諸位，吃點東西，咱們應該走了。」

她心中明白，雙方雖已合作，但彼此之間，還沒有很强烈的信任，當先吃喝起來，一面說道：「一番惡戰，恐將難免，諸位請吃點東西吧！」

有些事，不用講明，大家一看一聽，心中就有了數，蕭寒月等也不客氣，匆匆盥洗一下，吃喝起來。

白玉仙低聲道：「諸位旣然準備一戰，是否要恢復本來面目。」

蕭寒月道：「我看不用了，讓他們費點心機去猜一下我們的身份吧？」

幾個人剛剛吃喝完事，室外突然傳進來一陣鳥鳴。

白玉仙說道：「有人來了，蕭兄請準備好，也許是請你去驗身的人。」站起身，打開室門。

只見一個梳着雙辮的綠衣少女，大步行了進來，正是文雀姑娘。

蕭寒月怔了一怔，忖道：不知他和白玉仙之間，是如何一個關係？

文雀眼睛望着蕭寒月等三人，口中却對白玉仙道：「白姑娘，二爺傳下令諭，請白姑娘過去一敍。」

白玉仙道：「二爺在那裏？」

文雀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二爺的轎子，已經在外面等候。」

白玉仙淡淡一笑，說道：「二爺是不是忘了？」

「忘了什麼？」文雀訝然的說。

白玉仙道：「他交代我招呼寸草不留郭兄，因爲郭兄今天要驗身就任萬毒堂主。」

文雀道：「這個，小婢就不清楚了，我只是一早接到二爺的令諭，要我轉告白姑娘，二爺召見。」

「這怎麼行？我如去見二爺，豈不冷落了郭兄？」

文雀笑一笑，道：「白姑娘，小婢只是奉命轉告，白姑娘要不要去，自然是由姑娘作主了，旣然不肯去，小婢告退……」

蕭寒月心中暗忖道：「看樣子，文雀姑娘，比白玉仙知曉更多的內情了，不能够放她離開……」

正待起身攔阻，白玉仙冷冷的說道：「站住。」

文雀人已轉身，聞聲回頭，道：「白姑娘有什麼吩咐？」

白玉仙說道：「妳等等，我去換件衣服再走。」

文雀很機警，已看出情形有些不對，笑一笑，道：「好！我到外面通知等候的轎伕一聲，免得他們等的心急。」

轉身向外行去。

但聞微聲颯然，人影一閃，蕭寒月已攔在身前，冷冷的說道：「姑娘只怕很難走了！」

文雀臉色一變，說道：「郭爺，你要幹什麼？」

蕭寒月笑了一笑，說道：「我要把妳留下來……」

「你不是郭天威……」文雀厲聲說道：「是什麼人？」

壞在蕭寒月那微微一笑，露出了那一口整齊雪白的牙齒。

文雀見過郭天威，這位聰明的姑娘細心、謹愼，見過的事物，都能默記於心，寸草不留郭天威，沒有那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

蕭寒月輕輕歎息一聲道：「文雀，我不想殺妳，但我絕對不能放妳離開。」







這幾句話出自衷誠，也未故意改變聲音。果然，文雀聽出來了，滿臉訝異的說：「你是蕭公子？」

「是我……」蕭寒月說道：「希望妳能合作。」

文雀笑一笑，道：「公子的能耐，小婢不能不佩服了，竟然能混到此地……」目光一掠白玉仙，接說道：「想來是白姑娘大力的帮忙了。」

白玉仙道：「想不到咱們相處在一場，竟然全無一點主婢情意……」

文雀接道：「我奉命侍候姑娘，自會盡到女婢身份，但妳已背離二爺，我爲什麼還要把妳視作主人？」

「說得有理，不過文雀姑娘，我可從來沒把妳當作丫頭看過，妳文武雙全，姿色艷麗，爲什麼甘願爲奴婢……」

「多謝白姑娘的惜憐……」文雀接說：「小婢命苦，丫頭作慣了，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目光轉到蕭寒月的臉上，接道：「你要殺我？」

「不……只是留下妳，文雀，能不能告訴我……」

文雀接道：「我不會告訴妳什麼，你想整治小婢儘管出手！」一閉雙目，一副束手就縛的神情。

蕭寒月低聲道：「文雀姑娘，委屈妳了，妳對主人忠貞不屈，並沒有錯，我不忍殺妳，亦出衷誠，這樣對妳，應該是最好的辦法了，文雀，妳讀書萬卷，聰慧絕倫，是非分野，莫爲小節所拘，妳好好的想想吧！」抱起文雀，放在屋角。

文雀沒有回答，淚水却不停的由緊閉的雙目中湧了出來。

白玉仙低聲道：「蕭兄，這位文雀姑娘是二爺的親信……」

蕭寒月道：「我知道，她有足够的才慧，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等她看够了，自會有所抉擇，現在，咱們應該先對付那兩個轎伕。」

白玉仙道：「由我去對付他們。」

蕭寒月道：「姑娘小心。」

白玉仙道：「二先生身邊的人，都可能是很難對付的人，還要蕭兄準備接應。」

蕭寒月點點頭，白玉仙快步行了出去。

蕭寒月一揮手，陳抱山疾閃而出，蕭寒月望了朱盈盈一眼，也閃出室外。

朱盈盈四顧了一眼，緩步行近了文雀。

看到了一個黑臉小伙子行了過來，文雀臉上泛起了驚怖之色，道：「你要幹什麼？」

朱盈盈道：「不要怕，我也是女孩子。」

聽她嬌柔聲音，秀緻的輪廓，文雀信了八成，輕輕吁一口氣道：「妳用了易容藥物？」

「對！我和蕭大哥都用了易容藥物……」

文雀忽然覺着一股怒氣冲了上來，道：「哼！蕭寒月風流成性，不知有多少女人，妳跟他在一起當心吃虧。」

朱盈盈呆了一呆，低聲道：「妳心裏恨他麼？」

文雀道：「對！我恨他！」

朱盈盈歎一口氣，道：「文雀姑娘，妳爲什麼要恨他呢？像蕭大哥那樣的男人，一定會有很多的女人喜歡他……」

「哼！」文雀冷冷的接道：「但我一點也不喜歡他。」

朱盈盈道：「那妳就更不用生氣了……」

彼此敵對相處，朱盈盈却欵欵深談，有如相勸閨中好友，好像在替蕭寒月作說客一樣。

文雀呆住了，皺皺眉頭，道：「妳到底是蕭寒月的什麼人？難道蕭寒月有了別的女人，妳一點也不會吃醋的麼？」

朱盈盈搖搖頭，笑道：「不要管我是誰，但蕭寒月不是壞人。」說完話舉步向外行去。

望着朱盈盈的背影，文雀心中暗暗忖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蕭寒月究竟有什麼魅力，爲什麼接觸過他的女人，都對他生出一種惜愛之心？我知道了她是個女人之後，爲什麼竟會冒起一股怒火，難道我也是很喜歡了蕭寒月不成？……

× × ×

那是一頂淡黃色的便轎，兩個抬轎的大漢，身體魁梧，虎背熊腰，身高都在八尺左右，足踏虎皮軟靴，淡黃色黑條衫褲，看上去有如用虎皮作成衣服一般，這身衣着配合着異於常人的高大身材，給人一種特別的慓悍之氣，站在轎前，威風凛凛。

白玉仙行近兩人，點頭一笑，道：「兩位辛苦了。」

兩個大漢神情冷木，似乎是天下的人，都欠了他們很多錢沒有還似的，那張臉有如冰鐵一般，不見一點笑容。

但他們對白玉仙還算客氣，左首大漢，微微躬身，道：「二爺請姑娘……」

白玉仙點點頭。

右首大漢接道：「文雀姑娘呢？」

蕭寒月站在大門口處，距離兩個轎伕大約有三丈左右。

白玉仙笑一笑，道：「噢！文雀留下，帮我招待客人。」

兩個大漢四道目光，同時投向蕭寒月。

這兩個人，就外表看去，是屬於那種大而無當，不善心機，反應遲鈍的人，但事實上，兩人都是十分機警。

可是白玉仙動作更快，右手一抬，一指點向左首大漢，力道强猛，那大漢雖然肉堅皮厚，但白玉仙內力很强，仍然勁透肌膚，制住穴道。



只聽蓬然一聲，有如重物倒地一般，左首大漢栽了下去。

但右首大漢，却已舉起海碗般的大拳頭，擊向白玉仙，拳風呼呼，有如鐵鍾擊岩。

白玉仙雖然有一身精湛武功，却也不敢和那大漢硬打硬接，反手五指半屈，拂向對方脈穴。

這是武林中出了名的蘭花拂穴手，有如纒腕蛛網一般，綿綿不絕，環繞於對方的腕脈左右，隨着對方的拳勢轉動。

但那大漢拳勢如電，伸縮之間，快速異常，雖然無法擊中白玉仙，靈動的身軀和指掌變化，就連白玉仙的蘭花拂穴手，也無法拂中他的脈穴。

白玉仙暗暗吃驚，以此人拳力的沉重，如是被他擊中一下，縱有一身功力，也難承受，何況纒戰下去，勢必驚動到二爺，那就大事不妙，正待施下殺手，先斃了强敵，那大漢却突然疾攻兩拳，轉身奔去。

他身體笨重，但步子却奇大，一跨就是七八尺遠。但見人影閃動，蕭寒月流星一般，已攔在了那大漢前面。

到目前爲止，蕭寒月仍然不習慣主動攻擊對方。

那大漢一見有人攔路，雙拳一揚，同時擊出。

兩個大拳頭挾着奇猛的勁道，有如開山巨斧一般，看威勢，就算是一株大樹，也難擋下這一擊。

蕭寒月也被那奇猛的威勢震住，不禁向旁側一閃。

大漢人隨拳勢猛然向前一竄，人已到一丈五尺開外。

白玉仙急急說道：「不能放他走！」

（未完・四十）

齊雲飛傳奇故事

鐘聲魅影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和田中郎比武，却被一灰衣人偷襲，跟踪探個究竟，那灰衣人反被人擊殺而死，原來是一個僧人，懷疑是相國寺派人向他刺殺。比武算告一段落，又和田中郎南下揚州，先探訪書香世家子劉頌德，重遊瘦西湖石舫和怡香院找玉蓮姑娘，重彈舊調。一曲既終，玉蓮感懷身世，厭倦靑樓，齊雲飛仗義救美，先打發劉頌德回府，相約田中郎協助，晚上闖入妓院，由田中郎誘開他們的打手，然後救出玉蓮，預先在城西備好一輛馬車，等田中郎一到便和他分手，趕車去皖西蒙城，送玉蓮回家找親人，在客棧發現可疑人影，便跟踪追出去……

紅顏得安置　蒙城探寃情

齊雲飛來至玉蓮房門外，見一切並無異狀，心頭略鬆，但仍不放心，問道：「蓮妹！」

玉蓮在裏面應道：「什麼事？」

齊雲飛道：「你沒事就好！」

玉蓮開門出來，問道：「大哥你洗不洗？」

齊雲飛有口難言，道：「愚兄洗個臉就走！」

×　×　×





兩人一直以馬車爲家，又由於馬車大，行走不快，每天只能走三四十里，齊雲飛甚是焦急，反而玉蓮不時在掀起車簾，觀賞沿途的景色，神情甚是歡悅。「大哥，若不是你把小妹救出來，豈知道人間有此好看的景色？眞是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

齊雲飛道：「咱們改乘船，你道好不好？」

玉蓮道：「小妹怕會暈船！」

「你又未坐過船，怎知會暈船？」

「小時候乘坐過，記得當時嘔吐大作，好不辛苦！」

「但現在可能不會了！」

玉蓮沉吟了一下問道：「大哥，你有事趕着辦？」

齊雲飛輕咳一聲，道：「不是……不過在路上總不安全！」

玉蓮側着螓首問：「你要去找你的心上人？」她的頭就在齊雲飛的肩後，說話時，呼吸噴在他的後頸上，使得齊雲飛一陣痲痲癢癢的感覺。

「不是……」齊雲飛有點心不在焉。

玉蓮見郊野無人，便索性自車廂內爬了出來，坐在齊雲飛旁邊，問道：「大哥，你的心上人一定是人間的絕色！」

「你怎知道？」

「若不是如此，你……她又怎配得上你？」玉蓮雙頰酡紅，呵氣如蘭，含羞問道：「她是誰？」

「你不認識她？」

「她若是個人材的，大哥不妨告訴我，也好敎小妹心息！」此刻沒有別人在場，又經過幾日的接觸，更覺檀郎可愛，玉蓮大着胆子道：「小妹一定在很多地方比不上她？」

「唉……」齊雲飛心頭猛跳，道：「人家不知對我有沒有意思哩！」

「原來跟小妹一樣，都是剃頭匠的担子——一頭熱！」玉蓮幽幽一嘆，道：「小妹猜猜……莫非她是柳三小姐？」

齊雲飛心頭直一跳，脫口問道：「你如何猜得到？」

玉蓮又嘆了一口氣，道：「除了她還有誰能令你甘願一頭熱？不過如果眞的是她，小妹無話可說！」

齊雲飛怔怔地道：「正是她！」他停了半晌才安慰她：「你跟我……可沒安全……我整天在江湖上跑，仇家又多，他們奈何不了我，免不了要拿你出氣……」

玉蓮說道：「你只嫌我只習文不諳武藝？」

「也非如此！」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道：「緣份亦很重要，還有一點，我認識她在先……如果我……先認識你，也許我會……」

玉蓮凄凄地道：「假如你不認識我，豈不也好？」

齊雲飛身子一抖，深知她的意思，半晌才再道：「在下放蕩不羈，做事只憑興趣，時不計較後果，那天一時興起，擧簫與你合奏一曲標有梅，才使增添無限的煩惱！」

玉蓮道：「也非如此……我不怪你！」她忽然笑了起來，神情稍爲開朗，「其實我若不認識你，如今豈非仍在怡香院幹那羞人的營生？」

「你會嫁人的！」

「所嫁非人，不嫁也罷！」

齊雲飛道：「女人到底需要一個歸宿，我祝你將來有個美滿的家庭，有個多情的丈夫！」

玉蓮咬着牙搖搖頭，喃喃地道：「我現在再無其他要求，只希望能與你多聚幾天，我不要乘船……船上有別的人？」

「咳，難道你不希望早點見到你父母兄妹？」

玉蓮忽然抬頭問道：「齊大哥，小妹問你一句話，假如咱們找不到我父母親人，你會把我拋掉麼？」

齊雲飛身子一抖，這件事可大可小，他可不敢信口答她，半晌才道：「你別胡思亂想，一定找得到的！」

玉蓮眼圈兒一紅，道：「不，我得先問你，你眞忍心抛下我？」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道：「在下又沒法照顧你一生……不過我一定會先妥善安排才會離開，你放心！」

「大哥，我不嫁人，我做你的丫頭好不好？假如咱們在蒙城找不到我爹娘，你買個房子，待小妹替你看屋，你幾時愛回來便回來……」

齊雲飛實在料不到她對自己的情意竟這般深，他忘記了趕車，馬兒停在樹下吃草，他與她都不知道。良久，齊雲飛才道：「在下很感動……不過，我不能這樣做的！」

「齊郎齊郎，你眞是鐵石心腸呀！」

「這種事不能勉強……」

「我只想做你的丫頭，你連我這個小小的要求也不肯答應我？」玉蓮情感如河水決堤，一發難收。

「齊雲飛不肖，不敢拿你當丫頭，以你之才華，幾許閨秀都不如你！唉，蒼天作弄人，奈何奈何！」齊雲飛誠懇地道：「姑娘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咱們此去一定能找到你父母，敢信令尊令堂對你的終生必會有妥善的安排！」

一陣風吹來，齊雲飛抬起頭來，忽覺樹後有人影一閃，齊雲飛吃了一驚，喝道：「誰！滾出來！」

玉蓮先是一驚，繼而大感嬌羞，急忙鑽入車廂。

齊雲飛一拉馬韁，馬兒走前，齊雲飛回頭一望，樹後無人，但他深信自己並非眼花看錯，而且肯定那人是穿綠色的衣服，是以匿在樹後偷窺，較難發覺，他猶疑了一下，揮鞭催馬急馳。

奔了幾里，不見後面有人，齊雲飛回頭道：「蓮妹，今後請小心一點，好像有仇家跟上愚兄了！」

玉蓮道：「是否怡香院尤老闆僱來的殺手？」

齊雲飛想起第一次發覺敵踪是在揚州城外，不由的道：「也有此可能！」可是另一個念頭又浮上心頭，又改口道：「不像！」

「大哥又有何發現？」

齊雲飛道：「記得那晚在下跟劉兄去看你時，便有人自屋頂上吊下來偷窺，假如此人便是那人的話，他顯然便與你出走之事無關！」

玉蓮道：「無論如何，都請你小心一點！」

齊雲飛道：「我只担心你……」

玉蓮冷冷地道：「何須担心？反正活着也無甚樂趣，死了反倒乾淨！」

齊雲飛也冷冷地道：「你以爲那些兇殘的暴徒，抓到你後會一刀殺死你？錯了，他們不會這樣善良！」

玉蓮嬌軀一抖，淚水如珍珠般，成串墜下。

這天齊雲飛趕了四五十里路，那兩匹馬都累得不成樣子，幸而一路平安，而且到了一座大鎮，齊雲飛便驅車入鎮。

齊雲飛找了一家乾淨的客棧住下，開了兩間相連的房，他整晚都不睡，在玉蓮的房外及屋頂來回巡視，一夜過去都沒事發生，使得齊雲飛心生疑問，不知是敵人夠耐心，謀定而動，還是自己太過敏感！

第二天早上，齊雲飛熬不住，在自己房內運功調息，不料一入定，坐了個多時辰才醒來，他醒來後大吃一驚，衝出房去，到玉蓮門外叫道：「蓮妹！」

房內傳來玉蓮的應聲，齊雲飛才放下心來，他硬下心腸匆匆洗了一個澡，再叫小二把他的馬車賣掉，改買一輛較輕巧的，但仍要雙套。

弄好了這一切，齊雲飛才帶玉蓮去吃早點，又買了一包乾糧才上道，過了淮河離蒙城便已不遠。

由於馬車較輕巧，而齊雲飛又日夕催馬趕路，所以百多里的路程，兩天便走畢，到蒙城時才剛黃昏哩！齊雲飛稍鬆一口氣，舉袖拭了一把汗，回頭道：「蓮妹，到你家鄉了！」

玉蓮掀開了車簾探出頭來，齊雲飛見她的臉上神情異常複雜，暗中嘆了一口氣，問道：「蓮妹，你還記得你爹娘的姓名麼？」

玉蓮道：「我記得爹是姓朱的，什麼名字就不知道了……但我娘好像叫他七哥的……到底是不是我也拿不準！」

齊雲飛心頭微微一沉，却安慰她，道：「不要緊，咱們慢慢問！嗯，你看看這地方，有沒有印象？」

玉蓮搖搖頭，道：「沒印象……」

齊雲飛道：「你家裏除了父母之外，還有什麼人？」

「完全記不起來！」

齊雲飛見街口有家藥店，掌櫃的是個老頭，便跳下車走了進去。「老丈，請問您是否本地人氏？」

那老頭望了他一眼，見他長相斯文便道：「不錯，什麼事？」

「想向您打探一個人！」

「哦？老漢在這裏開了二十多年藥店，這附近的人認識的可不少，小哥要找的是什麼人？」

「請問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個叫朱七的？」

「朱七……姓朱的倒是不少，叫朱七的可沒聽過！」老頭問他夥記。「喂，你們聽見過沒有？」

一個夥記道：「朱七可能是姓朱，排行第七的，他還有名沒有？」

「不知道！」齊雲飛簡單地把玉蓮的身世說了一遍，却隱去她在青樓當歌妓的事。

老頭道：「沒聽過！」

「你們這裏姓朱的有多少戶？」

「有幾十戶！」

「他們族長是誰？」

老頭走出店外，道：「你從這裏走過去，再問一問人，說要找朱大收，就有人指點你了，他年紀大，又能幹，他們姓朱的都聽他的！」

齊雲飛謝了一聲，駕車而行，沿途不斷問人，果然找到那朱大收的。齊雲飛便扶玉蓮下車去見他。

朱大收皺起眉頭道：「排行第七的，可不少哇，姑娘你貴庚？」

「小女子十九歲！」

「還記得是幾歲賣的麼？」

「五六歲吧，那年好像氾濫……」

朱大收叫了起來，道：「那年你是五歲！那一年買賣女兒可不少哇！」

齊雲飛道：「賣女兒，又排第七，女兒今年十九歲，這可不太多吧！」

朱大收熱情地道：「你倆今晚就在這裏住下吧，我這就去替你們查！」

玉蓮輕聲道：「齊大哥，咱們去客棧住吧！」

齊雲飛還是覺得此處安全一點，便道：「不，就打擾老丈一夜！」

朱大收去找他的族人，他家裏的人，倒也熱情，端茶遞水，又請他們吃飯，玉蓮取了一錠銀子送給他們。

飯後，朱家騰出一間房來安置他倆，一進房，玉蓮便問：「大哥，如果找不到人，你說……」

「別担心，一定找得到，我還未恭喜你哩！」

玉蓮輕輕向天禱告，希望能順利找到父母。朱大收回來時，已將交亥時，他道：「現在咱們族人都分散住，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去問，明天就一定有結果！」

「謝謝你老丈！」

「嗯，你們是什麼關係？」

齊雲飛道：「結義兄妹！」

「哦，那麼小哥到老漢房裏睡去！」

齊雲飛向玉蓮揮揮手，到老頭房中去，房裏有兩張床，一人睡一張，老漢走了一晚，身子勞累，不一會便睡着了。齊雲飛在床上練了一陣功，然後悄悄下床走出去。他對連番發現敵踪的事，耿耿於懷，不能不謹慎一點。

當他走到院子時，屋頂上忽然掠過一陣異常的風聲，齊雲飛一聽便知道此乃夜行人的衣袂聲，心頭一動，連忙跳了上去一看。

只見一道白影由近向遠掠去，齊雲飛估計對方可能不敢驚動太多的人，因此這次放心追下去。

那白袍人去勢之速，大大出齊雲飛意料，竟無法將距離縮短，兩人風馳電掣，眨眼間便出了城，那天那白衣人看樣子好像不知道自己被人追踪，但忽見他陡然站住！

齊雲飛微微一呆，隨即見到前面還有一個灰衣人，他立即橫掠，匿在一棵大樹後面。

灰衣人嘿嘿一笑，道：「我早知道你不是好人！」

白衣人道：「你情我願之事，與好人壞人沾不上邊兒？」

「男人大丈夫何懼三妻四妾，她既願意做小的，爲何你不但不收她，反而要拋棄她！」

白衣人道：「這種事絕不能勉强！」

灰衣人怒道：「當日你要小女時，爲何沒有想到後果？」

「當時令嫒完全是願意的，你不信大可以去問她！」

齊雲飛覺得這白衣人說話的聲音，頗爲耳熟，一時間又記不起是誰來，便繼續聽下去，只聽那灰衣人厲聲道：「我是說你既然家裏有老婆，爲何還出來拈花惹草？難道當日你不怕老婆，現在才怕。」

白衣人道：「她若肯一直跟我做對暗中的夫妻，我自不會拋棄她，她要我帶她回家，這便不行，當日我早已對她說清楚，不會娶她的！」

「放屁，她已讓你蹧蹋了五六年，你到現在才要拋棄她！」

「我已把話說清楚，有空時，我會來看她！」

灰衣人道：「不行，你若不帶她回你謝家，你便留下來，與他長相厮守！」

齊雲飛心頭一跳，暗中叫道：「是『雙龍入雲』謝游天！」他腦海中立即浮上當日在酒樓中邂逅的那位紅衣女子！「莫非說的是鄭慧珠的大師姐？」當下便再聽下去。

謝游天道：「你何必如此，我已將話說清楚了，而且這是你情我願的事！當日令嫒早已知道我家中已有妻小！」

灰衣人臉色一變，恨恨地道：「這丫頭就是不聽我的話！我早說你不是好人，只是爲了佔她的便宜罷了！」

謝游天聲音一寒，說道：「謝某充其量不過風流一點而已，難道這就不算是好人，嘿嘿，你自己呢？難道你便是好人了麼！」

「我，我爲什麼不是好人。」灰衣人說話聲音雖大，但色厲內荏之色，溢于言表！

謝游天嘿嘿冷笑，道：「你道我不知道麼？你雖叫鍾相家，隱在此處十多年，表面上是個普通的拳師，但我却知道你原來是大相國寺的和尚弘枯！」

此言一出，不但灰衣人臉色大變，而且連齊雲飛也幾乎驚呼出口，幸而他及時用手捂住嘴巴，一顆心怦怦亂跳！

弘枯是弘達和弘寬的師弟、弘德和弘海的師兄，他怎會跑來此處隱居，又怎會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兒，這幾個問題如走馬燈般，在齊雲飛心頭掠過？

謝游天冷笑一聲，道：「我沒說錯吧？弘枯，咱們大家來個協議，你別管我，我也不管你，而且絕對不把你的行踪下落洩露出去！」

灰衣人身子簌簌亂抖，一襲袍子都鼓滿了風，顯然謝游天並無猜錯，過了半晌，他才一字一頓地說道：「我不答應！」

謝游天詫異地說道：「你還要什麼條件？」

「我已說過！」

謝游天道：「你不怕我會把你的行踪洩露出去麼！」

灰衣人身子猛地一抖，冷冷地道：「天愛是我唯一的女兒，我愛她逾已命！我再問你一次，你答應不答應我的條件。」

謝游天有點吃驚，問道：「假如我不答應呢？」

灰衣人走前兩步，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謝游天乾笑兩聲，道：「沒有別的路可走？」

灰衣人答得十分乾脆：「沒有。」

謝游天把一對短槍抽了出來，道：「難道謝某會怕你不行！」

話音剛落，灰衣人已迫前過去，謝游天喝道：「看槍？」左槍直刺，取灰衣人胸膛，右槍斜放，預備防守。

灰衣人右臂如弓，向外一撥，把槍杆掃開，但謝游天反應十分敏銳，右手短槍「颼」的一聲，及時刺出，灰衣人斜閃一步，左袖「呼」的一聲掃出。

他這一袖貫滿了眞氣，鼓起如帆，若給他掃中，不死也得重傷，謝游天不敢怠慢，一擰腰，左槍一橫，擋在面前，槍杆擊在袖管上，發出「拍」的一聲響。

謝游天右手槍在其肘下突進，直指對方的脅下，灰衣人右掌一翻，偏身反抓槍杆！

謝游天盛名不是虛得，手腕一抖，震起一個斗大的槍花，改變灰衣人的雙眼。

兩人出手及換招都十分快速詫異，瞬息間已換了二三十招，仍是不分出勝負之局。

灰衣人起初尚念情，出手畧有顧忌，不想一拳將對方擊斃，以免回去被女兒責怪，但到後來見對方武藝精通，變化迅速，不好相與，是以再無顧忌，他內力深厚，出掌掄拳都帶起一片勁風。

齊雲飛心中暗自忖道：「這灰衣人若眞的是弘寬的師弟弘枯，那麼他武功可在他的師弟們之上了，單看這份內功，便不輸與弘海的師叔！」

他對灰衣人大感興趣，心中有很多話要問他，因此極盼他能早點取勝，偏偏謝游天槍法十分厲害，灰衣人要想得手還眞不容易。

齊雲飛忽又想起到玉蓮來，生恐有人進其寢室，做了什麼對他不利的事，奈何沒法分身。

灰衣人鬥了五六十招，內功深厚的優點便漸漸發揮出來，謝游天由於要抵抗他的內功，少不免也要加把勁，如此一對短槍使來便不大靈活，速度也慢了！」

灰衣人嘿嘿笑道：「小子，再給你一個機會，你若肯回心轉意的，現在還來得及！」

謝游天一聲不說，只咬牙苦鬥，但再戰了二十多招，他也知道稍遜對方一籌，再鬥下去，死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因此暗暗思量脫逃之計！

在激戰中，只見灰衣人一袖掃開了謝游天的一杆短槍，右掌便急印謝游天的胸膛。

謝游天大喝一聲，左手短槍閃電般刺出，直取灰衣人的掌心。

灰衣人手掌一偏，掌風又把謝游天的槍杆挑開，謝游天右手短槍在地上一戮，身子如彈丸般後退，灰衣人喝道：「那裏

走！」舉步追前。

謝游天的短槍忽地一挑，一撮泥土直飛向灰衣人的臉上，灰衣人下意識的橫飛閃避，謝游天立即飛快向外逃逸，頭也不回地道：「鍾相家，請你勸勸你女兒，我有空會來看她，你的事我也不會洩露出去，這豈不好！」

灰衣人追了幾步，一來見謝游天已去遠，難以追及；二來大概也認為謝游天說得有理，是故便停了下來，仰天長嘆一聲，他正想舉步，忽然又轉頭喝道：「誰！」神態凌厲之至。

原來齊雲飛見他要離開，便立即自樹後轉出來，不想灰衣人耳目敏銳，剛一動便被他發覺了，當下齊雲飛向他抱一抱拳，道：「在下齊雲飛，參見大師！」

此話無疑表示齊雲飛已經聽到剛才他們說的話，只見灰衣人臉色大變，雙眼閃過一抹殺機，向齊雲飛追去，齊雲飛心中暗暗戒備，表面上却笑容可掬地道：「大師勿怒，在下並無惡意。」

灰衣人右掌微抬，冷聲道：「快把話說清楚，你匿在這裏作甚！」

「在下路過恰好聽到兩位的談話……嗯，上個月在下在商丘亦恰好碰到令嫒和謝游天大俠在一起！」

灰衣人臉色一沉，道：「老漢根本沒有女兒，你胡說什麼！」言畢轉身欲行！

齊雲飛雙腳一錯，已攔在其身前，灰衣人冷笑一聲，道：「剛才那一仗老漢正感未過足癮，你便陪我玩玩吧！」他呼的拍出一掌。

齊雲飛身子斜閃，左掌橫胸，道：「且慢！」

灰衣人不理他，左掌劃了半道弧圈，斜拍過去道：「先露一手給老漢瞧瞧！」

齊雲飛心頭一動，也拍出一掌，把對方那一招結結實實地接了下來，上身一幌便止，灰衣人臉色一變，怪叫一聲：「原來眞有兩下子，難怪這般猖狂，再吃我一掌！」

齊雲飛見他這一掌勢力十分猛烈，雖然不畏懼，但却不想因此而受到任何的損失，飄身後退，道：「大師，在下的確沒有惡意。」

灰衣人迫前一步，舉掌道：「那你還纏老漢作甚？」

「因為晚輩有幾句話要問您！」

灰衣人道：「你若能接下老漢這掌的，一切才有得商量！」

齊雲飛畧一忖測，便知道其用意，當下忙道：「大師放心，晚輩絕對不會把你的行踪洩露出去！」

「不行！」灰衣人道：「而且老漢與你素不相識，如何信得過你。」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抬頭欲答應灰衣人，但就在此刻，他忽然發現對面一棵樹後有道人影一閃，朦朧的月色下，穿的似乎是綠衣，他吃了一驚，道：「請前輩等等，有人！」他雙腳一點，向那邊飛去！

灰衣人轉頭一望，那裏有人？」只道齊雲飛騙他，不由大怒，怒哼一聲，雙掌齊出，發出兩股凌厲的掌風，捲向齊雲飛身前！

齊雲飛不想跟他硬拚，一躍避過，但當他落地之後，灰衣人站在他的身前，未待他站穩，便拳掌急攻。

齊雲飛沒辦法只好舉掌相迎，道：「前輩莫迫人，只因晚輩有位同伴在城內，剛才敵踪出現，只怕是欲去對敵友不利，是以晚輩才急着回去？」

灰衣人冷笑一聲：「這種話只能騙三歲小孩，老漢現在什麼人也不相信。」

「但晚輩所言不虛。」

灰衣人不再言語，一味苦鬥，他只怕自己的行踪洩露出去，是以言下主意要把齊雲飛斃于掌下，而齊雲飛則只在應付，又不斷開口解釋，因此氣勢便大大不如，灰衣人迅速佔了上風！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你怕什麼？人家都不担心他女兒哩？」

齊雲飛心頭一動，忖道：「此人是誰？這話可是對我說的。

灰衣人則身子一震，喝道：「你是誰？有種的，便給我滾出來！」

那人道：「咱們城內見！」

灰衣人尖嘯一聲，幌發一掌，迅速轉身向聲音來源奔去？」

只見前頭一道綠影正飛向城內，齊雲飛也立即追前，三人如星丸飛躍，眨眼間，便先後射入城內。

那道綠影已不知竄去何處，不見踪影，灰衣人一擰腰，也閃進一條小巷，齊雲飛略為猶疑了一下，連忙直向朱大收家奔去。

他幾個起落已來至朱家門外，也不拍門，便翻牆進去，只見裏面靜悄悄的，不聞一聲動靜，他不知凶吉，連忙走近玉蓮的房外，把耳朵貼在門板上，運功凝神靜聽，隱隱聽到一個悠長的呼吸聲，顯然玉蓮正在熟睡中，齊雲飛直至此刻才放下心來，也直至此刻，他才有心情推敲那個綠衣人。

此人是友還是敵，若是敵人的話，為何沿途至今他都還不下手，而且剛才說的的話，顯然是在帮助自己撇開灰衣人的糾纏。

若他是朋友的，為何這般神秘？

齊雲飛想了一下，忽又想到一個問題。「那灰衣人九成就是弘枯，現在放過他，等下不知去那裏找他！」他躁躁腳，又飛上屋頂瞭望。

星月朦朧，遠處屋頂似亦有人佇立，而且好像便是那個綠衣人，齊雲飛毫不思索，立即展開身法，飛躍過去！

那綠衣人竟然不走，好像有心等他一般，到了跟前，齊雲飛才知道他臉上圍着一塊絲巾，而看那嬌小玲瓏的身材又顯然是個女子，齊雲飛怔了一怔，抱拳問道：「剛才可是閣下。」

綠衣人聲音冰冷尖細，道：「不是我又是誰！」

「閣下為何要引開那灰衣人？」

「你不是不想跟他打麼？」

齊雲飛咳了一聲，道：「閣下為何跟着在下？」

「你錯了，是你來找我啊！」

齊雲飛一怔，訕訕地道：「閣下在此等我？」

「不錯，你是不是想知道那灰衣人的下落？」

齊雲飛大喜，問道：「你知道？」

綠衣人轉身奔去，齊雲飛緊跟在後，綠衣人的輕功甚佳，一路在屋頂上跳躍如飛，身輕似燕，忽然立定，手指向下指了指！

齊雲飛望一望這棟屋子是座獨立小院，他略一猶疑便跳下，雙腳剛落在院子中，只見灰衣人已自房中竄了出來，冷哼一聲：「老漢只道你已鴻飛冥冥，却料不到還會送上門來！」

齊雲飛道：「晚輩來此不是為了跟前輩打架的！」

「那就快滾！」灰衣人跳下台階，又準備動武。

齊雲飛靈光一閃，脫口道：「晚輩見過弘寬！」

灰衣人臉色一變，脫口道：「胡說，你怎見得到他！」

「他被關在相國寺的地牢中！」

灰衣人身子一震，一對眼睛骨碌碌轉着，冷冷地道：「你怎會看到他！」

「因為我也在地牢中呆過！」

灰衣人忽然大笑起來，道：「眞是豈有此理！你準備接招吧！」

齊雲飛道：「你不相信？我還知道弘寬曾經是相國寺的武術冠軍，而且他排行第二，你排行第三，弘德排行第四！」

灰衣人臉色鐵青，問道：「你還知道什麼？」

「不知道，所以晚輩才要問你！」

灰衣人道：「問什麼？老漢與相國寺無關！」

「易筋經的事，你大概知道吧？」

灰衣人臉色大變，雙眼直勾勾地瞪着齊雲飛，深深吸了一口氣才問：「你怎會知道？」

「不知道前輩有沒有耐心聽在下說一個故事？」

「老漢素來對故事沒有興趣！」

齊雲飛忙道：「這是眞實的事，是發生在晚輩跟相國寺身上的！」

灰衣人沉吟不語，看來他心中有一個問題難以決定。就在此刻，房門再度打開，一個女子走了出來，叫道：「原來是你！你怎會來此？」

齊雲飛認得她正是那天到商丘找謝游天的紅衣女俠。對灰衣人的身份更加無疑問，當下忙道：「晚輩不是要打探您的隱事，不過有一件事與晚輩之清白有關，所以不得不向您請教幾個問題！」

灰衣人道：「是什麼問題？」

「弘達他們懷疑晚輩偷了易筋經的手抄本！」

灰衣人神色又是一變，雙眼閃過一抹異采，道：「好，老漢便暫且相信你，你進來吧！」一頓又道：「那個綠衣人是你的朋友？」

齊雲飛老實告訴他，說道：「敵友難分！」

「進來！」灰衣人首先走進屋子內，齊雲飛防他使詐，與他相隔七八尺距離。

紅衣女俠鍾天愛把廳裏的燈點亮，灰衣人道：「阿愛，你去烹壺茶來！」

鍾天愛有點不大願意，但又不敢拂逆老父，猶疑了一下，便進去了，齊雲飛笑道：「前輩深受令大師兄的影响，也喜歡喝茶？」

灰衣人淡淡地道：「這是家師的嗜好！」他這樣答，無疑承認自己是相國寺的弟子弘枯，其實他以相家為名，便已露出一絲端倪了！

齊雲飛問道：「前輩離開相國寺有多久！」

弘枯臉色一沉，道：「還是先說你的故事吧！」

齊雲飛臉色一端，當下立即由自己代司空業送信，去相國寺找弘海說起，如何巧遇刺客，如何被誤會，如何去藏經閣勘察，如何發現可疑的綫索，如何被誤會殺死了度千，被拋入地牢，巧識弘寬，又如何絕處逢生，被弘達寬宏不計前嫌而放生等為止，一直說了半個多的時辰，才把事情交代清楚！

弘枯一直靜靜地聽着，雙眼不時眨動着淚光，齊雲飛把故事說畢，弘枯的女兒鍾天愛才咬着唇，捧着茶壺茶杯進來，她斟了兩杯茶，先捧一杯給老父。「爹，先喝杯熱茶吧！」

弘枯喝了一口，道：「茶已涼，剛才你躲在外面偷聽？」

鍾天愛直認不諱。「有什麼奇怪，爹又沒說不讓女兒聽，而且根本沒什麼不能讓人知道的！」

齊雲飛道：「但這些事關係甚大，希望姑娘守秘！」

鍾天愛把茶放在他手上，嗔道：「你道我是個口沒遮攔的人麼？」

弘枯說道：「特別是不能告訴那姓謝的！」

鍾天愛看了齊雲飛一眼，跺足道：「爹，你說什麼！」

弘枯說道：「人家早已知道了，眞丟臉！」

鍾天愛又說道：「女兒是丟臉，但你呢？」

弘枯聞色大變，齊雲飛忙道：「前輩，你認為誰是兇手？」

弘枯一睜眼，瞪了他一下，道：「老漢怎知道！」

齊雲飛自然亦知道他不可能知道，這樣問的只是岔開他父女的話題，免得他太過尷尬而已！當下弘枯道：「你想問我什麼事？」

「前輩何事離開相國寺？是否與易筋經有關？」

弘枯道：「老漢是奉師命出來遊學講經的！」

齊雲飛心想他女兒年紀已不小，便道：「那麼弘寬被關在地牢裏，前輩不知道麼？」

「知道！那時老漢還未脫離相國寺，還經常回去看望一下師兄弟！」弘枯嘆了一口氣，道：「聽說他是犯了……犯了色戒……唉，他一直在寺內也會犯……眞是，眞是奇怪！」

齊雲飛心想弘枯必是離寺講學時破的色戒。只聽他長嘆一聲，道：「現在說來已是二十多年了，想不到他困在暗無天日的地牢中，尚未歸西！」

「聽說二十三年前，貴寺有一次比武，弘寬技壓全場……難道前輩你也不如他麼？」

弘枯道：「那是弘字輩同儕間的比武，老漢因爲破了色戒，破了童子功，所以耐力不如他，這才輸給他的！嗯，當年弘達得到第二，老漢得第三，第四是弘相師弟！」

齊雲飛道：「晚輩却不知道有一個叫弘相的大師？」

「聽說他已歸西登極樂！」

「弘達做主持已有多久？」

「二十年！」弘枯道：「因爲那一年老漢被他查知破了色戒，但他顧念同門之情，所以在做了主持之後，私自跟老漢商量，最後叫老漢借講經爲名，離開相國寺，在江湖上消失！」

「換言之，前輩巳隱居了二十年？」

弘枯點點頭，齊雲飛又問：「弘達這人如何？」

「豁達大量，對佛理領悟頗多，但他私人感情甚重，換作別人，老漢與二師兄下塲必……」

齊雲飛點了點頭，道：「弘德與弘海呢？」

「弘德氣量狹窄，一向不爲老漢所喜，弘海表面十分和靄，但老漢看出此人似不簡單！」

齊雲飛心頭一跳，問道：「如何不簡單？」

「野心頗大！」

「淨心呢？」

「那聾啞師叔？唉，他縱有武功，可惜一根腸子由頂通至踵，沒一絲腦筋！」

「既然如此，弘達爲何委託他負責藏經閣的一切？」

「這個老漢便不知道了，因爲當時老漢巳離開相國寺！」弘枯頓了一頓，又道：「也許因爲他忠心耿耿，而且武功高，再加本寺規定藏經閣須由輩份最高的人負責！」

「他輩份最高？」

「大概是吧！」弘枯道：「老漢在寺裏時，最初是由家師負責藏經閣，家師圓寂之後，才由淨鏡師叔担任，淨心也許是接淨鏡的吧！」

「你在寺裏時，也知道相國寺有一本少林手抄易筋經？」

弘枯考慮了一陣才道：「當時弘字輩以上的人都知道……」

齊雲飛道：「據弘達言，如今度字輩的也知道！」

「但知道有此本經文者亦沒用處！」

齊雲飛心頭一跳，脫口問道：「爲什麼？難道那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誰也不知道，甚至有沒有這本經譜也無人敢肯定！」

齊雲飛一怔，還未開口問，鍾天愛巳大聲問道：「爹，你這話就叫人難明了！相國寺這麼多的和尙，怎會沒有一個知道的！」

「因爲無人見過易筋經！」

齊雲飛心頭一跳，脫口問道：「既然如此，弘達爲何說易筋經被人偸走？還懷疑是晚輩偸的！」

「是啊……難道……」

「請前輩把此事說清楚！」

「百多年前，本寺因對少林有功，少林寺便送了一本易筋經給本寺，但當時根本沒人知道……」

鍾天愛焦急道：「爹，請你說清楚一點？」

弘枯臉上泛起回憶的神色，喃喃地道：「相國寺一代一代地傳下來，少林百空禪師回敬本寺主持一了祖師爲少林消災，便親自帶了幾個和尚，到本寺致謝，臨走時便對一了祖師說，巳把少林之寶易筋經抄本放在本寺……當時一了祖師非常詫異，百空却謂本來易筋經不得外傳，但一來大家都是佛門子弟；二來本寺對少林有恩；三來，他說他放經的地方十分難找，假如本寺能有人找得到，便是緣！有此三個原因，所以，少林決定把易筋經與本寺分享！」

齊雲飛問道：「這百餘年來，沒一個人找到那一本易筋經？」

「表面上是如此，實際如何就沒人知道了！」

鍾天愛又問：「爹爲何這樣說？」

「因爲有可能有人早巳找到，但收藏了起來偸偸地練習！」

齊雲飛道：「假如有這種人，在他武功練成之後，秘密也必爲人知道！」

「但也有可能他練不成，一怒之下把經燒了，也可能他得了經便遠走高飛，還俗去了！」

齊雲飛道：「縱然如此，當他練成了經上所載的絕技，也不會不出來江湖上露露！」

「這就難說，總之無數的和尚在相國寺內找了一百年，找不到一片紙碎，自然有這樣那樣的忖測！」

鍾天愛道：「也許少林那個老和尚騙你們的！」

「起初也有人這樣想，一了祖師曾親自去少林面謁百空，百空在佛祖像前，立下毒誓，表明沒有騙本寺！」

鍾天愛道：「這就奇怪了！」

齊雲飛道：「依晚輩上月在相國寺裏所得到的印象，便是他們現在已找到易筋經了，而且是放在藏經閣的北三房！」

弘枯精神一振，道：「這樣說來，他們如今的武功應該大勝從前！可惜我巳非相國寺的弟子！」

齊雲飛道：「照我觀察，淨心的武功並不比你高，只是內功會比你深厚一些，而且也不見他有什麼耀目的絕技！」

「奇怪！」弘枯喃喃地道：「這是什麼原因？莫非那易筋經甚難練，竟無一個人練成？」

「聽說易筋經分成兩部，上部是教人如何伐毛洗髓，脫胎換骨之術，而下半部則是各式各樣的拳掌絕技！」齊雲飛道：「即使上半部比較難練成，但下半部的武技就不可能無人練成！咱們不是時有聞少林寺有那位高僧，練成了某一項易筋經上的絕技麼？」

弘枯抓抓頭皮，喃喃地道：「是啊，到底是什麼原因，又是誰把它偸走的！」

鍾天愛道：「嘿，也許弘達那老和尙有心誣衊你！」

齊雲飛道：「那他也該有個目的才對！在下跟他可沒有仇恨！」

「還有，度千、度虛和度寧都被人殺死……」鍾天愛道：「我看一定是他們和

尙閱牆！」

齊雲飛忍住笑問道：「姑娘爲什麼會這樣說？」

鍾天愛聳聳肩，道：「除了他們相國寺的和尙外，還有誰知道他們有一本手抄易筋經？」

齊雲飛手掌在大腿上一拍，道：「不錯！姑娘說得有理！」

不料弘枯却道：「這也未必，這件事歷時百年，本寺弟子又多，且每代都有些弟子被他寺邀去講經，也許有人在無意中透露出去！」

齊雲飛道：「外人又知道那易筋經是藏在藏經閣的北三房的？」他越想越覺有理，不由暗暗後悔當日沒有向弘達提出這個疑點！

齊雲飛又問道：「前輩，晚輩可否再問你一個問題？」

弘枯道：「什麼事？」

「鍾姑娘的母親是誰？」

弘枯面色一變，道：「你問這個問題，有何用意？」

「她可是武林中人？」

弘枯道：「不是！而且她巳死了很久，與這件事完全無關！」

「對不起！」齊雲飛再問道：「弘寬大師對晚輩說，他並未破戒，前輩如何看法？」

弘枯道：「這件事還有公論！」

「你相信他巳破戒？」齊雲飛雙眼瞪着弘枯。「這是你以己推人？」

弘枯臉色大變，怒道：「姓齊的，你莫以爲老漢怕你，會任由你侮辱！」

「前輩息怒，晚輩却很相信弘寬是寃枉的，所以才問你！」

「當日那女子巳承認了，難道還會是假的？人家是大家閨秀到寺裏上香……咳咳！……」

「那時候，是誰做主持的？」

「就是他的師父淨台，不過那時候淨台師伯年紀巳很大，身體也很不好！」

「是誰發現這段姦情的？」

「是強暴！」弘枯道：「聽說是那女的後來在殿上哭才驚動了主持！」

齊雲飛雖然相信他不會誣衊弘寬，但他也只是聽來的，也許所說之事實還有一點出入，而且齊雲飛覺得弘寬在那種情況下，絕無瞞騙自己的需要！那麼這其中到底誰說才是對的？

弘枯見他沉吟不語，問道：「你要問的都巳問畢？」

齊雲飛輕咳一聲，心中思索了一下才道：「假如兇手是相國寺裏的和尙，你認爲誰是嫌疑最大？」

弘枯道：「老漢巳離開這許多年，怎知道？」

這刹那，齊雲飛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問道：「貴寺有個專責蔵鐘的聾和尙，你該見過！」

「見過，但那時候他還未聾！」

「他懂不懂得武功？」

弘枯一怔，想了一下才道：「應該不會！」

「你猜測的，還是確實瞭解？」

「是前者，因爲他身子很差，練武的人，體質一般都較好！嗯，你看他走路也知道！」弘枯道：「此人有問題？」

「不，晚輩隨口問問而巳！」

「如果沒有別的事，你請吧！」弘枯道：「但是你應該記得……」

齊雲飛截口道：「記得守秘！」

×　×　×

齊雲飛返回朱家，見綠衣人立在牆後，齊雲飛心頭一動，問道：「閣下還在等我？」

綠衣人道：「當然，不然在此喝西北風？」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道：「閣下到底是友還是敵人？」

「綠衣人「噗嗤」一笑，笑聲與說話聲大不相同，齊雲飛一呆，不悅地道：「閣下因何失笑？」

「人家都說你聰明，我看你却是笨蛋一名！」綠衣人女兒態十足地道：「假如我是你的敵人，還會在這裏等你？早就在你背後插上一劍！」

齊雲飛笑道：「是極，在下的確笨蛋，連這點也想不到！但你既然是在下朋友，爲何不除下臉上的絲巾？」

「你猜我是誰？」

齊雲飛心中巳想了答案，却故意道：「在下在江湖上的朋友雖多，但却沒有女子……咳咳，恕在下不敢亂猜！」

綠衣人跺足道：「不算朋友，只是互相認識的！」

齊雲飛笑道：「在下還是猜不出來，不如請姑娘解下臉上的絲巾，讓在下觀賞一下！」

不料綠衣人冷哼一聲：「齊雲飛你好狂！」言畢轉身飛奔而去！

齊雲飛料不到她連這個玩笑也受不住，當場呆了一呆，竟忘記追下去，只脫口叫道：「柳姑娘別走！」但綠衣人早巳去遠！

齊雲飛跺足懊悔，暗怪自己失去良機，沒奈何只得循回路進入朱家，幸而一切無恙。

他到朱大收屋中躺下，一忽便進入夢鄉！這是他半個月來，睡得最沉的一夜，因爲他知道一直跟在馬車左右的那位神秘人，是友不是敵！

次日齊雲飛醒來時，朱大收巳出門，玉蓮則與朱家的婦女談話，她久居青樓，由于能賺錢又長得漂亮，至十二歲後便一直受人奉承，衣食住行，全是最好的，跟這種目不識丁的人談話，實是枯躁之至，只是不好意思老躭在房中，偏生齊雲飛今天又睡得日上三竿！

當她見到齊雲飛便忍不住道：「昨天晚上你去做賊，到天亮才睡？」

「到天將亮才睡，但却不是去做賊！」齊雲飛含笑問：「朱老伯哩？」

一個孩子說道：「爺爺一早就出了去了！」

齊雲飛伸了一個懶腰，道：「蓮妹你該高興，其實你爹娘見到你一定會比你更加高興！」

玉蓮喃喃地道：「希望老伯能找到家父母！」

朱大收回來時，是在午飯前，而且還帶了一個中年漢子來，玉蓮見他臉目醜陋，心中有點不悅，甚難想像他是自己的生

父。

齊雲飛笑說道：「辛苦老伯了，這位是……」

朱大收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雙成，你告訴這位小姑娘吧！」

那中年漢子道：「咱聽了大收叔的話後，幾個人琢磨了，估計你爹是雙嶺哥，他是排行第七的，而且應該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兒……」

「那你不是……」玉蓮暗中鬆了一口氣，忙又問：「我爹娘呢？」

「嫂子早巳過世了，雙嶺哥大前年害了癆症也去世了，咱是他的堂弟弟！」那中年漢子道：「姑娘算起來是咱的堂姪女！……啊，對啦，你還有一位弟弟，去年滿了孝，說呆在家裏沒什麼奔頭，出去闖啦！」

齊雲飛心頭一沉，轉頭望向玉蓮，不料玉蓮也正用淚眼望着他。這樣說，他倆這趟是白走了，他最麻煩的是該如何處置玉蓮？

半晌，齊雲飛才擠出一句話來：「他家在那裏？」

「他爹的病拖了很久，家裏的東西賣的賣，當的當，早清光。只剩下一爿破茅屋，臘月時下大雪，吃不住壓，塌了大半！」中年漢子認眞地道：「你們不相信的，咱就帶你去！」

朱大收道：「他沒有胡說，情況就是這樣！」

齊雲飛仍存了一個希望，問道：「也許你們弄錯了人，蓮妹她爹娘根本不是朱雙嶺！」

朱雙成道：「不是他還有誰？差不多情況的只有他一個人賣女兒，再說那小妞咱還抱過哩！」

齊雲飛指一指玉蓮，問道：「像不像她？」

朱雙成笑道：「姑娘十八變，怎看得出來……嗯，有啦，咱曾經聽七哥說過，那小妞左脚底有點痣，他說如果有七顆就好囉，叫做什麼脚踩七星的！」

齊雲飛轉頭望玉蓮，玉蓮點點頭，齊雲飛連最後的一絲希望都沒了，不由嘆了一口氣，道：「現在怎辦？」

朱大收也道：「不錯，老漢就想問問你們，如果要留下來的，屋子還未建好之前，就是在老漢這裏呆一段歲月，老漢最好商量！」

玉蓮脫口道：「我不住在這裏！」

朱大收道：「姑娘家住客棧可不方便啊！」

玉蓮道：「不，我是說不會在這裏呆下來！」

齊雲飛問道：「那你去何處？」

玉蓮淚水如決堤的黃河，洶湧而下，嗚咽地道：「你別管我……總之你走你的，我不會連累你的！」

朱雙成道：「賢姪女，你在這裏住下來，好歹也有幾個疏堂親戚照料你，到別地方去可人生路不熟……」

玉蓮不等他話說完，便一陣風衝了出去，齊雲飛料不到她有此一着，起初較慢，出了朱家，玉蓮巳跳上了馬車，解下韁繩，尖叫一聲，那對馬兒便拉着車跑起來了！

齊雲飛在後面急追，玉蓮瘋狂般揮鞭趕車，路人狼狽地閃避着，馬車很快便出了西城門，齊雲飛邊跑邊叫：「蓮妹，你莫催馬，有話好說？」

「還有什麼好說的？這馬車是我的，我想怎辦都沒人管得着！」

話雖如此，她終於撲進車廂裏哭了起來，任由馬兒跑着。

馬兒沒人催促便漸漸放緩，齊雲飛立即追上，輕輕一躍上車，把馬拉住。玉蓮道：「你來幹甚？」

齊雲飛道：「希望你明白，我還有事要辦，而且那是很危險的事，我不能帶你去！」

玉蓮淚流滿面，說道：「我沒叫你陪我！」

齊雲飛正容地道：「大丈夫做事要有始終，我不能隨便拋下你！」

「你準備如何安置我？」

「你到過老伯那裏吧，相信他會爲你安排一切？」

「不，我不去！」

齊雲飛苦笑道：「如此我便不知道如何安置你了！」

忽然有人說道：「我知道該如何安置她？」

話音一落，車上巳多了一個綠衣人，齊雲飛一怔，結巴地道：「你，你怎又來了？」

「你不歡迎麼？」綠衣人道：「你若不歡迎，我立卽離去！」

齊雲飛恢復了常態，哈哈笑道：「在下還怕請不到你哩！」

玉蓮見來了一個陌生人，連忙坐了起來，縮在車廂裏。

綠衣人道：「還不知你那蓮妹歡不歡迎？」

玉蓮怯生生地道：「這位……如何稱呼？」她連來者是男是女也不知道。

綠衣人道：「何不掀簾瞧瞧？」

玉蓮依言掀了車簾，綠衣人轉過頭來，扯下臉上的絲巾，露出一張沉魚落雁的花容玉貌來。玉蓮心頭一跳，暗道：「這女子爲何這般美麗？」

綠衣人道：「怡香十花之首，果然名不虛傳，眞是我見猶憐！」

玉蓮脫口道：「姑娘莫非是江南四大美人之一的柳三小姐？」

綠衣人臉上泛上一層紅雲：「是柳擷紅，至於什麼江南四大美人乃別人之戲稱，小妹不敢領受！」

「姑娘過謙！」

柳擷紅轉頭道：「連她都猜得出我來，偏你笨蛋！」

齊雲飛被她罵得心頭甜滋滋，笑嘻嘻地道：「我就是笨蛋，所以要請教你一件事！」

柳擷紅一愕，道：「什麼事？」

「你不是沒有辦法安置蓮妹麼？」

柳擷紅道：「辦法很簡單，就是要讓她跟着！」

齊雲飛幾乎跳了起來道：「這怎叫安置？」

「這怎不算安置？」柳擷紅拿過馬鞭虛打了一記，驅車前進。

（未完·七）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搗毀訓練營　窮追教練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林鈴、李敏夜間進入星光化工廠，準備搜索，忽然警鐘大鳴，卻給廠裏的人包圍起來，一排一排的子彈向他們射擊，司馬洛、林鈴被捉，李敏匿藏在車廂紙桶裏未被發現，二人都被送到一座荒廢的貨倉裏，司馬洛、林鈴被押入地窖裏由一人把守看管，李敏從桶裏逃出來，救了司馬洛、林鈴，將看管的人和收電報的人打倒，知道他們會派人來，三人便伺機等候，果然來的是關莉，她先打暗號，見沒有回答，便掉轉車頭就走，司馬洛乘摩托車先追出，林鈴、李敏也乘貨車追趕，並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莫先生堵截，關莉利用汽車失事走脫……

無論如何，藍夫人不是那種小孩子們認爲慈愛的老婆婆。假如有小孩子看見她，也許亦會敬而遠之，認爲還是不與她接近爲妙。

關莉在沉默了一陣之後說：「我是把一切都做壞了。也許，我巳經對妳沒有用處了！」

「我沒有這樣說。」藍夫人說道。

「也許。」關莉說：「我這個人也是應該殺掉滅口的！」

藍夫人忽然仰頭對天，哈哈大笑起來：「殺你滅口，用處也不大呀，莫先生那個組織是最難攪的，他們可以長期作戰，我們可以被他們消滅，但是我們不能夠消滅他這個組織，我們消滅了他一些人手，他就可以再增加一些人手，我們即使能夠把莫先生殺掉了，還是會有另一個莫先生出現。這比較消滅一個國家還要困難。妳要使一個國家不成爲妳的敵人，還可以設法換一個執政者，但是莫先生這個組織，把莫先生換掉了也還是一樣的，除非這個組織不存在，存在一天，就必然是我們的敵人。」

「而我把這個組織招惹到身上來了。」關莉說。

「即使妳不招惹上他們，」藍夫人說：「他們也是遲早都會惹我們的！」

她嘆一口氣。「唉，我的老骨頭，又在痛了！來吧，進來，妳替我按摩。」

她站起來，關莉則祇是坐在那裏看着她。

「怎麼了？」藍夫人說：「妳不要對我好了嗎？」

「好吧。」關莉也站起來。

她們兩個人一起進入屋內，藍夫人在睡房裏一張寬大的床上伏了下來，關莉則跪在旁邊，替她捏着背上的肌肉。

「呀，眞舒服！」藍夫人嘆息着說。

關莉這個女人非比尋常，她有着了不起的氣力，所以做起按摩這種工作來，是能夠勝任愉快的。

過了一會，藍夫人說：「關莉，爲什麼妳認爲我會殺妳滅口呢？」

「因爲我把事情做壞了。」關莉說。

「但是，妳是我的兒女呀。」藍夫人說。

關莉沒有做聲。

藍夫人說：「不錯，我不是生妳出來的，但是我是妳爸爸的妻子。」

「但妳嫁了別人！」關莉說。

「那是在他死了之後，」藍夫人說：「丈夫死了，我沒有權再嫁嗎？當他在生的時候，我是對他很好的，難道妳不記得嗎？」

「我太年幼了。」關莉說：「印象很模糊！」

「妳對妳親生的媽媽，印象當然更加模糊了。」藍夫人說道：「她還是在我之前的。」

「根本沒有印象，」關莉說：「她把我生下來之後就死掉了！」

「其實我一直喜歡妳的，」藍夫人說

：「但妳不接受我，妳爸爸去世之後，妳就走掉了！」

「妳又不是我親生媽媽，」關莉說：「我爸爸已經死掉了，就沒有什麼維繫着我們了。」

「但妳根本沒有母親，」藍夫人說：「我雖然不是親生的，但我也總算照顧過妳呀，妳不接受我，是因爲怕我不接受妳。但爲什麼要怕呢？爲什麼不問我呢？妳就從來沒有問過我。」

「那些都是過去了的事情了。」關莉說。

「雖然已經是過去的事情，」藍夫人說：「但那仍是事實，我們之間的關係，還是不比尋常，我從來沒有女兒，妳也從來沒有媽媽，爲什麼妳不能當我是媽媽呢？我也當妳是女兒呀！」

「在我做壞了事情之後？」關莉說。

「叫我一聲媽媽。」藍夫人說。

「媽媽！」關莉叫着，就哭了起來。

藍夫人轉過來，把她擁在懷中。

關莉哭了很久，後來，在她哭完了之後，藍夫人又說：「失敗也是成功，因爲使我們更接近。」

關莉迷惘地搖搖頭，對藍夫人說：「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假如在成功的時候我對妳表示好感，」藍夫人說：「那證明不了什麼的，妳會以爲，因爲妳有很高的利用價值時，我在奉承妳——尤其是在妳有了本領之後我才找回妳的——」

「我不會這樣想的。」關莉說。

但藍夫人還是繼續說下去：「現在，妳失敗了，我還是一樣愛惜妳，這才是最佳的證明，這就是所爲患難見眞情了！」

關莉又躲在她的懷中哭了起來。

每一個人都有弱點，而顯然這就是關莉的弱點了。她缺乏親情，這個弱點，和這種關係，則是司馬洛做夢都想不到的。

關莉平時顯得很硬，似乎她對感情方面是不需要的，其實這正是一種恐慌的表示，越是需要得不到，就越怕人知道她得不到，於是就裝出一個很硬的外殼來掩飾着。

無可否認，人都總是有這種需要的。

後來，關莉又幽幽地說：「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現實，現在，莫先生那個組織，還有司馬洛，都正在追查，我們怎樣應付呢？」

「不能力敵，就用智取了！」藍夫人說：「與他們硬碰是不智的，那我們就利用他們好了！」

×　×　×

司馬洛站在一片平坦的草原上，這裏一望無際，幾乎連遠山都看不見。他正在想，假如要他步行回去的話，那實在苦透了。

是一部汽車把他載來的，而車子放下他之後就開走了，從這裏開車到有人烟的地方並不難，但是要步行就的確是一件苦事。

他是來這裏會一個重要的人物的，這個人指定要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會面，一個他不會被圍捕的地方，他們決定了在這個地方。

這裏完全沒有埋伏的可能性。

不過，這個人怎麼來呢？司馬洛相信很可能是駕一部直升飛機來。

果然，他看見遠遠的天邊出現了一架直升機。

他正在等的人叫卡卡斯。

卡卡斯乃是關莉的敵人，至少，他是里昂先生的敵人。

司馬洛他們捉到了籃球健將哈利之後，知道哈利是里昂先生的人，而且里昂先生既然派人到哥馬拉山去把史比高及利炳炎博士消滅，那麼，他的敵人，顯然就是史比高的後台了。他們綜合了各方面的綫索之後，終於知道了里昂先生這個集團，是正在與一個叫「黑天鵝」的集團爲敵。

黑天鵝集團做的是國際走私軍火生意，而它的首腦就是卡卡斯。

如何利用卡卡斯？卡卡斯會不會供應有關里昂先生的情報呢？

又如何可以找到卡卡斯呢？

卡卡斯也是那種莫先生要對付的人，要得到卡卡斯的合作是並不容易的，而且卡卡斯也未必會睬他們。即使情形對他有利也未必會。這就等於賊人通常都是不願意與警察合作的情形相同。然而，當他們才剛剛查出了這一條綫路的時候，卡卡斯自己的電話却來了。

至少，是一個自稱爲卡卡斯的人，他要見面談談，他說這一談是會對司馬洛他們會有益處的。

司馬洛決定赴約，雖然林鈴和李敏則認爲這樣做是有危險性的。

但司馬洛所持的理由就是，即使這是關莉用以殺死他的詭計，殺死了他，收效亦不大，因爲關莉那些人的主要目的乃是殺死利炳炎博士而已，現在，利炳炎博士已經不能殺到了。

即使司馬洛死了，莫先生的整個組織還是會繼續傾力追捕關莉，關莉是沒有什麼得益的，到現在這個時候，關莉相信是不會再採取這一個步驟的了。

於是現在，司馬洛就站在這個地方，等着與卡卡斯見面，他担心卡卡斯不會來，那他就要在這裏晒上一天，還要步行回去。但現在，一架直升飛機飛來了。

這架直升機在他的頭上低低地掠過了一次，兜了一個圈子，又再度在他的頭上低低地掠過一次，再盤旋一圈，便在距離他不遠的草地上降落下來。

飛機的門打開了，駕駛飛機的人向司馬洛招招手，司馬洛便緩步跑過去。到了飛機的旁邊，他看見飛機的裏面祇有一個人，乃是一個大鬍子。

這個人就是卡卡斯。

卡卡斯是一個南美洲人，也許在直升機上是不適宜吸烟，不然的話，他的嘴巴裏就應該是啣着一根大雪茄了。

司馬洛到了飛機的前面，還是兩手向旁邊伸開着，以表示他是並沒有不軌企圖的。他問卡卡斯：「你要不要搜搜身？」

「不必了，上來吧！」卡卡斯在直升機的引擎聲中叫道。

這個人的作風，倒是比司馬洛預料中的爽快的。

司馬洛上了直升機，在他的旁邊坐着，直升機便又升空了。沒有地面把聲音反彈，直升機的引擎聲便沒有那麼刺耳了。

卡卡斯說：「假如你有槍，你現在就可以拿出來指着我了！」

「我沒有，」司馬洛說：「我們講好了我是不帶武器來的呀！」

「你不食言，那是最好的了，」卡卡斯說：「因爲，假如你做什麼古怪的話，吃虧的人就是你，我可以把這直升機炸掉，同歸於盡！」

「那你又如何逃生呢？」司馬洛問。

「我是說同歸於盡，」卡卡斯說：「你死，我也死！」

「怎麼？」司馬洛說：「原來你認爲你的性命祇是値那麼多而已？」

「是你估價太高而已，」卡卡斯說：「你以爲我是什麼？我不過是一個亡命之徒。」

「我喜歡與那些沒有自大狂的人談話，」司馬洛說：「看來這是一個你所沒有的毛病。很好，我們談些什麼呢？」

「我要談的，相信也是你要談的，」卡卡斯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里昂。」

「這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司馬洛說：「不過，談到合作的方面，條件我們還是需要仔細商量的。」

「不錯，」卡卡斯說：「不過我相信條件是不大的問題，因爲幾乎任何條件，我都願意接受了！」

「這不是太容易一點了嗎？」司馬洛說。

「表面上看來是的，」卡卡斯說：「但事實上我是走投無路，我需要你們的帮忙。」

「帮忙你甚麼呢？」司馬洛問。

「甚麼？」卡卡斯說：「這不是很簡單嗎？消滅里昂！」

「這之後呢？」司馬洛問。

卡卡斯嘆了一口氣：「所以我說，你是把我估計得太高了，我並不是一個什麼大人物，而祇是一個亡命之徒。你有興趣知道我爲什麼是一個不値什麼的亡命之徒嗎？」

「我很有興趣知道一切，」司馬洛說道：「不過，我們現在是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談，」卡卡斯說：「並不需要到什麼地方去，在空中談，這是最安全的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吧，爲什麼你是一個亡命之徒呢？」

「因爲，」卡卡斯說：「里昂把我打敗得很慘，你也有帮助他給我的其中一個最大的打擊，就是把史比高那班人消滅了。跟着他又把我的手下成批地消滅。他向我發動總攻擊，我措手不及，實力給他削去了大半，餘下來的，又有一大半看風駛帆，投奔他了，我的集團已經崩潰下來。我需要你們的合作。」

「假如要我們帮助你重組你的組織，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司馬洛說：「你的組織是我們反對的組織。」

「現在我祇是要對付里昂，」卡卡斯說：「對於重組我的組織，那是以後的事情，也許我會，也許我不會，假如不會，我也不要你們的帮助，我不想受你們的控制。」

「爲什麼里昂跟你這樣過不去呢？」司馬洛問。

「里昂跟我本來就是過不去的，」卡卡斯說：「我們都是做軍火的生意，他不想我爭奪市場，他認爲這生意是他先做的，我這是侵佔他的權益。」

「你們沒有合作的可能？」司馬問。

「即使里昂信任我，」卡卡斯說：「我也不肯信任他，我也很奇怪，爲什麼會有那許多人肯信任他而爲他做事，那是沒有好結果的，其實我並不是要與他鬥，是他一直想消滅我。我爲了保護自己，就不能與不他鬥了。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不能合作。」

「是什麼理由呢？」司馬洛問。

「這是原則的問題。」卡卡斯說：一他支持恐怖活動，我則不喜歡這個，我祇要賺錢罷了。」

「你賣的是軍火。」司馬洛說：「這些是殺人的武器，有很大區別嗎？」

「我的軍火是賣給那些要打仗的人，」卡卡斯說：「這生意我沒有做，一樣會有別人做。那些人即使得不到武器，也是會拿木棍去打的了，而且，軍火不是我生產的。要怪，就去怪那些生產軍火的人好了，我祇是做中間批發，我不做，他們也是一樣會另找人做，替他們把他們的軍火推銷出去的。我並不鼓勵那些本來和平的人打仗。里昂則是不同的，這兩撮人本來已經不和了，他就派人去這邊放個炸彈，又到另一邊放個炸彈，那邊以爲是這邊踩過來，這邊以爲那邊報復，便打起來了，他們一打，就需要買軍火。也許里昂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認爲市場是他製造出來的，生意由我來做，就不公平。」

「你的辯護雖然也有點道理，但是我也不盡同意，」司馬洛說：「不過我們現在也並不是對你進行審判。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要把利炳炎捉住嗎？」

「我認爲利炳炎博士可以替我發一筆大財，」卡卡斯說：「他研究的是一種可以準確地探測炸彈的儀器，是嗎？這個可以賣得很高價錢，而且亦不愁沒有市場，爲什麼里昂要派人殺掉利炳炎博士，而不是把他捉起來呢？就是因爲他不想利炳炎博士活着，利炳炎博士的發明對他是沒有用處的，祇有破壞。他養着那許多恐怖份子，而恐怖份子最擅長放炸彈，假如他們放的炸彈都是很容易就被探測出來的，那就等於是使他們少掉了一條手臂了。而你，也幾乎帮了里昂一個大忙，把利炳炎博士消滅了，那他這件發明品就不會存在於世間了！」

「你不能怪我的，」司馬洛說：「你所用的人乃是史比高，史比高這一種人，一聽他的名字，我就不會相信他做的會是什麼好事，叫我去對付史比高，我是一定接受，也一定上當的。」

「我用人有時不能太選擇，」卡卡斯說：「有本領的人，大多數都是有缺點的，即使有些國家的情報組織，亦是一樣會利用史比高那一類人呀！」

「唔，」司馬洛說：「總之你現在就祇是想報復？」

「我不是報復！」卡卡斯說：「我是爲了生活，這不是生意上的競爭，祇是鬥

到對方的店子關了門就算數，這是還要鬥到死的，我若不消滅他，就是他來消滅我了。」

「那你祇要告訴我里昂在什麼地方就行了。」司馬洛說：「你沒有能力對付他，我有！」

「我不知道里昂在什麼地方。」卡卡斯說。

「那麼關莉呢？」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她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卡卡斯說：「我現在的處境不大好，我的情報網已不大可靠，我還得提防我的手下會爲別人做奸細。」

司馬洛沒好氣地瞪他一眼：「你現在究竟算是對我訴苦還是怎麼的呢？」

「怎麼了？」卡卡斯說：「難道你不明白他們這些人是怎樣的嗎？這些人，可以躲的地方很多，我們無法肯定他們是躲在哪一個地方，亦不能到他們的每一個地方去守着，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的地方一個一個全部消滅掉！我卡卡斯可以帶領你們去一個一個消滅！」

「希望碰到他們是正在其中一個地方嗎？」司馬洛問。

「這是其一，」卡卡斯說：「另一個目的就是，當他們的實力也被削弱到七七八八的時候，他們就會冒出頭來，或者被他們自己的人出賣。」

「這是他們的辦法？」司馬洛說。

「正是，」卡卡斯說道：「這也正是他們正在用以對付我的辦法。但是，對付他們這種人，不也是最適宜用這樣的辦法嗎？」

「唔，」司馬洛說：「這是可以考慮的。」

「你考慮得久一些，我的損失就多一些！」卡卡斯說。

就在此時，司馬洛聽到下面傳來爆炸的聲音，他低頭望下去，發覺他們此時已經是飛在海面的上空了，而在下面的海面上，有一艘巨大的遊艇剛剛爆炸了，火舌正冲天而起，整艘遊艇都着火了。

「這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

「一艘遊艇爆炸了！」卡卡斯說。

「我知道這是一艘遊艇爆炸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但是，這是你幹的事情嗎？」

「我不會幹這種事的，」卡卡斯說：「尤其是，這是我的遊艇！」

「你的？」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

「我的飛機就是從這遊艇上起飛的，」卡卡斯說：「現在却降不回下去了，遊艇是我的最後一個據點，我還以爲在海上會是安全的，但是顯然並不。也許，幸而我是升上了天空，否則的話，我現在也要沒命了！」

他苦笑着，駕着直升飛機在空中盤旋着，觀察着下面的情況。

遊艇很快就沉沒了下去了，海面並沒有生還的人，他們就是想救，亦是救無可救。

他們看不到空中的飛機，亦沒有看見附近的海面上有任何船隻，看來遊艇並不是受到襲擊的。

「哼，」卡卡斯說：「人算不如天算，有人在我的遊艇上放了計時炸彈。多謝你，司馬洛，你救了我的命。假如我不是來會你，我就不會從遊艇上飛起來了！」

「知道是誰幹的嗎？」司馬洛問。

「我的最後一批手下，」卡卡斯冷笑道：「我還以爲他們是忠心的，但是顯然其中亦有了里昂派來的奸細。」

「奸細會把自己也炸掉嗎？」司馬洛問。

「當然不會，」卡卡斯說：「找個藉口，不肯隨船出海的人，就是放炸彈的奸細！現在，我已經沒地方好去了。我祇好爲你們工作。你認爲我的提議如何？把老鼠洞都掃掉，老鼠自然就要逃出來了。」

「這是值得考慮的。」司馬洛說。

「我們要去很多的地方，」卡卡斯說：「也要去很遠的地方。」

「這是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起碼，在旅費的方面，我們的組織就用不着担心！」

× × ×

三天之後，司馬洛與卡卡斯已經實行這個掃蕩的計劃了。他與卡卡斯及林鈴與李敏一起行動，夜間四個人沿着一片險峻的山坡爬上去。

卡卡斯是一個强壯的人，是相當喜愛運動的，身體保持良好狀態，因此他對這件事情，做起來毫不感到困難。

司馬洛亦是一樣。至於林鈴和李敏，她們年輕而身手靈活，又武技高强，當然亦同樣是毫無問題的。

他們小心爬着。

在這山坡的頂上，就是他們要找的第一夥人躲藏着的地方了。

他們不能從山的正面去，因爲那邊有路通上去，而山上的人遠遠就可以看到。從後面上去，就可以攻其無備，因爲後面是沒有防守的。

事實上，這上面的人也不大注重防守，而是注重秘密而已。

這裏是一個秘密的兇手訓練營，兇手在這裏受訓，訓練好了之後就派出去應用。這些兇手是可能被捉到的，而當他們被捉到了之後，他們就可能招供出訓練營的所在。

因此，一個訓練營不會用兩次，訓練好一批兇手之後就放棄了。

他們不認爲他們會受到攻擊，由於營中並沒有可搶的財物，因此他們就不注重防守了。

「這邊，」司馬洛揮着手，低聲說：「我看從這裏爬上去，再抛上去一隻鈎子，抓住那塊石頭，沿繩爬上去，就可以少走許多路，我先上去，你們祇要爬繩子上來就可以了。」

忽然，李敏尖叫一聲，跟着就是「啪」是一聲掌摑聲。

「老天！」卡卡斯說道：「妳打人眞痛！」

司馬洛回頭，看見卡卡斯正摸着自己的一邊臉頰，那裏顯然是給摑了一掌。因爲摑得痛，卡卡斯連講話也變得含糊不清了。

李敏正叉着腰指着卡卡斯，罵着：「你敢再這樣做，我就把你的手割下來！」

「什麼事？」司馬洛問。

卡卡斯聳聳肩：「女孩子不能這樣凶

，女人是要男人追求的呀，假如每一個追求妳的男人妳都是這樣對付——」

「即使世界上祇死剩你一個男人，我也不會考慮你的，」李敏說：「清楚了沒有？」

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卡卡斯，請你規矩些好嗎？我們是到這裏來工作的！」

他相信卡卡斯一定是對李敏毛手毛脚，在她的屁股摸了一下之類。

卡卡斯在這種事情的方面是很隨便的，而相反地，李敏在這種事情則是很不隨便，林鈴亦是的。卡卡斯向他們動手動脚，却是找錯了對象。

「我不過是喜歡她罷了。」卡卡斯說：「我喜歡美麗的小姑娘！」

「別來這一套，」司馬洛說：「你再這樣，我們就很難合作下去了！」

「你這是窮心未盡，色心又起！」李敏不屑地說。

「好吧，好吧。」卡卡斯說：「我道歉，我保證不會這樣做了。現在我們上去好嗎？讓我先行好了！」

他把司馬洛的繩子接過來，照着司馬洛所提出的計劃，沿着山坡爬上去，爬到了差不多的高度的時候，就把一隻鈎子一抛上去。

那是一隻爬山用的三叉鈎子，一抛上去，就穩固地鈎住了上面那崖頂。他把繩子全部放下去了，自己則沿着繩子再向上爬，便到達了崖頂上。

司馬洛及林鈴與李敏三個人，亦是跟着他爬了上去。那裏的崖頂，果然是沒有人守衞着的。

卡卡斯在一塊大石的後面伏下來，用望遠鏡向前頭張望一下，說：「就在那邊了！」

他們可以看到，遠遠的低地上有幾間屋子。那是一條被棄置了的小荒村，本來應該是沒有人的，但卡卡斯說這裏成爲了一座訓練營，現在就要看看，卡卡斯所講的是不是準確的了。

卡卡斯帶他們到來的這個國家，並不是莫先生那個組織的勢力可以達到的國家。有些國家爲了自己的利益，正在做一些不能見光的事，他們就不會肯與莫先生這樣的組織合作了。這一類人，通常也是要躲在這樣的國家裏受訓的。

由於情況特殊，不能與有關方面合作圍獵，他們就祇有偷偷摸摸地到來行事。因此，他們現在也是像做賊差不多，本身也是相當的危險性的。

他們看清楚了那條小村子，果然看到其中是有些燈光的。

起碼，這條本來應該是沒有人在的村子裏有人在着，現在，就祇要看看，這些是否他們要找的人，抑或祇是一些無辜的人而已。

他們每走一段路，就用望遠鏡看清楚一些。

後來，在相當接近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全副武裝的人從其中一間屋子裏走出來。

全副武裝，那是說，他的身上有三把槍，手上拿着一把長的卡賓槍，腰間插着兩把短槍，肩上還掛着一條皮帶，皮帶上是一夾一夾的子彈夾，他的兩條小腿上亦每腿都縛了一隻皮袋，皮袋裏插着一把飛刀。

現在的世界上，很少會有機會看到身上有如此多的武器的人的。

這個人一出來就機警地四面望着，作懷疑狀，似乎正在找尋什麼。

李敏說：「他好像發現了我們。」

「不，」卡卡斯說：「假如他發現了我們，他就不會一個人出來了。他們會全部都一起來。不，這個人祇是出來練習罷了！」

「他樣子是威武的，」李敏不屑地說：「不過不知道中看之外又是否中吃。」

「不會太好，」卡卡斯說：「不過，既然他是在這裏受訓練的，他一定也不會太差的。」

「認得他是誰嗎？」司馬洛問道。照他自己的記憶，這個人並不是一個通緝犯之類，亦不是莫先生那個組織的記錄上有的。

「我不認識，」卡卡斯說：「不過，他不是教官，既然是受訓的，大概也祇是無名小卒罷了！」

這時，他們忽然注意到再遠一些的荒野中有一個人正在奔走。望遠鏡使他們看到，這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把蔗田中用的大刀。這個人則不像是受訓的人，而像是一個貧窮的農民。

那個全副武裝的人立刻開步向這個農民追去，而那個農民恐怖地尖叫起來：「救命！救命！」

「老天！」卡卡斯說：「他們是用活人做訓練。這傢伙要出去獵殺那個農民，爭取殺人經驗！」

林鈴等三人起先亦不知道是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現在經卡卡斯這樣一講，也就明白了，知道這件事情是眞的。他們都憤怒得血脈沸騰了。

「豈有此理！」李敏叫道：「我要把這傢伙殺掉！」

「你看，」卡卡斯說道：「我早已告訴你們是這樣的，這種人難道還可以對他們說教嗎？世界上有些人，就是無可救藥的！」

司馬洛現在亦是不能不同意卡卡斯的看法了。司馬洛說：「殺他，但是讓他先走得遠一些，不要在屋子旁邊，以免打草驚蛇！」

那個全副武裝的人，此時就開始向山坡下走去，從容不逼地去追捕那個農人。

雖然那個農人也是手中有一把大刀，但是與這人身上的任何一件武器對抗，都是太弱了。這果然就像狩獵猛獸似的。

表面上，猛獸是兇殘的，然而獵人携帶的武器實在太厲害了。這個人，可以用任何一種他所選的方式去殺死那個農夫。

他們從望遠鏡中可以看到，那個全副武裝的人乃是一個年紀相當輕的人，眞可惜，年紀還這樣輕，心腸就已經是這樣壞了。

他們現在是用槍上的望遠瞄準鏡看這個人了。這個人必須制止，而制止他唯一方法就是把他殺掉，總不能就這樣看着那個無辜的農夫犧牲掉的。

那個人開始向山坡下跑去，跑了一段路之後，他便停了下來，在一塊大石的後

面跪下，擧起他的長槍，擱在石上，眼睛湊到望遠瞄準鏡上，向那個農夫瞄準。

他也是有着司馬洛他們所用的那種長距離步槍。

李敏說：「他要把那人射殺了！」

「讓我來殺他！」卡卡斯說。

卡卡斯放了兩槍。他的槍上有滅音器，槍聲是並不響的，然而射中那個人時，却響得出乎意料之外。

因爲，那人「隆」的一聲爆炸了，整個人都不見了，祇剩下他身邊那塊大石，給爆炸力推得滾了幾滾，才停下來。

「他身上原來還有炸彈！」卡卡斯說：「剛好給我射中了！」

這一爆炸，就使秘密守不住了。

那些屋子裏忽然跑出來了六七個人，都是差不多打扮，全副武裝的。

這些人此時還未能够肯定他們那個同伴被人射中的。事實上，他們可能還以爲是那個人不小心，把自己身上的炸彈弄爆了。

「別等了！」卡卡斯說：「對付他們，射他們身上的炸彈！」

他們大致可以猜到，那些人的身上，東在近着腋下的一隻皮袋的裏面就收藏着炸彈的。他們雖然未有預先排練過，但是大家都是好手，所以還是合作得很好，每人找一個目標射擊，屋外有三個人差不多同時爆炸了，而這些爆炸震得附近並未中槍的人身上的炸彈亦爆炸了起來。

司馬洛則是向一個出現在屋子的窗口的人射擊。

這個人在屋內爆炸，屋子立卽坍倒了一半。

然後就是靜止。

跟着，有一個人從其中一間屋子裏衝出來。這個人則是沒有武裝的，在他後面亦有二個人追出來，乃是兩個打扮襤褸的農人。

他們追上了那個人，那個人轉身與他們相打，打倒了一個，但是另一個撲到他的背上，把他緊緊地抱着。倒下的一個又再跳起來。

司馬洛他們看着這個農人用雙手握住那人的喉嚨，把那人揑到舌頭伸了出來，氣絕爲止。這兩個農人顯然是給捉來做獵物的，自知會遭遇什麼命運，現在有機會反抗了，就恨極而這樣做。

「幹得好！」李敏說。

「沒有人制止他們，看來就祇有這一些野獸了！」卡卡斯說。

「但是那兩個敎官呢？怎麼沒有看見他們出現呀！」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馬達聲響了起來，這乃是摩托車的馬達聲。他們知道有人要逃了。於是，四個人立刻分散，分四路奔向那些屋子。

他們衝入了一間屋子。

那裏面東西放着而沒有人，有許多各種的武器及健身的設備等等。

卡卡斯又在外面開槍，一面叫道：「媽的，很難射中！」

他所指的乃是那一個駕駛摩托車而逃去了的人。他們的摩托車開得很快，而且沿途有不少林木及石頭阻擋着，所以要射中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司馬洛則是在那些屋外轉來轉去，叫道：「豈有此理，這裏車子也沒有留下一部！」

林鈴在屋中對他叫道：「讓我們來追好了！」

她與李敏，就從那一間屋子裏滑了出來。

原來她們的脚上已經穿上了滾軸溜冰鞋，是那種硬塑膠製造的。她們在屋中找到，就穿上了。這可能是那些人用以訓練的工具之一，但總之是用得着的，穿上了總比跑步快一些。

她們並且從屋中帶走了兩挺卡賓槍，這東西是可以單發射擊，亦可以當作機關槍用，而一連串地掃射的。

「小心點呀！」司馬洛叫着。

她們已經在司馬洛的面前一閃掠過，而直往山下滑去。

這東西是輪子特大的一種模型，與普通小輪子的比較起來，滑行的速度是快得多了，不過仍然是不能够與摩托車比較的，尤其是摩托車已先她們走了一段路。

不過還好，一直都是下坡的路，假如是要向上爬的話，那滾軸溜冰鞋就是根本沒有用處了。

兩個女郎盡量快捷，也盡可能走捷徑而向山下衝去。

有時，到了路是蜿蜒地轉彎的地方，她們就索性飛身一躍，而飛越了過去，走直綫，這樣，就可以節省了不少時間。

追上雖然是希望甚微，但是她們手中有槍。

不時，她們會向那遙遠的兩部摩托車一陣掃射。

後來，那山路彎得更加險惡，乃是沿着崖邊而築的，稍有差池，就會滑離路面，而直墮崖下。在這樣的路上，那兩部摩托車就大大吃虧了，不得不慢下來，因爲假如墮崖的話，就沒命逃了。

林鈴和李敏，則是仍可以發揮最高的速度，因爲她們的身手很靈活。

到了一處，林鈴叫道：「停！」

李敏也明白她的意思，而停下來。

前頭，那兩部摩托車已轉了一個彎，而給山崖遮住了。但是，面前的一段路，她們則可以看到的。這樣曲折的路，假如沿路而走，路就很長，但是這個轉彎處，與前頭那段看得見的路面的直綫距離則是並不遠的。

林鈴與李敏就是在這裏停下來，用槍對着前頭那段路面，等着。

果然，很快，前頭那兩部摩托車又出現了。

林鈴與李敏立卽開槍，但她們並不是向摩托車追着射擊，而祇是對着他們前頭的必經之路的一點上一連串地發射。

那些車子是一定要經過那裏的，而在一經過的時候，就很容易會被射中了。

果然，那兩部摩托車到達了她們密集射擊的地方，都中了彈。其中一部失去控制的，一飛便飛出了路邊之外，而另一部則撞着崖壁上。

飛出了路邊的一部直向崖下墮去，墮進了一條湍急的河流中，人車已經分離，車子沉下了水底，人則是被急流帶走了。

上面撞了的那一部，車上的人則是跌

倒在地上，不能够動。林鈴與李敏的計劃成功，便又再踏着滾軸溜冰鞋趕路，趕到了這人的身邊。

她們發現這人已經沒有抵抗能力。這人是猛撞了一下而致肩部受了傷，看來是肩骨脫了臼，正在痛苦地呻吟着。這乃是一個金色頭髮的歐洲人。

李敏冷笑着，一執執住他的手臂，就把他拉了起身。

「不要，」這人痛苦地尖叫起來，這是由於肩骨脫了臼，一動就會牽連，而引起很高度的痛苦。

「你不想痛，你就要快些招供！」李敏說。

「我——我就是甚麼都不知道的呀！」這人說。

「別說謊了，」林鈴說：「你是敎官之一。你的學生們也許是不知道多少的，但是你一定知道！」

那人不做聲了。李敏則開了無綫電通話器與司馬洛及卡卡斯聯絡，說道：「我們捉到了一個！」

卡卡斯的聲音說：「還有一個呢？」

「掉到河中去了！」李敏說。

「是死掉了嗎？」卡卡斯說。

「我怎麼知道，」李敏說：「我又沒有掉進河裏！」

「假如逃掉了，那是不大好的！」卡卡斯說。

「這也沒有辦法呀！」李敏說。

「我祇是這樣講講罷了，」卡卡斯說：「並不是怪你。如有冒犯了，那眞是對不起！」

「好了，不要吵了，」司馬洛的聲音插進來說：「把這人帶上來吧，我們要走了！」

他們是爬山上來的，並沒有帶來任何交通工具，而這山上又沒有車子可以給他們取用的，似乎走得並不容易。不過，他們是早已有計劃的。他們立卽用無綫電通知了此地的接應人，一架直升飛機便派來了。

他們不能乘直升飛機來，是因爲這裏的人可能開火而把直升飛機擊落，但是現在，他們在此已控制了大局，就不怕了，直升飛機可以安全降落。

林鈴與李敏捉到這個金髮敎官的地方是在崖邊的山路，那裏是不能容直升機降落的，因爲地方狹窄，直升飛機的螺旋槳可能會打着崖邊，因此，她們就要步行着把那人押回上面去。

司馬洛他們已經在山上那些屋子裏搜索過了，除了武器之外，並沒有甚麼發現，因爲這種地方，應該是不會有甚麼文件留下來的。

他們的目的，也不是要找到甚麼文件，祇是要來捉人，和毀滅那些沒有用處的人，現在目的已經達到了，任務已經完成了。

他們把那些被抓來的農人打發走，然後乘直升飛機離去了。一件任務，已經完成了。

他們的直升飛機迅速飛走，飛過了邊境，便到達了安全的地方，而那個敎官是已經落在他們的手中。這個敎官，是會對他們有所招供的。

而他們乘直升機走掉了之後，那個墮下了河中的另一敎官，亦給河水冲到了很遠的地方，這個人很幸運，他並沒有因爲這樣一跌下去便死掉，他是仍然活着的，祇不過已經遍體鱗傷了，由於在漂流的中途，他不時會撞到河中間的石頭上。不過最後，他還是安全地爬上了岸上。

那裏是農村地方，都是貧窮的地方，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擁有一部殘舊的貨車的農家，而在他的槍嘴的威脅之下，那個農人便開着車子把他送進了市區。

× × ×

第二天，關莉又在藍夫人的屋子的陽台上與藍夫人談話。

關莉一直住在這個地方，沒有離開過。藍夫人也是沒有離開的，不過她經常有長途電話及無綫電與外間聯絡，因此她對外面的情形是仍然清楚的。

她們兩個人正在呷着檸檬茶，這一次不是看着黃昏日落，而是正在受着正午炎陽的間接照射。

藍夫人說道：「我們其中一個訓練營，被這個司馬洛破壞了，還有這兩個女孩子。」

「那是林鈴與李敏。」關莉也知道有這兩個難攪的女郎的。

「現在，」藍夫人說：「司馬洛他們，顯然是正在採取強硬的手段。他們是用殺傷政策，把我們的實力削弱，把我們的人殺掉，我們的實力就削弱了。這是嚴重的情形。他們會繼續這樣做的，而我們又很難知道，他們下一步會向甚麼要害地方進攻！」

「他們怎麼會知道得那麼多呢？」關莉忙問道：「本來他們祇知道得很少而已，但是忽然之間，他們又是知道得那麼多了！」

「那都是卡卡斯的不好。」藍夫人說：「卡卡斯知道得太多，太多了。本來卡卡斯是應該死掉的。」

「其實，」關莉說：「妳爲甚麼一定要做這種事情呢？妳又不是沒有錢，其實，妳是可以甚麼都不管，安安逸逸地過日子的呀！」

「妳是說要我坐在這裏等死嗎？」藍夫人勃然地說。

「不，不是這意思，」關莉說：「我的意思是——」

「這些事情，」藍夫人說：「妳是替我做的。妳不要敎我做什麼。妳不想做，妳就告訴我好了。」

「不，」關莉說道：「我是會繼續做的！」

「那妳要替我去殺一個人。」藍夫人說。

「司馬洛？」關莉問。

藍夫人搖搖頭說：「不，不是司馬洛！妳已經企圖過兩次，都是失敗了。有些事情，是再接再厲，終於會成功的，但是也有些事情，假如一個人做了兩次都失敗的話，就不適宜再去嚐試第三次！」

「司馬洛這個人是很難攪的，」關莉說：「不過——」

「暫時別管他吧，」藍夫人說：「我要妳殺的，乃是另一個人！」

「是誰呢？」關莉問。

「在出動之前，」藍夫人說：「我要妳先和另一個人見面。我已經替妳請來了一位敎練，妳需要接受一些訓練！」

「我不需要訓練！」關莉勃然地說：「我還有資格訓練人呢！」

「是嗎？」藍夫人說：「那妳認爲這屋子有幾個人呢？」

「有兩個，」關莉說道：「就是我和妳！」

「假如我告訴妳，」藍夫人說：「已經另外有一個人在呢？」

「我不相信！」關莉搖着頭說。

她才剛剛這樣說的時候，那露台的篷頂的邊緣就有一個黑色幪面人的頭顱倒垂下來。

這使關莉大吃一驚，由於手上沒有武器，她便把手上拿着的杯子一擲擲去。那幪面人的頭一閃，又上去了，而杯子亦被他沒收了。

這有一部份乃是因爲關莉那隻杯子擲得準，正正擲中這個人的頭顱所在的地方。這個人的頭一縮縮了回去，伸手一接，便可以把杯子接去，他的手用不着伸到很遠。

關莉狠狠地一跳起來，一個跟斗翻進了屋內，幾秒鐘之後便從睡房穿過窗子躍了出去，這時，她的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她跳進房間裏，就是去拿槍的。

她再繞回前面的陽台時，看見那個幪面怪客已經坐了她的位子，她忙用手中的槍對着那人。

藍夫人揮揮手說：「用不着大驚小怪，這不是敵人。這就是我爲妳請回來的敎師。」

關莉仍然不服氣，說：「他能敎我什麼？」

那人說：「妳會的事情，我未必會，但是，有一些我會的事情，妳也是未必會的，因此，我們來交換一下我們的所知，也是會有好處的。」

關莉聽到這個人講話的時候有某一種濃重的口音。她詫異地說道：「你是日本人？」

「是的！」藍夫人說：「這是田中先生！田中先生還是忍者。」

忍者是古代的日本殺手，擅長用詭秘的方式殺人，來無踪去無跡，怪不得剛才伏在這露台的頂上關莉也不察覺了。

假如是普通人躲在那上面，就難免會把篷頂壓到發出一些輕微的聲音了。

關莉又說道：「我不知道你們是存在的！」

「就是不知道最好，」田中說：「揚名是我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我們重視守秘密，也就是因此，我們究竟是不是還存在，也不是很多人知道。」

「今日忍者仍然是一樣的，」藍夫人說：「他們還是以殺人爲職業，我認爲是值得妳學習一下的！」

對這一點，關莉倒是並不反對的。因爲她也知道這是事實。她點點頭說：「好吧，讓我們來談談。」

田中把面罩解了下來。

× × ×

第二天晚上，關莉就與田中一起出現在一間屋子的外面。那是一間郊外的紅磚屋子，不很大而修築得很雅潔美觀，雖然是磚屋，却不是那種窮人家所住的磚屋。

這屋子的外面沒有花園，不過却有一片平坦的草地，一個人要偷偷摸摸到達屋子，還是不容易的，首先得現身在空處。

關莉從地上拾起一塊石頭，掏出一張摺住的紙，把石頭包裹起來，然後連同那張紙向屋子一丟丟過去。她是在草地的邊緣，距離還是相當遠的，然而她的手勁够强，亦丟得相當準，那石頭擊中了二樓的一隻窗子，把玻璃打破而飛進了窗內。

窗內雖然是靜而黑暗的，但是窗子一破，發出「嗆啷」一聲，就馬上有拿着槍的人出現在其他的幾個窗前。

他們一眼看見丟進來的是石頭，就立刻要找到擲石的人，假如看到，說不定會開槍射擊。

但是，關莉已經不見了。她與那個忍者田中，早已迅速隱沒在黑暗中。田中果然已經敎了關莉一些本領，例如失踪得很快。

其實他們祇是伏在黑暗之中，一動也不動，而他們的衣服與那黑暗混成一片，看上去就是完全不見了，因此屋中的人就以爲擲石的人是已經走了。

他們從四面的窗子望出去，都看不到人。

屋中一度房門打開了，一個頭髮花白，上唇蓄有小鬚的中年人出現，問道：「什麼事？」

這中年人顯然是一個頗有勢力，也相當重要的人物，否則，他的手下就不會有許多個武裝的保鑣了。

「老板，有人把一塊石頭丟了進來！」其中一個保鑣向這個中年人指出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簡直是有意搗亂！」另一個說。

「會不會是進攻的先兆？」另一個問，「或者，祇是一個頑童的所爲？」

「頑童不會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來向我們搗亂的，」那個白髮的中年人指出。「至於進攻，爲什麼不擲進來一枚炸彈呢？那石頭交給我看看。你們沒有看見石頭的外面是包裹着一張紙的嗎？假如我沒有猜錯，這應該是一塊告密的石頭。」

這個中年人果然是沒有猜錯的，那石頭上包着的一張紙上是有字的。

做這件事的人並不是爲了要把石頭擲進來，而實在是爲了要把一張紙擲進來。單單一張紙是擲不進來的，要裹着一塊石頭才行。

這個中年人在燈下把這張紙展開來。細看一下，他可以看到，這紙上寫的字乃是：「有人要殺死你！」

用一種奇怪的顏色的墨水所寫的。也許是一種毡筆。近來的人喜歡用那種毡筆寫字。而這種筆的古怪顏色種類也是特別多。這字條亦沒有署名。

「唔，」這個中年人冷笑：「警告我說有人要殺我，眞多謝了。但是，是誰要殺我呢？什麼時候？」

「這不是新聞，」其中一個保鑣說：「老板有敵人，敵人想把老板置諸死地，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意情，但是老板的鴻福使敵人的詭計不能實行，這樣通知我們有什麼用呢？」

另一個保鑣也把那張紙拿過來，摸索着，研究一番，迷惑地搖着頭：「我認爲一定是頑童幹的事情。通知我們，這應該是善意的，既然要通知我們，難道就連電話不會打一個嗎？打個電話來又容易，又可以講得淸楚！」

「我還是不認爲這是頑童的所爲，」那中年人說：「我也不認爲這是友善的告密。這是心理戰術，使我們疑神疑鬼，睡也睡得不安寧。」他忽然仰頭哈哈笑起來：「這樣也有用處嗎？這種把戲，我們也有得出賣了！我們不是也這樣做過嗎？先把敵人嚇得慌張無措，然後才去動手！」

「是呀，」他的一個手下說：「豈有此理，這簡直是在孔聖廟門前賣文章，當我們是什麼人？小孩子嗎？」

但是，這並不是值得取笑的把戲，而是一個他們做夢也猜不到的精妙而又狠毒的詭計。

那個中年人再伸手去拿那張紙，他那個手下便放手，然而他却拿不住這張紙，他的手指是硬直的，不能屈曲，那張紙跌到了地上。

那個手下彎下身去拾，然而他的手指亦是不能屈曲。他的手好像一隻鏟子似的，硬直地插在那張紙上。

「我……我的手！」那個中年人慌張地叫起來，企圖兩手互搓，使那痲痹消失，然而手却已不大聽話了，他是想兩手互搓，但是可以做到的則祇是使兩手互撞而已。

而且不但他有這種情形，每一個人都是有這種情形。

他們都慌張地弄着自己的手，然而越弄就越糟，不但手指痲痹，連手臂亦開始痲痹，而提不起來了。

那痲痹是一直向上伸展的。

「這紙上……有毒藥。」中年人恐怖地說：「我們……都摸過……」

「不……會吧？」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解釋？這就是把紙拋進來的目的！」

「救命，得快打電話找醫生……」

「這樣的手，怎麼打電話……」那中年人說着時，就在地上一倒了下來。

他的手下慌忙上面去救，但是自身難保，一上前彎身，便自己也仆倒下來了。

跟着，其他的人的情形亦是一樣的。他們全部都碰過了那張紙，也全部都感到痲木，而倒了下來。

他們倒在地上，抽搐着，掙扎着，沒有一個有能力打電話找醫生或者求救。

那中年人痛苦地喘着氣說：「我們……上當了……但是……誰幹的呢？」

他沒有得到答案，他的手下們都不能够回答這個問題，而他自己亦是無從猜測的。

他永遠不會知道答案了，因爲他說完這話之後就已經死掉了。

不錯，他們就是給那張紙上的藥毒死的。這就是日本忍者的殺人奇技之一種，他們有很多秘密的毒藥，成份外人不知道，亦沒有解毒劑。那紙上的就是這樣一種神秘的毒藥，摸過就會滲入皮膚內。關莉拿着時，手上則是戴了手套的。

他們幾個人都死了，那張紙亦靜靜地擱在地上，不過亦存在得不久。在一小時之後，那張紙已經變得很薄，好像變成透明似的。

再幾分鐘之後，這張紙就不見了。已經化掉了。這紙上除了有毒藥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化學物品，可以使它在若干時間之後便化掉。

那地上就祇剩下了一塊石頭。

石頭是沒有毒的，後來到來調查的人，也是完全無法知道曾經有這樣一張紙存在過。

關莉學會了這樣一種本領，她的殺人技術是更爲了得了。

× × ×

兩天之後，在那座海邊別墅中，藍夫人正坐在露台上喝茶，顯得很悠閒。

空中有一種「達達」的聲音自遠而近，她抬頭看看，可以看到有一架直升機正在飛來。

她毫無所動，還是在喝着她的茶。

那架直升機在空中盤旋了兩圈，便在沙灘上降落下來。飛機上下來了一個禿頭的中年人，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鏡，看來斯斯文文的，好像是一個很怕事的小商人。

但是他的眞正身份，則是剛剛好與他的外表相反的。他踏上露台上，藍夫人說：「里昂，你那東西，不能够停得遠些嗎？把沙都吹到我的杯子裏了！」

「別跟我開玩笑吧！」里昂說。

這個人就是里昂，也就是那個不易找尋的幕後魔王。

藍夫人聳聳肩：「我不是開玩笑，祇是受寵若驚，手足無措。貴賓來臨，我也不知道應該講甚麼好！」

「我不是貴賓。」里昂說。「我是妳的丈夫呀！」

「好在眼前沒有別人，」藍夫人說：「不然眞要給人笑死了。我的丈夫！然而我却是一年都沒有機會跟他見面超過兩次呢！」

「妳是在恨我？」里昂說。

「恨你？」藍夫人說：「爲什麼恨你呢？是我自己年老色衰，我的丈夫，自然就去找那些年輕貌美的女孩子作伴了，告訴我，你與年輕美麗的女孩子在一起時也是用這樣一副面目出現嗎？抑或，你是已經變成了一位英俊的白馬王子？我實在攪不清楚，我自己的丈夫，我居然也不知道他的眞正面目究竟是怎樣的？」

「妳罵完了沒有？」里昂問。

「眞對不起！」藍夫人說：「我令你很掃興。好了，好了，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你想幹什麼呢？」

「你的女兒關莉呢？」里昂問。

「我的丈夫，不是我的丈夫。」藍夫人喃喃着說：「我的女兒，可不眞是我的女兒。」

「她究竟在哪裏呢？」里昂不耐煩地問。

「不在這裏，」藍夫人說：「她不像我這個老太婆，可以老是留在一個荒涼的地方而甘於寂寞。」

「可以找到她嗎？」里昂問。

「可以，」藍夫人說：「不過不能够隨傳隨到，你找她有什麼事呢？」

（未完・六）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惲夫人邀請易華佗共同醫治岳少俊，他中了火燄刀傷，只有火靈丹才能醫好，二人去仙女廟找火靈聖母，留下惲慧君、小翠看管，此時又來了夜行人用調虎離山計將惲慧君誘開，將岳少俊擄去，他們三人回來，懷疑是火靈聖母所爲，門外先後來了祝巧巧和火靈聖母，祝巧巧喬裝書生送火靈丹來，被小翠揭穿，惲夫人正想將她留下作爲人質，火靈聖母趕來要人，雙方爭持不下，剛好此時惲欽堯和師兄淮南子胥哲夫已從外回來，詢問之下，知道擄走岳少俊的不是她們母女，便讓她們離去，而擄走岳少俊的不是別人，是他義姐仲飛瓊……

療傷初見效　隱士反遭殃

胡大娘說到這裏，壓低聲音道：「老婆子出去一下，二小姐也別再猶豫了。」說罷，轉身往房外走去。

仲飛瓊叫道：「胡嬷嬷……」

胡大娘走到房門口，回身道：「救人如救火，老婆子還是出去的好。」

隨手帶上了房門。

仲飛瓊知道她怕自己害羞，才出去的，如今房中只剩下自己和俊弟兩人，她只覺全身一陣燥熱。

回首看去，岳少俊雙目緊閉，兩頰色如胭脂，嘴唇乾燥得已呈枯焦，心頭一陣不忍，一時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

抬手把一顆「雪參丸」納入口中，輕輕咬碎，和津化勻，走近床前，猛然低下頭去，雙手捧着岳少俊面頰，把兩片櫻唇，緊闔在他嘴上。

舌尖運動，挑開岳少俊緊閉的牙關，把化開了的藥丸，緩緩哺入他口中，然後再運起一口眞氣，連同藥丸，逼入他腹中，才緩緩直起身子。

她從未和男人有過如此親密的舉動，岳少俊雖然昏迷不醒，她還是霞飛雙頰，嬌軀輕顫不已！

心頭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望着岳少俊，低低的道：「俊弟弟，但願你不會辜負姐姐這番心意……」

房門呀然開啓，胡大娘探進頭來，皺起一張老臉，笑着問道：「二小姐，藥丸喂好了麼？」

仲飛瓊粉臉上紅霞未褪，點了點頭。

胡大娘閃身而入，說道：「那就好了，二小姐折騰了半夜，該去歇息了，這裏有老婆子照顧就好。」

仲飛瓊望望岳少俊，說道：「我還不累。」

胡大娘自然知道，藥雖然喂下了，但他沒醒過來，她是不會放心的。

唉，女孩子就是這麼奇怪，平日裏，二小姐冷若冰霜，好像天底下的男人，都不在她眼裏，一但遇上了情郎，最堅强的女子，都會柔情如水，變成了多愁善感的

柔弱女子。

這也難怪，像岳相公這般英俊瀟洒的模樣，我老婆子若是倒退五十年，一樣會爲他牽肚掛心，廢寢忘食……

老婆子嘴角間不禁綻起一絲笑意，慌忙端過一張木椅，放到床側，陪笑道：「二小姐，那妳就坐下來吧。」

她知道二小姐的脾氣，當着人，她是不肯在床沿上坐下來的，這樣不是顯得太親密了麼？仲飛瓊說了聲：「謝謝妳。」

果然在椅上坐了下來，但她一雙鳳目，却一霎不霎的盯在俊弟弟臉上。

岳少俊服下了「雪參丸」，這是消解火毒的靈藥，果然不到盞茶工夫，他被內火燒得像胭脂般的兩頰，漸漸消去。

又過了一回，他眼珠轉動，慢慢的睜開眼睛。

仲飛瓊看得心頭一喜，急忙站了起來柔聲道：「俊弟，你醒過來了。」

岳少俊第一眼就看到站在床前的是仲飛瓊，他一挺身，想掙扎着站起來，那知這一掙，不但沒有掙扎起來，突覺胸口一陣劇痛，口中「啊」了一聲，臉色劇變，額上綻出了汗水！

要知他中的是火靈聖母的「火焰刀」，「火焰刀」乃是火門極厲害的功夫，除了離火眞氣，能震傷內腑之外，它仍然是內家的掌功。

試想掌功而名之曰「刀」，可見這種掌功，該有何等犀利？

因此被「火焰刀」所傷，就有雙重的傷勢，一是被離火震傷內腑，一是被鋒利的掌力劈擊所傷。

惲夫人喂了他一粒「八寶紫玉丹」，那是淮揚派的救傷靈丹，對被離火眞氣震傷的內腑，雖無法治傷，但對「火焰刀」掌力劈擊所傷，應該是能奏效的。

只是惲夫人撥開他牙關，把藥灌了下去，沒用眞氣度入，那時岳少俊胸腹如焚，陷入昏迷之境，藥丸只停在喉頭，藥力未能下達。

直到仲飛瓊哺他服下「雪參丸」，以眞氣把藥丸逼入他腹中，「八寶紫玉丹」才被送下。

「雪參丸」內，有千年雪蓮、雪參，稟天地至寒之氣而生，正是專治「離火眞氣」，「太陽神功」的靈藥，就像以水潑火，自然立竿見影，立刻生效，消解了火毒。

岳少俊的昏迷不醒，就是內腑燒得厲害，燒勢一退，人自然清醒過來，但清醒並不是傷勢的痊好。

至少他被震傷的內腑，並未痊癒，被掌力劈傷的傷勢，亦未復原。

因爲「雪參丸」消解火毒容易，要治療被震傷的內腑，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得修補得起來。

同樣，「八寶紫玉丹」雖是療傷靈藥，但傷在內腑，縱是仙丹，也不能藥到病除。

岳少俊只昂了下頭，又躺了下去，而且臉色變得十分蒼白。

頭上也綻出了汗珠。

這下，直看得仲飛瓊猛吃一驚，急急問道：「俊弟，你怎麼了？」

岳少俊一手掩着胸口，發出一聲呻吟

，氣息微弱的道：「還好，瓊姊姊，是妳救了小弟？」

仲飛瓊想起方才情景，粉頰一紅，口中輕「嗯」一聲，說道：「你傷得不輕，剛醒過來，躺着不可掙動，你傷處是不是很痛？」

岳少俊點點頭，說道：「小弟中了火靈聖母一掌，大概胸前的肋骨，被她劈斷了……」

仲飛瓊道：「你是中了她的『火焰刀』，唉，我告訴你不可去招惹她，你就是不肯聽姊姊的話，你不要再講話了，給姊姊瞧瞧你的傷勢。」

這回，她不再避忌了男女之嫌了，側身在床沿上坐下，輕輕解開岳少俊的上衣，目光一注。

只見他細白的胸脯上，赫然呈現了一條足有尺許長，兩分來寬的傷痕，色呈紫黑，心頭暗暗一緊，眼中不覺起了一陣濕霧，低低的說道：「她竟然對你下這般毒手！」

她伸出纖纖玉指，在他傷痕四週，輕輕按動，問道：「這樣痛不痛？」

她這份關切之情，細心而體貼，眞像妻子對待丈夫一般。

胡大娘看得暗暗點頭，她眞想不到二小姐會這般柔情萬縷。

岳少俊依然聲音微弱的道：「不痛，方才是小弟想坐起來，才骨痛如裂，小弟肋骨是不是斷了？」

仲飛瓊忍不住噗哧一笑道：「你眞像是個小孩，骨頭斷了，我這一按，不痛得叫起來才怪！」

岳少俊道：「但小弟方才胸口劇痛，全身竟然毫無一點氣力。」

胡大娘走上一步，說道：「二小姐，老婆子聽說『雪參丸』不但清心降火，而且還大補眞元，岳相公火毒雖消，傷勢未癒，只怕不是十天八天就能痊好。」

仲飛瓊雙眉深鎖，說道：「是啊，他不但內腑被『火焰刀』的離火眞氣震傷，而且『火焰刀』的掌鋒，犀利如刀，擊中人身內腑，同樣會受到掌力的割裂。所以被『火焰刀』擊中，無異是雙重創傷，比別的掌傷，要重得多了，沒有十天，半個月調養，很難復原……」

胡大娘道：「這就是了，但老婆子却想到一個辦法，可使岳相公的傷勢，迅速痊癒。」

仲飛瓊聽得一喜，問道：「眞的？」

「自然是眞的了。」胡大娘低笑道：「老婆子有幾個腦袋，敢在二小姐面前撒謊？」

仲飛瓊欣然道：「那妳快說，怎麼能使他傷勢迅速痊癒呢？」

胡大娘笑了笑道：「二小姐，妳不想想看，『雪參丸』功參造化，大補眞元，這是人間仙藥……」

仲飛瓊攔着道：「胡嬤嬤，妳別再說『雪參丸』了，快點說怎麼能使他傷勢迅速復原，才是正經。」

胡大娘道：「老婆子的意思，是說岳相公服下了老神仙煉製的仙丹，傷勢怎麼還會好得如此緩慢？主要就是岳相公經火毒震傷內腑，元氣耗損過鉅，一時無法恢復他本身的修補功能。」

仲飛瓊點頭道：「胡嬤嬤果然經驗老到，這話說得極是。」

「二小姐過獎了。」胡大娘得意一笑接着道：「所以依老婆子之見如能替岳相公打通經絡，週身血脈暢通，營衛自調，藥力就能發散，傷勢自可極快復原了。」

仲飛瓊矍然道：「這道理我竟然沒有想到，以本身眞氣，打通十二經絡，正是治療內傷最好的辦法，何況他已經服了爺爺的『雪參丸』，自可早日康復了！」

說到這裏，接着道：「好，胡嬤嬤，我這就替他施爲，妳替我好生護法。」

胡大娘尖笑道：「這還用二小姐吩咐？老婆子省得。」

仲飛瓊轉身看去，原來自己和胡大娘說話之時，岳少俊已經昏然睡去，一張平日顏色如冠玉的俊臉，如今燒紅已退，就顯得特別的蒼白，心中自然萬分的不忍。

這就脫下鳳頭鞋，跨上床去，盤膝坐定，默運內功，緩緩伸出手去，掌心抵在他後心「靈台穴」上，將自己內力，緩緩送將過去。那知眞氣甫由掌心輸入岳少俊的體內，突覺他體內眞氣逆衝過來！

心頭不由暗暗一震，忖道：「他傷勢雖然不輕，也不至於逆血倒行？莫非是給『火焰刀』震力，把他內腑震反了？」

正因他逆血倒行，仲飛瓊更非給他打通經絡不可！

仲飛瓊發現逆血倒行，當下雙掌按着不動，緩緩吸氣，增加了幾分力量，順着他經絡，強行攻去。

要知她乃是雪山老神仙玄靈叟的孫女，一身修爲，以內功而論，在江湖上定可列入一流高手。

經她這一催動眞氣，果然立時打通岳少俊體內一處逆轉的經絡。

但就在此時，只覺岳少俊身軀陡震，口中大叫一聲，昏了過去。

仲飛瓊猛吃一驚，急忙住手，輕聲問道：「俊弟弟，你怎麼了？」

岳少俊臉如白紙，雙目緊閉，氣如遊絲，那裏還會說話？

仲飛瓊抱住他身子，淚水從她梨花臉頰上，像斷綫珍珠，一顆顆的滾落下來，口中只是低低的叫道：「俊弟弟，你醒一醒，醒一醒呀！」

胡大娘看出情形不對，三脚兩步奔了過去？問道：「小姐，怎麼了？」

仲飛瓊拭拭淚水，直起腰道：「他倒行，經穴閉塞，只怕……」

胡大娘道：「以二小姐的功力，無法衝開經穴，導氣歸元麼？」

仲飛瓊搖搖頭道：「我這點功力，只能順着他氣機，因勢利導，稍有一兩處阻礙，還可衝得開，像他這樣氣血逆行，要有極大功力的人，才能向經穴逐一衝開，我如何能衝開經穴，導氣歸元呢？」

胡大娘聽得一呆，二小姐一身功力，江湖上已經少有對手，她還衝不開岳相公經穴，把逆行的血氣，引導歸元。

那麼還有誰衝得開呢？

她看到二小姐以淚洗面的凄苦模樣，心頭空自着急，說不出一句話來。

只聽仲飛瓊自言自語的道：「去找大姐、大姐夫，那也是沒有用的了。」

「哦！」她忽然回過頭來，問道：「

胡嬤嬤，今天幾時了？」

胡大娘道：「十二月初一了。」

仲飛瓊又道：「現在什麼時光了？」

胡大娘開門出去，看看天色，說道：「快五更天了。」

「好。」仲飛瓊道：「妳快叫涂金標去套車。」

胡大娘應了聲「是」，氣匆匆出去。

這時東方已露出魚白色來，天色說亮就亮，只要東方一白，窗檽上很快就透進曙光。

仲飛瓊看着氣息微弱的岳少俊，心頭絞得緊緊的，愁苦欲絕，她用棉被裹着他，雙手抱起，一步步往門外走去。

胡大娘迅速奔入，正待說：「車已套好。」

看到二小姐抱着岳相公走出來，急忙伸手去接，說道：「二小姐，還是我來抱吧！」

仲飛瓊沒把手中的人交給她，反而抱緊了些，好像有人要從她的手上，把俊弟弟搶走的一般，低着頭道：「妳去付清店帳，我們立即上路。」

平日像百靈鳥一般，喜歡多嘴的四名婢女，今天跟在她身後，誰也不敢插一句嘴。

胡大娘付清店帳，青煞手涂金標早已套好馬車，那是一輛美麗的㦸轡轎車，已經停在客店門口。

仲飛瓊和四名使女，都已上了車，等胡大娘上車之後，涂金標放下了車簾，問道：「大娘，小姐要上那兒去？」

胡大娘望望仲飛瓊，問道：「二小姐，咱們上那兒去？」

仲飛瓊依然低着頭，她臉幾乎貼到岳少俊的臉上，她已經沒有了羞澀，担心的只是他的傷勢，氣血逆行，是練武的人的大忌，不知他還能不能支持到地頭？

她的心，幾乎碎了，好像只有緊抱着他，緊貼着他的臉，他的生命才能延續下去。

她一顆心完全在他身上，像失魂落魄似的，連胡大娘說的話，都恍如未聞。

胡大娘看的暗暗搖了搖頭，二小姐已經一晚未睡，她這樣心神交瘁，如何支持得住？心中想着，一面朝春風暗暗使了個眼色。

春風就坐在二小姐的身傍，低低的道：「二小姐，大娘問妳要上那裏去呢？」

仲飛瓊忽然抬起頭來，說道：「八公山，要快，今晚天黑前一定要趕到。」

胡大娘不知她上八公山去做什麼？

但只好從車簾中探出半個臉去，說道：「涂金標，小姐吩咐，上八公山去，越快越好，今晚日落前一定要趕到。」

涂金標答應一聲，一抖韁，揚起了手裏的長鞭，在空中發出「劈拍」一聲脆响，兩匹馬得到了暗示，立即撒開四蹄，拖着車子，絕塵而去。

馬是千中挑一的名駒，駕車的又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好手，但這一趟路，依然趕得他揮汗如雨，馬不停蹄，連中午都沒打尖。

仲飛瓊坐在車中，還不迭地催快，總算在日落時分，趕到了八公山下。

到了地頭，馬蹄自然漸漸緩了下來。

仲飛瓊一天沒進飲食，坐在車上，只是緊抱着岳少俊，連手都不肯鬆一下，這時車行漸漸緩了下來，她突然抬頭問道：「到了麼？」

胡大娘忙道：「是的，到了。」

仲飛瓊問道：「是什麼時候了？」

胡大娘道：「約莫酉刻時光。」

仲飛瓊長長的吁了口氣，仰首說道：「總算沒有遲來。」

車子已在山邊一處林下停住，大寒天，涂金標還抹了把汗水，才跳下車轅來，打起車簾。

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女，首先跳下車去。

胡大娘道：「二小姐，妳一天一晚，沒吃一點東西，岳相公還是交給老婆子來抱吧！」

仲飛瓊道：「不。」

她只說了一個「不」字，就抱着岳少俊跳下車，舉步朝山上走去。

胡大娘望了四名使女一眼，正待跟着上去。

仲飛瓊忽然回頭道：「妳們就在這裏等我好了。」

胡大娘應了聲「是」，只得停住，目送二小姐一個人踏着沉重的脚步，往山上行去。

八公山上，從前有漢淮南王劉安的廟宇。

據說劉安禮節下士，有八公詣門，劉安甚敬之，八公能煉丹化金。出入無間，有一天八公與劉安登山，埋金於此，白日昇天，所以後人就叫它八公山。

劉安廟早就毀了，但廟前有一顆老桂樹，大可幾人合抱，老幹盤空，覆蓋數十畝，猶巍然獨峙，望去如傘如蓋。

這棵老桂樹下，有一方桌面大的巨石，平整光滑，據說是晉朝劉安，在這上面下過棋，石面上也確實有着縱橫的棋盤痕迹，只是已經模糊不清。

這時天色業已昏暗下來，仲飛瓊抱着不省人事的岳少俊，就是朝山上這棵老桂樹走來，但她距離那方巨石，還有八九丈遠，就雙膝一屈，跪了下去。

朔風怒號，空山寂寂，在這天寒地凍的夜晚，她朝着巨石遠遠跪下，沒有人知道她這是做什麼？她若是求神保佑，這裏的廟宇，早已不知毀自何年？

仲飛瓊是個叱咤江湖的女傑，她自然不會無緣無故，從幾百里外，趕到八公山來跪着的，而且她雙手抱着一個人，跪在地上，神色顯得那麼虔誠，那麼莊敬！

敬神如神在，連山風吹散了她一頭秀髮，她都沒有用手掠一下，就像一座石膏像一樣，一動不動。時間在無聲無息中，漸漸溜過，如今差不多已是初更時候！

忽然，老桂樹下，有了聲息，那是「篤」的一聲，好像有一件極重的鐵器，放到石上，發出來的聲音。

仲飛瓊跪着的人，心頭暗暗一喜，忖道：「終於給自己等到了，這來的一定是七公黃公度了。」

只有他那隻精鐵鑄製的酒葫蘆，放到石面上，才會發出那樣沉重的聲音。

她心中雖然想到，卻連頭也沒有抬。

果然，接着就聽到有一個一個蒼老聲

音，咳嗆起來。

接着又是「卜」的一聲，那是拔開酒葫蘆的聲音。

接着又响起「咕嘟咕嘟」的聲音，那是有人舉起酒葫蘆在喝酒。

這一喝，就足足喝了十來口酒，才算停住。

接着那蒼老聲音忽然呵呵大笑，笑了一陣，又「咕」的一聲，喝了一口酒。

接着又抹抹嘴角，說道：「今晚，哈哈，老夫該是第一個到的了。」

說完，又呵呵笑了起來。

但就在他笑聲中，有人「嗤」的一聲低笑，說道：「七兄，你少吹噓了，兄弟到得比你早得多呢？」

這人說話尖聲尖氣，聲音是從老桂樹頂上飄下來的，但說到最後一個字，人巳到了樹下。

仲飛瓊暗道：「是八公張公權。」

七公黃公度嘿然笑道：「笑話，你剛好到，就說剛到，也不要緊，幹麼還要往自己臉上貼金，硬要說你到得早？」

八公張公權尖聲道：「兄弟爲什麼要臉上貼金？你怎知兄弟不在你之前，巳經到？告訴你，兄弟來了，總不假吧？」

七公黃公度道：「我怎知道你不是來得遲，看到我巳經先在這裏，故意躲到樹上去，再從樹上下來，說你巳經睡了一覺，這話誰不會說？我可以說我也早就來了，喝完了一葫蘆酒，看你還沒來，又到集上去沽了酒才回來的？」

八公張公權道：「誰先到，誰後到，這是事實，有什麼好譬喻的？」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休，爭執的，却只是無關重要的誰先到後到罷了。

七公黃公度怒道：「老夫遠從天封山趕來，論路程就比你遠，但老夫先到乃是事實。」

八公張公權尖聲道：「算了，兄弟從九仙陽趕來，不見得比你近多少，再說，誰又知道你是今天早晨才動身的？」

七公黃公度大笑道：「這就叫不打自招，原來你並不是今天早晨才動身的。」

原來他們是約定必須今天早晨才動身的，這無異比賽脚程，所以要爭論誰先到了。

因爲，這是顯示他們一身修爲高下之事。

仲飛瓊聽得心中暗暗忖道：「這眞是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像七公、八公這等身份的人，還不是爲了一個名字，爭得面紅耳赤。」

只聽八公張公權說道：「是誰先動身了？」

七公黃公度呵呵笑道：「既然你我都沒有先動身，那就以先到這裏爲準了？」

八公張公權道：「七兄不信，兄弟還有證人。」

七公黃公度道：「什麼證人？」

八公張公權伸手一指，尖聲道：「你看，那裏不是有一個小姑娘麼，她可以做兄弟的證人。」

他指的正是跪在地上的仲飛瓊。

七公黃公度朝仲飛瓊瞄了一眼，問道：「這女娃是幹什麼來的？」

八公張公權道：「她自然是給兄弟做證人來的了。」

七公黃公度道：「別胡謅了，你看她手裏還抱着一個人。」

八公張公權仔細看了仲飛瓊一眼，說道：「她好像還在哭。」

七公黃公度道：「不，是在流淚。」

八公張公權道：「哭和流淚，還不是一樣？」

七公黃公度道：「不，不，大大的不一樣，哭有聲音，流淚沒有聲音。」

八公張公權說道：「不哭，怎麼會流淚？」

七公黃公度道：「有時候也會笑出眼淚來。」

八公張公權道：「那麼七兄是說這女娃在笑了？」

七公黃公度道：「老夫說她在流淚，沒說她在笑。」

這兩個人好像天生一見面，就要爭論的，爲了一個說哭，一個說流淚，又爭論了半天。

八公張公權道：「好，咱們問問她，爲什麼要哭？」

七公黃公度道：「還是讓老夫問她，爲什麼流淚的？」

仲飛瓊知道這兩老的脾氣，你求他們沒用，一定要等他們自己開口才行。

只聽八公張公權尖聲叫道：「喂，小姑娘，妳幹麼要跪在這裏哭……」

七公黃公度搶着道：「女娃兒，妳說說看，爲什麼要在這裏流淚的？」

仲飛瓊沒有回答他們，甚至連頭也沒抬一下。

八公張公權道：「她好像沒聽見？」

七公黃公度道：「不，她在流淚，自然不想和咱們說話了。」

八公張公權道：「風刮得這麼大，她一定是沒聽見了。」

七公黃公度道：「咱們說出來的話，就算罡風也吹不散，她會聽不見？一定是她不肯理咱們了。」

八公張公權身形一幌就到了仲飛瓊身邊，叫道：「女娃兒……」

七公黃公度更不怠慢，一下搶到了仲飛瓊前面，說道：「小姑娘妳幹麼跪在這裏？」

仲飛瓊心頭暗喜，忖道：「看來俊弟有救了。」

但她仍然沒有抬頭，只是輕輕的搖了搖頭。

八公張公權道：「妳手裏抱着的是什麼人？」

七公黃公度道：「這還用問，自然是她的親人了。」

仲飛瓊咽聲道：「他是我弟弟。」

七公黃公度道：「老夫說是她親人，不錯吧？」

「兄弟沒說不是她的親人。」

八公張公權轉了一下頭，又朝仲飛瓊問道：「妳弟弟怎麼了？」

七公黃公度看看裹在棉被中的岳少俊，說道：「看來他病得不輕。」

仲飛瓊流淚道：「他不是生病。」

八公張公權側耳道：「他的呼吸很困難。」

七公黃公度也側了一下耳，說道：「呼吸不是困難，是很微弱。」

仲飛瓊這回抬起頭來，重聲道：「你們不要吵我弟弟好不好，他……巳經沒有救了。」

七公黃公度道：「你弟弟到底生的什麼病？」

你越叫他不要吵，他偏要問。

仲飛瓊心裏暗喜，口中大聲道：「我巳經說過，我弟弟不是生病，你們不用再問了。」

八公張公權放輕聲音，尖尖的道：「小姑娘，那妳弟弟怎麼沒救了呢？」

仲飛瓊道：「我弟弟傷在內腑，氣血逆行，沒有人救得了他，我是送他上山來的……」

她雖是故意說的，但說到「送他上山」這四個字，不禁眞的悲從中來，話聲一咽，淚流滿臉，泣不成聲！

七公黃公度聽得不禁呵呵大笑起來。

八公張公權道：「七兄，你這就不對了，小姑娘傷心欲絕，你爲何笑得如此高興？」

七公黃公度笑聲一停，說道：「你沒聽她說，她弟弟傷在內腑，氣血逆行，巳經沒有救了麼？」

八公張公權說道：「兄弟怎會沒有聽到？」

七公黃公度說道：「她弟弟怎麼會死的？」

八公張公權道：「是小姑娘說的，她弟弟沒有救了。」

七公黃公度又大笑道：「遇上了咱們，他還會死麼？」

八公張公權道：「七兄之意，是要咱們助他一臂之力了！」

七公黃公度道：「你說對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想當年咱們八個人，在八公山上結義，如今剩下來的，巳經只有咱們三個，有機會讓咱們做件善擧，也是好事。」

八公張公權點點頭道：「七兄說得也是，咱們一向獨善其身，臨老做件好事，救他一命，等於是咱們兩人合建了一座七層玲瓏寶塔。」

七公黃公度俯下身道：「女娃兒，妳快起來吧，妳弟弟得救了。」

八公張公權接口道：「對，妳弟弟遇上咱們，保管死不了。」

仲飛瓊只是搖搖頭道：「不，我不信，大夫說的，沒有人救得了我弟弟。」

她依然把岳少俊抱得緊緊的，不肯起來。

七公黃公度說道：「老夫說妳弟弟有救，就是有救，妳爲什麼不肯相信老夫的話，却去相信一個不能救妳弟弟的大夫的話呢？」

仲飛瓊故意說道：「就是因爲他是大夫嘛！」

八公張公權道：「咱們兄弟比大夫還好。」

仲飛瓊道：「你們騙我的，你們不是大夫，救不了我弟弟……」

七公黃公度道：「誰說不是？」

八公張公權道：「不是也要是。」

兩人不由分說，一個伸手抓頭，一個伸手抓脚，從仲飛瓊手中，硬把岳少俊奪了過去。

別說仲飛瓊存心激他們的，自然巴不得七公、八公從她手裏把岳少俊奪了過去，替他打通全身倒轉的血氣，因此沒有和他們爭奪。

其實，縱使妳仲飛瓊武功如何高强，在江湖上罕逢敵手，但在七公、八公的跟前，妳就是眞要和他們拚命搶奪，那也是蜻蜓撼石柱，白廢氣力的事。

七公、八公一下從仲飛瓊手中搶過岳少俊，兩人脚下就像裝着彈簧一般，「嘶」的一聲，同時騰空而起。

就像有門板扛着岳少俊一樣，既平且穩，快得如同電光一閃，就巳到了老桂樹下，兩人隔着一方巨石，巳把岳少俊仰天放在石上。

仲飛瓊急忙站起身，大聲叫道：「你們放開我弟弟，你們不能害他……」

一邊喊，一邊急步追了過去。

七公黃公度回頭道：「女娃兒，妳給老夫安靜一點，別担心，老夫兄弟是救他的命，不會害他的。」

隨着話聲，追來的仲飛瓊凌空就是一指，點了過去。

仲飛瓊當然不敢跑得太快，免得露出破綻，但就當她奔到距離那方巨石還有三丈來遠，突覺身軀一震，立被定住。

她雖被定在那裏，但心頭可十分清楚，知道七公只是不要她去驚擾他們，才把自己定住的，自己這番奔波，總算沒有白費。

俊弟弟今次有這二位功力蓋世的七公、八公替他打通逆轉的經脈，總算是得救了！

七公黃公度站在岳少俊頂頭，隔着大石，朝八公張公權道：「老八，這娃兒看來傷得不輕，五臟六腑，只怕震離了位置，才會血氣倒轉。」

八公張公權道：「那咱們該先施以按摩，推宮過穴，恢復他震離的位置。」

七公黃公度道：「不，他氣血逆轉，當然打通他全身經絡，使氣血得以正常運行，方是眞氣療傷之道。」

八公張公權搖頭道：「七兄此言，兄弟不敢苟同，臟腑離位，若不給他先行恢復震離的位置，就算給他打通全身經絡，氣血還是不能歸竅。」

七公黃公度道：「經絡不通，氣血逆轉，你如何能給他恢復震離的位置？」

兩人各持己見，爭執不下，誰也不肯聽誰的。

仲飛瓊被定住了身形，四肢不能活動，耳朵可聽得清楚，心中不禁暗暗焦急起來，不覺脫口道：「我弟弟巳經服下了雪山老神仙的『雪參丸』，只是氣血逆轉，藥力無法通達，你們要救我弟弟，只要給他打通經絡，逆轉的血氣自然平復，傷勢就可好轉了。」

七公黃公度喜形於色的道：「原來妳弟弟巳經服過恩公的靈丹，這就奇了，『雪參丸』奪天地造化，區區內傷，早該好了，如何還會血氣逆轉的呢？」

八公張公權道：「七兄這就不明白了，她弟弟氣血本巳逆轉，恩公的『雪參丸』縱然靈效，也得有人替他理順氣血，藥

力才能奏功！」

七公黃公度道：「所以還是要以眞氣療傷爲主，老八，你看，老夫說得不錯吧？來，咱們一起動手，老夫從他『百會穴』催氣下行丹田。你從他『湧泉穴』催氣上行，合咱們二人之力，就算他任、督二脈，被鐵汁灌在裏面，也非給他來個暢通無阻不可。」

八公張公權終於點點頭道：「好吧，咱們就這麼辦。」

七公黃公度不再多說，立即伸出手去，按在岳少俊的「百會穴」上，（百會穴即頭頂）一股熱氣，宛如一道洪流，滾滾從穴道中湧入，八公張公權更不打話，雙手直豎，掌心按上岳少俊雙脚「湧泉穴」，催動眞氣，往上衝去。

這兩人一身功力，積數十年修爲，這一催動眞氣，一個循任脈而下，一個循督脈而上，這兩份力道，豈同小可？

岳少俊昏迷中的人，身體竟然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

七公黃公度一直把眞氣導下岳少俊丹田，一面說道：「咱們應該給他多幾次循環運行才行，老八，現在老夫要循督脈上升，你該從任脈下降了。」

八公張公權平日專門和老七抬槓，但這次爲了救人一命，不得不聽他的，這就點點頭道：「好吧！」

於是七公黃公度催動眞氣，由任脈轉入督脈，循經上衝，八公張公權同樣運起眞氣，由「百會穴」下降，循任督而行。

兩股眞氣，一前一後，一上一下，循環轉運，岳少俊顫抖也愈來愈厲害，看他似乎有無法忍受之感！

仲飛瓊雖被定住身子，四肢動彈不得，但七公黃公度下手極有分寸，因此她眼睛仍能視物，嘴巴仍能說話。

這時眼看俊弟弟由七公、八公二人以本身眞氣，替他打通任督二脈，照說逆轉的血氣，給二人眞氣引導，打通經穴，應該逐漸安靜下來才對。

怎會在打通任督二脈之後，他全身顫抖，愈來愈厲害了呢？

就在她思忖之際，突聽「呃」的一聲，平臥在大石上的岳少俊忽然胸口起伏，張口噴出一道血箭，直標出來！

「啊……」仲飛瓊口中驚「啊」一聲，又驚又駭，幾乎昏倒！

這情形她自然看得出來，七公、八公以本身眞氣，替他打通任督二脈，似乎他傷勢反而嚴重了。

照說，服了爺爺的「雪參丸」，再加上七公、八公以本身眞氣替他療傷，他傷勢應該霍然而癒才對，但俊弟的傷勢，竟然反而加重了。

他怎會和人家相反的呢？

就因爲她越想越覺不解，心頭又驚又急，但又被定住了身形，無法過去看個究竟！忽然間，又傳來「砰」「砰」兩聲異響，那極似有人摔倒下去！

仲飛瓊急忙凝目看去。

任何一個月的初一，都是沒有月亮的晚上，星光黯淡，永遠溟溟，仲飛瓊內功精湛，目能夜視，她這一瞧，心頭更是驚駭不已！

原來正在凝聚功力，替岳少俊打通任督二脈，眞氣正在一前一後，循環運轉的七公黃公度、八公張公權二人，不知何故，雙雙頹金山，倒玉柱，同時撲倒在巨石之上。

不，撲到岳少俊的身上，就沒有見他們再動上一動！

「他們怎麼了呢？」

仲飛瓊目覩這一重大的變故，只苦於身不能動，無法過去施救，心頭這份焦灼，自不待言，目前唯一的辦法，只有自己運氣衝開受制的穴道，才能過去。

她强自鎭定心神，闔上眼睛，運起全身功力，朝受制的經穴，緩緩衝去。

本來以她的功力，七公黃公度這個隔空一指，又點的不重，應該迅快就可衝開穴道了。

那知她眞氣凝聚一點，緩緩攻去，受制穴道本來極輕，但你用眞氣衝去，雙方這一接觸，但覺穴道間的反應，却極爲强大，竟然把自己衝去的眞氣，逼了回來。

仲飛瓊自然知那七公出手雖輕，但手法奇詭，僅憑自己這點功力，只怕無法衝穴自解的了，這就更加焦怒起來！

就在她焦灼、憂慮、惶急之際，突覺一道急勁的風聲，自天而降，風聲掠過，老桂樹下，已經多了一個皓首黃衫的高大老人！

仲飛瓊暗叫一聲：「五公莊公允。」

那黃衫老人目光如電，這一注，登時神情猛震，顫聲說道：「老七，老八，你們……」

這一瞬間，他鬚髮拂拂自動，目含淚光，猛地抬起頭來，憤怒的道：「是什麼人害死了老七、老八？」

「害死七公、八公，他們已死了！」

仲飛瓊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以七公黃公度、八公張公權的修爲，居然會是被人害死的？

她從心底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七公、八公尚且會被人害死，那麼俊弟弟他……

她幾乎不敢再往下想，顫聲叫道：「老前輩，請你解開晚輩的穴道。」

黃衫老人突地轉過身來，兩道奇亮的目光迅快落到仲飛瓊的身上，沉喝道：「妳是什麼人？」

話聲甫出，人已一下到了仲飛瓊的面前，右手一把抓住她的肩頭，厲聲喝道：「快說，妳如有半句虛言，老夫就一掌劈了妳。」

他在急怒之下，這一抓，簡直比鋼鈎還要厲害。

仲飛瓊只覺半身一麻，奇痛澈骨，她咬着牙關，說道：「老前輩快請放手，晚輩是雪山仲飛瓊。」

她這「雪山」二字，果然有效，黃衫老人不由得五指一鬆，目注仲飛瓊問道：「妳是雪山什麼人？」

仲飛瓊道：「晚輩雪山再傳。」

黃衫老人聽得一怔，「雪山再傳」，豈非是雪山老人的孫輩，接着問道：「那麼雪山老神仙是妳什麼人？」

仲飛瓊道：「家祖。」

黃衫老人神色微微一懍，歉然道：「姑娘原來是老神仙的令孫女，恕老朽魯莽了。」

仲飛瓊道：「老前輩太客氣了，晚輩方才是被七公定住了穴道，還望老前輩先替晚輩解開穴道才好。」

「噢，老朽倒是忘了。」

黃衫老人揮手一聲，推開仲飛瓊受制經脈，一面問道：「姑娘可知什麼人害了老七、老八？」

仲飛瓊道：「不知道，方才七公、八公是在替晚輩弟弟眞氣療傷，打通經脈，不知怎的突然倒了下來……」

她經脈一解，立即一個箭步，飛掠到大石旁邊，低頭看去，岳少俊臉色煞白，嘴角間血漬殷然，一時也不知他是生是死，心頭一酸，口中叫了聲：「俊弟弟。」

忍不住淚如泉湧，和身撲了上去。

黃衫老人心中低低的說了聲：「不對呀，老神仙並無孫兒，這女娃……」

他心念一動，人已跟着飛了過來，沉喝道：「小姑娘，妳究竟是何人？」

仲飛瓊正在傷心之際，冷然道：「晚輩已經告訴過你，我叫仲飛瓊。」

黃衫老人又道：「這娃兒呢？」

仲飛瓊道：「他是我弟弟。」

「哈哈！」

黃衫老人洪笑一聲，雙目之中，精光四射，厲聲叱喝道：「妳還敢在老夫面前撒謊？看來妳就是害死七公、八公的兇手了！」

仲飛瓊駭異的道：「老前輩說我是害死七公、八公的兇手？」

「難道不是？」

黃衫老人身子一挺，全身骨節起了一陣暴响，厲笑道：「妳假冒老神仙孫女，豈能瞞得過老夫？」

他本來高大的身形，這一挺身，差不多又高了五六寸，簡直像一尊金剛，同時他右手也緩緩舉將起來！

仲飛瓊心頭一懍，暗道：「這是金剛掌！」

一面正容道：「老前輩何以會說晚輩是假冒的呢？」

黃衫老人道：「據老夫所知，老神仙並無孫兒。」

仲飛瓊道：「他……是……晚輩的義弟。」

黃衫老人道：「老夫如何能信？」

仲飛瓊道：「那麼老前輩要如何才能相信呢？」

黃衫老人道：「老神仙三位孫女，號稱雪山三英，武功已得老神仙眞傳，你接下老夫一招，老夫自然相信了。」

仲飛瓊心頭不禁有了怒意，冷哼道：「我弟弟生死未卜，莊老前輩居然在這時候還要逼我動手，莫非忘了昔年我爺爺救命之恩？」

黃衫老人聽得微微一怔，向天拱手，道：「老神仙救命之恩，莊公允終身不敢或忘。」

仲飛瓊突然翻起衣衫，「鏘」的一聲從身邊抽出來一柄寒光四射的短劍，脫手飛出，「奪」的一聲，釘在黃衫老人的面前地上，冷冷說道：「莊老前輩如果認得此劍，大概可以證明晚輩的身份了！」

「寒英劍！」黃衫老人目光一注，忽然惶恐的道：「姑娘果然是老恩公的令孫女，老朽懵懂，姑娘恕罪。」

原來雪山老人最鍾愛三個小孫女，曾親自以寒鐵鑄製了三柄寶劍，名爲「寒英劍」。

因此江湖上就稱他們三姊妹爲雪山三英。

仲飛瓊道：「老前輩現在不懷疑我了吧？」

黃衫老人陪笑道：「姑娘身佩寒英劍，老朽自然相信！」

他口氣一頓，接着道：「只是老七、老八中人暗算之事，姑娘是唯一目擊之人，還望姑娘能詳細見告，老朽也好替老七．老八報仇。」

仲飛瓊道：「好，那麼老前輩且請稍待，我要先看看弟弟是否有救了？」

黃衫老人道：「姑娘令弟只是呼吸稍嫌粗促，並未發生意外。」

他功力深厚，稍一側耳，就已聽到岳少俊呼吸粗促來了。

仲飛瓊眼含淚水，問道：「老前輩，你看他還有救麼？」

莊公允（黃衫老人）道：「讓老朽看看再說。」

他目含淚光，移開了七公、八公的屍體，輕輕放到地上，再看岳少俊時，只見他臉上、胸前，全是鮮血，呼吸急促而粗，人却昏迷不醒。

這就伸手按住他「靈台穴」，運氣試探，那知甫一運氣，突覺他體內有兩股巨大內力，反擊過來，差點把自己按在他後心的手掌震開？

他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再伸掌按在他前胸「華蓋穴」上，甫經運氣，掌心又是劇烈的一震！

只覺他體內運行的兩股眞氣，威力之强，幾乎不在自己之下！

這一下令他驚駭更甚，心中暗道：「難道二位盟弟，竟然會把他們畢生修爲，輸給了他？」

仲飛瓊看他只是沉吟不語，而且臉帶驚異之色，心頭更覺不安，問道：「老前輩，他怎樣了？」

莊公允道：「老朽無法試出令弟傷勢如何，但覺他體內有兩股眞氣，運行不息，遇上外來的眞氣，立生抗拒，力道極强，實在說不出所以然來，姑娘能否先把前因後果，告訴老朽，或可從此事經過之中，查出一點頭緒來。」

仲飛瓊當下就把岳少俊中了火靈聖母一記「火焰刀」說起，自己給他服了爺爺的「雪參丸」，他人雖清醒，依然無法恢復功力。

自己原想助他運氣行功，但一經運氣，就發現他氣血逆轉，經自己催動眞氣，替他打通經絡，不料弄巧成拙，反而使他本已清醒的人，又告昏迷。

不得已，想到每年十二月初一，至第二年元旦，這三十天期內，是八位老前輩在八公山聚會之期，只好趕來此地求他們相助。

自己跪在地上，等了一個更次，看到來的却是七公八公二人，自己曾聽爺爺說過，七八、八公二人，雖然上了年歲，童心未泯，一見面就喜歡抬槓，自己怕求他們不肯答應，只好用激將法。……

（未完・廿三）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武當山赴會　被控殺高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紅掌祖師逃避馬眞子師徒的追蹤，來到骷髏洲附近，將單窮打至重傷，臨死前她將在古墓所遇的事重述一遍，並交出葛蝟蓋和其他的物事，紅掌祖師才知道葉映紅尚未死，此時又見那金毛怪手的矮子出現，便追前去，那矮子扔下十九冊小書，原來是崑崙聖書，無意中得到，心中大喜，便打消尋找葉映紅之念，躲起來靜中修練才是上策……方敏和溫魂溯河而上，來到大瀑布之前，見到葉映紅的花衫在瀑布岩石上飄拂，以爲她已死去，正在傷心往事，溫魂心裏高興，正在此時，葉映紅在山頂出現，以爲重溫舊好，不料方敏反臉，數說她的不對……

葉映紅被他沒頭沒腦一頓罵，罵得莫名其妙，心中已然料到了一些事情的經過，只想平心靜氣地將事實經過和方敏講個明白，硬將一肚子的委曲壓了下來，踏前一步，道：「敏哥，你聽我說，我——」

方敏猛一揮手，叫道：「不必說了！那崑崙聖書在那裏，快交出來。」

葉映紅急道：「敏哥，我們一齊在竻竹寺中取到的，根本不是什麼崑崙聖書，只是一塊玉！那溫老魔——」

方敏本來倒還可以耐着性子，聽她講下去，但葉映紅不應一時情急，又說出了「溫老魔」三字，方敏再也按捺不住，暴雷也似，大喝一聲，道：「住口！我根據母親遺言，所找到的，怎麼會不是崑崙聖書？你想吞沒崑崙聖書，也自罷了，爲什麼要假情假意地對我，爲甚麼要以寒玉七來害溫婆婆，你說！你說！」

方敏此時，心中已然恨到了極點，自然再也顧不得講話的態度，雖然他內心深處，仍是愛着葉映紅的，但也正因爲他仍然愛着葉映紅，所以也恨得她特別的深切！葉映紅見半個月前，還是情深欵欵的心上人，才分別了那麼短的時間，便這樣子對待自己，心中難過，直非言語所能形容，一時之間，不禁呆住了，講不出話來，只是定定地望住了方敏，方敏「呸」地一聲，狠狠地啐了她一口，又道：「你無話可說了，是也不是？我諒你也沒有話說了。」葉映紅向後退開幾步，道：「敏哥，你敢情是瘋了？」方敏怪笑道：「不錯，我是瘋了！怎麼能不瘋，怎麼能不瘋？」

葉映紅在方敏的臉目之上，看出他當眞是痛苦無比，知道方敏是實心眼兒的人，此時和他解釋，他一定也聽不進去，事情的關鍵，全在魔母溫魂身上，掉轉頭來，冷冷地道：「溫老前輩，你對方敏講了些什麼，以前輩在武林中地位之高，卻不能胡言亂語才好！」溫魂手持軟銀杖，站在一旁，只是不語，葉映紅急道：「你怎麼不說話？」

溫魂嘆了一口氣，道：「葉姑娘，一人做事一人當，發急又有什麼用！」

葉映紅只覺得胸口一悶，一口眞氣，幾乎轉不過來，定了定神，大叫道：「老婆婆，我與你拚了，」身形展開，疾向溫魂撲了過去，但是只撲到一半，「呼」地一聲，面前宛若平空生了一堵黑色的刀牆，原來方敏也已出手，玄鐵大刀，在她面前，疾揮而過，將她的去路擋住，若不是葉映紅此時內力已能收發自如，立即止步，幾乎已被方敏一刀，自頂至踵，砍了兩半！

這一來，葉映紅也不禁犯了偏激之性，再不打話，手臂一探，便抓玄鐵大刀的刀背。

方敏本來只是想將她攔住，並沒打算和她動手的主意，也料不到她會對自己突然出手，稍慢了一慢，刀背已被她抓住。

葉映紅再用刀向懷中一帶，此時，一則葉映紅神智空靈，武功大進，二則方敏正在怒火頭上，心躁氣浮，竟被葉映紅拉

得直向她懷中跌去，葉映紅接着便彈他脈門，等方敏五指一鬆，已然將刀奪過，順勢一脚，踹在方敏胯上，喝道：「不知好歹的渾小子，快讓開！」方敏被他一脚踢得「蹬蹬蹬」地向後退出三四步去，方得站定，而葉映紅已然橫刀凝立，站在溫魂面前，道：「溫老前輩，我明知不是你的敵手，但是你欺人太甚，却也要向你領教幾招！」本來，以葉映紅的本領而言，絕不是溫魂的敵手，但是她自從記憶恢復以來，已自知武功大有進展，此時又在怒火頭上，所以才不顧一切，向宇內四邪之首，多少年來，無人敢與之正面爲敵的魔母溫魂，拖起戰來！溫魂仍是依杖而立，語氣平靜地道：「你要找我動手麼？你進招罷！」葉映紅後退一步，「呼」地掄起大刀，疾砍而至。

那一刀，刀去如風，捲起漫天刀影，勁風之盛，幾乎連水聲都給壓了下來，但溫魂却仍然呆立不動，方敏在一旁見了，大吃一驚，叫道：「婆婆！」溫魂才一點軟銀杖，向後躍退開去，却是並不還手，方敏和葉映紅兩人，幾乎異口同聲問道：「你怎麼不還手？」兩人所講的話，字字相同，但一個却是關心，一個却是憤怒，溫魂道：「孩子，你與她關係如此密切，我如果還手，一有失閃，傷了她，豈不是等於傷了你的心？」方敏大受感動，叫道：「婆婆，我與她再無感情可言，你不動手，我也要動手的了！」

葉映紅則只感到溫魂無恥已極，氣得俏臉煞白，講不出話來，溫魂突然面色一沉，道：「孩子，那怎麼可以，她與你已有夫婦之實，你怎能講出這樣的話來？」

方敏大吃一驚，道：「誰說的？」

溫魂心中一奇，道：「咦，難道不是麼？這可是她親口說的！」

方敏一聲冷笑，道：「葉姑娘，你可曾對婆婆講過這樣的話麼？」

葉映紅確是曾對溫魂說過一句這樣的謊言，當時在氣頭上，也不想想，這句如果一承認，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已然等於她的話，全是謊言，平時聰明絕頂，此時竟然不加思索，道：「不錯，我是說過的，那是爲了——」不等他講完，方敏已氣得罵道：「賤人，原來你這樣無恥可惡！」方敏這一句話罵了出來，葉映紅才知道自己又中了溫魂之計，當下也不想再作解釋，玄鐵大刀刀尖直指溫魂，道：「不錯，我告訴你的話，全是說謊，你該可以還手了！」一言甫畢，刀尖向前一送，直搠溫魂胸口，溫魂向旁一步跨開，軟銀杖一幌，一招「氤氳五氣」，閃出五團銀光，着地滾到！

葉映紅雖曾和溫魂遭遇兩次，但溫魂均是空手，做夢也想不到，她一杖在手，竟然有這樣大的威力，吃了一驚，疾向後退了開去，溫魂杖法一變，「化有爲無」，剛才那麼猛烈的一招，突然之間，無影無踪，只見一條軟銀杖，屈成了半圓，向下砸來，勢力一點也不强，葉映紅那裏知道溫魂這柄軟銀杖，其厲害之處，遠在七孔刀之上，剛柔互濟，由剛至柔，由柔至剛的變化，在一轉眼間，便能完成，這一招「化有爲無」，更是虛無飄渺，不可捉摸！一杖看來簡單，實則內中不知蘊有多少種變化，一發便不可收拾！

葉映紅只見軟銀杖來勢不急，手腕一翻，便撩起了玄鐵大刀，向上招去，一等她出手，軟銀杖的下落之勢，便疾了許多，「錚」地一聲響，兩件兵刃相交，葉映紅只覺得那一杖來得輕飄，實則上力如泰山，兩膀一陣酥麻，幾乎把握不穩玄鐵大刀，同時，軟銀杖與玄鐵大刀相交，是在杖中心，杖的前半段，早經溫魂內力貫足，突然曲了下來，杖端直指葉映紅頭頂上的「百會穴」！

這一下變化，便來得極是巧妙，葉映紅能够硬接溫魂一杖，可知她近半月來，武功精進，已然是不同凡響，可是那杖頭一垂，勢如奔雷，却不是她所能防禦得了的，也算她命不該絕，溫魂在那一招「化有爲無」使出之時，已然料到她一定會撩刀來格，而她手中的乃是玄鐵大刀，軟銀杖非被削斷不可，餘下變化，却是使不出來，因此才杖刀相交之際，那電光火石的一瞬間，已然手臂向上略爲一抬，因爲溫魂出手奇快，軟銀杖果然不會立時折斷，但旣然曾知玄鐵大刀的刀口相碰，斷去一半，在所不免，再一下垂，堪堪在杖端打到葉映紅「百會穴」的時候，突然斷折！

溫魂在杖上所蘊的內力，如何之大，杖一斷下，並不垂直落下，而是「呼」地一聲，打橫直飛了出去！斷杖上所帶起的力量，將葉映紅滿頭秀髮，全都扯了起來，如同狂風吹拂！

利那之間，葉映紅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溫魂却已然看出自己，功虧一簣，未能致勝，立即斷杖向前一送，一招「龍騰雲飛」，向葉映紅胸口搠到，葉映紅覺出不好，急忙一側身子，以刀去格時，又是「錚」地一聲，正格在刀柄之上，那刀柄乃是圓的，斷杖一格之後，突然一滑，仍然向前搠來，葉映紅此時武功，雖然已將和魔母溫魂相若，但臨敵經驗，究竟相去甚遠，這一下，又是不及提防，竟在左肩之上，被戳個正着，向後一步退出，左膀立時軟垂下來，尙幸刀柄一格之後，已然將杖上大力，消去了九成，否則，斷杖早已透肩而過，立成重傷！溫魂見自己一杖搠中，葉映紅只是退了一步，並未受其他什麼傷害，心中一驚，暗忖半個月不見，此女功力，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再過些時，還當了得？却是萬萬不能輕易放過她！踏步進身，「呼」地一掌，砍向玄鐵大刀的刀身，這時候葉映紅連番受創，章法已亂，被她一掌掌力，將玄鐵大刀格開，左臂又軟垂不能動彈，胸前門戶，立時大開，溫魂的軟銀杖雖然斷了一截，却還有五尺來長，趁隙遞到，直指葉映紅的「華蓋穴」！

葉映紅知道無法抵擋，溫魂這一杖搠出，上下左右，方圓兩丈之內，已全在她杖尖籠罩之下，任何退避還是側讓，均不能逃離她的毒手，臨死之際，心中恨極，向方敏狠狠地瞪了一眼，便瞑目待死。

怎知正在此時，突然聽得方敏叫道：「婆婆，留她一命，向她詢問那崑崙聖書的所在！」

葉映紅只覺一股大力，衝到了胸口，却又立即停住，睜開眼來一看，軟銀杖已然抵在自己的華蓋穴上，只要溫魂內力一

發，便自難忍，反正是死，何必再受折磨，竟就趁軟銀杖一停之際，右手五指一鬆，棄了玄鐵大刀，伸手便向軟銀杖抓到！

溫魂雖然是老奸巨猾，但葉映紅會在生死已在人掌握之際，出手扔了兵刃，這一着她却也是始料不及，急忙運轉眞氣，內力疾吐之際，軟銀杖已被葉映紅抓住，向旁一推，溫魂排山倒海而出的內力，只是將葉映紅撞出了丈許開外！

葉映紅一滾了開去，無形中反倒脫離了險地，她知道眼前來說，仍不是魔母溫魂的敵手，因此一滾開之後，手在地上一按，當即一躍而起，向前疾馳而出，頭也不回，一面大叫道：「溫老魔，如今那渾小子被你騙信，我也不屑與他爭辯，但你需要防到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講到最後一句話時，人已在大半里開外，行動之敏捷，當眞是疾逾旋風。

溫魂一見葉映紅竟然趁機溜走，知道她在世上，是一個極大的禍胎，可是一看葉映紅向外逃出之勢，如此迅疾，知道追也追不上，說不得日後費些心機，再將她除去，看她的情形，方敏在笻竹寺得到手中的，當眞不是崑崙奇書，只要崑崙聖書尙未出世，就算過上三年五年，也不會怕她，樂得賣個大方，叫方敏對自己更心生好感，身子竟是一動也不動，向方敏一笑道：「孩子，我放了她，你不惱我罷！」

方敏不知說什麼話才好，半晌，才道：「婆婆，那崑崙聖書呢？難道就這樣算了？」

溫魂道：「傻孩子，婆婆傷已好了，還要那崑崙聖書何用？怪只怪你自己不小心！想那崑崙聖書的主綱，乃是達摩祖師的無字生像，像她這樣心術的人，也未必學會，以後再有機會，奪回來也不遲，如今還是不要再追究了罷！」

方敏只感到溫魂胸襟，博大已極，便答應了一聲，半晌，才奇道：「咦？那柄綠劍呢？爲何未見她使用？」溫魂本來也在疑心此事，道：「確是奇事，難道竟然失去了麼？」

兩人猜測了一會，猜不出道理來，只得仍回旋風島而去，到了旋風島上，溫魂將七枚蠟丸中的白紙盡皆取出，也以火烘出了紙上的圖樣，但是她却無法明白那是有什麼用處的。只得擱過一邊，日日教導方敏的武功，並且自起爐火，化了兩個月的功夫，熔了那柄玄鐵大刀，將斷成兩截的寒玉七首，也化在玄鐵之中，打成了兩柄七孔刀，又和方敏兩人日日苦研，在七孔刀原來的招式上，創出了一套雙刀法。

那一對七孔刀，因有寒玉七的原料在內，比純是玄鐵的，更是鋒利，而且雙刀剛柔變幻，更是奇妙無窮，溫魂自負天下兵刃，再也難出其右。

時間易過，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溫魂和方敏在旋風島上，不知不覺間，已然過了十個月。這十個月中，方敏的武功，更是大進，那一套七孔雙刀法，更是精純無比，一經施展，島上旋風，也爲之黯然失色。那一天，方敏掐指一算日子，離開一年前，和極樂眞人在武當山之約，已不過一個來月的時候，此去路途遙遠，再要不動身，勢必失約。

方敏溯河而上，未曾找到那偷去藍蛛的人，便已一直耿耿於懷，再叫他失約，他是無論如何不肯的，便來到溫魂的石屋面前，剛想走進去，和溫魂說明原委，離島前去，忽然聽得島旁浪花聲中，有一人高聲道：「不知旋風島溫島主，可在島上麼？」

聲音嘹亮綿實，雖然旋風呼呼，但聽在耳中，也極是有勁，方敏吃了一驚，剛一回頭，溫魂也已從石屋中走了出來，朗聲道：「誰找我老婆子？」兩人一起看時，心中俱是一懍，只見一個年約三十的頭陀，足下踏着一塊木板，在島上那麼急驟飛濺的浪花之上，隨着浪頭，起伏不停，那浪頭有時一下子抛起丈許高下，那人也是一樣地不爲所動，穩在地站在木板之上，一見溫魂出來，便開口道：「在下是東海鐵礁島門下弟子，奉家師鐵行頭陀，黃山始信峯百丈禪師，峨嵋金頂千芥大師，北天山七禽大俠及武當極樂眞人之命，有一封柬帖，要送給旋風島溫島主！」溫魂聽得他一口氣報出五人名字來，全是正派中頂兒尖兒人物，心中不覺暗吃一驚，暗忖我和這些人物，向無來往，他們巴巴地派人送柬帖來，却是爲了甚麼？忙道：「我便是此島主人，閣下柬帖何在？」只見那人手在懷中一探，摸出老大一個信封來，手一揚，一陣厲嘯，那信封竟然直向溫魂飛了過來。

旋風島上，鎮日裏狂風呼號，是以寸草不生，其實，就算有樹的話，也不難被連根拔起，信封輕飄飄地，相隔七八丈遠近，竟然直飛了過來，連溫魂也嚇了一跳，一探手，接在手中，只覺沉甸甸，方自一笑，知道信封內夾有一塊薄薄的鐵板，要不然就算鐵行頭陀親自到來，也未必見有這份功力！

那人柬帖一脫手，便自雙手合什，道：「溫島主旣已接到了柬帖，在下告辭！」隨着一個浪頭，身子向下一陷，到浪頭再向上湧起時，那人已自不見，方敏道：「婆婆，這頭陀登萍渡水的功夫，眞可以算得一等一了！」溫魂一笑道：「孩子，你有所不知，那頭陀乃是東海鐵礁島上的弟子，傳說那鐵礁島，位在東海盡頭，島旁礁石林立，其利若刃，若不是具有一等一的登萍渡水功夫，根本到不了島上，這五人派鐵礁島上弟子，前來下書，分明有示威之意，只怕此信，却不是善意哩！」方敏一怔，想起在骷髏洲上，自己和馬算子所發生的爭執來，急道：「婆婆，快拆開來看看！」

溫魂拆開了封口，只見一張大信紙，上面寫道：「溫島主賜鑒：聞得島主，是一年前，已將崑崙聖書得到，按此書原屬崑崙派所有，凌霄子方仙，臨死之前，將書帶走，以致崑崙派被逼解散，如今崑崙聖書旣在島主手中，且已達一年之久，書中秘奧，諒已盡窺，理應歸還原主，敬請閣下於七月十五日，盂蘭勝節之日，將崑崙聖書携至武當山極樂觀，屆時天下武林人物，一則爲恭賀崑崙復興，二則爲瞻仰閣下義擧，亦將齊集極樂觀內，望閣下能依時到達。不然崑崙派不肯干休，不免大動干戈，忝屬武林一脈，竊爲互相殘殺，實非佳相，故冒昧投書，乞恕唐突。」下面的署名，正是佛門三大高手，和馬算子

、極樂眞人等五大高手！

兩人將信看完，溫魂默默無言，方敏却嚷了起來，道：「咦，這倒奇了，婆婆，你甚麼時候得到崑崙聖書來着？」溫魂心中也是怒極，但她却不露聲色，道：「哼，怕不是葉映紅恨我切骨，到處在江湖上揚言，以致崑崙派長老，請出這五個人來，向我追討崑崙聖書！想嫁禍於我！」方敏一想，也深覺有理，不由得恨恨地道：「婆婆，早知如此，當日追上她，也要向她問個明白！」他十個多月來，一直爲葉映紅的事，而心中苦惱，他不能忘記和葉映紅相戀的歡樂，也不能忘記葉映紅對他的欺騙，他已然變得沉默寡言了，他在講那句話的時候，實則上內心深處，但深悔當日爲甚麼不追上去，可以使得自己在回憶葉映紅的時候，多一個印象，而他心中，也實在急切地盼望着見葉映紅一面！

當然，這代表了他底深處，對那一段戀情，仍是不能忘懷！

溫魂嘆道：「當日的事情，過也過去了，看來我如果七月十五日，不去赴會，他們便會找上門來。」方敏急道：「婆婆，那我們如何應付才好呢？武當聚會上，一定高手雲集，若是他們不講理起來，我們只有兩個人，如何是敵手？」

溫魂心中也爲此事，而五內俱焚，明知一到武當，若是交不出崑崙聖書，一定是一個大麻煩，但是若不去，被人尋上門來，更是糟糕，若是爲此東避西躲，只怕各正派聯手搜索，天下雖大，也沒有藏身之處！想了半晌，恨恨地道：「孩子，除了硬着頭皮，前赴武當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方敏心中，也早已主張這樣，道：「婆婆，也毋須硬着頭皮，到時向他們說清楚，崑崙聖書並不在我們處，他們難道還不信麼？再說，武當極樂眞人，和我有共赴滇南高黎貢山，去捉藍蛛之約，我們正好一齊到武當去見他一遭！」

溫魂想了一陣，又嘆了一口氣，道：「孩子，我早年因報仇而下手毒辣一事，至今武林中人，猶念念不忘，我怕只怕到了武當山上，你聽得閒言閒語太多，也會以爲我是個壞人。」

方敏心情激動，說道：「婆婆，你怎麼這樣講法，你的爲人，我還有不知道的麼？」

溫魂本來就是担心這一點，她對方敏，確是眞的有了一絲祖孫之情，在她挖空心思，創出那套雙七孔刀法之時，本來想留下一個破綻，作爲日後用來制服方敏之用，但是到了將那套刀法，傳授給方敏的時候，却又未曾將那個破綻留下，因此便可見她的心事。

當下兩人收拾了一下，便離開了旋風島。

那一天，還只是六月十三，算來尚有一個月另兩天，兩人也並不心急趕路：只是日行夜宿，第三天，便在草原上遇見了長白山的天鷹長老，肩頭之上，停着一隻高達五尺的巨鷹，也向關內而去，見了溫魂，只是冷冷地打了一個招呼，便自顧自地向前馳去，溫魂嘆道：「唉！想不到連多年來，一直只在長白山天鷹谷隱居的天鷹長老，也給他們請了出來，這次武當山上，各派人物薈萃，只怕是百年來未有之盛哩！孩子，到時如果他們眞的不講理，要動起手來，你切不可插手，由我個人對付！」

方敏只是笑了一下，並不言語，若眞是動手，我和婆婆死也死在一起！

如今且擱下兩人趕向武當山一事不表，却說這次五大高手名義，遍請天下各門各派的高手，在武當山上聚會，倒也不是葉映紅在武林中所造的謠言，其起因倒還在方敏自己！

當方敏在骷髏洲被馬算子和馮瑩，從巨人手中，救下來的時候，不知道旋風島上曾發生了甚麼事情，而且是在垂死之際，聽到了葉映紅的叫聲，因此更認定崑崙聖書，已然送到了溫婆婆的手中，便照自己的忖想，對馬算子說了，兩人因此也幾乎打了起來，馬算子一怒之下，便帶着馮瑩離開了骷髏洲，先赴峨嵋，尋着了千芥大師，再到東海去見鐵行頭陀，重又折回中原和百丈禪師、極樂眞人商議，這才再和崑崙派長老中僅餘的三人見面，以五人的名義，要向魔母溫魂索取崙崑聖書，並還怕溫魂不來，又發出請帖，邀請天下武林高手，正邪各派一齊到武當山來。

邪法中人接到請帖的，想起事不關己，樂得前去熱鬧一番，各自都欣然前往，正派中人，因爲事情和崑崙復興有關，自然義不容辭，當然前去，因此，整個武林，已全都爲之轟動，那麼多人中只有白骨神君最是吃驚，一見請帖送到，立即遠颺！因爲，他只當魔母溫魂已然死在洞庭君山，而會竟然未死，還得了崑崙聖書，武功一定更高，昔年仇恨她焉肯不報？所以不敢上武當山去，但後來終於因爲她身懷那鐵箱夾層中找出的那張事關重大的地圖，而被人搜尋出來，這是後話表過就算。

却說這一日，正是七月十二，武當山極樂觀中，已然極爲熱鬧。各方八面，前來赴會的人物，至少已有三百餘人，自然物以類聚，正邪涓分，只有幾個介乎正邪之間的人物，如長白山天鷹長老，醉乞向我等人，才獨自一人，還有便是揮雲老怪，只帶着徒弟關元化，師弟屈天景，三個人在一起。

那極樂觀前，本就有一個極大的石坪，極樂觀便在石坪之旁，依山勢築成。

此時，石坪之上，已然放置了數十張新製的白木八仙桌，全是極樂觀中道士，連夜趕工，砍伐山中樹木，趕製而成。

而極樂觀中，又有的是房舍，來的不過是三百餘人，盡夠居住。鐵行頭陀等人，也知道武林之中，恩怨糾纏，極是複雜，這次又因爲正邪各派，一齊請到，不難有寃家對頭，多年搜尋不見的，却在山上遇到，因此在上山途上，早已豎起了一塊大石碑，由佛門三大高手，各以「金剛指」，「化石爲粉」上乘內家手法，刻下戒律，請到會人物，無論有殺父之仇也罷，却勿在山上生事，因此連日來儘管有人怒目相向，却還未曾有動手的事情。

離開七月十五日的正日，越來越近，只有三天了，山上那麼多人，心情最焦急的，倒不是崑崙派的三風子、度天子和摩雲子三人，而是一位年輕的姑娘：馮瑩！十個月來，馮瑩跟着她師傅馬算子到處奔

波，但是她却未曾有一天忘懷了方敏。

她緊緊地記得，方敏稱她是世上最可愛的人，而這次高手雲集，對象却是魔母溫魂一人，壞就壞在方敏是溫魂的徒弟，到時，一定難免紛爭，這件事，就令得她心驚肉跳，每過一天，便不安一天！有時候，她倒希望根本自己不認得方敏，倒也不會有今天的煩惱了，但是事實上她不但不認得方敏，而且還是日思夜想的心上人！師傅和佛門三大高手，正在殿上商議事項，馮瑩在一旁越聽越心煩，便到石坪上來漫步，但是石坪上，所有人三三兩兩，不是在議論那崑崙聖書如何會到魔母溫魂手中，便是忖測溫魂到時，肯不肯將崑崙聖書交出，再不然，便是猜溫魂要邀請那些人來作助手，因爲宇內四邪中，只到了揮雲老怪一人，會不會其餘三人，聯成一氣，到時候確有一場熱鬧可看。

人人所談論的事全是馮瑩最感到心煩意亂的事，馮瑩一賭氣，掩了耳朵，逕向石坪之下走去，一口氣跑到半山腰中，方自停息了一下，幽幽地嘆了一聲，望着對面松樹之上，一隻見了人一點也不吃驚的小松鼠發呆。好半晌，又自言自語道：「敏哥！敏哥！那魔母溫魂的爲人，你不應該不知道，但是，你爲甚麼要和她在一起？」馮瑩和方敏結識雖然不久，但是在一切事情中她都可以看出方敏是一個極爲正直的人，因此心中極是不能理解這件事。

自言自語完了，又嘆上一口氣，呆呆地坐着，過了半晌又長嘆一聲。

那一聲長嘆剛畢，馮瑩嚇了一跳，回頭一看，並無人影，心中暗道：「難道自己心神恍惚，連聽力也自不靈了？」原來她剛才那一聲歎息，聲音竟然特別的長，而後來那「唉」地一聲，竟是在她嘆畢了以後才發出的！

馮瑩苦笑了一下，想起大後天便是七月十五日，溫魂既然已經收了束帖當然不會不來，而送帖子去的鐵行頭陀之徒又說在旋風島上，見到溫魂身旁有一個年輕男子，這人當然就是方敏了，他焉有不來之理？想到心煩處，又嘆息了一下，嘆一聲完，馮瑩不禁直跳了起來喝道：「誰？」

原來這次又和剛才一樣，有一個幷非是她發出的嘆息聲！可是跳起身來看時，却又不見有人，那地方是半山腰處的一個小平地，不過丈許見方，馮瑩轉過去山兩邊一看，也是一個人也沒有，心知若是聽錯，絕無聽錯兩次之理，山上邪魔外道甚多，莫不要和師傅有甚麼仇恨，却打不過師傅，而來暗算自己！因此加意小心，又搜索了一番，但却一無人影，正待放棄，忽然聽見一個極是微弱的聲音道：「小姑娘！可是有一位小姑娘在山旁！」

這一下，馮瑩確是聽得眞切無比，眞只有一個人在叫自己，那人的聲音雖然聽來微弱，像是從極遠的地方傳來一樣，但是傳入耳中，却還十分清晰，馮瑩心中更是出奇，大聲道：「你是誰？你在甚麼地方？」那聲音道：「小姑娘，低聲些，別嚷得人人都聽得到！你現在是在甚麼地方？」馮瑩道：「我是在武當山上啊。」那人一笑，低聲道：「誰不知道你是在武當山上？我問你是在武當山的甚麼地方？」

馮瑩道：「我是在極樂觀的下面，仰起頭來，就可以看到極樂觀。」

那人像是高興不盡，道：「你可是在一個一旁長有一棵共有九彎的小松樹的小石坪上麼？」馮瑩向旁一看，果然有一棵一樣粗細的小松樹，彎彎曲曲，從樹梢到樹根，共有九個彎之多，道：「不錯！」

那人又道：「好，你向左邊去，小心點，看到了一簇生着尖刺的荆棘沒有？」

馮瑩一路按着那人的指示看去，果如所言道：「我看到了。」那人道：「離你有多遠？」馮瑩道：「約有三丈開外。」

那人嘆了一聲，道：「你能設法走到那簇荊棘的旁邊去麼？要小心，那其實不是什麼荊棘，而是含有劇毒的仙人草，別讓它給刺着了——啊，我倒忘了問你，你是何人門下？」

馮瑩聽得那人要自己走到那簇仙人草旁邊去，心中已然大惑不解，不知道他要自己做什麼事，答道：「家師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

那人歡呼一聲，哈哈一笑，道：「好哇，敢情是老馬的徒弟，那一定有了下文，你走到那仙人草的旁邊，我再對你說話。」馮瑩遲疑道：「不知前輩如何稱呼？」那人道：「我是極樂眞人，你師傅的老朋友！」馮瑩初聽到那聲音的時候，便覺得那聲音有點像極樂眞人所發，所以才會一件一件、都按着他的話去做，如今一聽他果然是，訝道：「極樂道長，剛才你還正在殿上和師傅商討，怎麼一下又跑到山裏面去了？」

極樂眞人似乎吃了一驚，道：「小姑娘，你說什麼？」但隨即就改了語氣，道：「噢，那你就別管了，你先到了那仙人草的旁邊再說！」

馮瑩向那地方一看，只見那三丈遠近，全無可供憑藉跨躍之處，但那仙人草的旁邊，却有着一尺見方的地方，可供立足，便道：「好！」大着胆子，足尖一點，便向前躍了過去，剛好落身其上，道：「極樂眞人，我已然來到那仙人草的旁邊了，又該怎麼樣？」

極樂眞人道：「你小心撥開那簇仙人草，可絕不能讓尖刺刺破，否則毒發，都是個麻煩！」馮瑩小心翼翼，依言而爲，好不容易，才將那簇仙人草撥開，但一不小心，還是被一枚尖刺，挑破了細皮，心中吃了一驚，幾乎跌下石去，但是又不覺得有若何感覺，也就不放在心上，向前一看，只見一個尺許見方的圓洞，本來是被仙人草遮住的，所以看不到。

只聽得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道：「碰到難題了罷，你學過易筋縮骨之法沒有？」馮瑩道：「沒有！」極樂眞人道：「這倒是麻煩事，但聽你聲音，你內功已然甚深，待我來敎你，你可得快一點學會它！」馮瑩儘管心中納悶，但聽得有功夫可學，却也不加反對，道：「尙請眞人多多指敎！」

極樂眞人長吟道：「氣爲主，身爲次，運氣自頂至踵，思身如無法……」接着又唸了一大套口訣，方道：「那易筋縮骨之法，其實甚易，多少內功甚差的人，都學會了，其關鍵之處，便是要眞氣凝成一團。」馮瑩唯唯以應，不斷按照極樂眞人的指點去練，但已到第二天天明時分，也

就是七月十三日，方始練成。極樂眞人道：「好！小姑娘，你鑽進洞中來罷！」馮瑩向洞內一張望，黑漆漆地，什麼也看不見，不禁遲疑了一下，極樂眞人道：「咦，你怎麼不鑽？哦！是忘了帶火摺子？不帶火摺子，那是不行，快上山去拿罷！」

馮瑩確是未曾帶火摺子，聞言答應了一聲，極樂眞人又道：「小姑娘，你千萬記得，你此時身上，責任重大，到了山上，若是再見了……再見了我，千萬不可和我講一個字話，就算是……我問你，你也不能出聲，明白了不？」

極樂眞人自從和馮瑩講話以來，語調就極是明快，但此時却甚是嚴肅，馮瑩雖不知是什麼緣故，但是也感到事態嚴重，忙道：「我答應便是！」極樂眞人又囑咐道：「你離開時，千萬記得將仙人草仍擺在原來的位置上！」

馮瑩身子向後一退，輕拍一掌，便以掌力將仙人草推到了原來的位置上，足尖一點，倒縱出去，心中暗想極樂道長爲人突梯滑稽，此時不知又在攪什麼開心了，一面想，一面向山上走去。

剛一來到那塊新豎立起來，上面刻有不得在山上生事的石碑附近，便自吃了一驚，原來極樂眞人和師傅馬算子兩人，正背負雙手，站在路口，在迎接上山來的武林高手哩！

馮瑩不由得望了極樂眞人一眼，心中好生奇怪，極樂眞人一笑，道：「小丫頭一早上那兒去哩？怕不是去會情郎了？」馮瑩俏臉一紅，馬算子叱道：「牛鼻子，你別老沒正經的了，當着後輩，也沒有一點長輩氣概！」極樂眞人一瞪眼，道：「怎麼啦？難道我講錯了不成？不信再問她本人！」

手一探，逕要來抓馮瑩，馮瑩緊緊記得「不能出聲」的囑咐，心中大急，恰好這時候，馬算子道：「算了，有人來了，還吵什麼？」

極樂眞人才歇下手來，只見來的，竟是一個少年書生，不由得一怔，道：「尊駕何人？」

原來此次，請帖所發及的，全是各派掌門，要不然是在這一門一派中聲望極高的人，至少也在五十上下，但那少年書生，却只不過二十上下而已，是以極樂眞人有此一問。那少年書生反向馮瑩望了一眼，才道：「在下是藏北雪花派，因爲師傅剛死，在下新接掌門人之位！」

極樂眞人一聽，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後生可畏。」那書生一笑，道：「多謝前輩誇獎！」行了一禮，逕自去了，馮瑩見有機可脫身，早已一溜烟地走了，來到觀中，向道士討了火摺子，不敢再走那路上下山去，一繞繞到了極樂觀的後面，看了周圍沒有人，才敢下山，再來到那仙草的旁邊時，已然正午，道：「極樂眞人，我來了。」極樂眞人竟然立刻答應，道：「好，你鑽進來罷！」馮瑩依言便展新學的「易筋縮骨」之法，「刷」地一下，便鑽進了洞中，才向前跨了一步，「砰」地一聲，便撞在一塊巖石上面。

那一下因爲事先毫無防備，所以撞得極重，只聽得極樂眞人哈哈大笑，道：「小姑娘，吃了虧了罷，我早就知道你會撞上去的，可知你行事莽撞！」馮瑩心中，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連忙幌亮了火摺子一照，只見那山洞極是狹窄，只不過尺許深淺，但是向兩面看去，却各有通道，只聽極樂眞人又道：「小姑娘，你以火摺子照了，看那一面有一個圓圈的記號，便向那一面走。」

馮瑩兩面一照，道：「是左面。」極樂眞人道：「那你就向左面走。」

馮瑩依言向左面走去，那通道極是狹窄，馮瑩生得嬌小玲瓏，才能從容走過，若是個子再大些，非得側着身子，方能行走。

走去了十餘丈遠近，只見面前又現出三條通道，不知該向那一面去，高聲道：「眞人，我面前現出了三條岔道，該走那一條，才能見到你？」

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姑娘，倒是個小鬼靈精，你怎麼知道我是要你來見我？你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了，怎麼我從來也沒有聽老馬提起過你？除非你今年還不到二十歲！」

馮瑩吃了一驚，暗想這是什麼話？他怎麼會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而且竟然師傅會連提都未曾提過我？呆了一呆，道：「前輩莫開玩笑，你究竟是什麼人？」極樂眞人道：「咦？你這小姑娘怎麼了，我不是和你說過了麼？多問則甚？」

馮瑩知道極樂眞人雖然嬉皮笑臉，愛開玩笑，但是在武林之中，輩份極尊，見他語中大有不樂之意，便不敢再說什麼。

只聽得極樂眞人道：「你眼前有三條岔道是不是？本來，你揀有圓圈記號的走，便可以來到我處，但現在記號却已被人弄亂，你看看，除了圓圈以外，可還有什麼記號？」馮瑩舉着火摺子，在三條岔道中各自照了一遍，道：「當中一條，有一隻指印。」

極樂眞人「哼」地一聲，道：「想不到這畜牲竟連化石成粉的上乘內功，都已練成了。」

馮瑩道：「眞人你說什麼？」極樂眞人道：「沒有什麼，你就向那有指印的通道去罷，以後也是一樣！」馮瑩便依言向前走去，越向前走，岔道便越多，走到後來簡直頭昏腦漲，尙幸岔道之中，總有一條是留有手指印的，馮瑩已然知道這是一個山腹之中的天然迷宮，若是沒有記號，被困在其中，當眞是一世也走不出來，不一會，她一個火摺子已然用盡，好在她隨身所帶的火摺子甚多，忙又點起了第二個，在山腹之中，足足轉了三四個時辰，極樂眞人的聲音，時遠時近，馮瑩才發現眼前突現亮光，不禁喜道：「眞人，我看到亮光了，可是已來到了目的地？」

極樂眞人嘆了一口氣，道：「剛好相反，你向前走走看看。」

馮瑩向前竄出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原來那亮光，正是由自己鑽進來的那個圓洞中射入的，她進山腹中，是從左邊進去，此時，却又從右邊，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極樂眞人道：「小姑娘，一定是你曾在無數岔道之中，走錯了一條，再來過。」

馮瑩心中暗嘆了一口氣，心想這位老前輩，不知道在開我什麼玩笑，想來又未

曾有什麼地方，曾經得罪過他，只得問道：「這次又該從那裏走進去啊？」

極樂眞人道：「還是從有圓圈的那個。」馮瑩道：「眞人，右邊的那個，都有一個指印哩。」極樂眞人道：「當眞，咦，這倒奇了，他至多只能封死幾條岔道，却不能將整個通道，掉轉過來啊，呀！是了，這山腹中的迷宮，奇幻無方，也許只要封死一條，便會全部改觀，也說不定，那你就向新指印的那岔道中走去罷。」

馮瑩聽出他中間那一番話，像不是對自己而言的，也聽不懂是什麼意思，只得按照他的話去做，又轉身向右面走進去。

這一次，在山腹中轉的時間更長，馮瑩默默計算，怕不已過了一天一夜，也就是說，已到了七月十四的晚上，但極樂眞人仍是不嫌其煩地要她在找通道，馮瑩不禁奇道：「眞人，明天就是正日子，難道你不用去觀裏主持一切麼？我師傅怕正在找你哩。」

極樂眞人訝道：「咦！什麼正日，你師傅明知我正在閉關，什麼人都不見，那知我出了事，怎麼會來找我。」那幾句話，聽得特別清晰，可見和極樂眞人，已然相隔不遠。但是身在山腹迷宮之中，即使相隔三尺，也等於是相隔十里，找不到正確的道路，也屬枉然！

馮瑩越聽越覺得不像，停了下來，不再向前走動，再一次問道：「喂，你究竟是什麼人？」極樂眞人怒道：「告訴你我是極樂眞人，多問作甚？」馮瑩這次也已沒好氣，道：「你既然是極樂眞人，明天已是七月十五日，廣邀天下武林人物，你也有份，爲什麼你不上山去主持？」極樂眞人怒道：「放屁，你若是敢不聽我的話，胡言亂語，等我出了山腹迷宮，告訴老馬，剝你的皮。」

馮瑩道：「我可不管了，去找師傅來，你和他說罷。」

因爲馮瑩覺得那人，雖然是極樂眞人的聲音，但是所講的話却一點也不對頭，因此心中難免啓疑。

只聽得極樂眞人說道：「小姑娘，你要走便走，但你這次是循什麼記號尋到來的。」

馮瑩道：「我先是循手指印，後來仍回到原處，便又循一個小三角，才來到現在這裏的。」

極樂眞人嘆道：「小姑娘，你若是再向前繼續走，我看至多大半天工夫，便可以找到了，你爲武林所立的這件大功，百年傳誦，何必急於出去。」

馮瑩聽他這話倒講得極是誠懇，心想也罷，不如再繼續地找下去算了，便答應道：「好，我就再找一找看看，眞是不行，我也沒法。」

極樂眞人高興道：「這才像話哩。」

如今且不表馮瑩在山腹迷宮之中，順着極樂眞人的話，在山腹中大兜其圈子，却表七月十四日晚上，已到的衆人，個個都知道溫魂要就不來，要來的話，一定會在今晚趕到，因此有意無意之間，全都集在上山的路口上等候，此次出面邀請的五人，更是天色傍晚時分，便已在路口相待了。

極樂眞人因是極樂觀主人，站在最前面——看官勿以爲作書人弄錯——第二個，便是長身玉立，一表非凡，看來像是皇孫公子一樣的一個頭陀，再後面，便是百丈禪師，以及一個老尼姑，千芥大師，馬算子在千芥大師後面，心中只在懷疑，一日不見馮瑩，不知她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天色漸漸地黑了下來，月華乍升，已聽得半山腰處，「哈哈」一陣大笑聲震耳鼓，笑聲未絕，人影連幌，一老一少兩人，已然上了山頂。

衆人一起定睛看時，只見老的一個，掛着一支鐵杖，髮如銀絲，面目慈祥，少的一個，身材雄壯，腰際插着兩柄黑黝黝朴刀，雙目顧盼神飛，一臉的正氣，五人齊聲道：「想不到溫島主當眞肯賞光，眞是幸甚！」溫魂一笑道：「既是五位有召，老婆子焉敢不來。」方敏在一旁低聲道：「婆婆，既已來到了，快和他們講明白了吧。」溫魂道：「如今講也無用，明日等正式開口問我要崑崙聖書時，再與他們理論。」

方敏剛和溫魂一講完話，極樂眞人便暗地一聲，向方敏道：「喂，你可還記得咱們另外有事麼？」方敏道：「當然記得，但却先了却這一件事再說。」極樂眞人一點頭，道：「說得有理，溫島主遠途趕到，有話明天再說如何？」

溫魂道：「自然如此。」拉拉方敏的手，跟着極樂眞人，一直向極樂觀走去。方敏在溫魂耳際，低聲問道：「婆婆，這人眞是極樂眞人麼？」

溫魂道：「當然是。」方敏想起古墓中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有好些行動，非但不像是正派中第一高手，而且連正派人物都不像，還險些兒當他不是極樂眞人哩，如今想來，想是當時多疑了，便不再言語，兩人一路向前走去，衆人全都紛紛讓道，讓他們過去，將到達殿門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書生打扮的人，面向門口，大模大樣地站着，手中摺扇輕搖，並不離開。

此時，極樂眞人領先，魔母溫魂在後，後面有方敏，佛門三大高人，和七禽大俠馬算子，天下武林，頂兒尖兒人物，全已在此，前來武當的，雖然大都是一派宗主，但是與這些人相比，却也有自嘆弗如之處，因此才人人讓道，那書生昂然地站着，倒像是存心擋住衆人的去路似地，因此也顯然特別惹人注目。

極樂眞人心中略是一怔，暗忖這人站在此處作甚？只得略向旁側了一側，他是領頭而行的，其餘人當然也跟着他走。

此時，大石坪上衆人，已然紛紛議論，都說這年輕書生太過不該，方敏心中也是一樣想法，等到來到那年輕書生的身旁時，不由得向他望了一眼，剛好那時候，那書生也回過頭來望他，四目交投，方敏心中，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

原來那書生看來年紀雖輕，但是雙眼之中，精光內蘊，深不可測，分明是武功已到了絕頂，而且那一個印象，也是一刹那之間的事，轉眼之間，那雙眼睛，就和常人無異，向方敏似笑非笑地點一下頭，便自徜徉走了開去，方敏知道大凡內功精湛的人，一雙眸子，最是不能騙人，但那個書生却能夠在片刻之間，將眼中精光隱去，可知他的內功，實已到了出神入化的

地步，自己並不識得他，他却向自己點頭，不知是什麼意思？

身在險地，樣樣都要提防，因此一碰溫魂，低聲道：「婆婆，那走了開去的書生，是什麼路數，你可知道？」溫魂一回頭，已然只見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人叢之中，便道：「不知道，孩子，眼前最要注意的，便是揮雲老怪，這老賊可能要趁火打刼，撈個便宜，以報我昔年逐他出旋風島之仇。」

方敏點了點頭，向溫魂眼神所指的地方看去，只見揮雲老怪陰着一張怪臉，站在一旁，左邊站着屈天景，右邊却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一個三角臉漢子，方敏一見那人，心頭就禁不住熱血沸騰，他絕不能忘了七年之前，他和母親狼狽逃避無數高手追踪的時候，母親背上中了一鞭時的情形，而那一鞭，就是揮雲老怪身旁，心比蛇毒的那三角臉漢子關元化所揮的，因此便低聲道：「婆婆，你放心，揮雲老怪就算不來趁火打刼，我也要找他徒弟，再算舊帳哩！」

說着，便按了按七孔刀的刀柄，豪氣凌雲，大有在這普天下武林高手的聚會之中，一顯身手，揚名天下的氣概！說話之間，一行人等，已然踏上石階，溫魂道：「各位請指示老婆子憇息之所，以便休息。」馬算子跨前一步，道：「溫島主不擬見一見崑崙派的長老了麼？」溫魂冷笑一聲，道：「崑崙派的長老？崑崙派早在七八年前，烟消雲散，還有什麼長老。」

馬算子一楞，向極樂眞人對望一眼，兩人俱不言語，溫魂昂着皓首，道：「馬神醫，有什麼話，咱們明天再說如何？」一拉方敏的手，說道：「孩子，咱們先去休息吧。」老少神醫馬算子却又道：「小敏。」

方敏轉過身來，道：「前輩有何吩咐？」馬算子沉住語氣，道：「你來，我有話和你說。」方敏向溫魂看了一眼，見溫魂面上，毫無表示，心中已然猜到了馬算子要對自己說些什麼。他對馬算子的爲人，極是敬佩，但是對馬算子詆毀溫婆婆一事，却又反感之極，因此不肯走過去，道：「前輩有什麼說話，只管吩咐便了。」馬算子本來是想勸方敏，不要和溫魂在一起，淌這個渾水，如今見方敏竟不肯單獨對自己講話，心中已然不樂，道：「小敏，你父親生前，是我至交，我不能眼看你行動猶如跌入泥沼，身敗名裂，要勸你幾句，你聽也不聽？」方敏道：「前輩，但言無妨。」

此時，大殿中人，只覺得方敏年輕英俊，氣度軒昂，並不知道他的來歷，見他和溫魂一起來到，自然以爲他是溫魂的徒弟！聽得馬算子如此說法，已然覺得心中大奇，每個人的眼光，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馬算子頓了一頓，道：「小敏，我只希望你莫學你母親當年之爲人。」

方敏一聽，面上勃然變色，踏前半步，手按在七孔刀柄上，朗聲道：「馬老前輩，你當着天下羣雄，辱及先母，是何道理。」

馬算子勸方敏，本是一番好意，但在方敏而言，如此回答，却也極是得體，馬算子雖是一代高人，但方敏詞鋒咄咄逼人，一時之間，他竟然亦被窘得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尚幸百丈禪師高喧一聲佛號，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勸人爲善，佛門之旨，馬大俠苦口婆心，聽者不宜耿耿於懷。」

百丈禪師是佛門三大高手之中，佛法最深的一個，他總不會對人有什麼成見罷，爲何也如此說法？因此就不再言語，和溫魂一起來到後殿一間大屋中坐下，衆人又講了幾句沒有要緊的話，便自離去。

溫魂一見衆人離去，忙在四面牆上，貼耳細聽了一會，才低聲道：「孩子，今晚不要睡得太死，我剛才在人叢中，見到不少人望着我們時，眼色有異，預防他們夜間暗襲！」

方敏點頭答應，道：「婆婆，明天一早，你想他們肯不肯相信我們的話？」

溫魂苦笑一下，道：「那只有走着瞧了。」方敏心事沉重，和衣睡了下去，溫魂則只在床上盤腿打坐，將一柄七孔刀放在身旁。

那柄七孔刀，並不是用玄鐵所鑄的兩柄，而是方敏用來砍殺藍蛛，因而染有極毒的那一柄，其鋒利剛硬之處，比諸玄鐵，雖有未逮，但是其毒無比，破膚立亡，却是比玄鐵刀有用得多。

方敏開始時，是翻來覆去，睡不着眼，到後來，正要矇矓睡去之際，忽然聽得門上有剝啄之聲，不由得一躍而起，只見溫魂已然手按在七孔刀上，雙目精光四射，問道：「門外是那一位朋友。」

只聽得門外道：「溫島主，可容貧道進來，略言數語麼？」

兩人一聽，竟是極樂眞人的聲音，不禁大出意料之外，溫魂略一思索，便道：「眞人請進。」「呀」地一聲，門開處，果然是極樂眞人前來，一進門便笑道：「原來溫島主尚未就寢。」老實不客氣地拖過一張椅子，便坐了下來。

溫魂面對着這個正派中必的成名人物，心中不禁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落，暗忖極樂眞人早年便已然令得紅掌祖師抱頭鼠竄而逃，如今又出關多年，想必一定更練成了厲害的功夫，本領可能在自己之上，若是一有變故，却是要先下手爲强，心中盤算，面上不露神色地問道：「眞人貪夜來訪，不知有何見教？」極樂眞人「哈哈」一笑，目視方敏，並不回答。

溫魂心中會意，暗道：「啊，他是要我支開方敏，久聞極樂眞人爲人，光明磊落，他有什麼事，值得和我私下討論的呢？」以她的聰敏才智，竟然也猜想不透，只得道：「孩子，極樂道長與我有事，需要密談，你且迴避些時再說。」

方敏一怔：道：「婆婆，你——」溫魂一笑道：「孩子，你放心，極樂道長爲人光風霽月，絕不會暗箭傷人的，你儘管去罷。」

她一方面是要令方敏放心，另一方面，是暗中拿話將極樂眞人逼住，令得他不能突然下手，極樂眞人也道：「小娃子，溫島主說得不錯，你儘管去罷，可別來偷聽啊。」方敏無奈，順手將兩柄七孔刀插在背上，走了出去，一到外面，便是一個老大的天井，極樂觀的房舍，是蓋成「凹」一字形的，總共不下數百間之多。此時，已然皆無燈火，只餘月光皎潔，照得天井上的青石板，閃閃生光，方敏走出之後，只聽得極樂眞人叫了一聲「溫島主」，以後的話，便再也沒聽清楚。

方敏爲人，言而有信，講過了不偷聽，當然不會再去偷聽什麼，正感到夜深人靜，無處可去之際，忽然看見屋角處，似有兩條人影，一閃而過。

方敏心中大疑，暗忖極樂眞人正在房中和溫婆婆講話，屋角處又有黑影閃過，莫非他們竟然無恥到這種程度，竟然要半夜裏聯手來對付溫婆婆麼？連忙趕了過去，却已然不見了人影，正待再向前去看個究竟時，突然覺出背後一輕。

方敏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雙手一齊按向背後，但是左手却按了一個空，一柄七孔刀，已然不見，即將那柄七孔刀拔在手中，回頭看時，只見那另一柄七孔刀，猶如生了翅膀一般，直向屋角處飛了過去，而其時又恰有一朶烏雲，將明月遮住，以後看不甚眞切，只見那刀一閃，便自不見，方敏脚下一滑，疾轉過屋角看時，却又不見有人。

方敏自然知道那七孔刀不會自己飛起，一定是被人以什麼軟兵刃捲了走，那人身法之快，也確是可想而知，心中不禁駭然，又不想出聲將衆人驚醒，丟臉更大，脚下加勁，在所有房子處飛馳了一遍，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正待回到自己房中時，忽然見到有一間房突然有燈光一閃。

方敏此時，武功比以前又有進展，立即趕過，只聽得那房中一人，聲音微弱，道：「孽！孽！」只講了兩個字，便自沒有了聲息。

方敏心中不禁大奇，以指一彈窗口，輕叫道：「房中的朋友，沒有什麼麼事？」連講兩遍，無人回答，方敏心想，事不關己，還是不要理會的好，已然向外走出了三五步，但總是覺得事情可疑，又回到門旁，敲了幾下，仍是無人應門，又發覺門未曾關好，伸手一推，那門便應手而開，方敏已然一脚跨了進去，轉念一想，深夜擅入人室，又不應該，剛待縮脚回來時，突然聽得身後一人道：「誰深夜闖入千芥大師靜修之地？」

方敏一怔，暗忖原來這間屋是千芥大師的住處，自己眞可謂無事找事，以千芥大師武功之高，還會遭誰的暗算不成？

連忙轉過身來，只見身後三丈處，站着一個頭陀，方敏一眼便認出是前來旋風島上送信的那個，笑了一笑，道：「我見這屋似有異狀，因此擬進去看上一看，這麼晚了，朋友尚未安息麼？」

方敏雖然身在溫魂門下，但他根本不知道溫魂是心狠手辣的人，而且他自己爲人正派，因此對正派中人，引爲同道。可是他人，却是人人皆將他當作邪派人物看待，那頭陀法名三顯，是東海鐵行頭陀門下弟子，功力甚高，只因一向居住鐵礁島上，極少來中原行走，所以武林中人，都不知道他的名頭，當下一見方敏一手執刀，行動鬼祟，心中便已起疑，道：「山中龍蛇混雜，今夜該我查更，是以未睡，朋友我勸你切莫在山上生事。」語氣已然不十分好聽。

方敏道：「我何嘗生什事來？」三顯頭陀踏前幾步，向方敏手中七孔刀看了一眼，道：「已然深夜，你兵刃出鞘，是什麼意思？」方敏道：「我雙刀本是插在肩上的，但却被人偷了一柄，是以提刀在手！」三顯頭陀又是一聲冷笑，恭恭敬敬向屋內道：「千芥大師，門外這小子鬼鬼祟祟，在做什麼，你可曾瞧見？」

方敏對他傲岸已極的口氣，本來還可以忍受，一聽他硬說自己鬼鬼祟祟，不禁有氣，道：「朋友你可得講理，誰鬼鬼祟祟來着！」

三顯頭陀爲人脾氣最是暴躁，全不類佛門弟子，爲此已不知受了乃師鐵行頭陀多少次責罸，但江山易改，本性難易，依然故我。他心中就瞧不起方敏，聽得他反駁，怒火上衝道：「我說你鬼祟，就是鬼祟，邪魔外道，還能幹得出什麼好事來麼？快滾回屋中去，要不然就得你好看！」

方敏一楞，暗忖這是怎麼一回事？佛門高人的徒弟，全是那樣不近人情？以前遇見尚金花，是千芥大師之徒，蠻不講理，因爲她是年輕的姑娘，尚自有話可說，這人已屆中年，却爲何也是這樣，冷冷地道：「閣下是佛門中人，難道也如此不講理？你不妨問問屋中的千芥大師，看我曾經做過了什麼事來？」

此時，兩人講話的聲浪越來越高，已然將左近幾間房中所住的人，驚動起來，有的披衣走出，有的打開窗戶探出頭來。三顯頭陀被方敏拿話逼住，一時下不了台，心中更怒，又向着房子道：「千芥大師，這廝持刀在你房中，可是意圖行兇？」

此話一出口，倒有一大半旁觀的人，哄然笑了起來，因爲以千芥大師武功之高，豈是隨便什麼人，可以任意加害的？

三顯頭陀也覺出自己所言不當，急得青筋暴露，一脚踏進了房門，道：「千芥大——」下面一個「師」字，尚未出口，陡然之間，聞得了一陣血腥味！三顯頭陀猛吃一驚，道：「千芥大師，你沒事麼？」但是房中沉寂，一無回答。

三顯頭陀連忙取出火摺子來一照，這不照猶可，一照之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足尖一點，反躍而出，「呼」地一抓，五指如鈎，帶起一陣銳嘯，直向方敏肩頭抓到，一出手便是鐵礁島獨門眞傳，「大力鐵鷹爪」功夫！方敏向側一避，怒道：「你幹麼？」三顯頭陀面色黯白，踏步進身，又是「呼」地一抓抓到，這次抓的竟是方敏胸口要害！

方敏只是不和他動手，仍是向側一避，又將這一抓避開，三顯頭陀喝道：「小賊你打那裏走。」右臂向外一揮一圈，五指收放之間，隱隱有巨鷹展翼之聲，身形一塌，左手自下而上，一式「餓鷹衝天」，又向方敏的面門抓到！

這一式，雙手齊動，極是凌厲，眼看方敏若再不還手，更要吃虧，但方敏却抱定宗旨，不破壞此次武當武林大會召集人所定戒律，仍是不還手，就在三顯頭陀雙爪齊施疾如狂風驟雨的掌風之中，身形一扭，輕輕巧巧地脫身而出，這一下體態美妙，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好輕功！」

三顯頭陀一抓不中，心中已怒極，手在項上一拔，已然拔了一條長約五尺，共



分成四十九節，掛在項間看來像是一條佛珠的奇異兵刃，蜈蚣鞭在手，手腕一翻，蜈蚣鞭抖得筆也似直，連顫三顫，點向方敏胸前「中膻」、「華蓋」、「氣海」三穴。

方敏見他一再進逼，而且這一招以軟兵刃點穴，來招勁疾，實是不容輕視，正想還手，突然斜刺裏一個人竄了過來，手中捧着一隻大紅葫蘆，攔在方敏面前，那人趕到的時候，像是捱了一脚，被人踢得跌了出來的一般，但是身法却奇快無比，三顯頭陀蜈蚣鞭點到，剛好點在他的大紅葫蘆上，只聽得「錚錚錚」地三聲響，那葫蘆敢情是鐵鑄的。

此時，圍觀的人，已然越來越多，那突然出來的人，因爲身法奇快，方敏根本未曾看清他是怎樣的人，只聽得人叢中有人道：「這是醉乞向我，一向不好管閒事，怎麼也下了場子了？」

方敏又後退數步，定睛看時，才看清那人是一個醉醺醺的矮胖子，正像是站立不穩神氣，指着三顯頭陀道：「是你師傅定下的戒條，不准和人打架，人家已連讓你三招，你怎麼還要動手？」

這醉乞向我，在江南丐帮中，輩份最高，爲人性情極是孤僻，武功也頗是怪異，不過三顯頭陀却不知他是什麼人，又覺得他所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反駁，索性破口罵道：「賊叫化，這厮殺了千芥大師，我當然要將他擒住再說！」

此言一出，衆人起先是一驚，接着，便哄然大笑起來，醉乞向我更是笑得彎起腰來，好半晌，才罵道：「賊頭陀，常言道佛家不打誑語，你師傅是怎麼敎你來的？」本來，有些正派中人，還以爲三顯頭陀大怒動手，多少有點理由，如今聽他竟然講出這樣的話，指方敏害了峨嵋金頂千芥大師，不禁也深怪三顯頭陀，胡言亂語。因爲千芥大師乃是當今佛門三大高手之一，武功之高，實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深不可測，方敏的本領雖已不弱，但是要想害千芥大師，却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衆人大聲哄笑，實在不無理由。

三顯頭陀見自己一言甫出，衆人便笑得前仰後合，顯然對自己的話，大表不信，心中大怒，一提眞氣，怒叱道：「賊叫化，誰打誑語來？你敢不敢和我賭？」醉乞向我抬頭一看，只見他滿頭青筋暴起，兩眼冒出，心中一動，道：「賊頭陀，你沒有打誑語？」

三顯頭陀一個轉身，反手一掌，「呼」地一掌，向千芥大師門口拍去，掌風到處，木門「嘩啦」一聲，倒了下來，手一指，道：「賊叫化，你自己去看！」

這一來，衆人又立即靜了下來，因爲若非事實，三顯頭陀絕無如此斬釘截鐵的道理。

醉乞向我知道事態嚴重，立即收起了狂態，向方敏看了一眼，只見已有四個矮子，「颼颼颼」地從人叢中竄了出來，已將方敏圍在當中，認出是無錫東亭四矮，是兄弟四人，在地趟刀功夫上，有獨到的造詣，早年曾作鏢師，在四川道上，被一個厲害的黑道人物，前來刦鏢，眼看不敵，勢將家破人亡，千芥大師突然出來，只用了三招，便將那黑道人物打退，弟兄四人回到無錫，便結束了鏢局。

他們對千芥大師感恩甚深，是以聽得千芥大師遇害，兇手就在眼前，自然不肯放過。而方敏則自問不曾行錯踏差，仍是昂然而立。

向我向衆人看了一眼，正想走進去看個究竟時，忽然聽得一聲咳嗽，一個人極是平靜地道：「三顯，你又在做什麼！」

三顯頭陀正以手直指門口，氣燄囂張，不可一世，但一聽到那人的聲音，態度立即軟了下來，一副沮喪之色，與剛才判若兩人，衆人聽得那聲音，雖是平靜，但字字鏗鏘，如金玉之撞擊，一聽便知是內功已然深湛之極的高手，但一齊回過頭來看去，只見一個頭陀，緩緩地進了人叢，三顯頭陀雙手下垂，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道：「師傅，將你老人家驚動了！」

衆人一見那頭陀出現，氣度雍容，便已料得他是佛門三大高手之一的東海鐵礁島鐵行頭陀，因此一齊不再出聲，東亭四矮每人手中的一柄短刀，本來已經指住了方敏，此時也鬆了下來。

只聽得鐵行頭陀道：「三顯，你巡夜執更，因何事與人起了爭執？」

三顯頭陀踏前一步，道：「啓稟師傅，那小賊——！」只講到此處，鐵行頭陀便陡地大喝一聲，道：「咄！」三顯頭陀面色一變，忙改口道：「那人害了千芥大師，我要拿他，却爲這位化子所阻！」

鐵行頭陀呆了一呆，先向醉乞向我行了一禮，道：「小徒衝撞之處，閣下莫怪。」向我只是冷冷地道：「不用再提了！」一面又向方敏看了一眼，見方敏的樣子，確實不像做過壞事的模樣，而三顯頭陀又言之鑿鑿，心中不免大是訝異。

鐵行頭陀吃了一驚之後連忙道：「千芥大師如今何在？」三顯頭陀道：「大師已經伏屍案上，背中心，插了這小賊的一柄七孔刀！」

此言一出，東亭四矮再也按捺不住，怪吼一聲，短刀重又揚起，各自向前踏了一步，刀尖離方敏的的身子，已不過尺許，方敏聽三顯頭陀如此說法，心中也是大怒，七孔刀一擺，厲嘯驟生，一招「日落西山」，「錚錚」兩聲，已然將面前兩柄尖刀格開，身形隨之幌動，「刷」地向前竄出，東亭四矮各自向地上一倒，骨碌碌地滾了過來，四柄短刀，疾逾閃電，向方敏下盤刺到，方敏視若無睹，輕嘯一聲，身形拔起，將東亭四矮抛在身後，東亭四矮仍是不肯干休，再要趕過去時，醉乞向我突然一傾手中大紅葫蘆，「撲」地一聲，葫蘆口上的塞子，激射而出，半葫蘆黃酒，被他內力所迫，化成一片酒霧，酒香撲鼻，攔在四人面前，叱道：「事情尚未弄清，你們心急什麼？」那一大片酒霧，看來甚薄，對面可以見人，但是那經向我內力貫足了，却是力大無窮，宛若一堵無形的酒牆，東亭四矮一衝到面前，便被那股大力所阻，知道厲害，只好悻悻然而止。方敏身形如飛，旋風也似，來到三顯頭陀身旁，道：「朋友你說什麼？千芥大師背插七孔刀而死？」三顯頭陀打從鼻孔中，「哼」地冷笑一聲道：「笑話，你自己還不知道麼？」

（未完・廿二）